甘露街

三部曲之三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甘　露　街

(三部曲之三)

黎　宗　泽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نجيب محفوظ

السكريـــــة

本书从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١٩٥٧

دار الكتاب العربي بمصر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甘 露 街

Gan Lu Ji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8,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1/2　插页 5

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80

ISBN 7-5016-0114-3/I·114　定价 5.55 元

一

她们把脑袋都凑在火盆周围，伸手烤火。艾米娜的两只手瘦得暴着青筋，阿依莎的两只手很坚硬，乌姆·哈纳菲的两只手粗糙得象龟背，只有纳依玛的两只手细腻白嫩。一月天正寒，堂屋里的每个角落都结了冰。这间堂屋还保持着旧时的模样，地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席子，角落里摆着几张长沙发，只有天花板上挂着的大煤气灯已经不见了，原地安了一盏电灯。同样地，人们的起居室也有了变化，喝咖啡的聚会地点又挪到楼下来了，而且因为父亲不愿意爬楼梯，全家人也都挪到楼下来住了。此外，更大的变化则表现在这家人的身上，艾米娜的身体干瘪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雪白，刚刚六十岁，相貌却象七十岁了。但是，艾米娜的变化比起阿依莎的憔悴和衰老来还算不了什么，这个年轻女人的头发仍然是金黄色的，眼睛也仍然是蓝色的，但无神的目光里没有一点生气，苍白的皮肤好象是生了什么病，她那张脸上的颧骨突出，眼窝和两腮塌陷，哪里还象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对于乌姆·哈纳菲来说，过去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她的内脏没有变化，尤其她的脂肪和肉几乎没有减少，反而在皮肤上、脖颈上和嘴的周围越堆越厚。她那两只眼睛倒看得出是在分担着这家人的沉默、忧愁。只有纳依玛情况不同，她在这几个人中间，好象是一朵被种植在墓地里的玫瑰花。她是一个正值十六岁的美丽少女，一头金发梳理成环形发式，两只蓝眼睛装饰着

这张面孔，和阿依莎年轻时完全一样，也许更加美丽动人。但是，她苗条得象个天使，两只眼睛里反映出温顺和懦弱，表现出一副纯洁、天真和对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她紧紧地靠着母亲的肩膀，仿佛一刻也离不开。乌姆·哈纳菲在火盆上面搓着两手说：

"这座大楼修了一年半，本星期总算要交工了，工人们也该从上面下来了！"

"这是卖冷饮的布尤米伯伯的大楼！"纳依玛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阿依莎从火炉上抬起眼睛来，默默望着乌姆·哈纳菲的脸。她们全都知道拆毁的那所旧房子本来是穆罕默德·雷德万的，后来工人们在原地盖上了一座四层的大楼，叫做"布尤米·舍尔巴特利伯伯大楼"。人们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象亚辛和玛莉娅的关系，但是，玛莉娅哪去了呢？也想起了玛莉娅的妈和布尤米·舍尔巴特利的关系，布尤米半继承半购买地得到了这所房子，过了这么久，生活仍然是生活，人们的心仍然是那么快乐！乌姆·哈纳菲接着说：

"布尤米伯伯的新铺子可漂亮了，太太！有饮料，有冰激凌和糖果，镜子、电灯，里外通明，收音机昼夜都在唱，我的天！让理发师胡斯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卖牛奶的富利和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看看吧，他们的破烂小铺跟他们老朋友的大楼怎么比？"

"赞颂施恩的真主！"艾米娜边把披巾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边说。

"大楼的墙把我们家晒台的这一边遮挡住了，等那里住上人的时候我们还怎么上晒台呢？"纳依玛用胳膊搂住母亲的脖子

说。

艾米娜为了安慰阿依莎的心不能忽略美丽的外孙女所提出来的问题，于是她说：

“你不用管有人住没人住，你愿意上去玩就尽管上去好了！”

她偷眼去看阿依莎，观察她对自己的温柔答复有什么反应，因为她对女儿的情况特别担心，就好象害怕她一样。但是，阿依莎这时正聚精会神地瞅着父亲的卧室和她自己的卧室中间那个衣架上面的镜子。她那种爱照镜子的习惯还没改变，虽然她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天长日久，她对自己那副苦难相已经不再感到畏惧了，她常常在内心里问自己：“从前的阿依莎哪去了？”她也会毫不在乎地反问：“穆罕默德·欧斯曼和哈利勒到哪去了？”艾米娜看到这种情况就紧张起来，并且马上会影响乌姆·哈纳菲，她也跟着紧张起来，她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一辈子，也同样分担着这一家人的痛苦。纳依玛站起来朝客厅和饭厅中间放着的收音机走去，扭开了电钮，说：

“到播放歌曲的时间了，妈妈！”

阿依莎点着一根纸烟深深地抽着，艾米娜注视着在炉子上面凝成云雾的轻烟。收音机里送出了歌声。

“美好的旧日友情，回来吧，我在想念你！”纳依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用呢外衣裹紧了身体。她和她母亲过去一样，特别喜爱歌曲。她懂得怎样听、怎样记、怎样用美妙的声音把它唱出来。这种嗜好并不影响她的宗教感情。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感情都倾注在宗教上了，她按时礼拜，从满十岁起就把斋，她常常幻想后世。外祖母要她一起到侯赛因墓去谒陵，她总是非常高兴地去。然而这并不影响她爱唱歌，她一个人不论在卧室里还是在洗澡间，总是唱歌。阿依莎溺爱她的一切举动，她是阿依莎悲惨生

活中仅有的一线光明希望，阿依莎喜爱女儿对宗教的虔诚，同样地喜爱女儿的歌声。甚至喜爱女儿缠磨她。就是做得很过分，她也不烦，而且，她还鼓励和爱抚她，任何议论她女儿缠磨人的话，她一概不听，而对指责她的话更感到不耐烦，尽管那种指责是无心的或是善意的。她在这个家里除了闲坐、喝咖啡和吸纸烟以外，什么也不做，如果母亲叫她去一块做点活，那并不是需要她帮忙，而是要为她找一点安慰，以免她独自思虑而烦恼，她就会厌烦地用一句习惯说的话来推托："哎呀您叫我待着吧！"她也不允许纳依玛动手做什么活计，就仿佛女儿稍微动一动都会使她害怕似的。假如她可以替女儿礼拜的话，她也早就那样做了，以免女儿弯腰费力。艾米娜一再跟她说："纳依玛已经快到结婚的年龄了，也该学习一些作主妇的事情了。她就用怨恨的口吻对母亲说："您没看见她瘦得象个鬼似的吗？我的女儿没一点力气，您就随她去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艾米娜就没法再说下去了，因为她的心为女儿忧愁得都碎了。她见女儿已经成了失望的化身，那张苦难的脸毫无生气，于是，她忧愁地溜开了。这种不愿意招惹女儿不耐烦的作法已成了习惯，她总是用宽宏的心胸和容忍的感情来迎接女儿的冷酷回答和严肃的脸色。收音机的声音一直在唱："美好的旧日友情，回来吧，我在想念你！"阿依莎一面吸纸烟，一面听歌。过去她一向喜爱听这支歌，现在仍然爱听，忧愁和失望并没抹煞她对它的感情。也许由于这支歌总是重复那些忧愁和失望的内容，使她心里的这种感情更加强烈，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她回忆过去那美好的恩爱。不仅如此，她还经常暗自思索：难道过去的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无稽之谈的幻想吗？如果它是真实的话，我自己久居的家庭在哪里？恩爱的丈夫又在哪里呢？欧斯曼和

穆罕默德又在哪里呢？难道那八年的时间一去就再不能复返了吗？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艾米娜才对这支歌子表示满意。在她看来，收音机的主要优点是让她能够听《古兰经》和新闻报导。至于播颂的那些歌曲，当她听到那些伤感的词句时，一方面是自己难过，另一方面又怕女儿听见伤心。有一次，她对乌姆·哈纳菲说："这不是哭嚎吗？"她时时想着阿依莎，甚至会因忧虑女儿的悲惨命运而忘掉自己内心遭受到的痛苦，除了去拜谒侯赛因和其他先贤们的陵墓以外，这种愁思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她感谢艾哈麦德解除了对她的束缚，任她随意去拜谒各清真寺。她也不是旧日的艾米娜了，由于忧愁和轻微的疾病，她发生了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失去了坚持劳动的惊人的耐心和好清洁、爱整齐、把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出色毅力。现在除了艾哈麦德和凯玛勒的事情以外，她再也不关心别的了。她把厨房和储藏室全都交给了乌姆·哈纳菲，自己只是照看一下，甚至连这一点也是漫不经心的。她对乌姆·哈纳菲十分信任，同时，女仆人对这个家庭和家里所有的人也毫不见外。她和女主人的年龄相仿，既分享了女主人的快乐，也分担了女主人的忧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甚至变成了这个家中一个成员。她诚心诚意地为他们的快乐而高兴，为他们的忧愁而悲伤。她们全都沉默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好象歌声吸引住了她们一样，纳依玛说：

"今天我在马路上遇见旧日的女同学瑟莉玛了，当初她和我一起上小学，可是她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

"要是外祖父答应你升学，你一定会比她还优秀，但是，外祖父没答应！……"阿依莎怨声怨气地说。

艾米娜明白她说"外祖父没答应"这句话里包含着她的不满情绪，就接口说：

“外祖父的意见总是有道理的，你看她这弱不禁风的样子，一点累都受不了，你愿意让她到学校去受那样的劳累吗？”

阿依莎摇摇头一句话也没说，纳依玛却忧郁地说：

“我希望多上点学，现在的姑娘们都跟男孩子一样地上学呢。”

“她们都上学是因为她们找不着丈夫，象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乌姆·哈纳菲鄙视地说。

“你已经小学毕业，是个女学生了，我的好姑娘！难道还不够？”艾米娜同意地点着头说，“你并不需要找工作，让我们祷告真主使你强壮，求真主用健康和肥胖装饰你那可爱的美貌！”

“我希望她健康可不希望她胖，”阿依莎恼恨地说，“肥胖多蠢啊，尤其是姑娘们！她妈年轻的时候，一点也不胖，谁都说漂亮！”

“真的，纳依玛，那个时候你妈可漂亮了，人人见了人人夸！”艾米娜微笑着温存地说。

“后来她妈变得人人见了人人发愁呢！”阿依莎叹息地说。

“求真主恩典你！”乌姆·哈纳菲嘟囔说。

“你应允吧，真主！”艾米娜抚摩着纳依玛的脊背说。

她们又沉默了，直到歌声唱出“我希望每天看见你”的时候，忽然传来大门一开一关的声音，乌姆·哈纳菲说：“老爷回来了！”她立刻站起来出去拧亮了台阶处的灯。接着她们听到了熟悉的手杖声音，他出现在堂屋的门口，她们全都规规矩矩地站了起来。他站了一会儿，望着她们喘了喘气，然后说：“晚安！”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祝您幸福！”艾米娜抢先到他的卧室里去开灯，主人跟在她后面，已经显得老迈了。他坐下来缓口气。现在还不到晚上九点钟！他的装束仍旧是长袍、呢外衣和绸子披巾，完

全是旧的打扮，但是脑袋上的头发和唇边的胡须已经雪白，身体已经消瘦，看不到往日的脂肪和肌肉了，所有这一切都和他早回家一样，是新时代带来的变化。这些时代的变化中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只用一碗精制奶乳和一个剥好的柑桔作晚餐，代替了美酒、下酒菜、肉和蛋。他那两只蓝色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标志着他对生活的贪爱并没有减弱。他照习惯由艾米娜帮着脱下衣服，然后穿起大褂和毛绒便衫，戴上了小帽，坐在大椅子上。然后艾米娜给他端来晚饭，他就漫不经心地吃起来。接着艾米娜又给他端来半杯水，他拿起药瓶子往杯里滴了六滴，然后皱着眉头、厌恶地喝了下去，他喃喃地说："感谢养育世界的真主！"医生时常嘱咐他：这是一种慢性病，必须经常按时吃药，医生还时常警告他不可疏忽大意，血压高严重起来的时候，心脏会受影响。经验使他不能不相信医生的话，因为他吃过不听医生话的苦头。他不止一次地违反医嘱，因而也就不止一次地吃过苦头，因此，他不得不乖乖地听医生的话。除了医生允许吃的东西以外，决不任意吃喝，也决不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出去夜游。但是，他心里还抱着希望：在无所不能的真主慈悲之下，有一天，他会恢复健康，享受安乐美好的生活，即使这种生活远不如过去那样好也行。他高高兴兴地侧耳倾听收音机传出的歌声。艾米娜坐在那条小褥垫上，和他谈论今天的寒冷和上午下雨的情况，他并没有注意听，然而，却高兴地说：

"我听说今天晚上电台要播送老歌曲……"

艾米娜微笑着表示高兴，因为她喜爱那种歌曲，也许主要是出于附和丈夫喜好这种歌曲的感情。主人很兴奋，眼睛射出愉快的光辉，可一会就消失了，甚至情绪冷漠下来。他对任何高兴的事，都是半乐不乐的，或者突然不乐了。他从不切合实际的幻

想中清醒过来了。现实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过去是一场梦，亲热、欢乐和健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吃喝玩乐的滋味根本尝不到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高兴呢？他走在地上象骆驼一样的步履和发自内心的响亮的笑声都哪去了？通宵陶醉的种种乐趣又到哪去了？今天，他被迫在九点钟回家，十点钟睡觉，吃、喝、走路都要数好了是几分钟，以便记入医生的记事簿。时代的变迁使这个被悲哀笼罩着的家庭变成了他的住所和他活动的地方，苦难的阿依莎也变成了插在他两肋间的一把钢叉，他无法弥补她在生活上的损失，对她的前途更不放心，将来她会不会变成一个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女人呢？他对自己的健康最担心，身体日渐瘦弱。他最害怕自己丧失了体力，象死人似地卧床不起，就象许多亲近朋友那样躺在床上不死不活的。这些想法好象苍蝇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求真主保佑，避免这种讨厌的情况发生。是的，他要听那些古老的歌曲，即便他在歌声中睡着了……

"不要关收音机，就是我睡着也不要紧！"

艾米娜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回答。他叹息了一声说：

"上楼梯太累人了！"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我的老爷！"

"楼梯口那里冷森森的，冬天真讨厌！"接着，他问："天这样冷，你还象往常一样地坚持到侯赛因去谒陵吗？"

"为了谒陵，什么困难都不怕了！"她似乎腼腆又似乎发慌地说。

"我也该这么做！"

"我游览圣洁的陵墓是为了替你祷告健康！"她讨好地说。

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真诚的祷告啊！一切好事全被禁止了，

甚至每天早晨习惯用来刺激身体的冷水浴也被医生禁止了，据说冷水浴对静脉管有很大威胁，既然一切好事全都变成有害的了，那就求真主慈悲我们吧！过了不大工夫，听到有人开门、关门的响动艾米娜抬起眼睛来喃喃地说："凯玛勒回来了！"几分钟后，凯玛勒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穿了一件黑长袍，越发显得又高又瘦。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唇上留着一撮浓密的小黑胡子，平添了威严和成年人的气派。他看着父亲一边问候一边弯下身去吻父亲的手。父亲微笑着叫他坐下，习惯地问他说：

"从哪来，先生？"

凯玛勒非常满意这个亲切和善的口吻，因为这是经过多少年才争取到的。他坐在大椅子上，回答说：

"和几个朋友下咖啡馆去了！"

是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过他的老成持重是超过他的年龄的。晚上，他常常待在书房里，他和亚辛虽然各有各的可厌之处，但是他们俩毕竟不一样，父亲又微笑着问：

"你今天参加华夫脱党的会议了吗？"

"参加了，听了穆斯塔法·纳哈斯的讲演，今天的场面很隆重！"

"我听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会议，可是我不能去，只好把请帖转送给别人，我这个身体真是一点累也受不了！"

"求真主使您强壮！"凯玛勒心怀同情，喃喃地说。

"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吗？"

"没有，今天很顺利，警察也和往日不同，只是远远地监视着。

"我们再谈谈老问题吧，"艾哈麦德高兴地摇着头，故意地问道："你还坚持在课余时间不肯教补习课的错误看法吗？"

当他发现不得不表示反对父亲的意见时，仍然感到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他柔和地说：

"我们不用再谈这个问题了！"

"每天都有朋友来要求我，请你给他们的子女补课，你不要错过这好机会，把好事往外推。补习课是当老师的一项了不起的经济来源，何况请你补课的又都是当地的财主。"

凯玛勒虽然作出了有礼貌地拒绝的表情，却没说一句话。父亲遗憾地接着说：

"不去教补习课，反而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阅读和毫无代价的写作中去，这是你这么聪明的人应有的作法吗？"

"你应该象喜爱学问一样地喜爱金钱！"艾米娜对凯玛勒说，然后她又转过来对着主人有些骄傲地微笑着说："他象外祖父一样，喜爱学问胜过一切！"

"我们就说说他外祖父吧！"艾哈麦德不满地大声说："难道他外祖父能比得上穆罕默德·阿卜杜胡教长①？"

她虽然一点也不了解穆罕默德·阿卜杜胡教长，却激动地说：

"怎么不能比，我的老爷？四邻八坊的人们不论宗教的事、世俗的事都来找他！"

主人爱开玩笑，忍不住笑着说：

"象他那样的人现在一个小钱能买十个！"

主妇的脸上显出反抗的神色，却没说出话来。凯玛勒有些同情母亲，也只是忸怩地微笑着。他告辞走出卧室，在堂屋里，纳依玛拦住他，要他看她的新连衣裙。她去拿衣服，他坐在阿

---

①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爱资哈尔大学教授，是该校的革新派领袖，在埃及的影响很大。

依莎身边等着。他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总是用抚爱纳依玛来安慰阿依莎，同时他也喜爱这个年轻的姑娘，就如同过去喜爱她的母亲一样。纳依玛把连衣裙拿来了，他把它摔在自己的手上，露出喜爱的神情，并且同情而怜爱地端详着穿它的人，欣赏她那娴静的美貌和天真的娇气。他心情忧郁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家里人的情况——甚至他们的衰老，全让他发愁！他看到父亲原是那样强横暴烈，现在竟变得这样虚弱，母亲的衰老也标志着她的年龄已高。他看到阿依莎的面容憔悴不象原来那么漂亮了，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苦难和死亡。他到了楼上自己住的那套房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在这里独自占着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这两间屋子全临向两宫之间这一面。他脱下衣服，穿上便衫，披上绒外套，朝书房走去。这间书房在靠阳台的地方摆了一张大书桌，两边放有两个书橱。他至少要读一章柏格森①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并且要把他给《思想》杂志写的每月评论的稿子作一次最后的审订，那篇论文是讨论实用主义的。他为了哲学是不惜花费时间的，甚至会延长到深夜，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有在这个时刻才感到自己是个人。至于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包括他在希勒哈达尔小学校教课或料理一些生活必需的事情所花费的时间，他认为那里面隐藏着一般动物的生活准则，不是为了自己安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对自己的工作既不喜欢也不尊重，但是，他决不怨天尤人，以免受到人们幸灾乐祸的嘲笑，在自己家里尤其是这样。他在教员当中是一个有地位受器重的人，校长委托他做一些教师的业余工作，因此他自嘲为这是卖身为奴，一个

① 柏格森（1859—1941），是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奴隶不正是从事自己所不喜欢的工作吗？其实，他爱出人头地，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就促使他特别勤勉和矜持，对什么事都一丝不苟。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在学生和教师中间做一个受尊重的人。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不但受人尊重，而且也讨人喜欢，尽管他有不讨人喜欢的大鼻子和大脑袋。不消说，它们俩——这个大鼻子和大脑袋——给他带来的痛苦是使他作出这个坚强决定的主要因素，而他这种受尊重的人格也是由这个决定产生的。他知道自己的脑袋和鼻子会引起许多麻烦，于是就决定设法防止嘲笑者的诡计。是的，在课堂上或学校的游戏场上，他有时躲避不开那种挤眉弄眼的表情，就用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之，然后再用体贴的感情笼络对方，直到他的解释和教导发生作用。他在教学之中时常选择一些新奇动人的内容，如民族的遭遇和革命的回忆等等，博得了学生的"群众舆论"拥护，这种情况更保证了那种麻烦事在刚刚出现时就化为乌有了，只有实在必要的时候才突然拿出严肃态度来。起初那毫不留情的挤眉弄眼的表情使他非常痛苦，特别能引起他回忆那些遗忘了的伤心事。不过到了后来，在那些小学生的幼稚心灵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却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是用爱戴和尊敬的眼光看他的。他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关于《思想》杂志上的每月评论文章，他害怕校长和教员们问到他这些论文所叙述的新旧哲学，因为论文中有时是用和教育当局的意志不相符合的词句来指责信仰和道德的。而教育当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读《思想》杂志。后来他才知道那份杂志的印数不超过一千本，其中有半数要卖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去。于是他对于给那家杂志写稿子更有了勇气，因为这不会妨害他本人和他的职业。在这很短的时刻里，这位"希勒哈达尔小学校的英语教员"变成了漫游在

广阔思想领域中的自由旅行家。他阅读、思考，然后把一切心得写在他的每月评论里。渴望知识、热爱真理、在理论上冒险的精神、追求安慰、减轻笼罩着他的愁苦，以及存在他内心里的凄凉感觉全都迫使他继续奋斗。他有时候用斯宾诺莎所主张的“实体统一”来解除自己的孤寂；有时候用附和叔本华①的灭绝意志的说法以安慰自己微贱处境；有时候从莱布尼兹②的哲学中吸取一点关于灾难的解释，以便冲淡一些对阿依莎的苦难的同情；也有时候用柏格森的活力来灌溉他那颗渴望爱情的心。不过，他这样接连不断的奋斗却不能斩断相当于刑罚的那种惶惑情绪的魔爪。真理是一个爱人，人类的爱人不能没有卖弄风情、拒绝和斗智，并在占有和往来强烈的引诱下激起怀疑和嫉妒。真理和人类的爱人同样是变幻莫测的东西，因为它有着许多张面孔、嗜好和变化，它往往也少不了调皮、欺骗、冷酷和骄傲。每逢惶惑情绪统治着他，使他丧失斗争力量的时候，他就安慰自己说：“也许我就是被惩罚的人，但是我是有生命的，人类全是有生命的，人类所以称得起是有生命的，决不是毫无代价的！”

二

审查帐目、核对钱数和盘点昨日的存货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勒·吉瓦德很久以来认真仔细地从事着的工作，但是，今天他

---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主要著作为《世界意志和表象》，主张唯意志论。

②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力图调和宗教和科学，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人们所遭遇的灾难。

对这件工作却感到了厌烦，这是在他上岁数和患病以前从来也没有过的事。他趴在台斯迷镜框下的帐桌上，那撮银白色的小胡髭几乎被由于面容消瘦而越发显得大的鼻子遮没了，这一副相貌是很值得人同情的。至于他那个将近七旬的伙计和助手加米勒·汉姆扎维的相貌就更值得怜悯了。他只要招待完一位顾客，就想坐下来喘喘气，艾哈麦德有些怨恨地暗想："我们俩要是公务员的话，到了这样的年龄一定可以领取养老金，用不着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他从帐本上抬起头来说：

"看来经济危机还是有点影响。"

"那还用说，不过今年总比去年强，去年也比前年强，无论如何，总该感谢真主……"加米勒·汉姆扎维撇着两片衰老的嘴唇，愤恨地说。

一九三〇年前后，被他的商界朋友称作"恐怖时期"，那时候由于易司马仪·西德基[①]在政治上进行独裁统治，使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危机。商人们等待着破产关门，朝不保夕，他们翻过秤盘来，思虑着明天可能发生的不幸。艾哈麦德总算幸运，因为他受着破产的威胁虽然有一年多，但是毕竟还没破产。

"是啊，无论如何总该感谢真主！"

他发现加米勒·汉姆扎维垂下了眼皮说。

"可是你我相处的时间比家人还长，你应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主人鼓励他说。

"咱们的交情使我难开口啊，先生！"

交情？这是他心里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你真要……"

---

① 埃及人民党领袖，于一九三二年任埃及首相。

“现在我要辞职了，一个人不能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主人的心头紧张起来，汉姆扎维辞职就是警告他——他也得歇业。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而且还有病，一个人怎么能支撑这个铺子呢？他茫然地望着伙计，汉姆扎维激动地接着说：

“我很遗憾，可是我确实干不了啦，现在比不了当年了。可是我也想过这件事，比我能干的人有的是，你没找到人前我决不走！”

他相信汉姆扎维，他从中年时代就把自己的一半事务交给汉姆扎维分担。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怎么能从早到晚照顾一个铺子呢？他说：

“但是，辞去工作在家里闲待着更会加快衰老啊！你没看到那些退休养老的公务员吗？”

“我还没辞职就已经衰老了！”加米勒·汉姆扎维微笑着说。

主人突然大笑起来，仿佛要用笑声来掩饰刚才所感到的痛苦。然后他说：

“调皮的老家伙！你是答应了福欧德的要求，才要离开我，是不是？”

“真主护佑！”加米勒·汉姆扎维大声说，“我的身子强弱是瞒不住谁的，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原因！”

谁知道呢？福欧德已经作了检察官，象他那样的人决不肯让自己的父亲继续在一个铺子里当伙计，虽然是那个铺子的主人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当检察官的。但是他觉得自己这样挑明，已经使得这位善良的伙计感到难过了，于是，就退一步温和地问：

“福欧德什么时候调到开罗来？”

“今年夏天可能调回来，至迟也过不了明年夏天。”

令人痛苦地沉默了一刹那后，加米勒·汉姆扎维用和主人一样温和的口吻说：

“他到开罗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我必须张罗给他娶媳妇了，你说是不是？我生七个儿子，只剩了他这么一个，不能不给他张罗婚事。关于这一点，我曾想过你的外孙女……”他溜了一眼主人，然后喃喃地说，“只是我们的门第太悬殊了！”

“真主饶恕，我们是一辈子的老兄弟啦！”主人只能这样说。

加米勒·汉姆扎维是在探口风吧？要知道，检察官并不简单，同时家庭也是善良人家。但是，现在是谈婚姻的时候吗？

“你先谈谈，你是不是一定辞职？”

这时铺子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早安，先生们！”

主人虽然对打断了他所关心的问题感到不满，但还是客气地微笑着说：

“欢迎，欢迎……”然后，他指着汉姆扎维让出来的那把椅子说，“请坐！”

祖贝达坐下了，她的身体已经衰弱了，除了脸上擦过一点雪花膏以外，脖子上、耳朵上和胳膊上一点修饰的痕迹也没有，旧日的美貌一点也不存在了。主人接待她和对待普通客人一样，不但外表上没有一点特殊，就是内心里对她来串门更是不满意，她无论哪次到他这儿来总是索要些什么。他问候她，她只是说“感谢真主”，他沉默了一会又对她说：欢迎……欢迎……她微笑着道了谢，她已从他这一番客气话中察觉到了隐藏着的慢待。但是，她装作没有感觉到似地笑了一声，她有着多年的阅历，自然懂得什么是冷淡。她说：

“你是忙人，我不想多打搅你。可是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的人，我要求你或者借给我几个钱，或者给我家里买一罐蜜，假如你本人是一罐蜜够多好哇！”

“我是蜜？”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叹息地说：“但愿如此吧，现在的年头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女皇！我常常和你说老实话，但是，你总不肯相信我！”

“破了产的女皇还管什么用？”她用笑声掩饰着自己的失望说。

“上次我给你的那笔钱已经是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情况不允许再那样做了……”

“难道给我家里买罐蜜也不行？”她担心地问。

“那行，等我找卖蜜的去！”

“我只希望这一点点，我的慷慨的人。”接着，她忧郁地说，“世界变了，人们比世界变得更厉害。求真主饶恕人们吧，在那些可爱的日子里，他们争先恐后地跑来吻我的鞋，现在，要在马路这边看见我，都得赶快跑到马路那边去！”

人们确是变了一点，不，是变了许多：健康、青春、以至某些人……那些可爱的日子——充满歌声和爱情的日子都到哪里去了呢？

“可是另一方面，女皇！你过日子也太没个打算了！”

“是啊，”她遗憾地叹息着说，“我不象你加里莱妹妹似的，她又做买卖，又置房产……我没那样做。我更倒霉的是遇到一些坏蛋，哈桑·安拜尔竟在市场上缺可卡因的时候，要以一镑一包卖给我！”

“真主诅咒他！”

“你说真该诅咒哈桑·安拜尔吧？”

“我说是诅咒可卡因！”

“凭真主起誓，可卡因总比人还强！”

“不，不是那样，说老实话，遗憾的是你倒霉就倒在可卡因上了！”

“人也毁了，钱也花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什么时候给我蜂蜜？”

“买到了就给你，但愿如此！”

“你听我说，”她叹了口气责备说，“下次我来串门的时候，你要真正微笑着迎接我，什么坏事都好受，就是你的冷淡我受不了。我知道，我一再地向你伸手惹你不高兴。可是我的窘境只有真主知道，无论如何，我总以为你是个最慷慨的人！”

“请你不要误会，”他找托词说，“你来的时候我正考虑着一个重要问题。你知道，商人们的苦楚简直是说不完！”

“真主解脱你的苦楚！”

他点点头表示感谢，走近她向她送别，说：

“什么时候我都打心眼里欢迎你！”

他看到她眼睛里的失望目光，显出忧郁的神色，心里不由得产生了怜悯之心。他难过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瞅着加米勒·汉姆扎维表示遗憾地说：

“这个世界……”

“求真主保佑你避免它的恶毒，让我们享受它的美好吧！”汉姆扎维说完这话，语气变得冷酷了，纠正自己的意思说，“可是，这也是一个堕落女人应有的下场啊！”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不假思索地连忙摇了摇头，仿佛是对这种冷酷的道理表示不满似的，然后，他又回到被祖贝达打断了的话题，继续用温存口吻问伙计说：

“你一定坚持离开我吗？”

“这不是离开，而是辞职，我心里也很抱歉。”

“这和一分钟以前祖贝达说的话一样！”

“求真主饶恕，我这是实在话，我的主人，你看不见我老得什么都干不了了吗？”

这时走进一个顾客来，汉姆扎维赶紧去照料。接着，门口传来一个唱歌般的苍老声音：

“嘿，帐桌后面坐着的那个象月亮般的人是谁呀？”

穆塔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出现了，他穿了一件分辨不清什么颜色的褴褛厚长衫，一双破鞋，脑袋上包着一块毛绒布，拄着一支拐杖。他眨着两只发炎的眼睛冲着账桌那边的墙，就以为是面孔冲着主人了。主人虽然感到苦恼，还是微笑着说：

“请进，穆塔瓦里谢赫，你好吧？”

谢赫张开连一个牙也没有的嘴，大声嚷道：

“嘿，滚开吧！血压高。嘿，让健康再回到这个好人身上来吧！”

主人站起来对着谢赫的脸，谢赫也抬起脸来对着他。但是，谢赫象逃跑似地往后一退，向四方指着大声喊：“从这儿开个路……从这儿开个路……从这儿开个路……从这儿开个路。”然后他转过脸去朝着马路说，“今天不走，明天、后天走……你说，只有真主知道它几时走！”

他迈开大步走了，他的矫健的步子和他的老朽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三

星期五是落叶归根的日子，子孙们全都住到这个旧家里来了，这是他们从未间断过的幸福习惯。和从前不相同的是，艾米娜不再是星期五的“主角”了，乌姆·哈纳菲成了厨房里的头儿。艾米娜总是不断地提醒人们说乌姆·哈纳菲是她的徒弟，每逢她感到自己值得夸奖而夸奖得少了的时候，她那种喜爱夸奖的劲儿就促使她说上几句，以致海迪杰也象个客人似地一再夸奖她。主人到铺子去以前，客人们都围着他，有易卜拉欣·肖卡特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亚辛和他的儿子雷德万、女儿卡蕾玛，他们全都毕恭毕敬的，连大笑也得变成微笑，说话都得放低声音。主人对他们待在自己周围感到很高兴，而且越上年纪就越重视这一点。他责备亚辛除了星期五回家来以外，一直不到铺子里来看他。这个畜生怎么就不懂父亲随时都希望看见他呢？亚辛的儿子雷德万长得非常漂亮，眼珠是黑的，皮肤是玫瑰色，有时候会使他想到亚辛，有时候又会使他想到亚辛的母亲希纳娅，有时候也会使他想起亲爱的朋友穆罕默德·阿发特，所以这是他心里最喜爱的孙子。亚辛的女儿卡蕾玛才八岁，她那两只美丽的黑眼珠很象她的母亲宰努白，这足以证明她会很快地出落得非常漂亮。主人心里常常因为这两只眼睛而表露出惭愧和回忆的微笑。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脸上各有一个显眼的大鼻子，同样她都有一对象海迪杰那样美丽的小眼睛。他们俩在和主人谈话的时候显得比别人大胆。这几个孙子一开始上学，就都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但是，

他们却都只顾自己的学习而不关心祖父——外祖父，这一方面可以安慰他，说明他既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他，说明他已经渐渐离开了自我欣赏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实际并没使他感到难过，因为寿限的到来不止是由于衰老和疾病，更重要的是真主的判定。但是，早年他和这些年轻人岁数相同时代的一些记忆总是要抑制不住地涌现出来！在一八九〇年的时候，他很少读书，常常在加马利亚和乌兹毕克亚的游艺场玩耍，那时穆罕默德·阿发特、易卜拉欣·法尔和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就是他的游伴。而他的父亲却在一心一意地经营铺子，很少呵斥或管束他，反而经常抚爱他。那时候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其次是希纳娅……但是，慢着！他不应该让记忆把自己弄得很脆弱！

他起来去做晡礼，于是，他们也都走开了。他礼拜以后，穿好衣服到铺子里去了。他们全都围在祖母——外祖母的炉子周围，一面亲切地闲谈，一面喝咖啡。艾米娜、阿依莎和纳依玛坐在中间的一把长椅子上，右边的长椅子上是亚辛、宰努白和卡蕾玛，左边的长椅子上是易卜拉辛·肖卡特、海迪杰和凯玛勒，雷德万、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都坐在堂屋中间电灯下面的椅子上。易卜拉欣·肖卡特依然没改他的老习惯，一直夸奖他所喜爱的种种食品，但是，在近几年来，他只限于夸说师傅强过她的得意弟子。宰努白象应声虫似地附和他这些话，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讨好丈夫家里的任何一个人。的确，自从夫家打开大门，准许她和他们往返以来，她对他们一直很有礼貌，保持一种高雅的矜持的态度，以加强她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她认为这是她自结婚以来，象个弃儿似地过了几年的孤独生活以后，地位得到承认的标志。亚辛的一个幼儿瓦利德死了，夫家的人到

她家里去吊唁是转折点。宰努白婚后第一次和夫家的人们握了手，这一点使她有了到甘露街串门的勇气。后来主人病重的时候，她又到两宫之间来看望过，而且不是简单的看望，还到他的卧室里去，象没有那段共同生活历史的两个新人一样见了面。就这样，宰努白变成了艾哈麦德的家属，她开口把艾米娜叫娘，把海迪杰叫妹妹，但是，她总免不了有些羞涩的模样。和这家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出门总是不修饰打扮。她的相貌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同时姿色衰退得也比较早，因而海迪杰总不相信她只有三十六岁。不过她这种作法却能够博得大家的好评，以致有一次艾米娜曾经这样谈论她："毫无疑问，宰努白一定是好人家出身，也许辈数比较远吧。无论如何，她本人总是个好女人，再说她又跟亚辛过的时间最长！"海迪杰比亚辛还胖，她不否认自己为此感到幸福，就如同她为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以及她的夫妇生活感到幸福一样。不过，她也会在某一天免不了要抱怨些什么。她对阿依莎的态度全变了，八年来，不曾对妹妹说过一句嘲笑和粗鲁的话，就是开玩笑也没有过。不仅如此，她特别体贴妹妹，尽量讨她喜欢。她被妹妹的苦难征服了，对妹妹的悲惨命运感到害怕，她担心自己也会遭到和妹妹一样的凄惨命运，做一个苦难妇女。她劝说易卜拉欣·肖卡特放弃继承亡弟的某些遗产的合法权利，把一切遗产全都交给阿依莎母女，她对妹妹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但是，阿依莎对此却漠不关心，表示冷淡，一点也不理会姐姐的慷慨。海迪杰并不介意这一点，她不仅原谅了妹妹，而且对妹妹更加安慰和体贴，仿佛变成妹妹的另一个母亲一样。所以她对妹妹温存并安抚妹妹，并没有其他企图，只是对真主为自己准备的幸福表示自慰。易卜拉欣·肖卡特取出纸烟盒来递给阿依莎，阿依莎道了谢，取了一支，他自己也拿了一支，

一块儿吸起烟来。阿依莎毫无节制地吸纸烟和喝咖啡，有人关照劝阻过她，她只是习惯地耸一下肩膀，母亲则是用祷告的口吻说："求真主赐给她耐性。"只有亚辛敢于大胆地劝告她，仿佛他也死过儿子，有资格说那样的话似的。但是，阿依莎却不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遭难的人，他遭受到的这点灾难算不了什么，他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遭难的人，因为他的亡儿还不到一周岁，和欧斯曼、穆罕默德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阿依莎以遭难者自居，总认为自己是最不幸者，仿佛她在遭难的不幸的世界里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一样。凯玛勒听到雷德万、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讨论前途问题，于是，他就微笑着侧耳倾听。雷德万·亚辛说：

"我们全是学文科的，除了法学院以外，还能选择什么呢？"

阿卜杜·穆诺依姆摇晃着他的大脑袋——这个大脑袋使他在这几个青年中最象凯玛勒——用肯定语气说：

"这话对……这话对……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他说后一句话的时候指着他的弟弟艾哈麦德，艾哈麦德的嘴唇上正挂着一丝冷笑，易卜拉欣·肖卡特乘机也指着艾哈麦德说：

"他喜欢文学院就让他入吧，但是，他必须把上文学院的好处讲清楚，让我承认。我知道法学院的好处，可不了解文学院！"

凯玛勒似乎是痛苦地合上了眼睛，因为他想起朋友们讨论法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往事。他一直在思考着早年的希望，不过生活却每天都给他一个冷酷的打击，例如做检察官的朋友并不需要了解《思想》杂志上的论文作者是什么样，他需要了解的也许是比作家的深奥论文更复杂的东西！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没容他继续思索，就用两只凸出的小眼睛瞅着他说：

"这个问题让凯玛勒舅舅替我回答！"

易卜拉欣·肖卡特用微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而凯玛勒却不动感情地说：

“你觉得什么东西适合你的天资，就学习什么好了！”

艾哈麦德的脸上流露出胜利的神色，他很快地转脸看看哥哥，又看看父亲。凯玛勒却接下去说：

“但是，你应该知道法学院会使你得到一个将来找到好职业的机会，文学院却办不到！如果你修文学的话，将来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地位的辛苦职业！”

“不，将来我要到报馆作事去！”

“报馆？”易卜拉欣·肖卡特嚷着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在我们家里人看来，指导思想和赶马车一样！”艾哈麦德怨怒地对凯玛勒说。

“在我们国家里最伟大的思想领导还得数法学院！”雷德万·亚辛微笑着说。

“我所说的思想不是这个！”艾哈麦德骄傲地说。

“那是一个有破坏性的可怕的东西！”阿卜杜·穆诺依姆·肖卡特板着脸说。

“你在选择学校以前要多考虑考虑，现在你才上四年级！”易卜拉欣·肖卡特看了看凯玛勒和阿卜杜·穆诺依姆对艾哈麦德说，仿佛要他们证明自己的话对似的。“有些朋友常常跟我诉苦，说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了还找不到职业。有的人说，他们的儿子虽然有了职业，可是薪水寥寥无几。你继承的财产每年至少有一百镑收入，你要怎样，完全可以自由选择！”

“我们听听海迪杰的意见！”亚辛以提议的方式开始参加讨论，“她是艾哈麦德的启蒙老师，比我们更能判断法学院和文学

院。"

人们全都咧开嘴笑了，就是正在专心注意咖啡壶的艾米娜也微笑了，甚至阿依莎也微笑了。阿依莎这一笑使海迪杰有了勇气，她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吧，昨天下午——你们知道，冬天天黑的早，我从红巷回甘露街去，就觉得身后有人追我，到了穆特瓦里的圆屋顶下面的时候，这个人追上我了，他说：'到哪去，美人？'我瞅着他说：'我回家去，亚辛先生！'"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宰努白狠狠地瞪了亚辛一眼，流露出失望和责备的神色。亚辛摆手让大家不要笑，到大家安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们想想我能瞎到这种程度！"

"算了，算了！"易卜拉欣·肖卡特拦阻他说。

卡蕾玛拽着他父亲的手咯咯地笑着，仿佛她这个八岁的小姑娘已经懂得姑姑开玩笑的意思了似的。宰努白对这事表示态度说：

"这真是一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丑事！"

亚辛气忿忿地盯着海迪杰，仿佛是对她说："你又给我惹了一场麻烦，调皮鬼！"

"如果说在座的有人需要礼貌① 的话，那应该是你，而不是我的疯儿子艾哈麦德！"海迪杰说。

宰努白支持海迪杰，雷德万却为他父亲辩护，他极力说父亲是受了冤枉的好人。艾哈麦德似乎恳求地瞅着凯玛勒。阿卜杜·穆诺依姆偷眼去瞧偎倚在母亲身旁象一朵白玫瑰似的纳依玛，她每逢察觉到他那两只小眼睛的时候，她那苍白瘦削的脸上

① 阿拉伯原文"文学"和"礼貌"是一个词(阿达卜)，此词也用来作文学院的简称。

就泛起一片红晕。这时，易卜拉欣·肖卡特把话题拉回来，朝着艾哈麦德说：

“你看，法学院竟使汉姆扎维的儿子福欧德当了检察官，这够多么伟大！”

凯玛勒觉得这句话好象是对他的残酷责备。这时，阿依莎第一次开口了：

“他要向纳依玛求婚呢！”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好一会儿。艾米娜说：

“这是她父亲昨天跟她外祖父提出来的！”

“爸爸同意了吗？”亚辛郑重地问。

“这才刚探探口风！”

“阿依莎夫人的意见怎样？”易卜拉欣·肖卡特瞅着阿依莎警惕地问。

“我没意见！”阿依莎谁也不瞅地说。

“可是责任都在你身上啊！”海迪杰紧紧地盯着她说。

“福欧德倒是个很好的青年！”凯玛勒要好心地为他的朋友作证。

“我想他的亲戚都是小市民吧，对不对？”易卜拉欣·肖卡特谨慎地问。

“是的，他有个舅舅是手艺人，还有个舅舅是打烧饼的，他叔叔给一个律师当秘书。”阿卜杜·穆诺依姆·肖卡特强调说，接着他有气无力地修正说。“但是，这一切和一个人的为人无关，一个人好坏要看他本人，而不看他的亲属！”

凯玛勒知道他外甥是要肯定自己所相信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真理，第一是福欧德的出身微贱，第二是出身微贱并不影响一个人的为人。不仅如此，他更理会到他外甥在第一条真理中

要攻击福欧德，而在第二条真理中要否认对福欧德的无理攻击，以适应自己的强烈宗教信仰。他把这两条真理宣布出来使他特别高兴，因为这样就不用他亲口来说了。他和他外甥一样不相信阶级差别，同时，他也愿意攻击福欧德，但是，比起外甥来他更能掌握分寸。艾米娜显然对这种攻击不满，他说：

“他父亲可是个善良的人，帮助我们一辈子了，既忠诚又老实！”

“可是这桩婚事要是办成，纳依玛就只好跟那些不能接触的人过日子了。出身比什么都重要！”海迪杰壮起胆子说。

“你说的对，出身比什么都重要！”谁也没想到宰努白会支持她。

亚辛慌了，他偷偷溜了海迪杰一眼，心里思索着妻子的话会给海迪杰带来什么影响。他思索着妻子和自己的实际关系，以及把他勾引去的歌女的环境和歌舞团，于是，他心里暗暗诅咒宰努白，不该说这种无意义的“大话”。为了掩饰妻子的话，他不得不开口了：

“不要忘记，你们这是议论一位检察官呐！”

“是咱们的爸爸把他培养成检察官的，是我们的钱把他培养出来的。”阿依莎的沉默使海迪杰增加胆量，她说。

“我们欠他父亲的债，要比他欠我们的债多得多！”艾哈麦德·肖卡特反唇相讥说，他那两只表现讥诮的凸出眼睛特别象亡人哈利勒·肖卡特。

“你总跟我们说这套莫名其妙的话！”海迪杰用食指指着他，狠狠责备说。

“你们都少操心吧，最后总得听爸爸决定！”

艾米娜分着咖啡杯。青年们的眼睛都溜向纳依玛挨着她母

亲坐的地方。雷德万心里暗说：她是个又美丽又温柔的姑娘，但愿我能和她交朋友厮守在一起，最好我们俩能在马路上并肩散步，让人们看看我们俩到底谁漂亮！艾哈麦德心里暗说：她真是个漂亮姑娘，可惜象块胶似地粘到姨母身上，连文化也没好好学，阿卜杜·穆诺依姆心里却说：她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她是十分虔诚的教徒，又是多么好的家庭主妇啊，她除了瘦弱以外没有缺点，其实瘦弱也是一种美。但是，福欧德看中了她，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接着，这些话从他的内心跳了出来，他问她说：

"你呢，纳依玛，跟我们谈谈你的意见吧！"

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蹙了一下眉头接着微笑了。她的处境很窘，又想微笑又想蹙眉，又想逃避开这两种情绪。然后她半不好意思半不高兴地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不要打搅我！"

"假害羞……"艾哈麦德嘲笑地说。

"怎么假害羞？"阿依莎打断他说。

"害羞是一种旧作风，"艾哈麦德纠正地说。"你应当表示意见，纳依玛，要不然你会苦恼一生！"

"我们不懂这些话！"阿依莎冷酷地说。

"看她们这套作风，说明我们的家庭比时代落后四个世纪！"艾哈麦德不顾母亲的警告眼色，抱怨地说。

"你为什么把它规定为四个世纪呢？"阿卜杜·穆诺依姆嘲笑地问。

"因为要同情她们！"艾哈麦德不在乎地说。

这时，海迪杰转过脸来，朝着凯玛勒说：

"你呢？你什么时候结婚？"

“又是这句老话！”这个问题把凯玛勒问愣了，他逃避地说。

“这可是目前的新问题，只要真主一天没让你找到好姑娘结婚，我们就总不会放下这个问题！”

艾米娜特别关心后几句话，凯玛勒结婚是她最大的心事，她是多么希望亲眼看见自己唯一的亲儿子生下来的孙子啊！她说：

“你父亲跟他提过许多好人家的姑娘，他总是推三阻四的！”

“那都不是理由！”易卜拉欣·肖卡特笑着问，“你今年多大了，凯玛勒先生？”

“二十八岁，老啰！”

艾米娜听了这个数目字一惊，看来她很不愿意相信。海迪杰却生了气，说道：

“你总是愿意多说几岁！”

是的，他是小弟弟，说出他的年龄也就是直接揭露她的年龄。虽然她的丈夫已经快六十岁了，但是，她还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三十八岁！凯玛勒连自己说了什么都没注意，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用不着肯定，但是，他总觉得需要申明自己的立场。他把话扯开说：

“我就知道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在书房工作！”

“你的生活太理想了，舅舅！”艾哈麦德兴奋地大声说，“但是一个人就是这样工作也应该结婚啊！”

“你丢开一切事情去寻求真理，但是，真理就在你所丢开的这些事情里。你在书房里是摸不透生活的，真理在家庭里，在大街上……”比别人更了解凯玛勒的亚辛说。

“我每月都把薪水花得一文不剩，已经成了习惯，一点积蓄都没有，我拿什么结婚啊！”凯玛勒企图逃避地说。

“你只要打算结婚，就知道怎样安排了！”海迪杰缩小问题的

范围说。

“噢，你是因为把薪水花得一文不剩才不结婚的，”亚辛笑着说。

仿佛婚姻和薪水是一回事！但是，大家都这样地询问：父母是什么要求，而他为什么偏不结婚呢？是的，他有过一段恋爱生活，那时结婚是不可能的，接着而来的一段时间有另一个东西代替了爱情，那就是思想。它贪婪地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他把读一本好书或发表一篇文章当作唯一乐趣。他心里暗说：一个思想家不能结婚，而且也不应当结婚。他总是往上看，认为结婚会使他往下看。他过去乃至现在对婚姻仍然采取旁观者的立场，没有陷到生活琐事里面去，他为此感到快活。他吝啬自己的自由，就如同守财奴吝啬钱财一般。其次，在他看来，女人只不过是供发泄性欲的。即使如此，他的青春也没有虚度，每个星期他都不缺少思想的乐趣和肉体的乐趣。再其次，他是个怀疑派，对任何东西都要怀疑，而结婚却必须有坚定的信念。他说：

“你们还是不要操心吧，等我希望结婚的时候自然会结婚的！”

“你为什么不希望结婚呢？”宰努白微笑着问，这个微笑使她的面貌年轻了十岁！

“结婚这事本来象蚂蚁那么小，你们却把它看成了大象！”凯玛勒好象怨恨似地说。

但是，他内心深处却认为结婚是大象而不是蚂蚁。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他觉得一旦他顺从地结了婚，就等于接受了一个讨厌的判决。艾哈麦德的话使他摆脱了窘境，他说：

“现在，我们到书房里去谈吧！”

他听了这个要求就站了起来，走到外面去，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和雷德万在后面跟着他。他们到他的书房里借些书看，这是往常每次到这个家里来都有的惯例。凯玛勒的书桌放在书房中央两排书橱中间的电灯下面，他坐到书桌旁边看着青年们在书架子上找书。阿卜杜·穆诺依姆选了一本《伊斯兰教简史》，艾哈麦德拿了一本《哲学入门》，然后他们站在书桌周围，他沉默地瞧着他们，艾哈麦德忧郁地说：

"我至少必须学好一种外语，要不然就不能读到我所爱读的书！"

"谁也不了解伊斯兰教的真相！"阿卜杜·穆诺依姆翻着书页嘟囔说。

"我哥哥在汉·海里利大街跟一个半文盲的人学习伊斯兰教！"艾哈麦德烦恼地说。

"住嘴吧，叛徒！"

"你呢，你不拿本书看吗？"凯玛勒望着雷德万问。

"他把一切时间都用在看华夫脱党机关报上了！"阿卜杜·穆诺依姆替雷德万回答。

"这一点和叔叔一样。"雷德万指着凯玛勒说。

叔叔虽然是华夫脱党人，但是并不相信任何东西，甚至怀疑一切真理，只是不脱离现实，并和人们交际。他瞧了瞧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说：

"你们俩不也是华夫脱党党员吗？他这样有什么奇怪？所有的爱国者全是华夫脱党人，对不对？"

"华夫脱党比任何党派都正派，这是毫无疑问的。"阿卜杜·穆诺依姆用肯定的语气说，"但是，它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我同意哥哥的这个意见，更确切地说，在他的一切意见中

我只同意这一点！”艾哈麦德笑着说，“也许我们俩对华夫脱党的看法还有不同，此外，我们之间还有更大的分歧，民族解放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的，要求独立是用不着争论的，但是，在获得独立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就应该有所发展，好让它融和在更广泛、更崇高的意义里。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许多爱国烈士，象今天在无知的派系斗争中看到有许多牺牲者一样！”

这是无知的派系斗争吗？傻瓜！法赫米并不是为无知的派系斗争而牺牲的。但是，哪有驳不倒的真理呢？尽管他心里不愿激动，还是忿怒地说：

“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死的人，都应当叫做烈士，也许任何东西的价格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对一个人的立场的评价，是永远也不会变的！”

他们离开了书房，雷德万要反驳阿卜杜·穆诺依姆的看法，他说：

“搞政治是社会上一种最危险的职业。”

当他们回到喝咖啡的聚会上来的时候，易卜拉辛·肖卡特正对亚辛说：

“就这样，我们教导孩子们、说服他们、劝告他们，但是，他们全都钻进图书馆里。那里是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世界，那里挤满了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的陌生人，你说我们又能怎么办？”

四

电车里挤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凯玛勒在许多站着的人中

间露出脑袋来，凭着自己的瘦高身体俯视着大家。看样子他们和他一样，是到庆祝十一月十三日国庆节的会场去的，他喜爱地观察着这些面孔。的确，他参加这些节日，好象对参加这些节日的人也完全相信了，尽管他当时去参加节日活动并非出于本心。这些看来从前不相识的正在谈论唯一的目的地和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的华夫脱党。有一个人说：

“今年的‘圣战节’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圣战节，也可以说，它必须是这样……”

“今年的圣战节必须反对霍尔和他那篇倒霉的文告！”另一个人说。

提到霍尔惹恼了第三个人，他大声嚷着说：

“狗崽子，他叫我们不要恢复一九二三年的宪法，也不要恢复一九三〇年的宪法。宪法是我们的，和他有什么相干？”

“你不要忘了，他在那以前还说：你们既然和我们商量，我们就这样劝告……”第四个人接口说。

“谁跟他商量了？”

“你去问那个忘八蛋政府去！”

“还不是陶菲格·纳希姆，你们不记得他吗？但是，华夫脱党怎么能跟他妥协呢？”

“什么事都有个水落石出，你们等着听今天的讲演怎么说！”

凯玛勒听他们说，也参加他们的谈话。更奇怪的是他的激动程度并不低于他们。这是他所参加的第八次圣战节。他和别人一样，几年来的政治经验使他心里充满了痛苦。是的，正好赶上废除宪法的三年——迫切需要改变的三年——穆罕默德·迈哈穆德向人民许下改造沼泽地和吸干臭水沟的诺言，他用这种形式

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我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同样地，我也经历了易司马仪·西德基强加在这个国家的人民身上的血腥镇压和恐怖统治的几年！人民信赖本民族，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头上总是压着那些由英国警官的刺刀和子弹保护着的可恶刽子手。那些刽子手对人民也许说一套无稽的谎言，也许对人民说：你们是无能之辈，我们才是天命所归的人。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然后，他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统统下战场，最后只好采取容忍和自嘲的消极态度。于是，战场冷落了，留在那里的有些是华夫脱党人，另一些是卖国贼，人们袖手旁观，只是低声地鼓励自己的人，却不肯伸手支援。他对人民的生活不能视而不见，他和他们一起激动，尽管他那微弱的理智上蒙着一层疑云。他在萨阿德·柴鲁尔大街下了电车，随着漫无秩序的人群朝民族宫附近举行集会的大棚子走去。沿途每十米就有一伙由英国警官率领的武装士兵，他们各个脸上，都表现出凶狠和愚蠢神情。他在大棚子前面遇见了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雷德万和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他们正站在一起谈话。接着，他们走到他跟前问好，并和他一起待了一会儿。在最近一个月中，雷德万和阿卜杜·穆诺依姆都入了法学院，艾哈麦德也进入了中学① 的最后一年。他在马路上并不象在家里那样只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侄子和外甥。雷德万是多么漂亮阿，同样地，他的朋友——雷德万介绍说他叫哈勒米·伊扎特——也是那样漂亮，这真是与凤同飞皆俊鸟啊！艾哈麦德在他左边，他总能听到艾哈麦德说些风趣的话，看他做些有趣的动作。艾哈麦德的思想和他最接近。而阿卜杜·穆诺依姆长得特别象他，只是稍

① 埃及的中学制里包括高中，这里指高中最后一年。

微矮一点，胖一点，因此，他很爱这个外甥，但是，这个青年的思想很固执，很偏激，真是美中不足啊！

他朝着大棚子走去，看到周围群众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心里感到高兴。他又看了看立刻就要发出人民心声的讲演台，然后找到自己的座位。他待在这个群众沸腾的场合里，从他那独身孤僻的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洋溢着生气和热情的新人性。在这里，他的理智暂时受到了压抑，热爱充满感情的生活，他渴望斗争和怀有希望的心，隐藏着一股力量，这时全都迸发出来。他的天性复甦了，他的孤僻熄灭了，他和人们发生了联系，和他们共同生活，同甘共苦。他的性格决定他不能和今日的生活断绝关系，这是人类的生活，把那些物质、精神、性格和性格里所隐藏的东西往后放一放吧，让他全心全意地注意人们所爱所憎的事情吧，关心一下宪法、经济危机、政治形势和民族解放问题吧。虽然他在黑夜和清晨考虑的仍然是现实的拨弄和虚无飘渺的压迫，但是他能跟大家一起高呼"华夫脱党是民族的希望"也并不奇怪，理智不允许他享受安乐。他向往真理，渴望正直，注重涵养，善于怀疑。他因长期漠然处世，因此得需要有一段时间放弃素日生活，投身到群众的怀抱里，以更新自己的血液，恢复自己的青春热情。他在图书馆里的少数几个朋友信仰达尔文、柏格森和罗素①，而在这个棚子里的成千上万的朋友，他认为都没有理智，但是，他们在这个聚会上却流露出觉醒的精神，他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建立事业和创造历史。在这种生活中，他有爱有憎，有喜有怒，而在他看来，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每当他面对这个生活矛盾的时候，也就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在他的生活里这种

---

① 罗素(1872—1970)，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是现代逻辑学创建者之一。他非常强烈地反对使用核武器，一九五〇年获诺贝尔奖。

矛盾无处不在，却也没有这样的不安。因此，他特别向往实现一种完美和幸福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又在哪里呢？他觉得理智生活是无法逃避的，理智让他不断思考，那也不妨害他观察另一种生活，有一种足够的暗藏着的被弃置的力量在支配着他，那力量就是得救的呼声。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很喜欢这种集会，人数越多，他越高兴。啊，这颗心既热情又迫切地等候着领袖们出现，他的心情和别人完全一样。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坐在附近两个凳子上，雷德万和他的朋友哈勒米·伊扎特在棚子中间的过道里踱步，偶尔在门口站一站，和一些到会的人谈话，这是两个多么神气的小伙子啊！人们的低语声汇成一片，嘈杂得很。青年们待的角落里发出的喧嚣声越来越大，中间还夹杂着喊口号的声音。接着他听到从外面传来一个有力的口号声，人们全都伸着脑袋望着棚子后面的入口，接着全都站了起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穆斯塔法·纳哈斯出现在讲台上，他用明朗的微笑和有力的两手向群众致意。凯玛勒两眼瞅着纳哈斯，怀疑的目光暂时消失了。他心里纳闷：自己不相信一切，为什么偏相信这个人？难道因为他是独立和民主的标志吗？无论如何，这个人在人民之间受到热情欢迎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在埃及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会场情绪激昂气氛达到了最高潮，到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散在各个角落，安静下来。人们听到有人诵读容易记的几章《古兰经》，那个人在诵读中反复地念："喂，圣人！你催促信士们去作战吧！"人们早就在等待这个呼声，于是喊口号和鼓掌声高了起来，以致有些虔诚的人提出抗议，他们要大家安静，以尊重真主的天经。他们的话使他回忆起了过去他也是个这样虔诚的人，于是他的两唇挂上了一丝微笑，他以局外人的立场，思索

着那种同时具有各种矛盾的特殊世界里迷失方向的人的感情。领袖站起来，开始讲演了。这个人讲演的声音非常响亮，意义明确，他聚精会神地听了约有两小时。最后，讲演以强烈而直率地公开呼吁革命宣告结束了。群众的激动情绪已经达到极点，他们站在凳子上，慷慨激昂地喊起口号来。他喊口号的激昂情绪并不低于他们，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应该矜持的教员，恍如闯到了曾给听说过的伟大时代，那时自己由于年岁太小并没参加革命。是这篇讲演给了他这么大的力量吗？是不是每个人听到这篇讲演都会产生这样的豪情呢？难道人们会因此视死如归？毫无疑问，法赫米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舍身去死的。事情永远会这样吗？难道说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怀疑找到证据？也许爱国和谈爱情一样，是我们虽然不相信，但是也要屈服的力量。

热情的火焰在高涨，喊口号的声音汹涌澎湃，站在凳子上的人摇摇晃晃，下一步该怎样了呢？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人们朝外面走去。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四下张望了一眼，寻找那几个青年亲属，但是一个也不见了。他从南面角门上走出棚子，迈着阔步，超过人群，奔甘泉宫大街走去。他路上经过了民族宫，每逢他走过这所房子，总要看它，看看那个古老的阳台和留有民族解放运动遗迹的庭院。这所房子在他的心灵里，好象魔法一样诱人。啊，这里站的是萨阿德·柴鲁尔，那里站的是法赫米和他的同伴们，他现在走着的这条马路就是当初射出枪弹打入烈士们胸膛的地方。他的民族永远需要革命，击退他们独立路上隐藏着的卖国逆流，永远需要不同阶层的革命，就如同为了预防不治之症而注射一样。其实，独裁统治就是他们经久不愈的疾病。就这样，他在参加国庆节当中，心灵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刹

那，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埃及要给霍尔的声明以致命的有力回击。他挺直了又高又瘦的身体，抬起了大脑袋，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美国大学前面奔去，一路上心里想象着一些伟大的事情和严重的举动。就是老师有时候也要和学生一起革命，他似乎痛苦地微笑了。一个大脑袋老师派来教英语启蒙课，虽然他精通英文，也只是教启蒙课。他的身体在庞大的地球上只占了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他的思想却被自然界尚未弄清楚，尚未判明的哲学纠缠着。早晨他查找某一个单词的含意或拼音字母，晚上他却要自己探索那些未弄清和未判明的谜语中存在的现实意义。今天早晨，他打心眼里要革英国人的命，但是，晚上，他却要把英国人当作亲爱弟兄，把他们的语言当作帮助解决自己疑难问题的符咒。他似乎是反抗地摇了摇头，仿佛要把这些思想从脑袋上甩掉一样。他走近了易司马仪利亚广场，听见了喊口号的声音，知道游行队伍已经到了甘泉宫大街。他心里涌出要参加斗争的念头，于是停下脚步，也许他要参加象十一月十三日那样的游行。苦难的祖国要忍耐多久啊！今天是陶菲格·纳希姆，昨天是易司马仪·西德基，前天是穆罕默德·迈哈穆德！这一条由卖国贼串成的灾难铁链，一直可以追回到有历史以前。所有的狗崽子全都夸耀自己的力量，说他们是负有使命的人，而人民是一群庸才。

哎呀，慢着！游行队伍沸腾起来了，但是，这是什么声音？凯玛勒慌乱地往后看去。他听到了一个震动心弦的声音。他注意地倾听着，这个声音再一次震动了他的耳鼓。这是枪声！他远远地看到游行队伍乱成一团，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情，但是一群一伙的人们朝着广场跑来，还有的人往马路两边跑去，许多英国警官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奔驰。口号喊得越发响亮了，

口号里还夹杂着怨怒的喊叫声，枪声也越来越紧。他的心跳动起来了，他担心地惦记着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和雷德万，他心里充满了怒火，并为之发生了震动。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不远的街角上有个已经半闭了门的咖啡馆，他朝那里走去，刚走进咖啡馆，就回忆起他第一次听见了枪声、到处乱成一团的侯赛因地区的巴斯布斯店铺。枪声先是非常密，后来停止了。他听到了打碎玻璃瓶和马蹄的响声，嘈杂的喊声越来越高，说明怨怒的人群正在火速地移动过来。有一个老人走进咖啡馆，不等别人询问就谈起自己带来的消息："英国鬼子朝着学生们开了枪，真主，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牺牲了呢！"他呼呼地喘着气坐了下来。接着声音颤抖地说："他们对善良的人是毫无信义的。假如他们在远远的地方朝天空放枪，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图，那么，游行队伍就会散开，但是，他们假装安静地和游行队伍一起行走，一直等到他们分别占据了各个路口时，才突然开枪，无情地向人们扫射起来，年轻人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英国鬼子没一点人性，埃及兵比英国鬼子更没人性，这是一个有计划的杀人阴谋啊，真主！"咖啡馆里有个人说："我早就料到今天不会平平安安地过去。"另一个人接口说："前些日子就有凶兆，自从霍尔发表那篇声明以来，人们就预料到会有危险事件发生。这是第一个战场，我敢说，将来还要有更多的战场呢。"

"牺牲的总是学生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亲爱子弟，这够多么让人难过啊！"

"咦，枪声已经停止了，是不是？你们听听……"

"主要的游行队伍都集中在民族宫那儿，那里放枪的时间一定短不了！"

但是，广场上已经沉寂下来了。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慢慢

地过去，天已经快黑了，咖啡馆点上了灯，后来再没听到任何声音，仿佛是死神占据了广场和周围的大街一样。咖啡馆敞开了两扇门扉，可以看到广场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接着来了一支英国鬼子率领的头戴钢盔的骑警队，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凯玛勒心里不由得暗暗为侄子和外甥们担起心来。等到广场又有人活动的时候，他才离开咖啡馆，但是他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先到甘露街和向往宫去询问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和雷德万的情况，以便放心。

他一个人在书房里静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忧愁痛苦和忿怒。他一个字也没写，一页书也没读。他总是想着民族宫附近发生的事情，考虑着霍尔的声明、革命的讲演、爱国的口号、子弹的爆炸和牺牲者的喊声。他企图回想起早已忘掉了的那个巴斯布斯铺子主人的名字，但是始终也没有想起来。

五

座落在加马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家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既熟悉又喜爱的一个地方。大门是木头的，从外边看来好象是一座没有庭院的古老住宅的门道一样，一堵高围墙挡住了院里高大的树冠，在桑树和无花果树枝叶覆盖下的花园长满了指甲花、素馨花、柠檬和阿拉伯素馨花，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更可爱的是花园中间的水池和横贯花园中央的木廊。穆罕默德·阿发特穿了一件便衣，提着衣角站在廊子的台阶上等候着来人，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坐在附近的两把椅子上。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向朋友们打了招

呼，然后跟穆罕默德·阿发特一起坐在廊子中央的一把长椅上。他们几个人的健康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穆罕默德·阿发特的脸特别红，身体也显得瘦弱，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已经秃了顶，另外两个人则是满头白发。这几张脸上全都堆满了皱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显得最老，穆罕默德·阿发特脸上的红色似乎是因为充血所致，只有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还保持着清秀的美貌，虽然他已经面庞消瘦和满头白发了。艾哈麦德特别喜爱这个聚会，同样地，他也喜爱这一片隔着高围墙的加马利亚的景致。他稍微往后仰着脑袋，仿佛便于他的大鼻子呼吸素馨花、阿拉伯素馨花和指甲花的香味似的。有时候，他也眯缝起眼睛听，桑树和无花果树枝上跳跃着的麻雀的唧唧喳喳声。但是，在这一刹那最使他心情愉快的还是他对这几个人的友谊和兄弟感情。他是他们当中最留恋往事的人，一切能够提醒年轻的美貌、欢悦的感情和调情的精力的东西都对他具有诱惑力。易卜拉欣·法尔站起来朝桌子走去，把桌上放着的骰子盒取了回来，他问：

“谁跟我玩？”

“待会儿再玩吧，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把心放在这上面！”一向很少参加这种娱乐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易卜拉欣·法尔把骰子盒放回了原处，接着仆人端来一个盘子，盘子里放了三杯茶和一杯搀了苏打水的威士忌，穆罕默德·阿发特微笑着端起那杯酒，其余三个各端了一杯茶。他们每天晚上都要为这种分配形式笑一会儿。穆罕默德·阿发特举起酒杯，指着他们三个人手里的茶杯说：

“求真主结束这些教育你们的日子！”

“这些日子教育了我们所有的人，只不过你受的教育比较少

一些罢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他们在同一年内先后得到医生的相同命令:不准喝酒,但是,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医生却允许他每天喝一杯。当时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怀疑那个医生是穆罕默德·阿发特的朋友,是放松了自己做医生的严格要求,才允许穆罕默德·阿发特喝的。于是自己也去找那位医生诊断,那位医生严厉地警告他说:"你的情况和你朋友的情况不同。"他去找穆罕默德·阿发特的医生这件事情被揭穿以后,他们几个人一直说笑了很久。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继续笑着说:

"不用说,你的医生一定收了你的大量贿赂,才允许你喝这一杯的!"

"凭真主起誓,我几乎连喝醉酒的滋味都忘记了。"易卜拉欣·法尔盯着穆罕默德·阿发特手里的杯子,咆哮地说。

"这一句话说明你自悔过了,糊涂虫!"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开玩笑地说。

易卜拉欣·法尔祷告真主饶恕,然后他顺从地嘟囔说:

"感谢真主!"

"唉,我们居然会羡慕起一杯酒来了!往日的醉意都哪儿去了?"穆罕默德·阿发特摇了摇头,表示怅惘地说。

"你们要想懊悔的话,要为坏事懊悔,而不应该为好事懊悔,狗崽子们!"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笑着说。

"你和那些讲道劝善的人一样,嘴里说的是一样,心里想的又是一样。"

这时,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为了表示要变换话题,提高了嗓门说:

"喂,朋友们,你们认为穆斯塔法·纳哈斯怎么样?年老多

病的国王流泪他都毫不动摇。他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崇高要求，坚持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

“好哇……好哇！”穆罕默德·阿发特把手指头捏得嘎叭嘎叭响，高兴地说：“他比萨阿德·柴鲁尔还要坚强，看见这个年老的国王卧病在床哭哭啼啼的还有勇气把人民委托给他的要求讲出来，坚持说：‘首先要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这是多么难得啊！谁能想得到宪法就是这样恢复的！”

“你们想想这幅情景，”易卜拉欣·法尔笑嘻嘻地摇着脑袋说，“年老病重的付欧德国王，特别亲切地把手放到穆斯塔法·纳哈斯的肩膀上，要求他组织联合内阁。纳哈斯却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没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时刻不忘那个几乎让国王的眼泪泡起来的宪法的忠实的人民领袖所负有的使命。他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影响，坚强而勇敢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陛下！’”

“要嘛，就先哈祖格①，陛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模仿着他的口吻说。

“凭最坚强的人起誓，我们眼瞅着威士忌不喝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笑着说。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萨阿德·柴鲁尔逝世已经八年了，革命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可是英国鬼子还照样各处都有，军营里、警察、部队、政府各部里全有，使这些兔羔子成为赫赫大人物的外国人特权一直还在，这种情况可真该结束了！”穆罕默德·阿发特喝尽了杯里的余酒说。

“你不要忘记易司马仪·西德基、穆罕默德·迈哈穆德和艾

---

① 古代杀人的器具，用一个镶有铁头的木棍插入肛门致人死命。

卜拉西他们这一班刽子手！”

“假如英国鬼子滚了蛋，这些家伙的威风也就都不存在了，他们立时就会垮台！”

“是啊，如果考虑到国王可能夹着尾巴下台的话，也不会有人帮助他！”

“国王本人也要考虑这两条路啦，不尊重宪法，就得夹着尾巴下台！”穆罕默德·阿发特接着说。

“如果他要求英国人保护，英国鬼子能袖手不管吗？”易卜拉欣·法尔似乎怀疑地问。

“到英国鬼子答应撤兵的时候，他们又为什么要保护国王呢？”

“英国鬼子真会答应撤兵吗？”易卜拉欣·法尔又问。

“他们向我们发表了霍尔的声明以后，立刻就发生了示威游行，牺牲了那么多烈士。接着英国鬼子要求组织联合内阁，后来才不得不答应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穆罕默德·阿发特以坚信自己政治见解正确的态度说，“我向你们肯定，英国鬼子现在希望谈判。的确，人们不知道这块愁云会怎样散开，英国鬼子会怎么滚蛋，外国人的气焰会怎样熄灭，但是，我们对穆斯塔法·纳哈斯可以充分信任他……”

“占领了三十五年了，难道靠桌子上的谈判就会结束吗？”

“不光是谈判，先烈们已洒下了神圣的鲜血了！”

“但愿如此！”

“英国鬼子不久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在严重的国际形势中的困难处境！”穆罕默德·阿发特眨了眨眼接着说。

“总是有这些跟着他们跑的走狗，就连易司马仪·西德基还活在世上没死呢！”

“我和许多研究这些情况的人谈论过，他们都很乐观，据他们说，世界正在受着新战争的威胁。在新战争中，埃及将会首当其冲，双方达成协议是上策……”穆罕默德·阿发特用熟悉情况的语气说。然后他表示满有信心地摸了一下肚子，接下去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纳格拉希①亲自答应我，下届选举的时候，在加马利亚区提我的名！”

朋友们都显示了高兴的神色，接着他们就围绕这个问题交谈起来，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装作正经地说：

“华夫脱党没有别的错误，就是有时推荐那些畜生当议员！”

“华夫脱党能有什么办法呢？”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仿佛为华夫脱党辩护似地说，“它要代表所有的群众，群众中有好人，也有坏蛋，坏蛋们就只好让畜生当议员了！”

“老家伙，老鸨子，你和加里莱是一个人，都是老家伙，都是妓院老闆！”穆罕默德·阿发特拍着肋骨说。

“我倒希望他们提加里莱，到必要的时候她也可以给国王铺床叠被啊！”

“前天我在她住的胡同里看见她了，她仍旧胖得象个孕妇似的，但是年岁大了，也显得老朽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微笑着说。

“她成了有名的老鸨子了，她家里黑天白日不断人，一天到晚总是弹弹唱唱的！”易卜拉欣·法尔说。

“我从她门口路过，看见一个人偷偷地溜进去，还以为没有人瞅见他呢，你们猜这个人是谁？”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笑了一阵说，然后她朝着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挤了挤眼，自

---

① 纳格拉希先是祖国党成员，后背叛该党分离出去了。

己回答："他是希勒哈达尔小学校教员凯玛勒·艾哈麦德先生……"

穆罕默德·阿发特和易卜拉欣·法尔同时大声地笑起来，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惊愕得瞪大了两眼，惶惑地问：

"是我的儿子凯玛勒？"

"是的，就穿着他那件长袍，戴着他那副金丝眼镜，留着粗密的小胡髭，扬着头，十分神气。他走路时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仿佛不是诙谐鬼的儿子似的。他就是带着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拐进那所房子里去的，好象拐进清真寺的大殿里去一样，我心里暗暗地跟他说：'少装相吧，小坏蛋！'"

他们全都大声笑了，只有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还在惶惑之中，没有清醒过来，但是，他发觉和他们一起笑倒能减轻自己的困窘。穆罕默德·阿发特凝视着他的脸故意地问：

"那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我总以为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规矩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摇着脑袋惊异地说，"我老见他在书房里不是写就是念，甚至担心他这样孤僻和过分劳累会对他有害。"

"谁知道，也许加里莱家里有图书馆的分馆！"易卜拉欣·法尔开玩笑地说。

"也许他躲到自己的书房里，阅读那位学者写的书，心里一想：既然肯定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了，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出息呢？……"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

他们又笑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只有陪着他们笑，因为他很清楚，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这种场合假如他一直端着郑重的架子会更容易变成取笑的对象。然后，他说：

"就因为那样，这个倒霉鬼不想结婚，我才一点没怀疑。"

“他今年多大了？”

“二十九岁！”

“哎哟，可真该结婚了，他为什么拒绝结婚呢？”

“这是一种新风气，现代青年都不愿意结婚……”穆罕默德·阿发特打了一个饱嗝儿，然后摸着肚子说。

“还不仅仅是一种风气，现在的姑娘们都是满街跑，让男人忘不了她们。你没听见侯赛因谢赫唱的歌：随便太太小姐们去打扮，‘我们看不见为什么要疯狂？’的歌曲吗？”

“你也不要忽略了，经济危机闹得青年们的出路也非常窄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即便能侥幸弄个职业，也只能拿上十镑薪水！”

“我害怕他有一天会知道加里莱是我的姘头，或者加里莱会知道他是我的儿子！”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显得不安地说。

“难道你以为她会跟客人们谈么？”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笑着问。

“假如那个老鸨子知道他是谁，一定会把他父亲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他！”穆罕默德·阿发特挤眉弄眼地说。

“真主做主，爱怎么样就怎样吧……”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气呼呼地嚷着。

“一个能够知道祖先是猴子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知道他父亲是个淫棍？”易卜拉欣·法尔问。

穆罕默德·阿发特笑着咳嗽起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凯玛勒的神气真能骗人，看着又稳重又规矩，一本正经的样子，完全是个当老师的派头！”

“真主慈悲他，让他长寿，我的先生！”阿里·阿卜杜·拉赫

曼愉快地说："真象父亲的人就不会亏负自己！"

"要紧的是他能不能和他父亲一样是个'诙谐鬼'？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善于对付女人，并且占有她们？"穆罕默德·阿发特问。

"我看不会！"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我想他准是那么古板地到来，关上门和他挑好的人待在一起，一直不改样。然后他再规规矩矩地脱衣服，爬到她的床上去，干那个的时候他也会板着脸，十分严肃，完事后，他穿起衣服来，道貌岸然地走出去，好象刚上过一堂重要的课！"

"诙谐鬼生了一个'活僵尸'！"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似乎是忿怒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对这件事感到惊奇？他决定对此事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当他看到易卜拉欣·法尔又把骰子盒取了来，就毫不迟疑地说，现在该玩了。不过，他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他安慰自己说，是他教养的凯玛勒，教育得很不坏，凯玛勒大学毕了业，并且作了受尊敬的教师，现在怎样，只有随儿子自己了。尽管他身材瘦高，有个大鼻子和大脑袋，但是知道怎么玩乐总是福气！假如命运公道的话，凯玛勒早已结婚几年了，而亚辛决不能再结婚，但是，谁能说得清这些令人不解的问题呢？这时，易卜拉欣·法尔问他说：

"你最后一次看见祖贝达是什么时候？"

"在一月间，快一年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想了一下，回答说，"那天她到我铺子里来要我替她卖房子！"

"加里莱买了她的房子，"易卜拉欣·法尔说，"可是这个疯娘们又爱上了一个赶马车的，这个赶马车的又把她甩给了哈迪德。后来歌女百合花看到她这样落魄，就怜悯地把她收留下

来，现在住在晒台上的小屋里！"

"女皇住在人家晒台上的小屋里！哎，赞颂永恒的真主！"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遗憾地摇着头嘟囔说。

"真让人难过，但是，她也是自找啊！"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

"求真主慈悲在这个世界上享太平的人吧！"穆罕默德·阿发特同情地笑着说。

接着易卜拉欣·法尔招呼玩骰子，穆罕默德·阿发特立刻响应，他们围在了骰子周围。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说：

"看看谁的命运象加里来，谁的命运象祖贝达！"

六

凯玛勒和易司马仪·鲁特菲坐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一间雅座里，这就是凯玛勒刚一进入青年的时候和福欧德一起坐过的那间雅座。十二月的天气虽然很冷，可是咖啡馆里却温暖如春，因为咖啡馆里的门已经关上了，这是咖啡馆通向外边唯一的通风口。尽管各角落令人感到潮湿，温暖还是很自然的。易司马仪·鲁特菲假如不是要陪凯玛勒的话，是不喜欢到这家咖啡馆来坐的。他和凯玛勒是一直没断来往的老朋友，虽然他为了寻求生活，从商业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坦塔去作初等会计师去了。但是假期一回到开罗来，他就给希勒哈达尔小学校打电话，约凯玛勒到固定的地方和他见面。凯玛勒打量着他的老朋友，他发现朋友的身体虽然结实，脸庞却显得异常消瘦了，他不由得纳闷，鲁特菲怎么会变成这种严肃守礼的样子了

呢？他已经完全是一个模范丈夫和父亲了。而过去他却完全是一个粗鲁俗气人的典型！凯玛勒给朋友斟了一杯绿茶，然后，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他微笑着说：

“看样子你是不喜欢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

“这真是个怪地方，”易司马仪·鲁特菲抬起头来，用不能容忍的口气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地上找块地方坐呢？”

“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对象你这样的稳重的人来说最合适了。”

易司马仪·鲁特菲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仿佛他也肯定自己具有稳重的优点，并且早已成了稳重人似的。这时，凯玛勒客气地问：

“坦塔的生活还好吧？”

“还好，白天在市政厅工作，晚上陪陪老婆孩子！”

“孩子们都好吧？”

“感谢真主，他们的快乐总和我们的劳苦成正比，可无论如何总应该感谢真主……”

“你看他们真象人们所说的那么幸福吗？”家常话引起凯玛·勒的好奇心来，他问。

“嗯，他们是很幸福……”

“难道他们就不感到烦闷吗？”

“无论如何，他们都很幸福！”

凯玛勒用特别友好的神色望着他的朋友。这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和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易司马仪·鲁特菲几乎是判若两人了。只有在那个时代他才一心一意地生活，那时他的生活中不是非常的愉快就是沉重的痛苦，真正的友谊表现在侯赛因·夏达德身上，诚挚的爱情凝结在阿依达

身上，澎湃的热情从埃及革命的光辉火焰中洋溢出来。其次还有怀疑、诙谐和嗜好使他遭受痛苦的那些经验，这个易司马仪·鲁特菲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样本，是危险的向导，但是今天这个人哪里还有一点旧的形象啊？易司马仪·鲁特菲怨恨地接着说：

“不过，也有些经常使我们操心的事情，比如新的干部制度、晋升和津贴等事情。你知道我在父亲教养下养成了过舒适生活的习惯，但是，他却没给我留下遗产。我母亲把自己养老金也花得净光，所以，我不得不到坦塔去工作，以维持生活。你看象我这样的人对这种情况能满意吗？”

“你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干这个！”

易司马仪·鲁特菲似乎骄傲地微笑了，他为纯粹由自己做主而放弃可喜往事这一点感到自豪。凯玛勒问他说：

“你是不是也有些留恋过去？”

“不，我腻烦那些事情了，我跟你说，我非常高兴自己的新生活。有时我必须要小聪明，向母亲要些钱。同样地，我妻子也向她父亲要些钱，因为，我一心渴望过舒服日子。”

“你把我们教会，并把我们扔在那条路上不管了。”凯玛勒禁不住笑着说。

易司马仪大声笑起来，这个笑使他那张严肃的脸上又恢复了许多过去那种调皮相。他说：

“你对这一点觉得遗憾吗？不，你对这种生活是真心喜爱的。但是，你是规矩人，你这一辈子也干不了我在很短的几年玩乐生活中所要的花样……”接着，他用郑重的语气说，“你赶快结婚，改变改变你的生活吧！”

“这可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凯玛勒用玩笑的口吻回答说。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易司马仪·鲁特菲完全变成了

一个新人，一切热心研究生物的人都应该来看看他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自己一个仅存的故友。侯赛因·夏达德已经在巴黎安家落户了，同样地哈桑·萨利姆也在海外成家立业了，心里实在没有挂念他们俩，或为他们俩感到遗憾的必要。易司马仪·鲁特菲从来也不曾作过自己的精神良友，但是，他却是促使自己回忆那些可爱往事的活生生的纪念品，因此应当亲近他。自己亲近他，还因为他讲信义，倒不是和他在一起有精神乐趣，而是因为他是可以证明往事并非虚幻的活证据……喜爱我肯定那些往事的真相，就如同喜爱生活本身一样。阿依达这一刹那在干什么？她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这颗心怎样才能摆脱眷恋她的单思病？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说是奇怪的生物啊！

“我很奇怪，易司马仪先生，你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易司马仪四下打量了一下，看到了天花板、煤油灯和那些单间雅座，以及专心闲谈或消遣的那些富于幻想的面孔。他问：

“你爱这家咖啡馆的哪一点？”

凯玛勒并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用遗憾的口吻说：

“你知道吗？这家咖啡馆快拆了，要在这儿盖一幢新楼，这些古迹要永远看不见了！”

“去它的吧，拆掉这座坟墓，在上面盖起新房来多好呀……”

他说得正确吗？也许正确，但是，我的心却非常痛苦，我亲爱的咖啡馆，你是我的心的一部分，我坐在里面曾多次幻想，考虑过无数事情；亚辛在里面享乐许多年；法赫米在里面和革命志士开会。让他们动脑筋吧，让他们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工作吧。我爱你，因为你是用幻想的材料制造的，但是，这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呢？回忆往事有什么价值呢？也许往事就是有心人的鸦片，嗜好它会使一个具有爱好向往的心和善于思考的理智的人遭到

不幸。我们既不相信任何东西，那就信口胡扯吧！

“你这话说得对，如果有人认为金字塔的石头对将来有用的话，我也可以建议他们把金字塔拆掉！”

“金字塔？金字塔怎么能和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相提并论啊？”

“我是指着古迹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为了现在和将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拆毁！”

易司马仪·鲁特菲笑了，从前每逢他要争辩时都要伸长了脖子，现在他又做出这个姿式说：

“你写出来的论点可往往不是这样。你知道，我因为尊重你，经常阅读《思想》杂志，我从前曾公开对你表示过我的意思。是的，你的文章都很难理解，这个杂志本身也枯燥无味，真主护佑，我不能把这本杂志长期保存下来，因为我妻子认为里面一点可读的东西都没有。你不要见怪，这是她说的！我要说，我发现你写的文章里有许多和现在谈的话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不说假话，尽管我们的关系很近，我对你写的内容也很少理解。难道你不能仿效那些可爱的作家写出些有趣的文章来吗？如果你肯那样做的话，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得到大量的金钱……”

在从前，他会鄙视这样的意见，要对这样的意见会表示愤怒的反抗。而现在呢？他显然仍旧鄙视这样的主张，但是并不忿怒了。他对于这样鄙视也感到怀疑，倒不是怀疑这种鄙视有什么不对，而是怀疑自己所写东西的价值，也许就是怀疑他自己。他心中立刻暗自承认，他确是一个对任何事情也无能为力的人，有时他看世界象一个已经失掉意义的古老单词一样。

“你从来也没同意过我的看法！”

“你还记得？”易司马仪哈哈大笑着说，“那些日子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日子过去了，它的火焰再也不燃烧了，但是，自从阿依达结婚的那天夜晚以后，它就藏在了某一个地方。既好象是一具亲人的尸体，又好象是一个安放在固定地方的衣箱。

“你听到侯赛因·夏达德和哈桑·萨利姆的消息了没有？”

“你提醒我了！”易司马仪蹙着两条浓眉毛说，“去年我没在开罗，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语气越发郑重了，“等我从坦塔回来的时候，听说夏达德家破产了……”

凯玛勒一听这话特别关切，激动，他感到很痛苦，尽量不让激情外露地问道：

“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母亲告诉我夏达德贝克破产了，他的全部财产都赔在交易所里了，连一个小钱也没留下，夏达德家就这样垮台了。后来夏达德贝克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也自杀了！”

“竟有这样不幸的消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有几个月了，那所大公馆完了，里面的家具全完了，就是我们曾经度过一段难忘时刻的那座公馆的花园也完了……”

你说的是哪一个时间，哪一所公馆，哪一座花园？你说的是哪一种被遗忘的痛苦和哪一种痛苦被遗忘？那是一个崇高的家庭，是一些伟大的人物，那些事实都是美妙的幻想！他这种激动是不是超过现实应有的态度了呢？他的心脏跳动的程度是不是超过了他对那些还没忘掉的往事应有的激情了呢？

“夏达德贝克自杀了，公馆没有了，夏达德家属又怎样了？”凯玛勒忧郁地问。

“我们朋友的母亲每月还有十五镑的租金收入，她已经搬到

阿拔希亚区一所平民房里去住了。我母亲曾经去看过她，她哭着对我母亲说了这些情况。那位太太本来是过着谁也想象不到的安乐生活，你不记得了吗?”

他当然记得！难道朋友以为他忘记了吗?他记得花园、凉亭，记得连微风都来歌颂的安乐生活，他也记得快乐和忧愁。不，现在他才是真正忧愁的人，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眶。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不久将被拆除，他再也不会难过了，任何东西都可能颠倒过来。

“这是一件很令人难忘的事情，我们不能尽一点朋友的义务，去慰问慰问就更令人难过了。事后呢，侯赛因从法国回来过没有?”

“不用说，事后他是回来过。同样地，哈桑·萨利姆和阿依达也回来过，但是，现在他们谁也不在埃及！”

“侯赛因怎么能扔下他的家人这样走开呢?他父亲破产了，他在外面的开销从哪里来呢?”

“我听说他在那儿结婚了，他在法国住了这么久，很可能早在那里找到工作了，详细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从我们分手到现在我一直没见着他，你算算过了多少年了?快十年了吧，是不是?那些早年的事情想起来真叫人难过！”

你说那是多少年前的往事，那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眼泪一直要涌出他的眼眶，但是，眼眶却一直没给它开辟道路。眼帘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锈，心灵淌下忧愁的苦水。他的心本来就充满了忧愁，难忘往事，现在这个消息更加触动了他，他甚至对眼前一切都视而不见了。他要了解那个跟他真挚相爱和使他真正忧愁的旧友的情况，他想难道这就是那场旧梦的结局吗?啊，破产、自杀！仿佛注定了这家人要用女神教育奴隶的方式来教育

他！破产，自杀！阿依达依靠丈夫的地位，仍旧会过着优裕的生活，那么，她那种天仙般的骄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事件会不会使她的小妹妹堕落为……

“侯赛因有个妹妹，叫什么名字？起初有一个时期，我记得的，后来忘记了！”

“她叫贝都尔，跟妈妈共同过着新的苦日子。”

你想想看，阿依达的家人过着寒酸的生活，就如同我们周围这些人的生活一样！难道贝都尔有一天会穿着从摊贩上买来的粗线袜？难道她能坐电车？但是，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啊……不要欺骗自己的心灵吧，你今天很难过，不论你对阶级差别怎样看，这次变化总使你感到了可怕的沮丧。听说你所崇拜的偶像被埋到土里去了，你就感到痛苦。但是，你应该庆幸，无论如何，旧的爱情已经一点不剩了……慢着，旧的爱情还存在着什么呢？当他说什么也不剩的时候，他的心就跳动起来了。在他回味那个时代的某一支歌曲的时候，尽管歌曲、歌词和歌曲的意义完全消失了，他却仍然那样喜爱它，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慢着，这只是爱情的记忆，而不是爱情本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喜欢爱情，尤其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而在这一刹那，我觉得自己仿佛沉溺在迷恋的海洋里了。那是由于在突然感到衰弱的时候，潜伏的疾病把它的毒气喷射出来了。有什么办法呢？震撼一切真相的怀疑，在爱情身边，总是小心地踯躅不前，这倒不是因为爱情是一个不可怀疑的东西，而是由于尊重忧愁和留恋过去的事实。

易司马仪反复谈论这件不幸事件，直到后来他似乎说厌了，才用希望结束这个故事的口吻说：

“真主是永恒的，这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的

痛苦也确实受够了。”

凯玛勒并不想听他再谈下去，他对朋友的话也感觉到听够了，觉得自己想静静地考虑一会儿。他默默地哭了，无声无泪地哭了，他的心在流泪。他觉得自己的疾病本来早已痊愈，今日这样旧病复发实在让他诧异。他惊异地对自己说：“不是九年就是十年了，这是多长的时间，过得又是多快啊。阿依达的相貌怎样了？他渴望永远看着她，以发现她过去诱惑人的那个秘密，同时揭开自己心灵上的奥秘。现在，他看不见她的面容，只能在回忆旧梦的时候看到一闪而过的模糊幻影，或是在香皂的广告牌上看到一幅不真切的肖像，以及在迷离之中看到一个幻影，恍恍惚惚，觉得是她的形象。那时，他低声说：这是她！其实，那只是一个电影明星的肖像或突然显现出来的幻觉。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现实又怎样呢？他注意到了自己的情形，他的心灵渴望到一个幻境里去作一次冒险的旅行，他对易司马仪说：

“我想约你找个好地方去喝两杯，你肯不肯答应？”

“我妻子还等着我陪她到姨母家去呢！”易司马仪哈哈大笑着说。

他并不在乎朋友的拒绝。他的心灵根本就没摆脱懊恼。他们边谈着话边离开了咖啡馆，谈的究竟是什么他也不清楚。这时，凯玛勒自言自语地说：当爱情存在的时候，我们会不满意它，等到它逝去的时候，我们又特别想要寻找它！

七

如果不是手头拮据的话，总坐在这里该多么好哇！在这个温

暖的地方，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从法鲁克大街来，有的从穆斯基来，还有的从阿特巴来，也有的往这些街道走去……假如不是一月的严寒，欣赏街景的人决不会情愿放弃咖啡馆对过的那个露天的好座位而躲在咖啡馆的玻璃窗子后面。但是，春天总会到来的……是的，春天会来的，不过到春天手头还会这样拮据。已经十六年了，或是十六年多了，他一直只是个七级职员。汉姆扎维的铺面只卖了很少几个钱，奥利亚的住宅虽然很大，却只能收几镑租钱，向往宫的房子是自己的住宅，是自己的家。雷德万还有一个富有的外祖父，卡蕾玛却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亲属。我是一家之长，我心里充满了爱，但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钱。

他那两只惶惑的眼睛突然看到一个瘦高个的人，那人留着一撮方型的小胡子，带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黑长袍，从穆斯基来，往阿特巴去。他微笑着欠起身子，仿佛要站起来，但是他并没离开自己的座位。假如不是那个青年很快就走过去了，他一定要约青年来陪他坐一坐。在烦闷的时候，凯玛勒是一个最好的谈话伴侣。他快三十岁了，根本不考虑结婚。早些时候你为什么忙着结婚呢？在受到第一次打击还没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又为什么再结婚？但是，独身的和结婚的哪一种人没有遗憾的事呢？乌兹别克亚原来是一个享乐的地方，后来鬼子兵占据了那里，现在它已经变成陈迹和垃圾的集中场所了。为你留下来的娱乐只有在这个十字街口上欣赏女人，并在这里猎取廉价的美女。最好的廉价美人是在欧洲人家庭中做工的埃及女仆……那些人多半是外表文雅，而且干净。不消说这种人的最大优点是性情温柔，从她们身上所得到的温存要比在烟花柳巷得到的多得多。

他已经喝完了咖啡，坐在咖啡馆的玻璃窗前面瞧着马路

上，追着欣赏所有的美女，把穿外衣或穿米拉叶①的妇女形象全都印在眼珠的玻璃体上，他能够坚持看完她们的全部或一部分，一点也不觉得累。每逢他到这里来坐的时候，总要待很长时间，甚至会到晚上十点。有时他也不久坐，喝完咖啡，立即站起身，追随着一个猎物离去。因为他在猎物身上看出了门道和有便宜可占，就如同旧货商发现了便宜货一样。但是，他往往只是观看，也许只是毫无目的地追一程，而把真正目的放在寻求那些失业的女仆和过了四十岁的寡妇上。他时常遇到她们，而且对她们很留恋。他已经不是旧日那个男人了，倒不仅由于收入不允许他恣意挥霍，还由于他年过四十已经变成无人邀请或接待的客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啊！"我已经有了白头发，我总是嘱咐理发师治好它，理发师也说，头发的问题好解决，但是，白发却毫不怠慢地蔓延开了。我既恨理发师，也恨白头发，理发师说染一染就好，但是，我决不肯那样做。我父亲到五十岁的时候，还是一根白发都没有，我怎么就不能象他？他不但没有白头发，四十岁时象个青年，五十岁时还象个青年！我又怎么样呢？真主，我荒唐得并不比父亲更过分呀！"看看这个女人，让你的脑筋丢掉这些思想，舒展一下吧！让你的头脑轻松，让你的心灵兴奋吧。看，哈伦·拉希德②的生活真象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吗？宰努白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结婚是那个狗娘儿们的诡计，但是，结婚的威力却征服了你，使你活到多大年纪也要在它的诡计中受折磨。不久，国家和时代都要发生变化，但时代决不拒绝轻浮的女人和正经的男人随着它前进。青年是可诅咒的，中年是可诅咒的，这颗心灵几时真正快乐过？在这个世界里最痛苦的

① 阿拉伯妇女穿的罩袍。

② 哈伦·拉希德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事情，就是某一次你曾凝神地思忖：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十点半，他离开咖啡馆，沿着阿特巴漫步往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走去，然后拐进了“明星”酒店。他向酒店老板哈罗打了招呼，看得出他是这间酒吧的熟主顾。老板满脸笑容地回答他的问候，露出两排破碎的黄板牙，然后，用下巴颏朝里面房间一伸，意思是说，朋友们都在等着他。酒吧前面有一条过道，尽头有三间屋子，里面声音嘈杂。他走到这三间屋的最后一间去，这里只有一个带铁栅栏的窗户临着玛威尔迪胡同。屋里摆着三张桌子，分占着三个角落，两张桌子空着，一看第三张桌，见自己的朋友都在那里，他们欢呼着迎接他，这是他们每天晚上照例的聚会。亚辛虽然自叹自己年岁大了，在这里却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头子是靠养老金过活的。挨着他的是宗教基金部的秘书，另一边是开罗大学管理科的监工，再过去是一个出租少量土地的律师。由于染上了这种嗜好，他们每个人都显得眼睛无神、面容憔悴和皮肤苍白。他们从八九点钟就到这家酒馆里来，一直待到后半夜才离开，他们喝品种最次、价格最廉和酒性最烈的酒。亚辛并不经常跟他们在一起，他只有很少几次到这里来。每逢遇上，他就和他们一起待上两三个小时，和平常一样，那个老头子迎着他说：

“欢迎亚辛哈只① ……”

老头子坚持这样称呼他，以尊敬他的吉祥名字。他们当中玩瘾最大的律师说：

“你来晚了，英雄！我们刚刚在说，你一定是碰上了女人，忘了到这儿和我们一起取乐的事了！”

---

① 伊斯兰教徒把朝拜过麦加圣地的人叫做哈只。他虽然没去麦加朝拜过，但“亚辛”是《古兰经》第三十六章的名称。

“除了女人就没法把男人和男人分开!”老头子接着律师的话茬儿，象个哲学家似地说。

“在这事情上你不用操心了，”亚辛坐在老头子和宗教基金部书记中间，和他开玩笑说。

“兴头上来的时候，十四岁的姑娘也会引起我的劲儿来……”老头子把酒杯举到嘴边说。

“说着好听，其实连骨髓油也轧不出来了!”书记说。

“我不懂你这句冷酷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

这时哈罗把酒和小菜端来了，亚辛拿起酒杯来说：

“今年一月的气候你们看怎么样?”

“呃，一件事物有一件事物的特点!”监工说，“一月虽然带来了严寒，可是把陶菲格·纳希姆带走了，一去不回来了!”

“莫谈国事!”律师比着说，“我们总是喝醉了酒，拿政治开心。要知道，我们的心都麻痹了，干脆，另找话题吧!”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除了政治还有什么?……”监工说。

“你做一个监工，已经拿六级职员的薪俸了，你还要政治干什么?”

“谢谢您吧，我这个六级职员是从萨阿德·柴鲁尔那个年代当上的!”监工反驳说。

“我也是六级职员，”老头子说，“我这个六级职员是从穆斯塔法·卡米勒那个年代当上的，就是因为纪念穆斯塔法·卡米勒，我才得到这份养老金……喂，咱们边喝边唱好不好?”

“我们先喝吧，老大爷!”亚辛正想干杯时这样说。

亚辛一生并没交过一个知己，但是，他在一切场合——酒吧

或咖啡馆——都有朋友。他会和他们很快地混熟，他们也会很快地和他熟悉起来。自从他按照自己经济情况的变化，选择这个酒吧作为每晚消遣的地方以来，就认识了这几个人，并经常和他们一起闲谈，而在别处却没和他们哪一个人见过面，他也没要求和他们哪一个人见面。他们所以凑在一起，只是由于共同嗜好——廉价的酒。那个监工是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人，但是，他家庭人口较多。律师是听说这家酒吧以出卖烈性酒出名而到这里来的，后来由于很少不醉着回去，就养成了到这里来的习惯。亚辛一边喝酒一边唠叨，使自己置身于乱哄哄的吵吵嚷嚷的漩涡之中。在这伙人中他最喜欢老头子，特别是要说起猥亵话来，以及和老头子开玩笑的时候就没有个满足。老头子警告他不要过分，提醒他应该对家属负责任，亚辛总是半骄傲半不在乎地说："这是我们的家风，我父亲这样，我祖父也是这样！"今天晚上又说到了这些话，律师开玩笑地问他：

"你母亲呢？是不是也这样？"

他们全笑了，亚辛也笑了，但是，他心里却感到了疼痛。他无限制地喝酒，虽然醉了，但是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堕落；没有哪块地方是属于他的，没有哪一种酒是属于他的，没有哪一天是属于他的。"到哪儿人们都要笑我，我怎么就不能象我的父亲那样受尊重？没有比年纪老大、缺少钱花更痛苦的事情了。不过酒却广施恩惠，它把亲切施舍给你，它那种温柔的亲切和美妙的安慰，会使你忘掉一切不幸。你说吧，我的乐趣有多大啊，挥霍掉的财产、虚度过的青春是一去不复回了，但是，酒却可以作终身的良友，他哺育过我那刚刚成熟的青春，啊，它陪伴过我的成年，直到我满头白发的时候，这颗脑袋也会为它而愉快地摇晃起来。由于这些，我的心虽苦犹乐，明天，雷德万长大成人，卡蕾玛作了

新妇，那时，我在阿特巴·海德拉为自己的幸福而干杯，我的乐趣有多大呀！"

这时大家在唱："爱情的俘虏，你为什么不害羞"，他就接着唱："郊外的女路人……"空气里充满了喧闹嘈杂声。其他房间和过道里的人们和着唱起来。然后完全沉默下去。监工又谈起陶菲格·纳希姆辞职的事，他问到为保护埃及避免意大利侵略威胁所订立的条约，和利比亚的睦邻协定，这伙人只反复说一句话："最宽敞的帐子也不如空气，最好的邻居也会伤害我们。"老头子虽然大量喝酒和大声吵嚷，他却反对这个不严肃的说法。他用不太严厉的口吻指责他们，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他说："你的指责是正确的，可难道你都不许我们开玩笑吗？"老头子无法，只好笑笑又毫不保留地卷入他们的嬉笑之中。

半夜时分，亚辛离开了酒馆，他回到向往宫家里的时候大概有一点了。和往常一样，他走进自己的一套房间时，仿佛巡逻一般四下瞧瞧。他发现雷德万在自己的自习室里温课，青年从法学书本上抬起头，跟父亲互相微笑一下。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同样地，儿子对父亲也相当恭敬，尽管雷德万知道父亲在这个时候总是吃醉酒回来。亚辛特别喜爱儿子的美貌，同时也喜爱儿子的聪明和勤勉，他看到儿子将来可能当上检察官，这个前途既能提高他的地位，也能使他骄傲，同时还可以使他对某些事情感到安慰。他问：

"你觉得功课怎么样？"

他指着自己，仿佛是对儿子说："我在这里，有什么可以告诉我。"雷德万微微一笑，笑时显出了他祖母希纳娅的那两只描过眼影的大眼睛。父亲接着问：

"我想放留声机，会不会打扰你？"

"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太晚了，邻居都睡了！"

"祝你睡好！"亚辛玩笑地说着，离开了自习室。

他路过子女们的卧室，见卡蕾玛正在小床上沉睡着，雷德万的空床在另一边，他温完功课才能回来睡。这一刹那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孩子叫醒，逗她玩一会儿，但是他想起来，在这个时候把她叫醒会惹她讨厌的，于是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这个家庭在星期五夜里最有趣，因为那天是神圣的假日，他夜里回来的时候——不论当时有几点钟，总要把雷德万叫到堂屋来陪他坐，并把卡蕾玛和宰努白也叫醒，放留声机、聊天逗笑，一直玩到后半夜。他对家人个个喜爱，尤其喜爱雷德万，他的心没有工夫照料子女，而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留给了宰努白！无论如何，他永远也不能在家人面前装出他父亲那样冷酷的面孔来，他从心里讨厌象他父亲给他制造恐怖那样地给雷德万心里制造恐怖！其实，就是他想那样也办不到！半夜里，他叫他们来到自己周围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喜爱他们。他陶醉在酒和爱情里，他和他们开玩笑，和他们闲谈，有时候也把在酒馆里看到的醉鬼们的丑相说给他们听，不顾忌这些东西会在他们的幼稚心灵里留下什么印象，也不管宰努白暗中使眼色制止他讲。他好象得意忘形了，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地，放肆地说个没完。

在卧室里，他发现宰努白和往常一样地睡着，其实，她并没入睡。她总是这样：在他没进卧室的时候，会听到她的鼾声，等到他走进卧室后，她就动弹一下，睁开眼睛带刺地说："感谢真主，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然后，她下地帮助他脱衣服，并把衣服叠好。看她的容貌要比实际年龄大，人们往往以为他们夫妇的年龄一般大。但是，他们俩的习性、爱好差不多，真是天上的

比翼鸟，地下的连理枝。他在和她共同生活中所获得的乐趣，是从以前的两个妻子身上得不到的，所以，她和他的夫妇生活有了牢固的基础。不错，在他们俩结婚初期曾发生过争吵，当时她也曾大嚎大叫过，但是，她却全心全意地热爱着这种夫妇生活。日久天长，她作了母亲，后来儿子夭折了，只剩了一个卡蕾玛，特别是年龄越来越大，受到了容颜衰退的威胁，于是，她就更珍惜这种夫妇生活了。日子久了，她吸取了教训，学会忍耐和冷静，练习做一个地道的女主人。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认真，甚至在出门的时候毫不修饰打扮自己，最后终于获得了两宫之间和甘露街的尊敬！这也是她的手段高明之处，她照顾雷德万比照顾卡蕾玛更加细心和温存，尤其是她和亚辛生的独生子死去以后更是这样，尽管她心里并不真爱雷德万。她虽然改变了作风，却仍然十分关心自己的容貌，注意服饰的美观和整洁。她正照着镜子梳头，亚辛微笑地瞅着她。有时他厌恶她到了怨恨的程度，但是，他也确确实实地感觉到她在他的生活中变成了一时也不能少的无价之宝。她拿出一条披巾来，披在他的身上，冻得哆哩哆嗦地抱怨说：

“太冷了！难道你就不能疼爱疼爱自己，冬天不去夜游不行吗？”

“你知道，喝酒能够改变四季气候，”亚辛开玩笑地说，“可是，你为什么要自寻苦恼醒着不睡呢？”

“你的行动让人苦恼，你的言谈也让人苦恼！”她长出了一口气说。

他穿着肥大的便袍好象个汽球似的，用手抚摩着肚子，愉快地照照镜子。他那两只黑眼睛闪耀着光芒，然后，他突然笑起来说：

“你要能看见我跟那一帮人互相说笑就好了！我跟那些晚上在一起的亲爱的朋友都结成团体了。”

“那我太高兴了！”她叹息了一声，喃喃地说。

八

雷德万·亚辛在奥利亚马路上慢慢步行的情景，是很可爱的。他才十七岁，有两只象描过眼影的黑眼睛，中等身材，稍微有些发胖，衣服整洁得几乎不能再好了。他那玫瑰色的皮肤是阿发特家的遗传，显得十分美丽，他的一举一动证明他是很清楚自己的美貌的。他路过甘露街的时候，似乎微笑地往姑母海迪杰家看了一眼，他一想到她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总觉得感情并不那么实在。的确，他自己从来没有把亲戚当作真正知心朋友的勇气。他迅速地走过了穆特瓦里门，然后转进红巷，走到一所老宅子门前，他敲完门，就在那里等着。门开了，露出哈勒米·伊扎特的脸来。他们俩是童年朋友，现在是法学院的同学，在面貌上也是美丽的一对。哈勒米看见他特别高兴，马上按照往常见面的习惯，互相拥抱着亲吻起来。他们俩一起走上楼梯，这时哈勒米注意到朋友的领带：领带的颜色和衬衣、袜子非常协调。他们在修饰和嗜好方面总是一样的，尤其是对衣着服饰的关心，简直不次于关心政治和法学课程。后来，他们俩走进一间高大的房间，屋里又有床又有书桌，说明这是卧室兼作自习室。其实，他们俩常常晚上在一起温课，温完课就一起睡在这张铺着垫褥的黑柱大床上。雷德万在外面过夜并不是新鲜事，他从小就养成了在别人家住的习惯，他在加马利亚外祖父

穆罕默德·阿发特家住过，也在穆尼赖他母亲——就是再嫁了穆罕默德·哈桑以后也没再生过孩子的宰奈白——家住过。他父亲本来就不在乎他在外边过夜，而宰努白对他离开家哪怕只是一会儿也暗暗感到高兴，所以，他以温课为名在朋友家留宿的事，没有遭到过反对。后来这种情况成了习惯，也就越发没有谁注意了。哈勒米·伊扎特也是在这种无人过问的环境里成长的，他父亲本来是一个警察所长，死去已经十年了。他的六个姐姐也都结了婚，他只和年老的母亲一起过日子。最初老妇人感觉很难管他，后来，他就变成一家之主了。老妇人靠着丈夫的一点点抚恤金和出租这所住宅的楼下的房租过日子，自从父亲死去，他们一家人就再没过过富裕生活。但是，哈勒米却能够坚持学业，一直进了法学院，并且在求学期间还总能保持着看来相当体面的生活。哈勒米见到朋友感到无比高兴，不和这个朋友在一起，无论工作或娱乐他都会觉得没有意思，因此，朋友到来使他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他让朋友坐在靠阳台门的一把大椅子上，自己也挨着朋友坐下。他开始考虑和朋友谈话的题目——他们要谈的话题是很多的，但是，雷德万的眼睛里带有忧郁的神色，扫了他的兴，激动立刻平静下来了，他纳闷地瞅着雷德万嘟囔说：

“看你母亲去了吗？我相信你是从那儿来……”

雷德万知道朋友能够猜对是怎么回事，肯定是从自己的脸色上看出来的，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怨恨的神色，默默地点点头表示承认。哈勒米问他说：

“她好吧！”

“还好……”接着，他叹息地说：“可是，穆罕默德·哈桑在那里！你体会不到母亲的丈夫不是自己的父亲这种难堪的滋味！”

“可能是这样，”哈勒米劝慰地说：“可是这也不算是什么难

堪，何况这又是木已成舟的老事情了呢！”

“不，不，不！”雷德万恼火地嚷道，“他老待在家里，除了到部里上班，什么时候都不出门。我去看母亲难得有一回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家！他总喜欢在我面前充当父亲，充当长辈，自得其乐。他一有机会就要提醒我，他在管理科是我父亲的上司，毫不含蓄地指责我父亲的工作作风，但是就我的立场，我不能不为父亲说话！”

雷德万沉默了一会儿，直到激动平静下来以后他才接着说：

“我母亲也真愚蠢，怎么能跟这样的男人结婚，她要跟我父亲复婚可有多好？”

哈勒米很清楚亚辛那些臭名远扬的行为，他微笑着说：

“爱情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

“对！”雷德万使劲儿挥了一下手说，“女人的心是一个可怕的秘密，更奥妙的是我母亲看来对他很满意！”

“你不要考虑这些不痛快的事情吧！”

“真奇怪！”雷德万忧郁地说，“我一生的苦难历程可不短，我讨厌母亲的丈夫，我也不喜欢父亲这个老婆，所以，我是在充满讨厌的气氛里过日子。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样，也不会挑对象，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父亲的这个老婆看来待我不错，我却体会不到真的慈爱，这种生活真苦恼！”

老女仆送茶来了，雷德万在路上已经被二月干燥的寒风吹得口干舌燥，这时嘴里又重新涌流出唾液来。他们俩搅着杯里的白糖，沉默了一会儿。雷德万的脸色缓和了，说明他的忧愁情绪已经过去，哈勒米对这一点非常欢迎，他高兴地说：

“我和你温课成了习惯，一到自己温课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雷德万微笑了，以此回报这种亲切的感情，但是他突然地问：

“你看到华夫脱党和英国鬼子达成协议的正式文告没有？”

“看见了，可是有许多人谣传这个协议的周围气氛还是凶险的。很明显，意大利威胁我们的国家是达成协议的真实转机，英国鬼子也感到谈判失败对它不利！”

“烈士们的血迹未干，我们还有新的鲜血！”

“人们也都这样说，”哈勒米点着头说，“无论如何，总算是停止战争开始谈判了，你说对不对？”

“无论如何，华夫脱党采取谈判形式总是受到团结一致的广大群众拥护的。你猜猜看，我母亲的男人穆罕默德·哈桑对当前的情况怎么说，我问他了，他嘲笑地说：‘你以为英国人真能从埃及撤兵吗？’这就是我母亲情愿把他当做丈夫的那个男人说的话！”

“在这一点上，他跟你父亲的意见不一致吗？”哈勒米·伊扎特大声地笑着问。

“我父亲只是讨厌英国鬼子！”

“他是真心讨厌吗？”

“我父亲的爱憎感情都不特别重！”

“你本人的意见呢？你心里确实深信不疑吗？”

“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去？占领已经五十四年了！哼，感到苦恼的怕不是我一个人吧！”

哈勒米·伊扎特喝干了杯里最后一口茶，微笑着说：

“我想准是你和我谈话时激动的情景，叫他看见了！”

“他是谁？”

“只要你一激动，你的脸就发红，你也就越漂亮！”哈勒米·伊

扎特神秘地微笑着说，“在那个幸福的时刻——毫无疑问，就是你跟我谈话的时候，他看见你了！你记得不记得，那天学生代表应约到‘民族宫’去参加大会？”

“当然记得，但是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雷德万一点不想掩饰自己的关心。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

“我远远地瞧见过他几次……”雷德万思索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他却是那天第一次看见你！”

雷德万的脸上现出纳闷的神色，哈勒米接着说：

“你走了以后，他找我去，向我打听你是谁，要我尽早地带你去见他！”

“说吧，还有什么？”雷德万微笑着说。

哈勒米·伊扎特抚摩着朋友的肩膀说：

“他叫我去，轻轻地——我想是特别轻——问我：‘跟你说话的那个漂亮小伙子是谁？’我告诉他，是法学院的同学，小时候的老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又问我：‘你什么时候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装着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他说：‘为什么带他到您那儿去，帕夏？’他拿出他常有的活泼劲儿，象暴怒似地说：‘我给他上一堂宗教课，狗崽子！’我忍不住笑起来，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他们沉默了一会，外面刮起了呼呼的大风，窗扇撞墙发出乒乓的响声。雷德万大声地问：

“我听见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那些话是真的吗？”

“恐怕比那些还要多……”

“可是他已经老了！”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哈勒米·伊扎特面带笑容，却没笑出声来，他说。“他是地位很高的人，有钱有势，也许老迈比年轻更有好处！”

“他家在哪儿？”雷德万恢复了笑容问。

“哈勒旺一所幽雅的洋房里。”

“噢，他家里一定门庭若市，有许多大人物出入啰！”

“我们也会做他的门生的，对不对？他都六十岁了，我们还都是青年！”

“他的妻子儿女也在那儿吗？”雷德万谨慎地问。

“你真孤陋寡闻，他是个独身汉，一辈子没结过婚，也不喜欢结婚，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是一个人带着仆人们生活，好象砍下来的树枝一样地孤独。只要一见了他，你决不会忘记他……”

他们微笑着，互相凝视了一会儿，好象协商一样，后来哈勒米·伊扎特试探地问：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他？”

雷德万瞅着茶杯里的泡沫，说：

“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他？”

九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的住宅座落在哈勒旺区太平街的拐角上，看来幽雅朴素。这是一幢栗色的单层洋房，高出地面有三米的模样。洋房的周围是一片花园，住宅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长廊。住宅、马路和周围地区都风雅宜人。看门人是一个面貌清秀身材匀称的努比亚人，汽车司机是一个两颊绯红的漂

亮青年。哈勒米·伊扎特瞟着房前的长廊，对雷德万耳语说：

"帕夏对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客人！"

看门人和汽车司机全都认识哈勒米·伊扎特，他们俩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迎接他，当他和他们开玩笑的时候，他们俩才有礼貌地笑笑。这个时候的气候虽然干燥，却是很冷。他们俩走进宽大的会客厅，客厅中央挂着一幅萨阿德·柴鲁尔身穿大礼服的巨像。右面墙上镶着一块高级天花板的大镜子，哈勒米·伊扎特转过身去，打量了半天自己的身影，雷德万毫不迟疑地跟过去，也和他一样地打量起来。哈勒米微笑着说：

"真是两个穿西装戴红毡帽的月亮啊！爱美的人会得到圣人的祝福。"

他们俩在一张蓝套镶金边的大沙发上挨着坐下了。过了几分钟，萨阿德·柴鲁尔像下面挂着门帘的大门里传来走动的声音，雷德万的心跳着，转脸注视那边。那个人立刻出现了，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散发着一股芬芳气味。他的皮肤呈棕黑色，圆脸，瘦身材，稍微有些高。他眉清目秀，只是由于年岁大，显得有些憔悴，两只小眼睛看上去无神。他的红毡帽往前偏，几乎压到眼眉上来了。他迈着缓慢的碎步，威严而安静地往前走，使青年对他产生了尊敬的心情，并有些局促不安。他一直沉默着，走到两个青年的对面站下，两个青年站起来迎接他。他用敏锐的目光打量他们俩，后来把目光盯在雷德万身上好一会儿，逼得青年垂下了眼皮。他突然微笑了，那一张衰老的脸庞显得亲切动人。双方全都走近一步，直到一点距离都没有的时候，哈勒米伸过手去，那个人抓起他的手来送到嘴边吻了一下，然后噘起嘴来等待着，哈勒米领会了他的意思，就把嘴巴伸过去让他吻了一下。然

后，他瞅着雷德万，温和地说：

“请不要见怪，孩子，这是我问好的形式……”

雷德万羞涩地伸过手去，那个人抓起他的手来笑着问：

“你的嘴巴呢？”

雷德万的脸红了，哈勒米指着自己大声说：

“你得先征求一下介绍人的意见呀，帕夏阁下！”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笑了，他只和雷德万握了手，就让他们俩坐，他自己也坐在他们俩附近的一把大椅子上。他微笑着说：

“你这个介绍人是讨厌鬼。雷德万，你是不是叫雷德万？欢迎，欢迎！那天我看见你跟这个调皮鬼在一起，我很喜爱你的彬彬有礼的样子，希望跟你见个面，幸好你没拒绝……”

“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您，帕夏阁下！”

“求真主饶恕，”帕夏摆弄着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大金戒指说：“你不要用这种尊敬话和荣耀的称号称呼我，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孩子，我真正注意的是亲切的灵魂和纯洁忠实的心，什么帕夏阁下，贝克阁下，我们全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的确，我喜欢你温文尔雅的气质，我希望你到我家里来。你来了，我特别欢迎你，你和哈勒米是法学院的同学，对不对？”

“是的，先生！我们从在哈利勒·阿加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

“是孩提之交啦，”接着，他摇头晃脑地说，“好极了！好极了！大概你和他一样，是侯赛因区的人吧！”

“是的，先生！我住在加马利亚外祖父穆罕默德·阿发特家，现在我住在向往宫父亲家里。”

“那都是开罗的老街区，”这个人高兴得陶醉了，他说，“那真

是好地方啊！你知道吗？我也在那个地方和亡父一起住过很多年，我们老家在比尔吉旺，我是父亲的独生子。我也很淘气，常和孩子们一起耍媳妇玩。我们跑遍了各个胡同，把地面的砖都掀起来，有个倒霉的病人让砖头绊倒了，这一来把我父亲惹火了，追着用棍子打我……你说，你外祖父叫穆罕默德·阿发特吗？孩子！”

“是的，先生！”雷德万骄傲地回答。

“我记得我在加马利亚的议员家里见过他一次，”帕夏思索了一会说，“他是个很好的人，爱国心很真诚，上届选举当中，要不是他最后为了老朋友议员的地位改变了主意，几乎要提名他作议员了。最后的协议是我们应该在选举当中保持友谊，给我们的兄弟党——立宪自由党人留几个席位，所以我们不能多提名……噢，你是哈勒米的同学，法学院的学生，好哇，法律是一门很好的课程，研究这门学问必须天资聪明。至于前途，那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雷德万在后一句话里听到了许诺和鼓励的暗示，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希望和热情，他说：

“我们从上学以来，一次也没留过级！”

“好哇，这是根本问题，将来你会当上检察官或法官的。在勤勉的人面前，总会有人为他打开关闭着的大门。司法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它的基本条件是聪明的天资和公正的良心。真主的恩典，我原来是个热爱司法工作的人，后来转入政界，才放弃了老行业。有时候，国家的需要会迫使我们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但是，直到今天，司法界我们能举出谁来做公正廉明的榜样呢？你要注意做到勤勉和廉洁，至于私生活那是完全可以随便的，你要尽自己的义务，你也可以随便地享受。如果你没尽到自己的义

务，那么，人们就会看到你的一切缺点。你没看到吗？有许多好管闲事的人，专门谈论这些：某一位大臣有什么病症，某一个诗人有什么癖好！好在不是所有的大臣或诗人都遭难的，那么，你就先取得做大臣或诗人的地位，然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雷德万先生，凭你的聪明不会听不懂这堂课的意思吧！”

“一个人缺点再多也不影响他的高贵地位，对不对，帕夏阁下？”哈勒米·伊扎特调皮地问。

“当然啰，”帕夏把脑袋歪在右肩膀上，说，“赞颂完美的真主！只有真主毫无瑕疵，人是非常软弱的，雷德万！但是，人在另外的许多方面都必须强健。明白吗？如果你愿意听我谈谈我国的大人物，你会发现他们哪一个人全都有恶癖，将来我们会谈很多话，研究许多事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完美！”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哈勒米瞅着雷德万说，“帕夏交朋友总能把友谊保持长久的！”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几乎目不转睛地瞅着雷德万，他继续对这个青年说：

“我爱学术，我爱生活，我也爱人。我希望亲自栽培一个年轻人使他成长，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更伟大的呢？……当我们遇到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共同解决；当我们考虑前途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动脑筋；当我们发现乐趣的时候，我们要一起享受……我没见过比哈桑贝克·阿马德更聪明的人。今天，他已经成了政界的可数的人物，我倒不计较他是我的政敌，我只知道他每逢专心工作的时候沉闷得要死，而到他娱乐的时候，他会跳裸体舞蹈。如果你具备一个哲人的条件，世界是非常甜蜜的……什么都决定于思想开朗的人，我们准备使他的思想开朗起来……”哈勒米·伊扎特赶快替雷德万回答。

帕夏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天真的微笑，表现出他是一个无限贪恋乐趣的人。他说：

“这个小伙子是淘气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你的孩提之交，算他走运，因为我决不能说‘物以类聚’，你一定也是个淘气鬼。告诉我，雷德万，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嗯？你净让我一个人信口乱谈，你却象个政客似地一句话也不说，是不是？说吧，雷德万，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这时仆人端着茶盘进来了，这个仆人也是个青年，和汽车司机、看门人一样的还没留胡须。他们喝了冷水冲的玫瑰露，帕夏说，

“冷水冲的玫瑰露也是侯赛因区人们的饮料，对不对？”

“是的，先生！”雷德万微笑着喃喃地说。

“侯赛因的乡亲们帮帮忙吧！”帕夏高兴地摇晃着脑袋说。

他们全都笑了，就连仆人也微笑了。仆人离开客厅，帕夏接着问：

“你喜爱什么，讨厌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吧，雷德万，我都能很容易地给你回答，你关心政治吗？”

“我们都在学生委员会……”哈勒米·伊扎特说。

“这是我们接近的首要原因，你喜爱文学吗？”

“他喜爱邵武基、哈菲兹和曼弗鲁蒂的作品……”哈勒米·伊扎特回答。

“你不要说，”帕夏呵斥他说，“我要听我这位朋友自己说……”

他们全都笑了，雷德万微笑着说：

“我爱邵武基、哈菲兹和曼弗鲁蒂的作品都入迷了！”

“‘入迷了’，这是多么好的表达方法啊！”帕夏高兴地说，“是

因为'加马利亚'从'加马利'①一词派生出来的吗?雷德万?那么你一定爱读《金银》、《夜不虚度》、《他是什么人》和《高贵艺术与低贱艺术》啰!啊!真主,这是我们接近的另一个原因,加马利亚人!你是不是喜欢听歌?"

"他最爱听歌了……"

"你别说话!"

他们又笑了,雷德万说:

"我喜欢听乌姆·库鲁松姆的歌!"

"好哇,也许我特别偏爱古典歌曲,但是所有的歌曲都是美妙的,照麦阿里的说法,我爱好歌曲不分轻重,照你阁下的说法是'入迷了'。好哇,今天晚上太有趣了……"

电话铃响了,帕夏站起来去接电话,他把听筒放在耳朵上说了一声"哈啰"!

"欢迎,欢迎!穆阿里帕夏……"

"……"

"那有什么奇怪!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今天不是还要以祖国党领导人身份亲自出席协商吗?"

"……"

"我向领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马赫尔和纳格拉希的意见也是这样……"

"……"

"对不起,帕夏,我不能答应,我知道付欧德国王会阻挠我前进,付欧德国王最后会跟你套私人感情。无论如何,明天我到俱乐部里见你,再见吧,帕夏!"

这个人皱着眉头回来了,但是,他刚看见雷德万的脸立刻就

① 加马利意为美丽、漂亮。

恢复了笑容，他接着说：

“是啊，雷德万先生，我们认识了，真是三生有幸！我忠告你要勤学。我忠告你要注意自己的义务，还要树立崇高的志向，虽然我也要你享受娱乐！”

这时雷德万看了一下自己的表，帕夏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惊慌的神色，他说：

“别看表！表是欢乐聚会的敌人！”

“可是已经晚了，帕夏阁下！”雷德万有些发慌地嘟囔说。

“已经晚了！难道你是说我的岁数大了吗？你错了，孩子！我爱夜游，爱美女，爱歌曲，直到夜里一点钟也不会尽兴的！现在还没到夜游开始的时间，所以应该说，我们该开始了，你不要反对，这里有汽车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送你到任何地方去。我听说你常在外面温课一待就是一夜，那么，今天我们就在一起温课吧，为什么不行呢？我再复习复习法律入门或是复习一点教法，多有意思啊！谁给你们讲教法？易卜拉欣·纳迪姆谢赫？求真主给他好归宿，他是一个伟大的陆军上校。你不要惊奇，等哪一天我一一地给你讲讲当代人物的历史，你什么都应该知道。今天夜里只许谈爱情和友谊。你说，哈勒米，今天晚上该喝些什么酒？”

“威士忌、苏打加红烧肉……”哈勒米镇静地说。

“红烧肉也算酒吗？傻小子？”帕夏笑着问。

十

星期四午饭以后，海迪杰一家人照例凑到一起来了。易卜

拉欣·肖卡特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艾哈麦德全都聚集在堂屋里，难得的是海迪杰也没去做旁的工作，她坐在他们中间绣桌布。易卜拉欣·肖卡特经过了长时间的顽抗之后，已经逐渐被年龄征服了。他的头发已经变白，脸也瘦削了，除了这两点，他的健康还是足以令人羡慕的。他正在吸纸烟，安静而无所用心地坐在两个儿子中间，两只眼睛显得无神而且迟钝。这时，两个青年却一直谈个不停，一会儿拉着父亲谈谈，一会儿又缠着母亲说说。母亲谈话的时候既不抬起头来也不停止手中的活。她直到现在还是那么胖。在这个家庭里，再没有什么东西烦扰海迪杰了。自从婆婆死后，再没有什么人跟她争夺这个家庭的领导权。她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义务，也特别关心自己的肥胖，因为肥胖就是她全部的美。她企图控制所有的人——控制丈夫和两个儿子，丈夫是服从了，而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却仗着她的宠爱，有的是办法逃避她的统治。近几年来，她强迫丈夫遵守宗教习俗取得了成功，这个男人不但练习了礼拜、把斋，而且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起初也跟着做，但是，近二年来，艾哈麦德已经不再做这些宗教功课了。每当母亲责问的时候，他不是避而不答，就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易卜拉欣·肖卡特十分喜爱自己的儿子，也十分惊佩他们俩连续取得的成就：阿卜杜·穆诺依姆已经入了法学院，艾哈麦德中学也就要毕业了，他一遇到机会就要夸奖他们俩的成绩。海迪杰对这一点总是骄傲地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关心他们，假如交给你管，他们俩谁也不会有成就，也不会成器……"

后来才弄清楚，由于许久不用，她已经把最起码的写字和读书的能力都丢了，这一点成了易卜拉欣嘲笑她的话柄，她的两

个儿子提议要给她复习，好让她恢复引以为荣的优点。她有时候也感到恼火，大部分时间则是以此说笑，后来她给这种情况下个结论说：

"女人家只要不写情书，还要能写会念干什么！"

她的家庭看来是愉快而幸福的，只有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的食欲不振，使她不大满意，同样地，她对他们俩的清瘦也感到不快。她不高兴地说：

"我说了一千回了，你们俩得喝点甘菊开开口味，得吃得好一点，你们看不见你父亲是怎样吃饭吗？"

两个青年微笑着去瞅他们的父亲，易卜拉欣说：

"你为什么不拿你自己做榜样？你吃起东西来象填磨眼似的！"

"让他们俩公断吧，让他们自己挑选……"她微笑着说。

"不要说了，老婆子！"易卜拉欣反驳地说。"我疼着呐，大夫要我拔牙！"

"那不怕，"海迪杰的眼光变得温和了，她说。"拔了牙什么苦恼也不会有了，今后你再不会喊疼了！"

这时，艾哈麦德对母亲说：

"二楼上住的那家要求晚几天交房租，说到下月一起给。他是在楼梯上看见我跟我说的……"

"你怎么跟他说的？"她板着脸问儿子。

"我答应他跟父亲说说。"

"你跟你爸爸说了吗？"

"我这不跟您说呢吗！"

"我们让他顺顺当当地住房子，他也得让我们顺顺当当地过日子，我们要是一让步，楼下那家也会跟着他的样儿学，你不懂

得人情事故，你别管这些和你没关系的事情！”

“您看怎样呢，爸爸？”艾哈麦德看着父亲问。

“谢谢你，不要搅得我头痛吧，问你妈去！”易卜拉欣·肖卡特微笑着说。

“我们对吝啬人稍微放松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啊，”艾哈麦德回头又问母亲。

“他妻子已经跟我说了，要是我答应她晚交，你心里一定满意。可是我告诉她，交房租是一种义务，和付伙食费是同样重要的，我说的不对吗？有时候我也觉得苦恼，我从来不把女邻居当朋友看待，但是，一个人要是认清了人，对自己的孤独也会感谢真主！”

“难道只有我们是最好的人？”艾哈麦德挤挤眼，又问母亲。

“当然，你还有别的看法吗？”海迪杰板着脸问。

“他的看法，认为他自己是普天下最好的人，除了他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正确，他满脑子是妙的哲学。”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他还有个看法，就是出租房子不要收房租，”海迪杰讥讽地说。

“其实，他对人们有房产都感到不满！”阿卜杜·穆诺依姆笑着说。

“这是穷小子的看法，宝贝！”海迪杰摇摇头说。

艾哈麦德忿怒地瞪了哥哥一眼，阿卜杜·穆诺依姆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再发火吧！”

“我们顶好别争论！”艾哈麦德反抗地说。

“等你长大了再说这话吧！”

“你不就比我大一岁吗?”

“比你大一天,学问就比你高一年!”

“我不相信这句谚语!”

“你听着,我说你无知是有所指的。来,你先跟我一起去礼拜,我就不再说你无知!……”

“你哥哥说的对,”海迪杰遗憾地摇摇头说,“人越大越长见识。你这个孩子,真主保佑吧,连你爸爸都礼拜、把斋了,你怎么能特殊呢?我黑夜白日地提醒你!”

“老实说吧,他的脑袋该擦擦油泥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用十分自信的声调说。

“他……”

“您听着,这个青年心里就没有宗教,这就是他的信仰!”

“你有什么权利来武断地说人心里的事?”艾哈麦德忿怒地挥着手,大声嚷着问。

“行动说明意识,”哥哥说完微笑起来,“真主的敌人!”

“不要冤枉你弟弟!”易卜拉欣·肖卡特保持着他的安稳和镇静说。

“你不要认为弟弟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海迪杰溜了一眼艾哈麦德对阿卜杜·穆诺依姆说。“他怎么能不信仰真主?他母亲娘家不就是因为虔信宗教被人指责保守吗?他外祖父是多么虔诚的人!我们从小就知道礼拜、把斋做真主的功课,我们一家人仿佛生活在清真寺里一样。”

“对,就象亚辛舅舅那样……”艾哈麦德讥诮地说。

易卜拉欣·肖卡特笑了一声,海迪杰装作生气地说:

“说到你舅舅的时候要礼貌点,他怎么了?他心里对信仰特别虔诚,真主引导他。你怎么不看看外祖父和外祖母?”

“我凯玛勒舅舅呢?”

“你凯玛勒舅舅是侯赛因加恩引导的人，你什么也不知道!”

“有些人才真什么也不知道呢!”

“就算别人放弃宗教，那就可以作为你放弃宗教的理由吗?”阿卜杜·穆诺依姆质问说。

“无论如何，你总可以放心，我的罪恶决不会让你负责!”艾哈麦德安静地说。

“算了，算了，你们俩不要再吵了，”易卜拉欣·肖卡特接口说，“我看你们俩就不能象雷德万表哥那样。”

海迪杰不高兴地瞅了丈夫一眼，看样子听他说雷德万比自己的两个儿子强心里不高兴。易卜拉欣明确自己的意见说:

“这个小伙子能跟政界大人物来往，真是个聪明青年，他将来准会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海迪杰恼火地说，“雷德万是个不幸的青年，跟一切得不到母亲爱抚的青年一样不幸。宰努白并不是真正关心他，她那套虚情假意骗不了我，这是她的手段，和英国鬼子的手段一样，所以雷德万生活一点都不安定，常在外边过夜。他跟大人物来往有什么了不得?他不过是个跟阿卜杜·穆诺依姆同班的学生，干这种闲事有什么好处?你简直不懂怎样给他们找榜样!”

易卜拉欣瞅了她一眼，仿佛对她说:“你永远也不会赞成我的意见!”然后，他继续明确自己的想法说:

“现在的青年和过去可大不相同啦，政治改变了一切，每个大人物都指导着许多学生，要想有前途，就必须找一位大人物交往交往，就拿你父亲那种身份、地位，还不是由于跟大人物往来的结果!”

“我父亲是别人巴结他，他决不会追着别人去交往，”海迪杰骄傲地说，“要说政治，那跟我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俩只要看看他们的法赫米舅舅是怎样牺牲的，就懂得我说这话的意思了。什么这个万岁，什么那个打倒，人们的孩子都这样牺牲了。法赫米要不死的话，今天一定是个大法官！”

“各人有各人的作人方式，我们不效法任何人，”阿卜杜·穆诺依姆说，“假如我们愿意象雷德万那样，我们早就走那条路了！”

“这话对！”海迪杰说。

“你和你妈一样，专说这种没有价值的话！”父亲对他说。

有人敲门，女仆来通报说楼下那家房客来了。海迪杰边要站起来边说：

“你看她要干什么？假如要提晚交房租的事，就跟她到加马利亚警察所说去！”

十一

穆斯基本来就是一条很拥挤的马路，当地人很多，已经占满了那里，加上今天有了新情况，人群就象汹涌的潮水般从阿特巴方面冲来。四月里的明朗太阳喷吐着火焰，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汗流浃背，在拥挤的人群中间好不容易分开了一条路。艾哈麦德挽着哥哥的胳膊说：

“跟我谈谈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事情，”阿卜杜·穆诺依姆考虑了一会儿说，“你对付欧德国王逝世有什么想法？送葬的人太多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也没看见萨阿德·柴鲁尔的殡礼，当然不能把这两个殡礼相比较。但是，我看到人们都很激动，有些妇女还哭了，我们埃及人真是个爱动感情的民族！”

“可是，我问的是你本人有什么感想！”

阿卜杜·穆诺依姆躲避着人们的冲撞。他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本来不喜欢他，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想法，所以我并不感觉难过。同样地，我也没觉得高兴，我看着灵车一点没动感情，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但是，对于灵柩我却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法，这种情景不能不给我留下印象。所有的国王都是真主指派的，他的生命是不朽的，但愿人们能理解这一点。假如付欧德国王在达成协议以前逝世，一定有许多人拍手称快。你呢，你有什么感想？”

“无论政治情况如何，我总不喜欢暴君！”艾哈麦德微笑着说。

“那很好，但是，你对死亡有什么感想？”

“我不喜欢得狂想病！”

“那么你很高兴啰？”阿卜杜·穆诺依姆怨恨地问。

“我希望能够活得长久，以便看到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暴君，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名义，什么样的面貌……”

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因为两个人全都感到疲倦了。接着，艾哈麦德又问：

“你看以后会怎么样？”

“法鲁克是个小孩子！”阿卜杜·穆诺依姆用坚信的口吻说，“法鲁克没有他父亲那样狡猾，也没有他父亲那帮狐朋狗党，如果事情顺利地发展下去，谈判就会成功。华夫脱党能够重新执

政，一切情况也都会稳定下来，允许英国驻军的英埃条约就要作废……看来前景很乐观……”

“英国鬼子呢？”

“一旦谈判成功，英国鬼子就变成朋友了，其次，王室和英国鬼子订的反人民的盟约也要作废，国王不能不遵守宪法……”

“华夫脱党是比别的党派强……”

“那还用说，首先，华夫脱党执政时间不久，还没发挥出它的能力来，等过一个时候人们就会理会到它的真实能力。我同意你的看法，华夫脱党是比其他党派强，但是，我们的希望决不止是这一点……”

“那当然，我相信华夫脱党执政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根本问题，但是，我们真能跟英国鬼子谈判成功吗？”

“要不达成协议，就得恢复西德基的条约，我们的人民经常不断地警惕着叛国的举动，所有的重要事件对华夫脱党人来说都是教育。如果他们支持人民的要求，不对英国鬼子妥协，他们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了；如果他们附和西德基和穆罕默德、迈哈穆德的意图，那就是莫大的不幸……”

他们俩走到新马路的时候，突然看到外祖父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从对面走来，看样子是往萨加去，他们俩走到他跟前必恭必敬地问了好，他微笑着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我们刚参加过付欧德国王的殡礼！”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你们辛苦了！”外祖父嘴唇上一直挂着微笑说。

他和他们俩握了手就走开了。艾哈麦德目送着外祖父，过一

会儿，说：

“外祖父真是爱修饰打扮、爱漂亮，我闻着有一股特别的气味……”

“妈妈总说他的专横是非常罕见的……”

“我不认为他专横，我不相信这话。”

“连付欧德国王在临死以前都变得温柔和善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笑着说。

他们一起笑了。他们俩来到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艾哈麦德看到喷水泉对过的雅座里有个长胡子老头儿，两目炯炯发光，有一伙青年围在四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艾哈麦德站住了，对哥哥说：

“你的朋友阿里·曼奴菲谢赫在这里，地球‘抛其重担’①来了，我只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了。”

“来吧，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阿卜杜·穆诺依姆说，“我希望你跟他一起坐坐，听听他谈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和他辩论辩论，他周围有许多大学生。”

艾哈麦德挣脱哥哥挽着他的一只胳膊，说：

“不，老爷！有一次我几乎跟他打起来，我不喜欢再找麻烦了，再见吧……”

“再见吧，真主引导你。”阿卜杜·穆诺依姆用责备的目光凝视着弟弟，带气地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朝侯赛因·奥里雅特学校校长阿里·曼奴菲谢赫走去，那个人站起来——周围的人也跟他一起站起来——迎接这个青年，青年和他行了拥抱礼。他坐下，大家也都

① 见《古兰经》第九九章第二节，意思是地震时地里埋藏的东西都出现在地上，这里是讥讽老头儿是地里的朽骨。

坐下了。他用尖锐的目光盯着阿卜杜·穆诺依姆盘问说：

“我昨天怎么没见着你？”

“我温习功课了……”

“用功当然是正当理由。你弟弟为什么丢下你走开了？”

阿卜杜·穆诺依姆笑笑没有回答。阿里·曼奴菲谢赫说。

“真主指引走正道！你们不要奇怪，我们的导师遇到过很多他这样的人，在导师的感召之下，现在他们都成了很虔诚的人了。其实，只要真主愿意领导他们，魔鬼就绝对控制不了他们。我们是真主的军队，我们发扬真主的光辉。我们和真主的敌人作战，我们为真主献出自己的灵魂，而不能为了人们，你们做一个真主的战士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魔鬼的国土很大呀！”在座的一个人说。

“你们看看害怕魔鬼世界的人，真主是和他同在的！”

阿里·曼奴菲谢赫说：“我们和真主同在，真主和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地球上什么军队有你们这样的强大？什么军队的武器象你们的武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全是靠着物质文明，而你们依靠的却是真诚的信仰，信仰能冲破钢铁，信仰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力量，让信仰装满你们的纯洁心灵吧；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我们也是弱小民族啊！”另一个人说。

“如果你感觉到弱小，那就是你的信仰不健全，”谢赫握紧拳头，大声嚷着说。“你不知道信仰是一切力量的源泉，炸弹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制造的，它在成为力量的因以前先做了力量的果；你们没见圣人是怎样战胜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的，阿拉伯人又怎样征服全世界的？”

“就是仗着信仰，就是仗着信仰……”阿卜杜·穆诺依姆激动地说。

“英国鬼子不信仰真主，怎么能这样强大呢？”第四个人问。

“所有的力量都有它的信仰，”谢赫捋着胡子微笑地说，“英国鬼子信仰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的利益，信仰真主比信仰任何东西都优越，更确切地说，信仰真主比信仰世界生活更有力。我们穆斯林应该亲手打开埋着的宝藏，把它取出来。我们应该复兴伊斯兰教，就如同它最初兴盛起来那样，我们名义上是穆斯林，更应当做有实际行动的穆斯林。真主把天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却忘掉了它，所以我们才受这样的侮辱。我们回到《古兰经》中去吧，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真感情。‘回到《古兰经》中去’是我们的导师在易司马仪利亚发出的号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号召渗透人们的灵魂，传遍城镇和乡村，直到它充满所有人的心灵……”

“不过问政治是不是通晓天机应有的作法？”

“宗教本身就是信仰、司法和政治，真主是最仁慈的真主，他对于人们的哪一件重大事件都给予规定和指导。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堂课……”

谢赫很激动，他的方法是首先肯定一个课题，围绕着它展开辩论，由他的门徒提出问题，他一一回答。他常常拿《古兰经》和《圣谕》作根据。他说话好象讲演一样，也可以说，好象面对着全咖啡馆的人讲演一样。艾哈麦德坐在咖啡馆尽头上，一边喝绿茶，一边听讲，他的两唇上闪现出一丝冷笑。他和这班激动的人根本不同 他卑视和愤恨他们。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打算过去请谢赫低声一些，以免打扰咖啡馆的其他顾客。但是，他又一想，自己的哥哥就在那些人中间，于是改变了主意。后来，他看到自己无法再待下去了，就气冲冲地离开了咖啡馆……

十二

晚八点，阿卜杜·穆诺依姆回到了甘露街。炎热已经敛迹，趋向了温和，显现出春天的柔媚。那堂课在他的脑海里汹涌，在他的心灵里徘徊，但是，他那勤奋的大脑已经疲惫了。他走过漆黑的庭院，朝楼梯走去。在这一刹那，楼下的房门开了，他借着房里射出来的光线看到一个身影，从房里溜出来，随手关上门，抢到他前面走上楼梯。他的心跳动了，他的血奔流了，好象炎热的夏季里的昆虫那样活跃。他在黑暗里看到她在楼梯的第一个小平台上等着，她瞅着他，他也瞅着她，紧紧盯着一刻不离。他奇怪，小孩子怎么这样能利用大人疏忽的机会？这个小姑娘借口到邻居家去串门离开家。他会到邻居家去串门的，但是要先摸黑在安静的楼梯平台上冒一次险。他的头脑立刻冷静下来了，撞击着他脑海的思想化成了蒸气，飞掉了。他的思想集中在一种希望上，要满足唤醒他的神经和器官的贪婪欲望。至于他的真诚信仰，看来是忿怒地离开他了，或是怨恨地呼号着潜进了他的心底，但是，这个呼号声却被炽热的欲火淹没了。她不正是他想的那个小姑娘么？是的，庭院的四边，楼梯间，临甘露街的晒台上的各个角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是在等着他归来，以便在适当的一刹那跟他相会，受尽痛苦都是为了他！他小心翼翼地迅速走到楼梯小平台上，站在她的对面，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了。他的鼻子已经嗅到了她头发的气味，她的呼气吹在他的脖子上。他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肩膀，低声说：

“我们到第二个小平台上去吧，那里比这儿安全！”

她一声不吭地走在他前面，他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来到在两层楼中间的第二个小平台上。她靠墙站住了，他站在她面前用两只胳膊搂住她，她象往常一样，本能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就在他的怀里安静下来了……

"我亲爱的……"

"我在窗口上等着你来着，妈妈正忙着准备过闻风节[①]的东西……"

"你浑身上下都是这么香，来，让我闻闻你的嘴唇气味！"

他们俩的嘴唇凑在一起，接了一个贪婪的长吻。接着，她问：

"你从哪儿来？"

他立刻想起了那堂有关伊斯兰政治的课程，但是他回答说：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下咖啡馆去了……"

"下咖啡馆？离考试只剩下一个月了！"她用几乎是责备的口吻说。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你这样误会我，我得再吻你一下作为惩罚！"

"你嗓门太大了，难道你忘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吗？"

"我们是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卧室里，这个小平台就是我们的卧室……"

"今天下午我到姨母家去了，我一直往上看，希望看见你在窗户里，突然看见你母亲往胡同里张望，她看到了我的目光，吓得我一哆嗦……"

---

① 闻风节又叫惜风节，是埃及的民俗节日。

"你怕什么?"

"我想她会看出来我找谁,就会猜透我的秘密!"

"应该说我们的秘密,这是把我们俩连在一起的东西,现在我们俩不是成了一体吗?"

他在强烈的欲望支配下,使劲把她搂在自己怀里。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在逃避内心发出的低声抗议。灿烂的光辉笼罩着他,能够把两个人溶解在一个漩涡里的力量控制了他……

他在沉默中唉了一声,马上清醒过来了。最后他感觉到:他是他,她是她,是黑暗把两个身影结合在一起的。接着,他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羞涩地轻轻问他:

"明天我们见面吗?"

"见面……见面,明天到时候你会知道……"他掩饰着怨恨说。

"现在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见?"

"我还不知道明天我的时间怎样安排!"

"为什么不知道?"

"你安静地走开吧,我听到这里有声音。"

"不走,这里没有声音!"

他抚摩着她的肩膀,仿佛要拂掉衣服上的污痕似的。然后,他假装温柔地挣脱她的胳膊,急急忙忙地跑上楼去。他的父亲和母亲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书房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了光芒,说明艾哈麦德在温习功课。他向父母道了晚安,接着到卧室里去换衣服。他洗澡、作小净,然后回到卧室去礼拜,礼拜完毕就坐在礼拜垫上沉思起来。他眼光里带着忧郁,脑际痛苦地翻腾,心灵直想哭泣。他哀求真主驱开纠缠着他的魔鬼,求真主给予他抵御罪恶的毅力。那个魔鬼打扮成少女的模样,拦住他

的路，把强烈的欲望注入他的血液里。总是这样，他的理智说“不”，他的感情说“是”，可怕的斗争吞噬了他，最后终以失败和懊悔而结束。每天都会有一次，每次都使他遭受到折磨，这种惩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他的思想斗争受着毁灭性的威胁，仿佛他是空中楼阁，基础并没打入坚固的泥层之中，但愿懊悔能够把过去的时刻挽回！……

十三

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贸然来到《新人》杂志社，杂志社座落在两个电车站中间，是一幢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房，他一眼就看出楼上是住宅，因为阳台上挂着洗过的衣服。楼下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杂志社的名称，地下室里是印刷部，从窗户的铁栅栏可以看到印刷机。他上了四磴台阶，到了一楼，首先遇到一个拿着水壶的工友，就向他打听杂志社的阿德里·卡利姆先生，工友往没摆家具的堂屋那头一指。他看到一个关闭的房间，门口挂着一个写有“总编辑”字样的牌子，就走到那里，四下瞧了瞧，没有传达员。他一个人在门外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听到房里有人说“进来”，他才推开门走进去。屋里有一个人睁大了眼睛，从白色的浓眉下询问地凝视着他，他随手关上门，用请求原谅的口吻说：

“对不起，我要打扰你一下！”

“请……”那个人和蔼地说。

艾哈麦德走到堆满书籍和纸张的办公桌跟前，向站起来表示欢迎的那位先生问好。那个人让他坐，他随着那个人坐下了。

他感到又高兴又骄傲，打量着过去三年来一直景仰着的、熟悉这个人的著作和杂志的伟大老师：一张苍白面孔，满头白发和衰老的体态，除了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以外，可以说一点年轻的朝气也没有了。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他的老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是他的精神父亲。现在他坐在一间受启迪的房间里，这间屋子没有墙壁，但是，高高的书架子却一直顶到天花板上。这位老师象询问似地说：

“欢迎，欢迎……”

“我是来续订杂志的，”艾哈麦德有礼貌地说。

当他发现主人听了自己的话，安下心来并表示欢迎的时候，他才改口说：

“我是来打听两星期以前寄给你们的一篇稿子的情况的。”

“你贵姓？”阿德里·卡利姆微笑着问。

“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

卡利姆一皱眉头，好象在回忆，然后他说：

“我记得你，你是我们杂志的第一个订户。是的，你还给我们介绍了三个订户，是不是？我记得肖卡特这个名字，我想，我曾以杂志的名义给你写过感谢信，是不是？”

“我收到过您一封信，信里称我是‘杂志的第一良友’！”记得这一点很好，艾哈麦德感到非常高兴。

“《新人》是一份新创刊的杂志，它必须有许多热情的朋友才能在画报和垄断性刊物充斥的时候给自己打开一条出路。你是我们杂志的良友，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以前为什么总不到杂志社来串门？”

“以前没来，因为我这个月才中学毕业！”

“你以为只有中学毕业以后，才有资格到杂志社来串门吗？”

阿德里·卡利姆笑着说。

"当然不是!"艾哈麦德有些慌乱地说,"我说那时候我还小!"

《新人》杂志不计较读者的年龄,阿德里·卡利姆郑重地说:"在我们国家里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是他们的理智却很幼稚。也有许多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的理智却象有经验的老人一样老练,这就是东方的不正常现象……"接着,他口气更温和了,"你以前给我们寄过稿子吗?"

"寄过三篇,都不知道下落,最后一篇是两星期以前寄来的,我希望发表!"

"是什么内容?请原谅我每天都得读几十篇来稿!"

"是关于鲁蓬① 的教育主张和我对它的看法!"

"你到秘书室去会找到的,秘书室就在我隔壁房间里!"

艾哈麦德刚要站起来,阿德里·卡利姆一比划,叫他继续坐下来,他说:

"杂志社今天等于休假,我希望你多坐一会儿,和我谈谈!"

"我非常高兴和您谈话,先生!"艾哈麦德愉快地嘟囔说。

"你说你今年才中学毕业,你多大岁数了?"

"十六岁!"

"还很年轻!好,中等学校里的学生都看我们的杂志吗?"

"不,很遗憾!"

"我了解这一点,我们的读者多半是大学生。阅读文章在埃及是一种不被重视的娱乐;我们不把阅读文章当作一种生活必需,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进步!"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学生

---

① 鲁蓬(1841—1931),法国社会哲学家。

的情况怎么样？”

艾哈麦德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仿佛要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语意似的。卡利姆说：

“我问的是政治方面的情况，政治总比其他问题明显！”

“参加团体的学生大多数是华夫脱党人……”

“是不是有人谈论什么新运动？”

“您说的是青年埃及党①？……它没有什么地位，只有少数人参加他们的活动，数也数得过来。至于其他党派，除了党领导人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什么人拥护。完全不关心政党的，也只有小部分人。大部分人认为华夫脱党比其他党派强，我也这样认为；但是，它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就是我所要问的问题，”卡利姆愉快地说，“华夫脱党人是人民的党，它的成立是合乎潮流的一个重要步骤。华夫脱党跟土耳其人标榜宗教的反动政党祖国党不同，它是埃及的民族结晶，是洗清埃及的污垢和耻辱的净水池，甚至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学校。但是，国家不能满足——也不应该满足这所学校，我们要踏上进步的新路程。我们要改进社会的学校，因为国家独立并不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取得人民的立宪权利、经济权利和一切人权的手段。”

“您说的话太对了！”艾哈麦德兴奋地大声说。

“但是，华夫脱党可以作为一个起点。青年埃及党是反动的法西斯组织的罪恶运动的产物，它的危险性并不次于宗教的反动统治，它是穷兵黩武实行独裁、漠视人类尊严和地位的德意志、意大利军国主义者的应声虫、反动统治是东方人的疾病，象

---

① 法西斯特务组织，号称同情民族解放，实际上破坏了内部团结，后改名为国家社会党。

伤寒、霍乱一样厉害，我们必须彻底消灭它……”

“《新人》杂志阅读小组的人完全相信这一点，”艾哈麦德又一次激动地说。

“所以，我们的杂志成了反动派进攻的目标，尽管他们攻击我们的理由很脆弱，他们污蔑我把青年们都勾引坏了！”卡利姆遗憾地摇着他的大脑袋说。

“就象他们从前冤枉苏格拉底一样！”

“你打算怎样？”阿德里·卡利姆愉快地微笑着说：“想入哪个学院？”

“文学院……”

“文学是民族解放的伟大工具。”阿德里·卡利姆坐直了身子说，“但是，它也会成为反动统治的工具，你要认清自己的道路。爱资哈尔大学和宗教学院就出过不少有名的文学家，他们许多年来一直干着消灭理智、扼杀精神的勾当——你不要对一个当代有名的文学家对你说这样的话而感到惊异。无论如何，科学总是新生活的基础，我们应该学习科学，让我们具备科学的头脑，谁不懂科学尽管他有本领也不配做二十世纪的人。文学家也必须从科学中取得自己应有的一份。科学并不是那些经过深入研究和仔细观察而成为科学权威的人所独有的东西，每个知识分子都应当让科学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心。必须相信科学的原则和道理，会运用科学的方法。今天应该让科学代替旧世界的占卜和宗教……”

“所以，《新人》的使命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改进社会……”艾哈麦德信服地说。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即使他只能独自上战场……”卡利姆严肃地说。

艾哈麦德同意地点点头，卡利姆接着说：

“你就照着自己的意愿学文学吧。你要注重自己的理解，少背书本，你不要忘记新科学，你书桌上的莎士比亚和叔本华的著作旁边必须有孔德、达尔文、弗洛伊德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你需要有教士的热情，但是，你应该知道，任何时代都出圣人，当代的圣人就是这些科学家……”

阿德里·卡利姆微笑着，这说明他的谈话已经结束，这个微笑是礼貌的送客表示。艾哈麦德站起来，握手致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个房间。在堂屋里，他想起续订杂志和投稿的事情，就转向旁边的房间，敲了敲门走进去了。这间房里有三张办公桌，两张空着，另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立刻惊愕地站住了，望着她发愣。这个姑娘有二十岁模样，深棕色的皮肤，黑眼珠黑头发，细鼻子尖下颏，两片薄嘴唇显得很有力，但是并不妨害她的美貌，她端详着他问道：

“有事吗？先生？”

“我订杂志……”他紧张地说。

他付了款，拿起收据。这时他已经克制住自己的慌乱了，说：

“我给你们寄了一篇稿子来，阿德里·卡利姆先生告诉我说这篇稿子在秘书室里。”

她请他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他坐下了。她问：

“请您告诉我稿子的题目！”

“鲁莲的教育主张。”他说，自己面对年轻的姑娘感到有些不自在。

她打开装满纸张的卷宗夹，取出这篇稿子来。艾哈麦德看

---

① 弗洛伊德·济格蒙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里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到自己的字迹，心中不由得一跳，很希望自己坐在这儿能看看稿面上的红笔字批的内容是什么，可她没让他扫兴，当时就说：

“上面批的是‘压缩后在读者来信栏发表’！”

艾哈麦德感到失望，他呆呆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后来，他才问：

“在哪一期发表？”

“下期！”

“谁压缩？”他迟疑了一下问。

“我来做！”

他有些不高兴了，但是又问：

“是不是还署我的名呢？”

“当然署你的名！”她笑着说，“发表作品照例是这样，我们写明这是作家……”她看着稿纸上的签名接着说，“这是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寄给我们的来信。再说我们删改也完全按照你的原意！”

“我希望能够发表全文！”

“等以后有机会的吧！”她微笑着说。

他沉默地瞅了她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对！”

他想问问她的家世，但是终于没鼓起这种勇气。他说：

“请你把名字告诉我，以后有事的时候，我好打电话找你！”

“我叫苏申·哈马德！”

“谢谢你！”

他站起来挥手告别，在离开这个房间以前，他瞅着她说：

“我希望你删改的时候仔细些！”

“我懂得自己的责任!”她看也不看他地说道。

他离开这间屋子时,后悔不该说最后那句话……

十四

凯玛勒正在自己的书房里,乌姆·哈纳菲上来对他说:

“福欧德·汉姆扎维在老爷房里!”

凯玛勒就穿着那件肥便衫,站起来离开书房,急急忙忙地下楼去了。福欧德离开一年以后,又回开罗来了。他这次回来,已经是走马上任的检察官了!友情和喜悦在他胸中燃烧,不过这种感情里却夹杂着一些不愉快的成分,他对福欧德的友谊一向是混合在爱与憎、喜悦和嫉妒的斗争里面的,无论他怎样企图以自己的理智来控制,但是,天性总迫使他去尝受重视荣华富贵的苦恼。他下楼梯的时候并不怀疑这次访问会引起他的许多幸福回忆,但是这些回忆马上又触动了他那些即将痊愈的伤口。他从堂屋路过的时候,母亲、阿依莎和纳依玛正在举行咖啡聚会,他听到母亲低声说:

“福欧德就要向纳依玛求婚了!”

等到母亲发现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溜着他说:

“你的朋友在屋里,看他多么规矩啊,他要吻我的手,我没叫他吻!”

他看到父亲坐在大椅子上,福欧德坐在父亲的对面一把椅子上。两个老朋友握着手,凯玛勒说:

“欢迎、欢迎……感谢真主,你一向好吧!是休假回来的吗?”

“不,”艾哈麦德微笑着替他回答,“他调到开罗检察署工作

了！在上埃及孤孤单单地待了很久，现在才调回来……”

“恭喜你啰！”凯玛勒坐在大椅子上说，“今后我们会经常见面了！”

“当然了！”福欧德说，“下月初我们就要搬到阿拔希亚去住了，我在瓦叶里警察所附近租了一套房子！”

福欧德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看得出来，他比以前更结实了，体格显得丰满了，脸上也更红润了，两只眼睛仍然放射着聪明机警的光芒。艾哈麦德问青年说：

“你父亲好？我有一星期没见着他了！”

“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离开铺子以后总是闷闷不乐。他只希望接替他的这个人能够尽职！”

“现在一点点小事都得我自己经心了！”艾哈麦德笑着说，“你父亲是什么都替我办的，求真主赐给他健康，免除他的疾病！”

福欧德坐直了身子，架起了腿，凯玛勒看了这个动作似乎吃了一惊，而艾哈麦德却好象没看见一样。难道事情就这样发展吗？是的，他成了不可一世的检察官，但是，难道他就忘记了他对面坐着的是谁了吗？啊，不止是这一点，他取出纸烟盒来，送到主人面前，主人谢绝了！的确，贵人多忘事，但是，谁能忘掉恩人呢？看来他所受的恩惠象这支高级纸烟里的烟一样，已经在空中消失殆尽了，这实在令人遗憾。福欧德的举动里没有一点点的客气、礼貌，他好象养成了统治习惯的统治者一样。艾哈麦德对凯玛勒说：

“你还得给他道喜，他从检察官助理升为检察官了！”

“恭喜，恭喜……”凯玛勒微笑着说，“我希望很快就能祝贺你荣任法官！”

“等下一步吧，愿真主保佑！”福欧德说。

也许等你升了法官的时候，你敢在对面坐着的这个人面前小便！小学教员总是小学教员，一个小学教员只要有一点浓密的小胡髭和装满脑海的知识也就够了！

艾哈麦德凝望着福欧德，问道：

“政局的情况怎么样？”

“真是出现了奇迹！”福欧德高兴地说，“英埃条约①在伦敦签字了，我听广播说，这个条约宣布埃及独立，废除四点保留案。当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能想得到这种突然的事情呢？”

“那么说，你是满意这个条约啰？”

“那是自然啦，”福欧德象个大人物似地摇晃着脑袋说，“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条约，其中有正直的人，也有不正直的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人民在忍受西德基统治的苦难时代，并没有忿怒地反抗。我们应当把这个条约看成是适当的步骤，它废除了保留点，为取消外国人的特权铺平了道路。它给占领军限制了地区，并且规定了年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步骤……”

艾哈麦德对这个条约的热情是很高的，而对这个条约的全面情况却考虑得很少。他本来希望福欧德能够和他呼应，在他的期望落空以后，他固执地说：

“无论如何，我们总应该记着华夫脱党使我们的国家恢复了宪法，取得了独立，尽管时间上晚了一点……”

凯玛勒心里想：福欧德对于政治本来是冷淡的，也许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但是，他现在却表现出倾向华夫脱党的样子，而我

① 指的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华夫脱党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为首的埃及代表团在伦敦签定的英埃条约。

呢，我本来是十分热情的，后来却变得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了。热衷于政治本身不是错误，错误在于我的感情为爱国而激动，我的理智却不愿意……”

“在革命时期，检察署的职权是缩小了，许多权限都由警察取而代之了，”福欧德笑着继续说，“革命时期是警察统治的时期，如果华夫脱党重新执政，检察署就会恢复它固有的地位，警察的权限也就会受到限制。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法律才有它的崇高意义！”

“谁能忘记西德基统治的时代呢？”艾哈麦德接着他的话茬说，“在选举的时候军队用石头砸选民，我有许多朋友就因为赞成华夫脱党的主张而弄得倾家荡产。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这个恶魔①披着自由民主的外衣，参加了谈判代表团……”

“情况需要举国团结一致，”福欧德说，“假如不把这个恶魔和他的喽啰们收容进去，就不能达到完全的团结，结局也很难乐观。”

福欧德在艾哈麦德面前坐了这么长时间是不容易的，趁他喝咖啡之机，凯玛勒仔细地打量着他。凯玛勒注意到他那套漂亮的白绸西装和装饰着翻领的红玫瑰花，以及由于职业而具有的神气，从心里为他向自己的外甥女求婚感到高兴，尽管有许多原因使自己感到勉强；然而，福欧德并没谈到这个问题，看样子要走了。停了一会儿，他对艾哈麦德说：

“现在您该上铺子去了，我去跟凯玛勒待一会儿，八、九月间我要到亚历山大去避暑，动身以前我还要来看您！”

---

① 这里指的是易司马仪·西德基帕夏，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伦敦签定的英埃条约以华夫脱党的纳哈斯为首，西德基当时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在条约上签了字。

他站起来和艾哈麦德握手告别，然后随着凯玛勒离开这间卧室。他们俩来到楼上凯玛勒的书房，福欧德望着书架子上的书籍，微笑着问：

“能不能借给我一本？”

“太可以啦！”凯玛勒掩饰着自己的不高兴说，“你闲暇的时候喜欢看什么书？”

“我有邵武基、哈菲兹和穆特朗的诗集，有贾希兹、麦阿里的著作。我特别喜爱《世界文学和宗教》以及当代作家的作品，此外，还看狄更斯①和柯南道尔②的某些著作，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法律上了……”

接着，他站起来浏览书架上的书，他边看嘴上边读着书名。然后，他转过身来，喘了一口气说：

“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哲学图书馆，我完全利用不上。我阅读你常投稿的《思想》杂志，几年来你所发表的文章，我篇篇都读过，可是我既不能说读完了你的全部文章，也不能说记得其中某些内容。哲学论文是令人感觉沉重的读物，而检察官的工作又给人一种压力，我需要的是轻松，你为什么不写些吸引人的文章呢？”

他的耳朵常常听到对他所作努力的非难，因此，他也就不感到难过了，就仿佛他已经习惯于在忧愁的同时，怀疑名誉是什么，吸引力是什么。但是，福欧德鼓励他利用闲暇时间这倒使他感到高兴。他问：

“你说吸引人的文章是指什么东西？”

---

① 狄更斯（1812—1870），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②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作家，以塑造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英国小说中刻画最生动的人物之一——而闻名。

“譬如文学吧！”

“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读过许多文学作品，但是，我并不是文学家！”

“那么，你就一个人待在哲学世界里吧！”福欧德笑着说，“难道你要做个哲学家？”

“难道你要做个哲学家”这句话在他心里有深刻印象，现在听了这句话，他惊惧得发抖了。他在赛拉亚特大街听阿依达说出这句话来时就是这样！为了掩饰心中的激动，他大声地笑起来。接着，他想起了福欧德敬爱他，并形影不离地追随他的那些日子，现在自己倒把他看成应该敬爱和尊重的人物了。自己的一生可有什么成就呢？福欧德正在端详着朋友的小胡髭，他突然笑着说：

“啊！”

凯玛勒看着他，表示询问这一声的意义。福欧德接下去说：

“我们都快三十岁了，谁也没结婚。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独身主义者，这真是个危机时代。你打算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吗？”

“我是不会动摇的……”

“不知怎的，我认为你决不会永远不结婚……”

“你生来就是这样有远见……”

“你是一个大我主义者，为了自己而牺牲性命在所不惜，”福欧德温和地微笑着说，他好象是用这个微笑为自己的话求得原谅似的。“老兄，圣人也结婚，结婚并没妨碍他的伟大的精神生活。”接着，他笑着修正说：“请你不要怪我举圣人为例，我忘记你已经……但是，慢着，你从前并没有叛教，现在你对叛教的作法也开始怀疑，我认为这种怀疑就是获得信仰的步骤……”

“你既然不喜欢哲学，我们还是不谈哲学吧！”凯玛勒平静地说。“你说，你对独身有这种看法，又为什么不结婚呢？”

他立刻感觉到自己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福欧德可能把这句话理解成要逗引他提出向纳依玛求婚！但是，福欧德显出丝毫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他哈哈大笑着，当然这种大笑并不失礼。他说：

“你知道，我玩的比较晚，并不象你似的老早就开始玩了，直到现在，我还没厌倦那种生活！”

“等你厌倦了那种生活，你就要结婚吗？”

福欧德把手背往空中甩了一下，仿佛要赶走谎言似的，接着，他用承认的口吻说：

“我已经等到今天了，就再等一个时期吧，等我升法官的时候，能够找个大臣结门亲，那才趁愿呢！”

好个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他要娶个大臣的小姐，难道他忘了自己的母亲是洗衣妇！难道他要强词夺理地说，这是没有关系的，就如同说人生来就邪恶也毫无关系一样！

“你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婚姻了……”

没等凯玛勒把话说完，福欧德就笑着打断他说：

“总比一眼也不看它的人强吧！”

“但是，幸福……”

“不要讲哲学吧！幸福是一种现实的艺术，你在大臣的小姐面前很可能得到幸运，而在中产阶级的小姐面前只能得到苦恼。结婚是一种条约，就如同纳哈斯昨天签署的条约一样，要经过讨价还价，要运用机智加以正确的估计，要仔细地观察，估量出赔赚来。在我们的国家里，不通过这条路是做不到高官的，上星期有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被委任为大法官了。象我这样的人辛辛

苦苦、兢兢业业地干一辈子法官，也谋不到这样高的职位！”

他是一个小学教员呢，又有什么话说？干到老也不过是六级待遇，尽管他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哲学。

“你的地位也不需要干这类投机事！”

“不干投机事，连当首相也组不成内阁！”

“你也需要一点哲学，”凯玛勒沮丧地说，“你需要接受一点斯宾诺莎的观点！”

“我已经受够了，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和我谈谈娱乐吧，在格纳我只能偷偷地找点乐趣，而且要加倍小心。由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没法偷偷摸摸地躲开人们的眼睛，加上我们和警察永远是有矛盾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警惕。检察官真是既危险又麻烦的位置……”

又回到直接威胁着我的令人痛苦的话上来了，我在你看来是应该加以教育和驯化的，这是对我那种以生活为苦恼的哲学的严重考验。

“你想想看，地位迫使我接触了许多知名人士，他们请我到他们的公馆去。我觉得职责所在，不能不拒绝他们的邀请，以免使我受到影响。但是，人们却不谅解这一点，当地的名人们全都指责我骄傲，其实我并不是那样……”

不，你是骄傲自大而且热衷于做官的人。他这么想着并随声附和地说：

“噢，嗯……”

“由于这些，那些警官在斗争中完全失败了，我不喜欢他们那些鬼鬼祟祟的作风，我对他们总是保持着光明磊落。我依靠法律，他们背后却有许多中世纪式的流氓打手，所以他们全都讨厌我，但是，在任何问题上，真理都在我这边！”

“真理在你这边，我老早就知道这一点，你聪明正派，但是，你没有爱情，你也不可能有爱情。你不是单纯为真理而抓住真理，而是为了自尊自贵和恐怕担恶名才抓住真理。人就是这样，在微贱的职位上我也见到过许多象你这样的人。居高位而亲切的人只是一种神话。但是，他们有什么价值呢？当个模范算得了什么？其他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俩谈了很久。福欧德要走的时候，对凯玛勒耳语说：

“我对开罗很陌生，你一定认识一家——或者不止一家暗门子吧！”

“教员和检察官一样，总是要找几家暗门子的……”

“好吧，以后再会，现在我正忙着安置新居，将来我们一起好好地玩他几晚上！”

他们俩一起出了房间，凯玛勒把朋友送到街门外。当他回来路过楼下的时候，看到母亲正站在门口等他，急不可耐地问他说：

“他跟你说了吗？”

他知道母亲问的是什么事，这使他感到从前没有感受过的痛苦，但是，他只好假装不懂，明知故问地说：

“跟我说什么？”

“纳依玛的事……”

“没有！”他怨恨地说。

“奇怪！”

他们俩对看了好一会儿，艾米娜接着说：

“但是，汉姆扎维跟你父亲说了！”

“也许汉姆扎维的话不代表他儿子的意见！”凯玛勒竭力隐忍着心里的怒火。

“这可是不能原谅的玩笑！”艾米娜恼火地说，“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人，她是什么人吗？你应该严肃地告诉他，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不能怨福欧德，也许他父亲出于好心，谈得太急了，事先没有准备！”

“但是，他跟儿子谈过是没有疑问的，难道是这小子拒绝了吗？是我们花钱把他培养成有地位的公务员的啊！”

“谈不到这个！”

“这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儿子！难道他不知道我们跟他结亲并不是高攀吗？”

“那就用不着遗憾了！”

“我没有遗憾，我是对他瞧不起我们有气！”

“哪里有瞧不起，这完全是误会！”

他羞愧而苦恼地回到自己房里。他自言自语地说：不错，纳依玛是一朵美丽的鲜花，而我是一个只知道热爱真理，此外，别无优点的人，那么我应该说句良心话，纳依玛能配作检察官的太太吗？尽管这检察官出身微贱，然而也能够找到一个文化高、出身贵，既有钱又漂亮的女子共同生活啊！他那位好心的父亲操之过急，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但是，他在和我谈话中间流露出他的厚颜无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厚颜无耻的人，却偏偏硬充聪明廉洁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他是自大无耻的典型，但这也不是他的罪恶，而是各种社会病态在人世间形成各种区别所造成的罪恶……

十五

《思想》杂志社设在阿卜杜·阿齐兹大街二十一号大楼的地下室里。杂志社社长阿卜杜·阿齐兹·阿斯尤提的办公室有一个带栅栏的窗户，开向阴暗的贝尔卡特胡同，房里昼夜都需要点灯。凯玛勒每次到杂志社来的时候，这黑暗的地下室就会使他联想到"思想"在他的祖国占的地位和他本人在社会中的处境。阿卜杜·阿齐兹以亲切的微笑欢迎他，从一九三〇年凯玛勒写第一篇哲学论文以后，他们俩就保持着无条件的真诚合作，至今已经六年了，所以这一点并不奇怪。是的，这家杂志所有撰稿人，全是因为自己热爱哲学和文化而义务工作的！

阿卜杜·阿齐兹接待的作家们，有信奉伊斯兰教哲学的，也有和他一样攻击伊斯兰教哲学的。他原来是一个年轻的爱资海雷，后来到法国留了四年学，一直是旁听生，所以没得到博士学位。他很富有，每月收入约五十镑左右，用不着为衣食奔走。一九二三年他创办了《思想》杂志，尽管他并没从这份杂志里取得与他所付出的精力相当的一点收入，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干下去。凯玛勒刚刚坐稳，就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穿了一身灰麻布西装，身材相当高，却比不上凯玛勒。虽然瘦，却比凯玛勒丰满，长脸盘，脑门不宽也不窄，两片薄嘴唇，一只尖细的鼻子，削尖的下颏由于其他部分肥胖而越发显著。他嘴角挂着微笑，轻轻地走过来，把手伸给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阿齐兹跟他握了手，然后把他介绍给凯玛勒：

"这是利亚德·格尔达斯先生，教育部的翻译员，新参加为

《思想》杂志撰稿的作家行列，他每月改写的世界名剧和创作的短篇小说，给我们的学术刊物增加了新的生命力……”

接着又向那个人介绍凯玛勒说：

“这位是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大概你读过他的文章吧？”

两个人握着手，利亚德惊喜地说：

“我拜读大作已经几年了，你的论文的确是很有价值的……”

凯玛勒听了他的夸奖，非常拘谨地道了谢，接着，他们俩在办公桌前对面的两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卜杜·阿齐兹接下去说：

“利亚德先生，请你不要等他说他读了你哪些有价值的小说，他是绝对不读小说的……”

利亚德神秘地笑了，露出他那洁白的细小牙齿两颗门牙中间的牙缝也显露出来了。他说：

“那么，你是不喜欢文学了？任何哲学家都有一套独特的哲学来解释美，要想得出这套独特的哲学，必须广泛地研究各种艺术，文学当然也得算是一种艺术了……”

“我并不讨厌文学，”凯玛勒有些忸怩地说，“我时常阅读诗歌和散文，只是很少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这话就是说，你已经读了你所能读的小说，因为新文学几乎只限于小说和戏剧这两大类……”

“我这一生的确读过不少小说，不过……”

这时，阿卜杜·阿齐兹·阿斯尤提微笑着，故意打断他说：

“今后你必须设法让他同意你的新思想，但是，现在你只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就够了，他的兴趣集中在思想问题上。”然后，

他朝着凯玛勒问，“你把本月的稿子拿来了吗？”

凯玛勒取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封套来，默默地放在阿卜杜·阿齐兹的面前。阿卜杜·阿齐兹拿起封套，把里面的稿纸取出来，看了一眼题目，说：

“谈柏格森？好啊！”

“《推动群众进步的思想》，说明他的哲学在新思想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许这篇稿子只是对以前的某些文章加以分析……”凯玛勒说。

利亚德十分关心地听他说，他用柔和的眼光注视着凯玛勒问：

“从你开始写希腊哲学的时候起，几年来我一直阅读你的论文。你的论文的内容很丰富，有时候你的论点和你所介绍的哲学相矛盾，所以我知道你也是哲学史家。不过我想从你的作品里找出你自己的立场，却一直没办到，你本人究竟信奉哪一家哲学呢？”

“我们都是研究哲学的新人，一开始，我们应该广泛地学习研究，凯玛勒先生将来可能发明一种新哲学，也许，利亚德先生，你会自称为凯玛勒派呢！”

他们全都笑了，凯玛勒摘下眼镜擦着，他觉得谈话很投机，也就特别爱谈了，于是这里的气氛显得越发和谐甜蜜。凯玛勒说：

“我是一个游览博物馆的人，那里的什么东西也不属于我，我仅仅是在涉猎历史，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采取什么立场！”

“也就是说，你还在岔路口上彷徨，”利亚德·格尔达斯越发关心地说，“我在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前，也曾有过一段你这种情况，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只是一个过程，因为习惯上一段旧经

历的终点就是一段新经历的起点。你在采取这种立场以前，是不是曾有过各式各样的信仰呢？”

这句话的声调使他回忆起一个陈旧的声调，它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底。他把那个青年和那个青年说过的话语都淡忘了，他对那个青年的精神友谊已经枯竭好多年了，他把心里话埋藏在心底。很久以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他的胸膛里再次唤起这种精神的活力来，易司马仪·鲁特菲没有，福欧德·加米勒·汉姆扎维也没有，几十个小学教员更没有。难道侯赛因·夏达德走后遗留下来的空位置今天要填补起来吗？他重新把眼镜戴在眼睛上，微笑着说：

“这种情况当然只是一段过程，和一般情况一样，我本来信仰宗教，后来又改信了真理！”

“我记得你研究唯物主义哲学的热情中，也包含着怀疑的因素！”

“我研究唯物主义哲学的热情倒是真实的，只是过了不久，我的脑子里就产生了怀疑……”

“也许这就是思想哲学吧！”

“只是过了不久，我的脑际就又产生了怀疑。哲学是一个巨大而美好的时代产物，但是，它不能定而不移……”

“这要哲学家来肯定！”阿卜杜·阿齐兹微笑着说：

“那么科学呢，那该是不必怀疑的东西了吧！”

“在我们的面前，科学还是一个关闭着的宝库，我们只了解它的一些最近成果。我研究过几位杰出科学家的论点，他们有的怀疑理论本身是否合乎现实，另一些人则宣扬假说的固定规律，还有一些人避免谈一切本质，所以我研究科学没有多久，脑子里对它也发生了怀疑！”

利亚德微笑着没有吭声，凯玛勒接下去说：

“甚至完全占据我的心灵的那种精神上的新尝试和一些科学精神的教化也会使我头痛，我的头脑总是围绕着可怕的宇宙转，考虑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直？以及某一种东西？有时候，我会因为做一件好事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如同别人干坏事受良心谴责一样！”

“宗教已经报复你了，”阿卜杜·阿齐兹先生大笑着说，“你放弃了宗教去追求崇高的真理，但是，你却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这种怀疑的立场的确很有趣，”利亚德·格尔达斯仿佛只是客气地敷衍说，“观察、思考、无拘无束地享受自由，以游览者的立场来衡量一切事物。”

“你在生活上是个独身主义者，在思想上也是个独身主义者！”阿卜杜·阿齐兹对凯玛勒说。

凯玛勒注意听着这个露骨的说法。那么，究竟独身主义引起了他这种怀疑思想呢，还是怀疑思想促成独身主义呢？或者它们俩同样是第三个东西所造成的呢？利亚德·格尔达斯说：

“独身主义是有时间性的，但愿怀疑思想也是如此！”

“但是，从现象上看来他永远也不会考虑结婚的，”阿卜杜·阿齐兹说。

“什么东西能使一个具有怀疑思想的人不谈爱情呢？又是什么东西能妨害谈爱情的人结婚呢？”利亚德·格尔达斯惊奇地说，“坚持独身就是毫不怀疑，具有怀疑思想的人就不坚持！”

“难道爱情就不需要一点信仰了吗？”凯玛勒心里并没把它当回事，漫不经心地反问。

“不，爱情象地震，它会把清真寺、教堂和妓院统统震倒！”

地震，他的比喻是多么逼真啊！地震摧毁一切东西，然后把

它们埋藏在死一般的寂寞里。

“你呢，利亚德·格尔达斯先生，你这样赞美怀疑思想，难道你也是个怀疑派？”

“他本来就是个怀疑派嘛！”阿卜杜·阿齐兹笑着说。

他们又暴笑起来了。接着，利亚德好象自我介绍似地说：

“有一个时期我曾有过怀疑思想，现在已经过了这一关了，我不再怀疑宗教，因为我已经否定它了。我现在信仰科学和艺术，而且将永远信仰它们，如果真主愿意的话①！”

“你不是不相信这个‘如果真主愿意的话’吗？”阿卜杜·阿齐兹嘲笑地说。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我们不认得的，谁能说我信仰它或不信仰它？也许只有圣人的是真正信仰真主的人，因为他们见过真主的面，听过真主说话，接受过真主的启示！”

“但是，你为什么要信仰科学和艺术呢？”凯玛勒说。

“嗯……”

“信仰科学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信仰艺术……我认为信仰精神也要比信仰小说强！”

“科学是智慧的语言，”利亚德用责备的眼光望着他，平静地说，“而艺术却是人性的语言！”

“这句话多么象诗啊！”

利亚德用不介意的微笑回答凯玛勒的讽刺，他说：

“科学把人类笼罩在思想光辉下，艺术却把人们集中在作人的崇高感情里，这两者全都是促使人类走向进步，走向美好将来的！”

① 这句话是穆斯林预先谈论未来时所必说的话，这里是嘲笑自称否定宗教的人习惯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多么骄傲啊，他每月写上两页小说，就以为自己在促使人类进步了。我的冒昧劲也不比他差，因为我只编写了一章霍夫丁①的哲学史，就自以为至少我和红巷检察官福欧德·哈米勒·汉姆扎维的身份相等了。但是，不这样又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我们是疯子，是有理智的人，还是不知道害羞呢？什么都是！

“那么，你对那些以科学家相夸耀却又不和你一起对科学表示热情的人又怎样说呢？”

“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无能和失望就把科学说成是微不足道的东西，科学是人类的奥妙、光明、指路灯和奇迹，如果说它是一个宗教，那么它就是真正为人类的将来服务的宗教！

“那么小说呢？”

利亚德第一次显露出隐藏好久的不高兴，凯玛勒象道歉似地修正自己的意见说：

“我刚才指的是广泛的艺术。”

“难道你能够过完全孤独的生活吗？”利亚德激动地问，“你一定需要与人谈心、受人安慰、享受快乐、接受指导、看到光明、自由思想和到处旅行，这就是艺术。”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阿卜杜·阿齐兹说，“每月我们约些朋友来一次不同思想的讨论，然后把讨论的内容以《每月讨论》为题，在杂志上发表。”

“我们的话总也说不完，”利亚德友好地瞅着凯玛勒说，“可以说这正是我的希望，我们是不是算作朋友了？”

“当然，当然，”凯玛勒真挚而热情地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多

① 霍夫丁·哈拉尔德(1843—1931)，丹麦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证论者。

见面。”

凯玛勒对这个“新的友谊”感到非常幸福，他觉得他心里高尚的那一部分在深沉的昏迷之后又清醒过来了。他更加肯定了友谊在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友谊是生命力的元素，他需要它，就如同沙漠中干渴的人需要水一样。

十六

两个新朋友在阿特巴分了手，凯玛勒呼吸着窒息人的热空气。从穆斯基回来时，大约是八点，他慢条斯理地朝招海里胡同拐了弯，走进左手第三个门。他顺着楼梯上了二楼，拽了铃。门打开了一道缝，露出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面孔，她微笑着问好，露出了满口的金牙，门完全敞开了，他默默地走了进去。老女人在他身后欢迎他说：

“欢迎我情人的儿子，欢迎我的侄子！”

她领他走进在几间卧室中间的堂屋，堂屋里对面放了两把大椅子，椅子中间铺着一条带绿纹的地毯，上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水烟袋，屋子里到处弥漫着香气。这个女人高高的个儿，由于年岁大，皮肤已经有皱褶。她头上包了一条饰有金花的头巾，两只描着睫毛的眼睛里露出脾气凶狠的严厉神色，但是她脸上还残留着风流美丽的痕迹。她坐在水烟袋对面的大椅子上，用手一指叫他挨着自己坐下，他坐下来微笑着说：

“您好，加里莱夫人！”

“你应该叫姑姑！”她反驳地说。

“您好，姑姑？”

"我好，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然后，她扯着嘶哑的大嗓门喊："喂，纳扎拉……"

过了一会儿，女仆端来两满杯酒，放在桌子上。加里莱说：

"喝吧，在过去那些甜蜜的日子里，我总跟你爸爸这样说！"

"可惜我来得太晚了！"凯玛勒拿起酒杯来，笑着说。

她打了他一下，她胳膊上的一串赤金镯子发出叮当的响声：

"不嫌害臊，难道你还吃你爸爸的剩菜吗？"接着，她修正说："可是，你怎么能比你父亲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结过两次婚了。照那时候的习惯，他是早婚的，就是那样也没挡住他跟我过一段美好的生活，以后又跟那个倒霉鬼祖贝达，还跟其他几十个娘儿们姘过，求真主饶恕他吧。可是你呢，直到现在还打光棍，每星期五晚上才到我这儿来一趟，真不嫌害臊，你连一点男人味都没有啊！"

他从她嘴里了解到的父亲既不是自己心中想象的父亲，也不是亚辛嘴里说的父亲。父亲是一个性情爽朗、生气勃勃的人，从来没受过苦，自己怎么能和父亲比呢？在他第一次到这家来串门的那个星期五晚上，他的爱情还只有依靠酒维持，假若不是吃醉，他的心情只有失恋的阴郁。他本能地来到这家的第一个晚上，是不能忘记的一夜，当他在等一个年轻姑娘来陪坐时，却看到这个老女人招呼他过来坐，谈话中间他说出了自己的全名，这个女人才大声嚷起来：你是在奈哈西开铺子的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的儿子吗？噢，你认识我的父亲？欢迎，太欢迎了！你认识我父亲！我可比你更了解他，我们俩是汗水混合的交情。我在你姐姐的婚礼上演出过，当年我和这个倒霉年头的乌姆·库鲁苏姆一样地出名，你想知道那个世界的一切好事

都问我吧。你上我这儿来是给我增光，我的乖乖！你随便挑吧，无论你爱上我的哪一个女儿，都不要你花钱。就这样，他在这所房子里用父亲的旧帐第一次干了坏事。她端详了他好一阵，使他的心头顿时紧张起来，假如不是要保持礼貌的话，她一定会把自己的惊讶和对他的相貌的看法公开地说出来。他怎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大脑袋？这个赤红的圆脸膛上怎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大鼻子？后来谈的话多了，他从她嘴里听到了父亲的秘密历史和父亲的特性，甚至父亲在性交和调情两方面的威力，以及父亲一向瞒着人的行经。"我总是在纵情和禁欲这两条路口彷徨，这叫人多么难堪啊！"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吧，姑姑！"凯玛勒回答她说。"我是当教员的，教员做这种事必须偷偷摸摸的，假期中我每周到您这儿来就不是一次，而是几次，您记得不？前天我不是就到这儿来过吗？我会来看您的，只要……"

只要我一感到烦躁就要到你这儿来，烦躁对我的支配力量比性欲要大得多啊……

"只要什么，没有男人气的少爷？"

"只要我工作不忙的时候！"

"说老实话吧，瞧你们这个倒霉年头，当年我们花的钱是黄金，而你们这个年头花的都是铜铁；我们那个年头听活人唱，而你们这个年头只有听收音机；我们那个年头的男人是男人的精子生的，而你们这个年头的男人却是女人的卵子生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姑娘气的少爷？"

她吸了一口水烟，然后自己唱起来：

"姑娘气的少爷啊，你去教教他们吧！
你弹起琴来，让他们尽情地唱歌！"

凯玛勒笑了，他似乎是喜爱又似乎是开玩笑地歪过头去，在她的嘴巴上吻了一下，她大声嚷道：

“你的胡子象叉子一样，求真主慈悲阿蒂娅！”

“她专门爱叉子！”

“昨天我这里来了一个警官，他的胡子象枪尖似的，也没感到骄傲。我这里有的是象样的客人。难道你以为只有你到这儿来才是我的光荣？”

“加里莱夫人，你真是伟大的女人①！”

“只有你醉了的时候我才爱你，因为你喝醉了才放下这种老夫子的架子，有一点象你父亲。可是，我要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爱阿蒂娅？她可真爱你呢！”

她的心灵被丑恶生活硬化了，怎么会真爱呢？但是，他又何尝真懂得爱情呢？卖煎饼的女儿爱他，他拒绝了她的爱。他爱阿依达，她又拒绝了他！从他的生活字典里找出来的爱情，只当痛苦讲。那种奇怪的痛苦燃烧着这颗心，使他在燃烧着的火光中间看到了生活秘密的奇迹，而残留下来的只有毁坏！他调皮地回答她说：

“只要她是个干净人我就爱！”

“她是离婚以后才出来混的！”

“感谢真主，为了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而要向他表示感谢的只有真主！”

“什么事都应该感谢真主！”

他干巴巴地笑了一下，她理解这个微笑的意思，就象抗议似地说：

---

① 原文“加里莱”一词的意思是伟大或可敬的女人。

"你以为我把'感谢真主'这句话说的多了吗？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我告诉你，我是个没儿没女的孤老太婆，我已经厌烦了这个世界，不能不请求真主饶恕！"

这个女人口口声声说着表示虔信宗教的话语，真是件怪事！他喝着杯里的余酒偷眼去看她。从第一杯下肚的时候，酒就对他发出迷人的毒素。他想起了不久以前的那个时代，回忆喝酒的崇高乐趣，他在开始喝酒的时候，得到了多么丰富的乐趣啊！它促使性欲冲动，并且战败了禁欲观念。后来，日子一长，醉意变成了有趣的哲学；再以后，酒的威力和迷人的醉意在他身上全不起好作用了，在他对宇宙间的一切都怀疑的时候，它们全都变成了对他的惩罚。

铃响了，阿蒂娅走了进来，她的肤色雪白，身躯丰满而柔软，她的鞋发出格格的响声，她的笑产生响亮的回音。她吻了鸨母的手，然后看了那两只空酒杯一眼，微笑着逗凯玛勒说：

"你对我失信了！"

她扒在鸨母的耳朵上低声嘀咕了几句，然后笑着看了凯玛勒一眼，就往鸨母右手的房间走去，加里莱推了他一下说：

"去吧，小宝贝！"

他拿起帽子来，到那间屋子去了。不多一会儿，纳扎拉跟着就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一瓶酒，两个酒杯和一份简单的酒菜。阿蒂娅对她说：

"你去给我们拿两磅蛋糕来，我饿了！"

他脱下外衣，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坐下来端详着她。她脱下鞋子和外衣来，对着镜子整理她的衬衣和披散的头发。他所喜爱的身体是细白、柔软、丰满的，那么，阿依达的身体什么样呢？他常常暗自回忆阿依达，却一点也想象不出她的体态来了，仿佛

她的身体并不存在似的，甚至他记得的她的消瘦、苗条和她的棕色皮肤都只能认为是单纯的象征了。习惯上所谓的身体美，例如高胸脯、圆小腿、大屁股，他一点也不记得自己曾注意过阿依达身上的这些部分；假如今天有一位美女显示出阿依达那种优越的苗条和棕色皮肤，他也决不肯花一元钱来买她，那么这又是什么爱情呢？他的记忆又怎么能对自己不放在眼里的某一种东西保持尊敬，并且视同神圣呢？

"天太热了，哎哟！"

"当我们喝醉了的时候，我觉不出冷热来了！"

"你别总盯着我了，把眼镜摘下来！"

她是一个有子女的离婚妇，她用假笑来掩饰自己的凄惨的忧郁心情。贪婪的暗夜无情地吞噬着她的女性和人性，虚伪在她的心里与怨恨融合在一起，由于为生活所迫，她的样子已经变得相当丑了，因此她把酒当作逃避折磨的工具，就如同他拿它当作逃避思想的工具一样！

她躺在他的身边，伸出细腻的手来，拿起酒瓶满上两杯酒。在这个家庭里，酒价要比外面贵一倍；这里除了女人和男人，什么东西都特别昂贵！假如不喝醉他就做不出这种举动，因为他只有喝醉以后才看不见那怨恨地瞪着他的人性的眼光。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卖淫妇，他们当中包括大臣和作家。

第二杯酒入肚后，露出了遗忘和欢乐的苗头。这个女人老早就引起了我的性欲，我不知道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性欲是一个独裁的暴君，而爱情则是另一回事，当它和性欲无关的时候，总是披着光怪陆离的外衣！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发现它们俩同时存在，我就可以认识我所寻求的安定生活了，

因此，生活总不把由于和谐使得它本身平淡的实质显示给我。我总要把一般生活和特殊生活结合起来，但是，我不知道它们俩谁是谁的基础。尽管我的行为如此，我却肯定，我在能够保证自己获得思想乐趣和身体享受的生活里却是痛苦的，我的行为就如同一列飞驰的火车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性欲是厉害的美女，她会很快地被人怨恨。我的心灵总在痛苦的失望之中寻求永久的幸福和失望的要求，所以才不断地饮恨失望。生活是一个大骗局，我们必须和它所隐藏着的秘密保持默契，以便高高兴兴地接受它的欺骗，我们好象在一出戏里精心地扮演某一角色的演员，为了崇拜艺术，不能不这样做。

他猛然喝下第三杯酒，阿蒂娅朗声大笑起来。她打心眼里愿意喝醉，但是，她醉后的表现与凯玛勒完全不同，凯玛勒喝了酒从来不象她这样。她醉后声音高了，接着就抽搐，哭泣，并且呕吐。他却被酒烧热了大脑，高兴得颤抖起来，望着她，满脸含笑。现在，她只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仿佛这里的现实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似的，现实本身——生活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不但不再是什么问题，而且成了当前最可爱的东西了。

"你平白无故地笑起来的时候，是多么亲切啊！"

"你要知道，当你认为我平白无故地笑起来的时候，使我笑的原因其实多得让你无法想象呢……"

十七

阿卜杜·穆诺依姆穿着长袍回甘露街，他不时地抻抻领口，

以抵挡冬日严寒的侵袭。还不到晚六点，天已经黑下来了。他刚刚走到楼梯口，楼下的房门开了，等待着他的那个苗条身影溜了出来。他的心跳动起来，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往黑暗里凝视着。他上楼梯的时候，那个身影在后面轻轻地跟着他，小心翼翼，不发出一点响声。他发现心里有两种愿望在斗争：一种是顺着感情冲动去做，另一种是迫使自己不要去干那种不道德和堕落的事。他想起了——直到现在才想到——她曾和他订好的今夜的约会。本来他可以提早或推迟自己回家的时间，那样，他就可以不来赴约，但是，他忘了这一切，而且忘得很死！这里没有考虑和拿主意的时间，把考虑和拿主意放到他独自待在卧室里时或者她见着他的那一刹那去做吧，不论他的思想斗争是会胜利还是失败。他在她的尾随下上楼梯时，并没做出任何决定。他让自己经受巨大考验，却丝毫也没忘记永远折磨着他的痛苦。到了楼梯小平台上，在他的想象中她的身影变得高大了，甚至装满了这里的时间和空间。他压制住自己内心的不安，无论如何也要抑制住，他说：

"晚安……"

"晚安，"温柔的声音回答他说，"谢谢你接受我的劝告，穿起长袍来了。"

他被她的温存所感动，他的答话已经到了喉头但没说出来，然后他控制住自己的慌乱说：

"我害怕天要下雨……"

"快要下雨了，"她扬起头来向上望着，好象能看得见天色似地说。"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你进胡同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你来。"

"天很冷，楼梯上的空气更特别潮！"他把心中互相矛盾的力

量集中起来，好象警告她似地说。

“我在你跟前不觉得冷……”小姑娘坦然地说。

从心里冒出来的热气燃烧着他的脸，说明虽然他不情愿也得再犯一次错误。他只希望自己的意志来克服身体的抖动。她问他：

“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

他感觉到她的手温柔地抓住了他的肩膀，他不自主地用胳膊搂住了她，深深地亲了一个吻，接着他又连连吻了她几下，直到他听见她那温柔的声音忧郁地说：

“离开你我真受不了！”

他把自己的脖子伸在她的怀里，她附在他的耳朵上低声说：

“我希望我们永远这样待下去！”

“可惜！……”他用力搂紧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可惜什么，亲爱的？”她把脑袋稍微离开一点以后问。

“可惜我们犯的错误，”他迟疑了一下说。

“真的？犯了什么错误？”

他轻轻推开她，把长袍脱下来整理一下，搭在楼梯栏杆上，直到最后一刹那——重要的一刹那——他才改变主意。当时他蜷起胳膊，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呼吸都颤动了，但是，他决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果断地改变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伸过手来摸索他的脖子，他抓住了她的手，等到呼吸均匀下来以后，才安静地对她说：

“这是很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我一点也不懂！”

小姑娘还不到十四岁，你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而无情地玩弄

她，决不会毫无恶果，真主对这种玩弄必然会震怒和痛恨。

“你好好想想，我们这种行为能告诉人吗？”

“告诉人？”

“是啊，你怎么就不懂？假如这不是一种下流行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人？”

他感觉到她的手抓住他了，他往前上了另一级楼梯，觉得自己已经平安地度过了危险地带，因而安定下来。

“你承认吧，我们两个都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继续犯错误了。”

“你说这话真叫我奇怪！”

“不奇怪，我忍受不了这种错误，心里不住翻腾，以致不能很好地作拜功。”

她沉默了！这句话伤了她的尊严，求真主饶恕我吧！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但是，我决不倒退，感谢真主，错误并不能支配我干出更可恶的事情。

“应当把我们做的事情当成一个教训，我们再不要做这种事了。你是小姑娘，可是你已经犯了错误，所以我们不应当继续犯这个错误！”

“我没犯错误，”她呜咽地说，“你打算不理我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回家去吧，”他克制着自己说，“今后不要再做见不得人的事了，你不要再在黑暗中和哪个男人会面。”

“你要离开我吗？”她声音颤抖地说，“难道你把对我说的情话都忘了吗？”

“这是没有理智的话，你是犯了错误的女孩子，让这件事情作为你的教训吧。你要当心黑暗，也许黑暗里有要你命的东西。

你是小姑娘，怎么会这么大胆？”

她在黑暗里不停地哭泣，但是，他的心并没软下来，并且为这种胜利的冷酷趣味陶醉了，他说：

“听我的话，不要生气，你应该记住，假如我是坏蛋，我决不肯不糟蹋你就把你丢开。我把你交给真主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梯。他的刑罚结束了，在他睡眠中再也受不到威胁了，但是，他想起了阿里·曼奴菲谢赫的话：战胜魔鬼决不是无意识的本能的作为，而是真主给予的禀赋。那么，让他记住这一点吧。他急忙脱下衣服，换上了便装，在离开卧室的时候，对弟弟艾哈麦德说：

“我要在书房里跟爸爸单独谈谈话，谢谢你，先别到那里去！”

在到书房去的路上，他要父亲跟着他，海迪杰抬起头来问：

“有什么事？”

“我先和爸爸说，以后再跟你说……”

易卜拉欣·肖卡特默默地跟在后面，他已经安好了一口假牙，在过了整整六个月的无牙生活以后，又恢复安逸的平静了。他们俩并排坐下，父亲问：

“有什么事？”

“我要结婚，爸爸！”阿卜杜·穆诺依姆既不迟疑，也不绕弯地说。

父亲凝视着他的脸，然后微笑着蹙着眉头，仿佛不理解似的，惶惑地摇摇头说：

“结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现在你跟我谈这个干什么？”

“我现在就要结婚。”

"现在？你才十八岁！难道你就不等到毕业？"

"我等不得了。"

这时房门开了，海迪杰走了进来，她问：

"你们关在屋里干什么呐？难道你跟你爸爸还有瞒着我的事吗？"

阿卜杜·穆诺依姆生气地板起了面孔。这时，易卜拉欣·肖卡特好象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出来似地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要结婚！"

"结婚！"海迪杰仿佛担心儿子发了疯，紧盯着他大声嚷着，"这是什么话？难道你决定不上学了吗？"

"我说我要结婚，没说不上学！"阿卜杜·穆诺依姆恼火地大声说，"我结了婚还继续上学，这就是我的打算。"

"你说的是真话吗，阿卜杜·穆诺依姆？"海迪杰的眼睛来回打量着他们父子。

"完全是真心话……"他嚷着说。

"你倒了什么霉了，你的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了，我的儿子？"海迪杰捶胸拍掌地说。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站起来，气恼地说，"我本打算先跟父亲单独说，可是你偏等不得，那么，你们俩就听我说吧。我要结婚，我的学业还有两年，爸爸，我想，你一定能供我这两年，这一点我要是不能肯定，我也就不提出这个要求来了。"

"求真主慈悲，他们把你的头脑弄昏了！"海迪杰说。

"谁把我的头脑弄昏了？"

"真主知道，真主赐给他们恩惠，你知道是谁，将来我们也会知道他们。"

“你不要听她的！”青年对父亲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娶个什么样的女人，你们亲自给我挑选去吧！我只要一个合适的妻子，什么样的人全行！”

“那么，你这个乱子不是因为看上了哪一个姑娘才闹出来的啊？”海迪杰诧异地问。

“当然，您相信我吧，请您亲自给我挑选一个吧！”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找就这样忙？就是让我给你挑选，也得容我个时间，至少得等上一二年吧！”

“我不是开玩笑，”儿子提高嗓门说，“让我跟父亲谈吧，他会比你更了解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忙呢？”父亲安详地问。

“我不能独身生活下去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眯缝着眼睛说。

“和你一样的青年有千千万，怎么都能独身生活呢？”海迪杰问。

“我不能象别人那样干！”青年朝着父亲说。

易卜拉欣·肖卡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地说：

“现在谈到这儿就够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海迪杰还要说话，丈夫拦住她，拽着她的手离开了书房，回到堂屋的座位上来，夫妇二人谈到了这件事的各个方面。在反反复复地谈了一阵子以后，易卜拉欣暗中决定答应儿子的要求，并且负责说服妻子，于是就开始这样做了。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我们用不着费事找儿媳妇去，我侄女纳依玛不是很合适？”

“我过去为了阿依莎同意你放弃继承亡弟的一部分财产，现在当然更不反对娶纳依玛作儿媳妇了，”海迪杰同意地说。“你知

道，我时常为阿依莎的不幸感到痛苦，但是，她的脾气发展得特别古怪，我想过一千遍了，总怕她多心。我们当着她的面表示过多少次希望纳依玛和阿卜杜勒·穆诺依姆结婚，可是在加米勒·汉姆扎维为他的儿子提出求婚的时候，我看她的样子倒是希望把纳依玛嫁给福欧德。”

“这是老早的旧事了，差不多一年多了吧！感谢真主，那门亲总算没作成。象福欧德那样的青年，不管他的职位多高，我也不高兴把侄女嫁给他，在我看来，根底就是一切，纳依玛是我们中意的人！”

“当然合我们的意了，但是，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说呢？”

“他当然会高兴。看来，这件事情好象做梦一样，但是，我决不会后悔，我相信自己不了解阿卜杜·穆诺依姆的要求实在不应该，因为他的要求很现实啊！”

十八

两宫之间的旧家谁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但是街坊四邻，包括理发师胡斯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卖牛奶的富利、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和卖冷饮的布尤米在内，却从各个方面听说今天是艾哈麦德的外孙女纳依玛和她堂弟——或者说是姨表弟——阿卜杜·穆诺依姆结婚的日子了。艾哈麦德依然保持他的旧习惯，今天还象平日一样，只是把家人请来，预备一餐晚宴。这正是初夏时候，大家一齐集在会客室里：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艾米娜、海迪杰、易卜拉欣·肖卡特、阿卜杜·穆诺依

姆、艾哈麦德、亚辛、宰努白、雷德万和卡蕾玛，只有纳依玛在楼上，由阿依莎帮助打扮。也许艾哈麦德先生感觉到自己待在他们中间会使家属感到一种和这个幸福场合不相适应的威严，于是和大家会面后只待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等候举行婚礼去了。艾哈麦德已经不做生意了，把铺子卖了出去，以享受安乐的晚年。这倒不只是因为他已经到了六十五岁，而是因为加米勒·汉姆扎维辞职以后，他要亲自操劳费神，这使他受不了。于是，他决定结束这种操劳生活，用兑出店铺所得以及从前积累下的钱财安度晚年，算来这笔钱足够他养老的了。这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是一件大事，凯玛勒暗暗琢磨着加米勒·汉姆扎维在他们家庭生活——特别是在他父亲的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实质。艾哈麦德一个人待在卧室里，默默地思索今天的事情，仿佛他不相信新郎当真就是他的外孙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易卜拉欣·肖卡特感到诧异和不满，“你怎么能允许儿子公开和你谈这个问题，让他支配你呢？你们这些作父亲的非宠坏孩子不可！”假如他不顾及到反对这桩婚姻的后果的话，他一定说：不行！但是在阿依莎面前，由于她遭到了不幸，因此他那惯用的专横已经完全敛迹了。他不能让她失望，特别是在福欧德·汉姆扎维并没正式求婚的情况下。既然纳依玛的婚姻是她所担心的事情，那就欢迎它吧！就这样，环境迫使他说，行！迫使他允许孩子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大人身上，并答应他们在没上完学以前结婚。他叫阿卜杜·穆诺依姆来见他，要外孙子保证决不辍学。阿卜杜·穆诺依姆说了许多美妙动听的好话，并且引了《古兰经》和《圣训》某些词句。青年的话在外祖父的心里留下了既惊奇又可笑的印象。今天是这个学生结婚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时候，凯玛勒还不考虑结婚。阿卜杜·吉瓦德

曾拒绝过在一朵花还没开就死去的法赫米的订婚要求，——虽然他要求的仅仅是订婚，今天学生都结婚了，明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这样，原来的世界在他的脑海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另一个奇怪的世界在成长，人们在自己的家属中间变成了陌生人。

在会客室里，海迪杰不住嘴地说着，她说：

"为结婚我们把二楼上的房客轰走了，今天洞房就安排在二楼上，那里收拾的可漂亮了！"

"你有足够的本事当'婆婆'，别人谁也比不了，但是，对这个儿媳妇你可不能过分使用你那套特有的本事！"亚辛用不信任的语气说。

"新媳妇是我妹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一样。"海迪杰知道亚辛指什么说的，却假装不懂地说。

"海迪杰妹妹是一位和善的女主人！"宰努白说，打算掩盖亚辛的语意。

海迪杰向嫂子道了谢，她对嫂子和夸奖表示感谢和恭敬，只是看在亚辛面上，其实她内心里特别瞧不起宰努白。十岁的卡蕾玛长得象蓓蕾一样，亚辛预言他的女儿将来出落得一定很美！阿卜杜·穆诺依姆在和外祖母谈话，艾米娜对他对宗教的虔诚，感到惊异，她不时地用祷告来打断他。凯玛勒对艾哈麦德开玩笑说：

"明年你也要结婚了吗？"

"我要学您，到您那样大的年龄再说，舅舅！"艾哈麦德笑着说。

宰努白听了他们俩的话，就对凯玛勒说：

"如果凯玛勒先生允许我给他帮忙的话，几天工夫我就能给

他安排好结婚!”

“我准备同意你替我本人办一下!”亚辛指着自己说。

“你结婚的次数太多了,”宰努白摇了摇头,讥讽地说,“你不但占了自己的份,连弟弟的份也给占了。”

艾米娜非常爱听这个话题,她对宰努白说:

“凯玛勒要是结婚的话,我无论如何也得打破一辈子的老规矩,亲自喝喝彩。”

凯玛勒想象着母亲喝彩的情况不由得笑了,接着他想象到自己象阿卜杜·穆诺依姆一样地等待成婚仪式,又沉默下来。结婚使他心绪纷乱,就如同冬季刺激病人哮喘一样。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结婚,但是,他却不能装作不知道它。他的心是空虚的,却又为自己的心灵空虚感到不高兴,就如同他过去曾为它的充实感到不高兴一样。今天,如果他愿意结婚的话,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习惯的老路:从请人求亲开始,到成家生子沉陷在机械的家务生活中而告终。爱思考的人将会永远得不到思考的题目,他将永远地把结婚看成是希望和厌恶的焦点,而自己一生所能得到的只是孤独和悲哀。

那一天真正幸福的是阿依莎。九年来,她第一次穿上艳丽的服装梳好了头,她用两只幻想的眼睛看着这个明珠般的女儿。当她忍不住要流泪的时候,就赶紧把这张苍白黯然的脸扭开。有一次,她正哭时让她的母亲看见了,母亲责备地望着她说:

“你不能让纳依玛带着难过的心情离开这个家!”

“难道您看不见她今天没有父亲、没有兄弟这种孤独情形吗?”阿依莎呜咽地说。

“有母亲就是福,真主慈悲她作了母亲的独生女儿,她出嫁也只是到伯父和姨母的家里去,何况还有造化天地万物的真主

照顾她呢。”

“从早晨我就回忆那几个死去的亲人，他们的脸一直在我眼前！”阿依莎擦干了眼泪说，“再说，她走了以后，我就剩下孤身一人了……”

“你并不是孤身一人……”艾米娜责备地说。

“我怎么能离开你呢，妈妈？”

“丈夫的家会教给你怎样能离开我！”阿依莎微笑着，怜悯地回答她。

“您得天天来看我，”纳依玛不安地说，“您一向躲在甘露街，从今以后可要改改这个习惯了！”

“那当然，这一点你还怀疑吗！”

这时，凯玛勒来到他们这里说：

“准备一下吧，该举行婚礼了！”

他看到纳依玛吃了一惊，多么漂亮，多么秀丽啊！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秀丽的生物形象？

当他知道婚书已经写好，人们互相道喜的时候，喝彩的声音突然袭进了这所威严的住宅，并在它的沉静气氛里发出回响，人们伸着脑袋惊异地望着堂屋那头，乌姆·哈纳菲站着的地方。开席的时候，男客人们都入了席，阿依莎的心头紧张，他一心牵挂着即将到来的离别，丝毫没有吃饭的胃口。这时乌姆·哈纳菲来了，她说：穆塔瓦利·阿卜杜·萨玛德谢赫在庭院里坐着，要一份净是肉的晚餐，阿卜杜·吉瓦德笑着吩咐，给他送一盘去。不一会儿，他们听到庭院里有一个声音为他的朋友“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祈祷长寿。接着他还询问朋友的儿子和孙子叫什么名字，以便为他们祷告，阿卜杜·吉瓦德微笑着说：

“多不幸，穆塔瓦利谢赫把你们的名字都忘了！求真主慈悲

他的老迈！”

“他有没有一百岁？”易卜拉欣·肖卡特问。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回答说有了。这时，谢赫的声音又从院子里响亮地传来：

“看在烈士侯赛因的份上，多多地拿肉来。”

“他的神通完全没了，今天只知道吃肉了！”阿卜杜·吉瓦德微笑着说。

分别的时候，凯玛勒抢先到庭院里去，以便不看生离的情景。尽管他到甘露街去并不费事，但是，他的心却和要分离的母女的心一样地破碎了。事实上，他对这桩婚姻抱怀疑态度，暗中考虑纳依玛是否适合过婚后生活。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穆塔瓦利·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伸直两腿坐在院墙电灯光下的地上，穿了一件褪尽了色的白长衫，戴着一顶白小帽，脱下两只鞋来，靠在墙上仿佛睡着了似地舒展他那撑饱了的肚子。他看到谢赫的两条腿中间有一条水流，知道这是谢赫不自觉地撒出尿来了，谢赫不停地喘着气，听来好象蛇的丝丝声。凯玛勒又厌恶又怜悯地瞅了他一会儿，接着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厌恶地微笑了，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他在一八二〇年，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就很招人怜爱。”

十九

第二天，阿依莎直接到甘露街去了。过去九年中，亚辛的两个小儿子死去的时候，她曾到向往宫去过，还曾出门去上过坟，此外就一步也没离开过旧家。她一到甘露街家门口，往那个地

方望了望，眼泪就蒙住了她的眼睛。门前这片土地上踩满了欧斯曼和穆罕默德走路和游戏的脚印；这个庭院当初曾装饰起来为她举办过豪华的婚礼；这个客厅是哈利勒吸烟斗，掷骰子和玩双陆的地方，那个美好的过去所充满的幸福和爱情是一去不回头了。当时，她是幸福的人幸福接踵而来。人们谈论她爱笑爱唱，说她除了修饰和笑唱以外没有任何工作，丈夫和她低唱声细语，孩子们跑跑跳跳。唉，那些过去的日子！她擦干了眼泪，以免让新妇看出她哭过。她那两只一直没变的蓝眼睛干枯了，眼睫毛陆续垂下来了，两眼也没有神了。她看到这套房间已经修葺得里外一新，墙壁也油漆过，于是她为这样慷慨地安排新婚夫妇的生活而裂开嘴笑了。新妇穿着一件闪光的白外衣来迎接母亲，她那金黄色的发梢垂到小腿肚子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美丽动人，衣袖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她们母女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待了很久。阿卜杜·穆诺依姆穿了一件青铜色的便衣，里面衬着白绸长袍，正等候轮着他问好，见到新妇久久地抱着母亲不放，就说：

“够了，够了，这种假分别稍微表示一下就行了！”

接着，他和姨母拥抱，然后把她让到一把软椅前面，请她坐下。他说：

“我们正考虑您的事，姨妈！我们的意见是把您接到这儿来和我们一起住！”

“不，”阿依莎微笑着说，“我每天都来看你们，时间多得很，我用不着搬家。”

“纳依玛跟我说，”阿卜杜·穆诺依姆坦率地说，“您不能待在这里，因为怕想那些旧事。其实愁人的旧事侵害不着信仰真主的人，那都是真主做的事情，再说已经过去那么些年了。我们

全是您的儿女，真主拿我们来补偿您！”

这个青年是爽朗善良的人，但是，他没考虑到那颗忧愁的心听了这些话怎样承受。

“那当然啰，阿卜杜·穆诺依姆，但是，我喜爱自己的家，这样顶好。”

这时，海迪杰、易卜拉欣和艾哈麦德走了进来，他们一一地和阿依莎握手。接着海迪杰对阿依莎说：

“我要是早知道结婚能让你到这儿来看我们，我不等他们俩成年就让他们结婚了。”

阿依莎笑了，她以过去的往事提醒海迪杰说：

“你们在一个厨房吃饭？还是新妇跟婆婆分开立伙？”

海迪杰和易卜拉欣全笑了，海迪杰含蓄地说：

“新媳妇和她母亲一样，不注意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

两个青年不理解阿依莎的玩笑，易卜拉欣为他们解释说：

“你们俩的母亲为了反对我母亲管伙食，要求单立伙，跟我母亲发生过争吵！”

“你为伙食的事情争吵，妈妈？”新郎诧异地问。

“就是国际争端还能离得开吃饭问题吗？”艾哈麦德笑着说。

“你们的母亲象英国鬼子一样地蛮横，我母亲呢，求真主慈悲她。”易卜拉欣嘲笑地说。

凯玛勒来了，他穿了一套精致的白西装，脸上还是往常所熟悉的那样：突出的前额、大鼻子、金丝眼镜和粗粗的四方小胡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看得出来是一份贵重的礼物，海迪杰打量着这份礼物微笑地说：

“当然啦，弟弟！你要是不结婚的话，就总也不能礼尚往来了。现在全家人都要到结婚的时候啰，这里有艾哈麦德，那里有

雷德万和卡蕾玛，你还不赶紧去找个好姑娘吗？”

“学校放假了吗，舅舅？”艾哈麦德问。

凯玛勒摘下帽子来，凝视着美丽的新妇说：

“小学校还得几天放假，我们目前只做做监护和修改作业的工作。”

纳依玛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端着一个装有各种糖果的银盘子。于是发出一阵吮吸糖果的声音，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接着，易卜拉欣讲起他结婚时的往事：宴会、请歌手和歌女来演出等等情况。阿依莎听他说，脸上带着微笑，心里却非常难过。凯玛勒听了感到一阵悲哀，因为他希望忘掉，然而一直也忘不掉的某些面貌又重新映入了他的脑际。易卜拉欣笑着说：

“阿卜杜·吉瓦德先生主张象现在这种做法，也许当年坚持得比现在还厉害，但是，我母亲——求真主慈悲她——却决定说：‘让艾哈麦德先生在他家里爱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我们得照着我们的意思办喜事。到了那一天，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来了，和他同来的几位朋友——求真主慈悲他们的晚年——其中有雷德万的外祖父穆罕默德·阿发特先生，都坐在客厅里，热闹地方连去都不去。”

“那天晚上有当代名歌女加里莱演出呢，”海迪杰说。

凯玛勒在内心里微笑了，他想起总是夸奖他父亲的那个老女人家里的地下室。

“我们家里本来就有自己的女歌唱家，”易卜拉欣用眼偷看阿依莎说，“她的嗓门比有名的歌女还要强，我们听见她唱就会想起穆尼赖·马赫迪来！”

“她的嗓门早就哑了，她把歌词都忘记了！”阿依莎红着脸平静地说。

“纳依玛也唱啊，你没听见过吗？”凯玛勒说。

“从前听见过，后来就听不见她唱了！”易卜拉欣说，“的确，我们看到她成了一个女谢赫，而不是一个女歌唱家！昨天我跟她说，‘你丈夫是穆斯林的谢赫①，但是，你目前应该把礼拜和做其他善功往后推一推！”

大家全都笑了。艾哈麦德对哥哥说：

“除了不能把新妇带去参加阿里·曼奴菲谢赫的聚会外，你的新妇是没有什么使你遗憾的！”

“阿里谢赫是第一个劝我结婚的人！”新郎说。

“也许兄弟会②要把结婚规定成他们的政治性章程呢！”艾哈麦德朝着凯玛勒说。

“说到你——我说的是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易卜拉欣看着凯玛勒说，“你那时天真活泼，不象现在这样，你总埋怨我们把你的两个姐姐抢来了，一直不原谅我们。”

当时我就象一个空荡的战场，那里还没有发生过战斗。尽管谁都知道叫苦的夫妇讲些什么，可是他们偏要谈论结婚的幸福！在我看来，纳依玛是不会受任何人厌恶的，什么东西能够逃过生活的欺骗呢？

“我们还以为那是因为他爱我们呢，”海迪杰接着丈夫的话头说，“后来日子久了才明白，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有敌视结婚的情绪！”

凯玛勒和大家一起笑了。他爱海迪杰，并且从自己的爱中体会到她更爱自己。新郎的热心宗教，使他十分恐慌，他喜爱的

---

① 谢赫本意是老人、长者和首领等意思，这里是指宗教意识浓厚的人。

② 即穆斯林兄弟会，一九三○年成立，是一个半宗教半政治团体，企图插足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各国泛伊斯兰教主义分子有勾结，它已被纳赛尔解散。

是艾哈麦德。他讨厌婚姻，而海迪杰在适当的时候总提醒他结婚，他却感到高兴。周围的喜气使他十分感动，他的心灵和感情都陶醉了。他发觉自己怀着向往的感情，然而这种向往却没有目标。接着他仿佛初次思索到似地暗想：是什么东西不让我结婚呢？难道就是过去所说的那种思想生活吗？今天我对思想和思想家同样地发生了怀疑，这究竟是畏惧心理，还是报复心理？是偏爱痛苦的心理，还是从旧爱情里发出来的自然反应呢？这些因素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存在！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独身感到遗憾？”易卜拉欣问凯玛勒。

“为什么……”

“我相信，如果你结了婚，准会和我一样，你的天性也是喜欢待在家里，规矩、正派，是一个受尊敬的公务员。毫无疑问，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总有中你意的姑娘，你却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

就连这个骡子也谈起有哲学味的话来了，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姑娘，但是，在哪里？他所认为的正派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不相信真主、犯奸淫罪，并且喝酒的两面派人物！地球上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少女，她大概不是招海里胡同加里莱家的那一个吧！所有这一切都是折磨我心灵的痛苦，它们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除了喝酒和发泄性欲以外，我还有什么办法来逃避那种痛苦呢？他们说，你娶妻生子吧，那样你就会得到安宁。我希望安宁，不管怎样，但是，我能在失望之后用依靠腐朽的人情促成的结婚去寻求安宁吗？但愿死神到来时不带着消除我的永久乐趣的那种痛苦，但是，死神显露出来的是令人不快的恐怖啊！然而在生活丧失了全部意义之后，死亡却显露了生活中的真实趣味。埋头于科学工作的人们是多么奇怪呀？为了争取宪法铤而

走险的领袖们又是多么奇怪呀，只有那些莫名其妙地忍受着痛苦而纯粹为自己打算的人，才享受到了真正的幸福！凯玛勒既惊异又喜悦地瞧了瞧艾哈麦德和阿卜杜·穆诺依姆，下一代在怀疑和困惑之间打开了一条通向某一目的的困难道路。那么，我长期患着这种没有好结果的病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下星期四我要订一个包厢，请新郎新娘、爸爸妈妈和姨母到‘雷哈尼’看戏去！”艾哈麦德说。

“‘雷哈尼’是什么？”海迪杰问。

“科希克希贝克！”易卜拉欣为她解释说。

“亚辛刚结婚的时候带着雷德万的妈到科希克希去了一趟，差一点没有被赶出家门！”海迪杰笑着说。

“那是封建年头，现在连外祖母上科希克希去，外祖父也不阻拦了。”艾哈麦德不在乎地说。

“请你爸爸跟新婚夫妇去吧，我在家里听听广播就行了。”海迪杰说。

“我也不去！”阿依莎说。

海迪杰讲起了亚辛到科希克希去的故事。凯玛勒趁机会看了一下手表，他想起和利亚德·格尔达斯的约会，就站起来告辞走了。

二十

“离考试只有几天了，你还有心思整天贪恋美女？”

问话的人是个大学生，被问的人也是个大学生。一伙大学生在山坡的草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另一伙大学生则早就占据

了山顶上的一个木凉亭。放眼望去是枣椰树林和花园，花园中间砌着小花石甬路。被问的学生说：

“那怎么不能，阿卜杜·穆诺依姆就是在快考试的时候结婚的。”

阿卜杜·穆诺依姆·肖卡特就在这个半圆形里面坐着，艾哈麦德·肖卡特也在这里。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结婚和你们所估计的完全不同，它给大学生考试及格创造了好条件。”

哈勒米·伊扎特挨着雷德万·亚辛坐在半圆形的另一端。他说：

“只有这位穆斯林兄弟会会员的丈夫，才认为这话是正确的。”

雷德万笑了，露出一排珍珠般的牙齿，这句话引起了他心里的忧愁。是的，结婚的事使他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要冒这种险，这是一场可怕的冒险，它的危险性和必需性成正比，但是，它和他的灵魂与身体距离得是多么远啊！有一个大学生问：

“穆斯林兄弟会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宗教团体，”哈勒米·伊扎特回答，“它的宗旨是从理论和行动两方面复兴伊斯兰教，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你没听说过吗？”

“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不是都叫‘穆斯林青年’？”

“就是……”

“他们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哈勒米·伊扎特指着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请问这位老兄吧！”

“我们不但要对外进行宣传，”阿卜杜·穆诺依姆强调说，“我们还要理解真主所创造的伊斯兰教本来面目，伊斯兰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性的立法制度和管理原理。”

“这是二十世纪说的话吗？”

“到一百二十世纪也应该这样说！”他更加用力地说。

“哎呀，真难办！我们在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闹得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哈祖格。”

“但是这是真主的哈祖格啊！”艾哈麦德笑着说。

爆发了一阵高声大笑。阿卜杜·穆诺依姆怒目地凝视着他。雷德万·亚辛仿佛对这个比喻不大满意，说：

“用哈祖格来比喻‘穆斯林青年’太过分了！”

“如果有人不同意你们的意见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用石块砸死① 他们？”

“青年们受到迷失信仰和性格堕落的引诱，为了惩罚他们就是用石头攻击他们也不为过，但是，我们并不用石块攻击他们，我们只是善意劝告，举出良好的榜样来教诲和领导他们。我们家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弟弟就是一个误用石块攻击的人。这就是他，在你们面前公开嘲笑和攻击创造他的真主！”

艾哈麦德笑起来了。哈勒米·伊扎特对他说：

“如果你感觉和哥哥住在一起有危险的时候，请你搬到红巷我家来住。”

“你和他一样吗？”

“不，我们是宽宏大量的华夫脱党人，我们领袖的首席顾问

---

① 用石块攻击是对待魔鬼的办法，据说古代圣人易卜拉欣曾用石块击魔鬼。尔后伊斯兰教宗教法规定，凡是穆斯林犯了叛教罪，都要用石头砸死，被叫做“石头击刑”。

是科普特教教徒①，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这样客观……”

“你们怎么能在废除外国人特权的月份里，说出这种树立自己特权的狂言来呢？”最先说话的那个大学生说。

“难道我们为了尊重外国人就该破坏自己的宗教吗？”阿卜杜·穆诺依姆问。

“外国人的特权废除了，让对条约有研究的人谈谈这个条约吧。”雷德万·亚辛好象提出最后的请求似地说。

“有研究的人未必是忠诚的人，”哈勒米·伊扎特说，“他们只知道厌恶和嫉妒，要取得完全的独立只有依靠政党，有研究的人妄想凭嘴皮子来谋取比我们已经取得的更多的东西，那怎么可能呢？”

这时听到一个声音怨恨地说：

“让我们考虑考虑前途吧！”

“五月里不谈前途，考试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先舒服舒服吧。明天我就不到学校里去了，我要抓紧时间好好自习。”

“不要急，职业并没等着我们，学法律的也好，学文学的也好，前途是什么？末了还不是瞎碰，或者当个小抄写匠，如果你们脑筋闲不住就考虑考虑前途吧。”

“外国人的特权已经废除了，将来路子总会打开的！”

“路子会打开？寻路的人总比路子多吧！”

“你们听着，当年大学的门也是关着的，纳哈斯总算让人们能进大学了；他能够在残暴的统治集团逼得年年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他们找到出路，难道就不能任用我们吗？”

花园那头走过来一伙人，他们不再说话了，扭头朝那里望去。这是四个女学生，从开罗大学的学校本部出来，往吉查的注

---

① 是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中的一支。

册处走去。起初，他们辨别不出她们到底是哪位，可是，她们慢慢地往前走，反而使他们产生了想就近细看她们的愿望，因为她们走的这条路是在他们坐着的地方前面往北拐弯。她们全都出现在他们眼前了，他们谈论着她们的名字和是哪个学院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法学院的，其余三个是文学院的。艾哈麦德瞅着她们中的一个，自言自语地说："阿拉维亚·萨卜拉。"她是一个已经变成了埃及土耳其两种女性美的少女，身材细高而匀称，皮肤白皙，满头黑发，豹子眼，黑而又大，两条连在一起的眉毛，有着贵族气魄和高贵的眼神。不仅如此，她还是他预备班的同学，现在，听说和他一样，已经转到社会系来了。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和她谈话，但是，自从他第一眼看见她，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尽管他欣赏纳依玛的容貌漂亮可爱，但是从没打动过他的心；这位少女却有独到的特点，让这个特点在最近作为他的理智和心灵将得到友谊的预示吧！

等这伙人走出他们的视线以后，哈勒米·伊扎特说：

"近来文学院成了女子学院了！"

"你们不要认为法学院学生不断到你们学院各班看望你们是想真心和你们交朋友，他们的目的丑恶得很！"雷德万·亚辛环顾着半圆圈里的文学院学生说。

接着他大声地笑起来。但是在这一刹那他并没感觉到幸福，而刚才对少女们的一番谈论却引起了他内心的不安和忧愁。

"为什么少女们都愿意入文学院？"

"因为这很适合她们，当教员的路子最宽！"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的课程也是妇女的课程，什么擦胭脂啦，修指甲啦，描睫毛啦，诗啦，小说啦全是这一套！"

大家全都笑了，就连艾哈麦德也不例外，其余的文学院学生

也笑了，尽管他们心里不满意这种说法。接着，艾哈麦德说：

“这个不公正的判断应该加在医学院头上才对，因为当护士的总是女人。的确，你们心里总没肯定‘男女平等’这条真理！”

“如果对女人说，你们和我们一样，我不知道这话是夸奖还是污蔑。”阿卜杜·穆诺依姆微笑着说。

“牵涉到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一定是夸奖，决不是污蔑！”

“除了继承权以外，伊斯兰教已经实行男女平等了！”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对，连作奴隶都是男女平等的！”艾哈麦德讽刺地说。

“你们不懂得自己的宗教，这真是不幸！”阿卜杜·穆诺依姆忿怒地说。

哈勒米·伊扎特看了一眼雷德万·亚辛，微笑着问：

“关于伊斯兰教你了解些什么？”

“你了解些什么？”雷德万用相同的口吻反问他。

“关于伊斯兰教你了解些什么？”阿卜杜·穆诺依姆问他弟弟艾哈麦德，“你要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我只知道伊斯兰是个宗教，这就够了！”艾哈麦德安静地说，“一切宗教我都不相信！”

“你有什么根据可以否定宗教呢？”阿卜杜·穆诺依姆不高兴地问。

“你有什么根据可以否定宗教呢？”

“我有，每个信教的人都有，但是，让我先问问你，你是怎样过生活的？”

阿卜杜·穆诺依姆的声音越来越高，把在他和他弟弟中间坐着的那个人弄慌了，不住地来回看他们。

“我凭我的特殊信仰过生活，我相信世界，相信作人，相信昨

天，相信为完成最后新建筑而削平地球所应尽的一切义务……”

“你就用这一套来破坏人们的人生哲学……”

“不，你应该这样说，一种信仰能够存在一千多年并不证明这种信仰的强有力，只能证明某些人是在走下坡路。这种情况是和日新月异的生活规律相违背的，适合孩提时做的事情，长大成人后就不能做了，就必须改变。人一向是自然界和旁人的奴隶，他们用学识和发明创造来反对为自然界作奴隶，就如同他们用进步的学说反对为旁人作奴隶一样，如不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人类解放的绊脚石！”

在这一刹那，阿卜杜·穆诺依姆心里非常讨厌艾哈麦德是他的弟弟，他说：

“叛教是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穆斯林逃避真主，逃避自己的心灵和逃避在人们面前尽责任的唯一办法。叛教的道理不可能比信仰的道理更有力，我们不能把用理性进行选择和用感性进行选择等量齐观。”

“你们俩不要这样激烈地辩论了，”雷德万·亚辛插嘴说，“你们是亲兄弟，顶好是一党一派！”

哈勒米·伊扎特有时候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忿怒情绪，他身不由己地说：

“信仰……作人……明天，全是废话！世界上唯一的规律应该是一切事物的准则。我们应该信仰一种东西，它能把人类具有的各种各样的懦弱性一扫而光，不论我们的工作怎样繁难，也总要使人类成为崇高而坚强的典型！”

“这是华夫脱党在缔结条约以后的新主张吗？”

哈勒米·伊扎特笑起来了，这使他恢复了本来的样子。雷德万替他说：

“不错，他是华夫脱党员，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发出一些怪论，他曾经高唱要杀尽所有的人，也许那是说明前一天夜里他没睡好觉！”

互相攻击得过于激烈，自然要引起全体人员的反应，这时大家全都沉默不语了。雷德万对这一点感到非常高兴，他抬眼眺望自己的周围，一会儿注视着天空盘旋的鹞鹰，一会儿凝视着枣椰树丛。所有的人都谈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有人说出攻击真主的话来，可是他却只能把内心的矛盾隐藏起来，这个矛盾永远是威胁他的可怕秘密。他好象被驱逐出人群以外的人，也可以说好象是个陌生人。究竟是谁把人类分成普通人和特殊人的呢？一时的征服和统治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笑受苦的人呢？雷德万对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你不要着急，保护宗教的任务只有真主来担当，你还是考虑一下最多不过九个月就要作父亲的事情吧！”

真的？……

“我觉得惹你生气比惹真主生气还难过！”艾哈麦德为了消除方才激烈争论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对哥哥开玩笑说。

接着，艾哈麦德心里暗自思想：不论他是否真生气，一回到甘露街他马上就会心花怒放。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发现阿拉维娅·萨卜拉在甘露街的楼下等着我呢？

想到这里，他笑出了声，但是，周围的人谁也猜不透他为什么发笑……

二十一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的家里有了不平常的活动，花

园里站着一些人，廊子上也坐着一些人，里里外外人头攒动，哈勒米·伊扎特碰一下雷德万·亚辛的胳膊说：

"我们并不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没人支持！"

当他们俩分开路走到里面去的时候，有些青年大声疾呼："团结万岁！"雷德万感动得脸红了。他和他们一样地忿怒和激动，不过，他却不安地暗自思量：看，谁还能怀疑我到这里来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呢？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不安告诉了哈勒米·伊扎特，朋友对他说："只有爱害怕的人才会受到怀疑！你挺胸昂头大踏步前进吧，为了争取过好生活而奔走的，不应当过分顾虑人们的意见。"会客厅里坐满了人，其中有学生、工人和一部分华夫脱党党员，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坐在中央，不同往常地紧皱着眉头，威风而严肃，显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神色和气派。他们俩朝他走去，他站起来庄重地迎接，和他们一一握手，叫他们坐下。在迎接这两个青年的时候，谈话中断了，这时在座的一个人说：

"大家看到新内阁名单里没有纳格拉希，群众舆论哗然了！"

"我们辞职的时候，就做出了不参加新内阁的决定，"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说，"其实这个分歧早就暴露出来了，甚至咖啡馆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但是，纳格拉希和华夫脱党的其他委员不同，从前也有许多人脱离华夫脱党并没发生过任何问题，纳格拉希情况特殊，你们不要忘记，他的地位和艾哈麦德·马赫尔一样，他们俩是代表团团员①，是战斗的代表团员，他们碰过绞刑架、监狱和炸弹。

这一次的分歧不仅仅是丢人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假如这桩可怕的事件发生了的话，华夫

① 这里是指一九一九年要求独立的埃及代表团。

脱党就会分裂，陷于混乱，那就不是纳格拉希和马赫尔两个人的问题了！”

“穆卡里姆·乌贝德[1]最后也宣布了他的主张……”

雷德万听了这些话觉得特别刺耳，他不肯轻易相信华夫脱党领袖在党组织内部互相倾轧。

“这场是非的中心人物就是穆卡里姆·乌贝德帕夏阁下！”

“别人也不是毫无关系。”阿卜杜·拉赫曼帕夏说。

“但是，他这个人对自己的两个对手一点也不能容忍。他要独自左右纳哈斯，而不容别人干涉，如果把纳格拉希和马赫尔搬开，他就毫无忌惮了！”

“假如他能够做到的话，他还想取纳哈斯而代之呢。”

“我希望你们说话不要过分，”座间一个年长的人说，“也许事情会恢复正常！”

“组成没有纳格拉希的内阁以后，还能恢复正常吗？”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如果萨阿德·柴鲁尔活着，这是可能的，可是纳哈斯这个人非常固执，当他那股劲上来……”

这时有一个人跑进大厅来，帕夏到屋子中间去迎他，他们俩亲热地行了拥抱礼。帕夏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亚历山大的情况如何？”

“很好，很好，在萨伊迪·加比尔车站上群众为纳格拉希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明白事理的群众喊出发自内心的口号。所有的人全都被激怒了，他们反对新内阁所谓的‘廉洁的政令’，他们大喊：‘廉洁的纳格拉希万岁’‘萨阿德·柴鲁尔的继承人纳

---

① 原为华夫脱党人，后来分裂出去自组华夫脱同盟。

格拉希万岁’，还有许多人大喊：‘民族领袖纳格拉希万岁’。”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很高，很多人重复着他的口号，以致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不得不向他们摆手，要他们保持安静。这个人接着说：

“群众舆论对于内阁，对于内阁里没有纳格拉希一点非常愤慨，纳哈斯情愿帮助那个魔鬼来反对这些圣洁的权威人士，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现在是八月，”阿卜杜·拉赫曼帕夏说，“大学要到十月开学，让大学开学的日子作为决定一切的时机吧，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示威游行，如果纳哈斯不恢复旧日的路线，就得让他下野。”

“我能肯定，各大学的游行示威队伍会倾流到纳格拉希的公馆去……”哈勒米·伊扎特说。

“什么事情都需要安排，你们要和支持我们的大学生们联络好，作出很好的准备。我听见一些消息，许多人不相信纳瓦卜①和宗教长老们会和我们联合。”

“纳格拉希是华夫脱党的创始人，你们知道他的办公室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从各省打来的长途电话……”

雷德万心中纳闷，不停地思索着：又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华夫脱党会再次分裂吗？难道这个事件真是穆卡里姆·乌贝德挑起的么？执行神圣使命十八年的政党分裂了，难道同民族利益没有矛盾？人们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总不外乎提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有力量和准备示威游行的两个范围。后来人们陆续散去，大厅里只剩下帕夏、雷德万和哈勒米·伊扎特。这时帕夏请他们俩到廊下来坐，他们俩跟着他走了出来，三个人坐在茶几周

① 奥斯曼帝国给予地主或大资产阶级的封号。

围，仆人立刻给他们送来几杯柠檬水。不多一会儿，他们看到有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人来到门口，雷德万在前些次来的时候见过他，他名叫阿里·马赫兰，是帕夏的私人秘书，从相貌看来是个好诙谐的人。有一个青年陪着他，看样子有二十岁，长得漂亮动人，从他那波浪式的头发和长发梢、宽脖领上看来，他是个卖艺的人。阿里·马赫兰裂开嘴微笑着走近前来，吻了帕夏的手，又和两个青年握了手，才介绍那个青年说：

“这是阿迪亚·加达特先生，歌手中的后起之秀，很有天才，我曾和您谈过的，帕夏阁下！”

帕夏把原来放在茶几上的眼镜戴上，仔细地打量着那个青年说：

“欢迎，欢迎，阿迪亚先生！久仰大名，这一回该听听你的歌了吧！”

青年微笑着为他祷告，接着也坐下来。这时阿里·马赫兰俯向帕夏说：

“怎么样，伯伯？”

每逢不需要客气的时候，他就这样称呼帕夏。帕夏微笑着回答他说：

“比你强一千倍！”

阿里·马赫兰一反常态，用郑重口吻说：

“在盎格鲁酒吧里，人们都在悄悄谈论纳格拉希领导的民族内阁……”

“我们可不是他委任的大臣！”帕夏微笑着，流露出政客神色喃喃地说。

“有根据么？”雷德万既关心又不安地问，“我不能想象纳格拉希会象穆罕默德·艾哈麦德或易司马仪·西德基那样搞一个

政变！”

“政变？”阿里·马赫兰说，“不会！现在的问题是吸引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和纳瓦卜同我们合作，你不要忘记国王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马赫尔就得聪明忍耐一点。”

“难道我们最后竟变成王室的人了？”雷德万懊恼地问。

“话还是那句话，但是意思不同了。”阿卜杜·拉赫曼帕夏说，“法鲁克跟付欧德不一样，法鲁克是一个热情的爱国青年。现在的情况也和从前不同，他受到纳哈斯的恶毒攻击后，也长了见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庆贺帕夏组阁？”阿里·马赫兰揉搓着两只手，喜笑颜开地说，“你会不会象委任我作私人秘书一样地委任我作首相秘书？”

“不，”帕夏笑笑说，“我委任你作总典狱官，因为监狱是最适合你住的地方。”

“监狱？可是他们说监狱是给小伙子们预备的！”

“不是给他们预备的，你放心吧！”

接着，帕夏突然烦了，大声嚷叫说：

“算了，算了，政治是谈够了，谢谢！请你们换换这里的空气吧！”他溜了一眼阿迪亚，问道：

“你们给我们唱一个什么歌？”

“能给帕夏唱歌是年轻人的幸运！”阿里·马赫兰替他说，“既然帕夏问起来了，你就说吧！”

“我唱最新的一支歌《他们缠磨我，他们缠磨他》吧，这是马赫兰先生作的歌呢！”阿迪亚·加达特温柔地说。

“你什么时候会编歌的？”帕夏疑视着秘书问。

“我不是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过七年吗？在那里我就热衷

于研究四声韵和歌韵。”

“你这种放荡的歌曲跟爱资哈尔有什么关系？‘他们缠磨我，他们缠磨他’，这个他是谁，穆加威尔吗？”

“这是指帕夏的胡子，帕夏阁下！”

“坏小子！”

阿里·马赫兰招呼仆人，帕夏问他说：

“你叫他们做什么？”

“让他们给我们准备一个音乐会。”

“你们等会儿，我先去做宵礼礼拜，”帕夏站起来说。

“难道我们来跟你闲聊还没破坏你的小净①吗？”马赫兰微笑着讥诮说。

二十二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走出家门，拄着手杖慢慢地步行着。现在和过去不同了，自从铺子关张以来，每天只出一趟门，以便尽量减少上下楼梯时心里感到的难受。虽然还只是九月的天气，但是他已经穿上了毛衣服，因为枯瘦的身体再也受不了秋凉气候，而当初他身体肥胖强壮的时候，这种秋凉气候却是他求之不得的。从年轻的时候就陪伴着他的这条手杖，原来只作为成年男人和文雅相貌的标志，现在已经变成他漫步的依靠了。甚至就是这种缓慢的步行。也只有强忍着才能坚持得住。但是，他还保持着昔日的文雅风采，一直不放弃华丽的衣饰，使用浓郁的香水，享受老年的美貌和尊严。当他走到一家帽子铺

① 照伊斯兰教的说法，一切猥亵举动都是破坏小净的。

跟前时，两只眼睛不由得要转过去看一看。多年来挂在那里，写着他和他父亲名字的那块招牌已经摘掉了，铺子的外观和营业全都变了，改成了一个出售兼修理帽子的店铺，铺面前摆着机器和铜楦头。他眼前浮现出幻想出来的招牌，别人的眼睛是看不见它的。它对他宣布：他的时代——努力、斗争和快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躲藏在一个角落里养老，丢开了希望的世界，迎来了衰老、疾病和等待的世界。他那颗始终热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乐事的心灵紧张起来了。在他看来甚至信仰本身，也只是世界上的一种乐趣和获得乐趣的手段，直到今天，他也没理解放弃今世和专事追求后世的那种虔修的宗教善功。这家铺子不再是他的了，但是，他怎么能抹掉心中对它的记忆呢？它原是他活动的中心，人们眼光的焦点，也是朋友和爱人们相会的场所，它还是他获得尊严和荣誉的地方。"你可以自慰了，你说：我嫁出了自己的女儿，教养了自己的孩子，并且抱了孙子，我有足够的金钱，我曾享受过世界上的甘美，许多年（真是许多年吗？）现在，我应该感谢真主，感谢真主一直是，也永远是必需的。但是，这种想法是多么遗憾啊！求真主饶恕时代，把他一会儿也没停止过的生活暴露出来的时代是不义的，它对人类是多么不讲信义啊！假如这些石头能够说话，我一定要求它向我谈谈过去的情况，它也一定会告诉我，这个身体是否真地没象大山般地倾倒过，这颗有病的心是否真地没停止过跳动，这个嘴是否真地没止住过笑，这些感情是否真地没经历过痛苦。再说一次，求真主饶恕时代！"

当他走完这段路的时候，到了侯赛因清真寺，他脱下鞋子来，嘴里念着法谛海走了进去。他走到讲演亭跟前，发现穆罕默德·阿发特和易卜拉欣·法尔在那里等候着他，他们一起做了

昏礼拜，然后，他们一起走出清真寺到托姆巴克希亚去看望阿里·阿卜杜·拉赫曼。他们三个人为了养病，被迫放弃了工作，在家居闲，但是，他们的情况总还比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强，那个人已经不能下床了。艾哈麦德叹息地说：

“我想不久我就得坐车到清真寺来了，走是走不动啦。”

“看情形是要这样了。”

“我害怕我会被迫躺在床上，就象阿里先生这样，”艾哈麦德不安地说，“我总是祷告真主，但愿早死，也不要无能到……”

“真主保佑你，保佑我们不遭受任何邪恶！”

“阿尼姆·哈米杜瘫痪在床上快一年了！”艾哈麦德好象害怕似地说：“萨迪格·马沃尔迪忍受这种折磨也有几个月了，真主，如果我们也是命中注定要这样的话，但愿你让我们快死吧！”

“你要不能克服这些倒霉念头的话，那你就成了女人了！”穆罕默德·阿发特笑着说：“依靠真主吧，老兄。”

他们到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的家，径直走进了他的卧室，他忧郁地抢在他们前面说：

“你们来晚了，真主饶恕你们。”

他的眼光里带着卧床人的烦躁，除了和他们聚会的时间外，他没有一丝微笑了。他说：

“我整天听收音机，一点别的事都没有，假如埃及到现在还没有广播电台，我可怎么办啊？所有的广播节目我都爱听，甚至我几乎听不懂的那些报告也不例外。可是，我还没老到应该忍受这种折磨的程度吧，我们的祖父象我们这样的年纪还结婚呢！”

“这个想法好，”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开玩笑的兴头不由得又被引了起来，他说：“我们再结一次婚你们看怎么样，也

许那样会使我们扫除疾病恢复青春呢!”

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尽量避免大笑,怕勾起咳嗽来,闹得心疼,他只是微笑着说:

“我和你们一起办!你们给我找个新妇吧,但是,你们要对她说清楚新郎已经不能动弹了,她必须……”

这时易卜拉欣·法尔好象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似地对阿里说: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可要比你先抱重孙子啦,求真主赐给他长寿。”

“先给你道个喜吧,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

“是的,纳依玛怀孕了。”艾哈麦德皱起眉头来说,“但是,我并不安心,我还记得她出生那天,大夫说她心脏衰弱,我总想把它忘掉,可是总忘不掉。”

“你真是个欺骗真主的人,你从什么时候又相信起大夫的话来了呢?”

“自从那次没和他们商量就吃了药,闹得我一夜也没睡着觉的那个时候开始的……”艾哈麦德笑着说。

“那么真主的慈悲呢?”阿里·阿卜杜·拉赫曼问。

“感谢养育全世界的真主。”艾哈默德修正地说,“我并没忽略真主的慈悲,但是,一种惧怕引起了另一种惧怕。的确,说我关心纳依玛不如说关心阿依莎,阿里!阿依莎是我活在世上最担心的人,她是个可怜的苦命人。我一抛下她,她在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是一个孤单的人了。”

“有我们的真主在,真主是最大的保护者,”易卜拉欣·法尔说。

他们全都不吭声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的声音打破了

这里的沉默：

“接着就该我抱重孙子了……”

“求真主饶恕这些女孩子们吧，”艾哈麦德笑着说，“她们还没等到时候就把自己的亲人都给催老了！”

“快承认老吧，老家伙！”穆罕默德·阿发特大声嚷着说，“你还不够老吗？”

“你别用这么大的嗓门，免得让我的心听了得佝偻病，我的心变得象娇生惯养的小孩一样了。”

“这个年头跟过去怎么能比呀！”易卜拉欣·法尔遗憾地摇了摇头说，“这个年头对我们多么残酷，它让我们谁也得不到安全，仿佛我们早就约会好了似的！”

“按照阿卜杜·瓦哈卜的主张：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他们一起笑起来了。这时，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改变了语气，郑重地问：

“是真的吗？我听说纳格拉希……”

“我们是多么希望一切照旧啊！”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一本正经地说，“求伟大的真主饶恕！”

“共同斗争了一辈子的兄弟情谊，一日之间化为灰尘。”

“这个年头，什么东西都能化为灰尘。”

“再也没比纳格拉希脱离华夫脱党这种事更使我难过的了，”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继续说，“他真不应该和他们对抗到这种程度。”

“你看他会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是肯定的，豌豆怎么能和太阳相比？这个革命一生的人自作自受，他是在踩着艾哈麦德·马赫尔的脚步走。”

“我们不谈这个吧！”穆罕默德·阿发特怨恨地叫了起来，

"我几乎要不谈政治了!"

易卜拉欣·法尔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微笑着问:

"假如真主不慈悲,我们全都象阿里先生这样躺在床上起不来,我们还怎么见面谈话呢?"

"真主慈悲,不会有那种事!"穆罕默德·阿发特嘟囔说。

"假如真发生了这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就用无线电谈话,就象可恨的父母官跟子民说话似的。"艾哈默德·阿卜杜·吉瓦德笑着说。

他们全都笑了。穆罕默德·阿发特取出表来看了一下,但是,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恐慌地说:

"你们待在这儿,等医生来了你们听听他说什么,可诅咒的人,可诅咒的日子。"

二十三

奥利亚的商店都关了门,路上行人很少。今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才不过是十二月中旬,就已经很冷了。凯玛勒把利亚德·格尔达斯吸引到侯赛因地区来,并没费什么事。因为那个青年虽然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却非常喜欢在这个地区的街头巷尾漫步,在这里坐咖啡馆。他们俩从在《思想》杂志社相识以来,已经一年半了,没有哪一个星期不见一两次面。在假期中,每天晚上他们俩都要碰头,也许在《思想》杂志社,也许在两宫之间凯玛勒家,也许在曼希叶·卜克拉区利亚德·格尔达斯的家,还可能在欧玛杜丁咖啡馆或侯赛因大咖啡馆。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被埋在地下,永远被抹掉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以后,凯玛

勒就总到侯赛因大咖啡馆来了。他们俩对彼此的友谊全都感到很欣慰。有一次，凯玛勒自言自语地说："我失去了侯赛因·夏达德这个朋友，多少年来，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到现在利亚德·格尔达斯才把它填补起来。"在利亚德的面前，他神志清醒，感情激奋，因为他们的思想一致，几乎被它所陶醉。虽然他们俩并非一体，看上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人，但是他们俩的友情是默契的，谁也没有公开宣扬过，谁也没对另一个人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中也没有哪一个说："我不能想象离开你怎样过活。"而事实上他们俩谁也离不开谁。尽管天气很冷，他们俩散步的兴致仍然很高，两个人决定步行到欧玛杜丁咖啡馆去。那天晚上，利亚德·格尔达斯并不高兴。他很激动地说：

"宪法的危机由于人民的失败而结束了，纳哈斯下台只能说人民和王室的历史性斗争又失败了……"

"现在可以肯定了，法鲁克和他父亲一样。"凯玛勒忧郁地说。

"应该负责的不止是法鲁克一个人，这是一贯和人民为敌的人们搞的，是马赫尔和穆罕默德·迈哈穆德闹的鬼把戏。令人难过的是两个人民的儿子竟和这些人民敌人同流合污了，一个是马赫尔，一个是纳格拉希。假如能把这些叛徒从国内清除，国王就会找不到帮助他剥夺人民权利的人了。"

利亚德·格尔达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今天，战场上没有英国鬼子了，现在的斗争是人民和国王面对面的斗争。独立不能包括一切，独立以后，人民还要争取实现自己的神圣权利，人民要享受自己的政治权和其他权利，要过'人'的生活，而不要过奴隶生活。"

凯玛勒不象利亚德那样热衷政治，因为怀疑使政治不能在

一个人的心里占据固定的位置，因此，政治只能在他的感情中保留一席之地。他以感性出发相信人民的权利，他的理智却不知道怎样肯定人民的权利。他的理智一会儿说："争取人民的权利吧！"一会儿又说："拖延就会改良，人民只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有时，他的理智还说："难道不应当走一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吗？"只是他的心始终对人民怀有感情，这是他从童年时代就产生了的，并且和怀念法赫米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了。利亚德把政治当作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他接着说：

"我们能够忘记穆卡里姆在阿比丁广场上对我们的那场侮辱吗？这种罪恶的免职还不是对全民谩骂、污辱和啐唾沫吗？有些人被激怒得狂叫起来了，唉！"

"那么你是恼恨穆卡里姆啰！"凯玛勒玩笑地对他说。

"所有的科普特教徒都是华夫脱党人，因为华夫脱党是一个纯粹的民族政党，并不象祖国党那样是土耳其人的宗教性政党，而是一个使埃及成为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全体埃及人的自由国家的政党。人民的敌人懂得这一点，因此，科普特教徒在西德基统治时代就成了他们公开迫害的对象，今后，他们会更加残酷地折磨那些人。"

凯玛勒对他这些坦率的话非常欢迎，因为这可以证明他们俩的友情深厚。他高兴地问道：

"你竟谈起了科普特教徒？你不是只信仰科学和艺术吗？"

利亚德沉默了。他们已经走到爱资哈尔大街，那里寒风吹得似乎更厉害了。他们俩路上经过一个卖核桃酥的铺子，凯玛勒叫他进去吃点点心，不一会儿，他们俩各拿了一小盘到边上去吃了。这时，利亚德说：

"我是自由的人，同时也是科普特教徒。不，我没有宗教信

仰，我也不是科普特教徒，我常常觉得科普特教徒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信一个宗教的人。有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些就会颤抖。但是，慢着，我忘记自己的民族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吗？有一点可以使我放弃这种思想斗争，那就是萨阿德·柴鲁尔所说过：纯埃及民族已经没有了。纳哈斯是一个虔信宗教的穆斯林，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族领袖，我们在他面前只能认为自己是埃及人，分不出什么穆斯林和科普特教徒来，我能够不受这些思想烦扰地过幸福生活，但是，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心灵对现实生活是有责任的。"

凯玛勒一边吃着一边想，心里为这些感情而烦躁。利亚德这种地道的埃及人相貌使他想起了法老的形象。这一点在他的心里激起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利亚德的立场有它不能否认的理由，我本人不论是从理性方面或从感性方面看来，都是被人类的分化所折磨的人。他也是同样，少数民族怎么能在迫害他们的多数民族中间生活呢？习惯上以造福人群的尺度来衡量那些崇高使命，首先应该要斩断迫害者的魔爪。"他说：

"请你不要怪我，我活到现在还没遇到过种族主义的问题。从小母亲就教育我爱所有的人，我青年时代是在革命斗争的年代中过来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党派纷争，所以我不了解这种问题！"

他们又开始散步了，利亚德说：

"但愿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老实对你说，我很遗憾，我们出生的家庭总有一些令人伤感的往事。我并不是宗教狂，但是，一个人不仅在自己家里，就是走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如果他忘记了个人的权利，也就是放弃了全部人权！"

"这句话太美了，能够负起作人的真正使命的人，常常从少

数民族的普通人或关心少数民族的人群中涌现出来，但是，他们往往是宗教狂。”

“当然，哪里都会有宗教狂，人是善变的，畜生才总是老样子。他们在你们跟前把我们叫做‘可诅咒的卡菲尔’，而在我们跟前却把你们叫做‘强横的卡菲尔’。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埃及国王的子孙，他们能够用纳税来保持自己的宗教。”

凯玛勒大声笑起来，他说：

“我们这样说，你们那样说，你看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宗教还是那种永远爱斗争的人类天性？不止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不能和好，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①、汉志人和伊拉克人也永远有争执，就如同华夫脱党和立宪自由党人，法学院学生和文学院学生，本地茶房和欧式侍役永远有争执一样。不过尽管这样，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也会感到忧愁！喂，你怎么可在你的小说里设法改变这一点？”

“你指的是什么问题？”

“科普特教徒和穆斯林的问题……”

利亚德·格尔达斯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我害怕误会……”接着又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接下去说，“其次，你也不要忘记，虽然有这些情况，现在还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当初，阿卜杜·阿齐兹·加威希谢赫建议穆斯林扒我们的皮做靴子穿。”

“这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彻底解决呢？”

“幸好在民族危机之中，这个问题已经被冲淡了，今天科普

---

① 伊斯兰教两大主要派别。逊尼派自称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大都属于此派。什叶派崇拜阿里及其子孙，十六世纪以来，伊朗把它当作国教。

特教徒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的问题，如果人民受迫害，就是我们自己受迫害，如果人民得到解放，就是我们自己得到解放。"

幸福和平安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你的心在爱情中过生活，而我的理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呢？什么时候我能象我外甥阿卜杜·穆诺依姆那样说："是，是"呢？因为利亚德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读他的小说，但是，就在我发现哲学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的时候，我怎么能相信艺术呢？

利亚德偷眼望了望他，突然问道：

"听我说，你在想什么？"

凯玛勒明白朋友问的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我在想你的小说。"

"你没有为我的直言感到难过？"

"我，……求真主原谅……"

"你看我最后的这篇小说了吗？"利亚德象请求原谅似地笑了笑问。

"看了，真是一篇好小说，但是，我总以为艺术是一种不严肃的力量。不过尽管我有这种看法，我却不知道在人类生活中严肃和诙谐究竟哪一种重要。你是高等知识分子，也许你是'非科学家'中最了解科学的人，但是，你却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浪费在写小说中了。有时候，我自己暗想：'你究竟从科学里面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我从科学里面理解到了艺术为真理服务，"利亚德·格尔达斯十分激动地说，"对真理忠诚，不论多么痛苦也会鼓起勇气拥护真理，做出公正的判断，对一切人宽宏大量。"

这是一些多么伟大的话！但是，它和小说这种游戏有什么关系？利亚德·格尔达斯望着他的脸，已经看出他脸上流露出

怀疑的神色了，他大声地笑着说：

“你误解艺术了，但是，我并不难过，因为你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怀疑。我们用我们的理性观察事物，却用我们的感性来生活。以你为例吧，你虽然采取怀疑的立场，却谈爱情，善交际，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含有一种感觉到的和感觉不到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力量并不比信仰的力量弱。艺术是表现人类世界的，同时文学家中还有些人把自己的艺术用在世界上许多学术论战中，艺术在他的手里成了世界思想战场上一些斗争形式的武器，所以艺术不可能是一种不严肃的力量……”

他是为艺术辩护，还是为艺术家的作用辩护？假如卖面包的人有机会发言的话，他一定要说明面包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就是这样，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固定价值，同样地，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价值。在这一刹那有几百万人在表现自己呢？在这个时候孩子大声哭，是因为他丢失了玩具；爱人高声吵嚷，是乘夜晚或借某一情况来抒发心灵上的痛苦。我是哭啊，还是笑呢？他说：

“你说‘世界思想战场’这句话真对，让我告诉你，我们的家庭也是反映它的一个缩影。我有一个外甥是穆斯林兄弟会会员，另一个外甥是共产主义者。”

“在每个家庭里都应该有这样的反映，这话早晚会实现，我们并不是在深山老狱里生活，难道你就没考虑过这些事情？”

“我读过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在内的共产主义书籍，同样地我也阅读了法西斯、纳粹党的书籍。”

“你阅读，你琢磨，你是一个不考虑历史的史学家。我希望你会把你自己摆脱这种景况的一天当作你幸福的新生节日。”

凯玛勒对这个说法感到不高兴，因为它一方面是辛辣的谴责，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正确性。他逃避回答这个话题说：

“我们家里作为共产主义者或兄弟会会员的人对他们所信仰的东西都没有明确的认识！”

“信仰是一种意志，而不是一种认识，今天最冷淡的基督徒认识基督教教义的也会比虔诚的教徒多一倍，你们伊斯兰教也是一样。”

“你相信这些学说的哪一种？”

“我当然不赞成纳粹党、法西斯，”利亚德·格尔达斯考虑了一下说，“那是一种独裁的专政制度，共产主义能够创造出一个没有人种和宗教歧视的痛苦，也没有阶级矛盾的世界来。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艺术。”

“伊斯兰教创造出你所说的这个世界已经一千多年了。”凯玛勒说，显然是开玩笑口吻。

“但是，伊斯兰是宗教，共产主义是科学，宗教不过是一套荒诞的说法……”接着，他修正地说，“我们是和穆斯林打交道，而不是和伊斯兰教打交道。”

他们俩发现尽管天气特别冷，付欧德大街还是很拥挤。利亚德突然站住了，问道：

“今天晚饭来点浓酒，吃点通心粉，你看怎么样？”

“我不在熟地方喝酒，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就到阿卡莎咖啡馆……”

“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拘束？”利亚德·格尔达斯笑着说，“戴眼镜、留小胡髭、严格地遵守习俗！你从所有的羁绊中解放了自己的理智，却把它们全加在了自己身上。你呀，至少从身体上来看，是生来当教员的！”

利亚德提起他的身体，使他想起了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参加过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他们喝酒，全都喝醉了，其中有一个人拿他的脑袋和鼻子取笑，把所有的人都逗乐了。但是一谈到他的脑袋和鼻子，他就会想到阿依达，在那些日子里，阿依达不是也看见了他的脑袋和鼻子吗。它曾使他自卑，可奇怪的是，爱情过去，就变得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而这些痛苦的渣滓却一直存留着。

利亚德拽着他的胳膊说：

“来吧，我们先去喝杯酒，谈谈小说的艺术，然后我们俩一起到招海里胡同加里莱夫人那里去。如果你叫她姑姑，我就可以叫她姨妈。”

二十四

甘露街，更准确地说是阿卜杜·穆诺依姆的那套房间里，发生了事情。卧室里，艾米娜、海迪杰、阿依莎、宰努白和一个女助产士围着纳依玛的床铺。会客室里，和阿卜杜·穆诺依姆一起坐着的有他父亲易卜拉欣·肖卡特、弟弟艾哈麦德、舅舅亚辛和凯玛勒。亚辛对阿卜杜·穆诺依姆开玩笑说：

“你计算着点，下次不要赶上这个时候生小孩，你正需要准备考试……”

这是四月下旬，阿卜杜·穆诺依姆心里非常烦躁，他有多么大的愉快，就有多么大的不安。从关着的门里面传出来生孩子的尖叫声，这唯一能说明的只能是痛苦。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怀孕使她非常痛苦，她羸弱到任何人都想象不出的程度，

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这是常有的事，妇女们全这样……”亚辛打了一个饱嗝，愉快地说。

“我还记得生纳依玛的情况，”凯玛勒微笑着说，“那是难产，阿依莎吃尽了苦头，我也很难过。当时我和亡人哈利勒·肖卡特就是在这儿站着。”

“这件事是不是可以说明难产也遗传呢?”阿卜杜·穆诺依姆问。

“真主会化险为夷的……”亚辛用手往上指着说。

“我把本区最有名的女助产士请来了，”阿卜杜·穆诺依姆说，“我妈原来要请给我们接过生的收生婆，但是我坚持请女助产士！毫无疑问，女助产士又高明又卫生！”

“那当然啰，”亚辛说，“虽然说生产这种事完全依靠真主的安排和护佑，也应该讲究……”

“今天早晨就要生了，”易卜拉欣·肖卡特点上一支纸烟说，“现在都下午五点钟了。可怜的孩子，瘦弱得象个影似的了，求真主解除她的痛苦。”

然后他用两只无神的眼睛打量着在座的人，特别注意看了看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他说：

“但愿人们不忘记母亲所受的痛苦！”

“你怎么能要求胎儿记住呢，爸爸?”艾哈麦德笑着说。

“如果你愿意知道这种恩情的话，就不能单纯地依赖记忆力！”易卜拉欣责备地说。

叫唤声停止了，关着门的卧室里沉静下来，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盯着卧室。过了一会儿，阿卜杜·穆诺依姆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朝卧室走去，敲敲门，门开了四分之一的一条缝，露出海迪杰

的肥胖面孔来。他瞪着两只眼询问地望着她，要往里伸脑袋，但，是，她用手挡住他说：

"还没生下来……"

"时间太久了，难道还没到时候？"

"女助产士比我们清楚，你放心吧，在那儿好好地祷告真主。"

门又关上了，青年回到父亲身旁的位子坐下，父亲不安地对他说：

"你放心吧，这是生头胎，难免要麻烦些……"

凯玛勒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情绪，伸手取出衣兜里折叠着的《消息报》阅读。艾哈麦德说：

"广播电台已经把选举的最后结果公布了……"接着，他轻蔑地微笑着说：

"这是多可笑的选举结果啊！"

"华夫脱党有多少人当选？"他父亲毫不关心地问。

"我记得是十三人！"

"也许您，舅舅！"艾哈麦德对亚辛说，"您会为雷德万感到高兴吧！"

"他既不是大臣，又不是议员，要我关什么心？"亚辛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华夫脱党人以为假选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易卜拉欣·肖卡特笑着说，"但是希哈布丁比他的兄弟更能吹牛！"

"看起来，'例外'成了埃及的基本规律。"艾哈麦德厌恶地说。

"就连纳哈斯和穆卡里姆都落选了，这不是滑稽吗？"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俩在国王面前无礼，"易卜拉欣·

肖卡特有些忿怒地说，"国王是有尊严的，不是一个普通事物可以随便支配。"

"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敢于在国王面前表示无礼，好让我国从长期沉睡中清醒过来！"艾哈麦德说。

"可是这些狗却在伪议会的掩盖之下，企图恢复对我们国家的反动统治。"凯玛勒说，"最后的情况证明，法鲁克和付欧德一样地专横独裁，也许比付欧德更厉害，所有这一切都是某些祖国党人亲手犯下的罪恶！"

"凯玛勒小的时候，"亚辛笑起来，仿佛要给他加注释似地说，"虽然象夏海、阿德里、赛尔沃特、海德尔等人一样爱英国鬼子的，但是，他现在却变成华夫脱党人了。"

"选举是假选举，"凯玛勒特别冲着艾哈麦德郑重其事地说，"全国任何人都知道这次选举是假选举，但是，它不但在法律上被承认了，而且还要统治全国。换句话说，人民的心里全都确信，议员们都是贼，偷窃了他们的选票，内阁大臣们都是贼，偷窃了崇高的职位，国王和政府全是不能成立的。偷窃、欺骗和捉弄成了合法的勾当了，那么一个普通人否认真理和人性，偏要相信虚伪和投机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让他们统治去吧，"艾哈麦德激动地说，"一切坏事都包含着好事的因素。我们的人民用自己喜爱、相信却不能实现自己真实希望的法制来麻痹自己，那就最好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中看一看自己的卑贱处境。我常常考虑这一点，甚至竟变得欢迎穆罕默德·迈哈穆德和易司马仪·西德基那样的残酷统治了。"

凯玛勒看到阿卜杜·穆诺依姆没象往常一样地参加谈话，就想把他吸引过来。他说：

"你为什么不向我们表示一下你的意见。"

“今天让我只听着吧!”阿卜杜·穆诺依姆毫无意思地微笑着说。

“你说笑说笑吧,婴儿听不到你的声音该想回去了!”亚辛笑着说。

亚辛动弹了一下,凯玛勒知道他是要托故告辞,因为已经到下咖啡馆和准备夜游的时间了,他的习惯是一点也不能改变的。凯玛勒想和他一起走开,因为自己待在这里也没有必要;他专心地注意着哥哥。这时听到纳依玛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凄惨而强烈的尖叫,把大家的心又吸引过来了,接着又连连传来几声强烈的喊叫,人们的眼睛全向卧室看去,他们全都沉默着,只听得易卜拉欣满怀希望地说:

“可能生下来了,但愿一切顺利。”

是真的吗?不过,他说这话已经不止一次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的脸色都变了,大家也都惊呆了。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只是一会儿,产妇的声音又传来了。这个声音仍旧是空虚的,它从嘶哑的喉咙和破裂的胸膛里迸发出来,就如同垂死的人发出的痛苦的声音一样。看来阿卜杜·穆诺依姆需要别人给他鼓励了,亚辛对他说:

“这种情况是难产的时候常有的……”

“难产,难产!但是为什么要难产呢?”阿卜杜·穆诺依姆用颤抖的声音说。

门开了,宰努白走了出来,随手带上了门。他们注视着她,她走过来,面对亚辛站住说:

“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女助产士非常谨慎,她要求把赛伊德·穆罕默德医生请来。”

“不用说,看情况是非要请大夫了,”阿卜杜·穆诺依姆站起

来说，“您告诉我，她怎么样了！”

“什么事都没有，一切都很正常，”宰努白以坚定的平静口吻说，“只是女助产士要让我们更加放心，你快把大夫请来吧！”

阿卜杜·穆诺依姆毫不耽搁，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里去穿衣服，艾哈麦德在后面跟着他。然后，他们俩一齐出去请医生。这时，亚辛向宰努白说：

“情况怎么样？”

“可怜的孩子太苦了！”宰努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不安的神色来说，“求真主慈悲她吧！”

“助产士说什么了没有？”

“她说，需要请医生来……”宰努白承认地说。

宰努白回到产房里去，留下来一个不安的沉重阴影。亚辛问：

“这个医生离这儿远不远？”

“在阿特巴，你常去的咖啡馆上面的大楼里。”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房里又传来一声尖叫，他们都不说话了。难道又是临产的痛苦吗？医生什么时候来？喊声又响起来了，他们更加紧张了，亚辛忽然惊惧地嚷着说：

“这是阿依莎的声音！”

大家全都竖起耳朵来听，这的确是阿依莎的声音。易卜拉欣站起来去敲产房的门，宰努白开开门，露出惨白的面孔来。他忧郁地问她说：

“你们怎么了？阿依莎夫人怎么了？好不好请她离开这间屋？”

“不，”宰努白咽了一口唾沫说，“情况很严重！易卜拉欣先

生！”

“怎么回事？”

“突然，她……你看……”

霎时间，三个男人全都站到屋门口来往里看。被子盖到纳依玛的胸口，她的姨母、外祖母和助产士围在她床边，她的母亲站在屋子中央用茫然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女儿，好象已经失去了理智。纳依玛闭着眼睛，胸膛一起一伏，身体的其余部分静止不动，仿佛失去了控制，面孔惨白，象死人一样。女助产士大声嚷："快去请医生！”艾米娜大声喊："哎呀，真主！”海迪杰用恐怖的声音呼唤着："纳依玛，答应我一声……”阿依莎这时却一声不响，仿佛这些事和她毫无关系似的。凯玛勒暗自寻思："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问哥哥，哥哥却没回答。这是什么样的难产？他逐一打量，阿依莎、易卜拉欣和亚辛，心头十分难过，这里的情况只说明一个意思。

他们全都走进了房间，这里已经不是产房了，否则他们不会走进来。阿依莎看来非常痛苦，但是，谁也没跟他说一句话。纳依玛睁开两只眼，她的眼睛已经昏暗无神了。她活动了一下，仿佛要坐起来，外祖母扶她坐起来，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少女哀嚎着，深深地唉了一声，接着她突然象求救似地惊叫起来：

“妈妈，我去了……我去了……”

然后，她把头耷拉到外祖母的胸口上。全屋一阵忙乱，喊叫声响成一片，海迪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艾米娜冲着少女的脸，念作证言，阿依莎从开向甘露街的窗户往外看去，她的两只眼睛盯着什么呢？接着，她反复地叫嚷，好象气绝的喊声一样：

“这是什么事，真主？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要知道……”

易卜拉欣走过去把手伸向她，她神经质地推开这只手说：

“你们谁也别挨我，不要管我，你们不要管我。”然后她扫了他们一眼，“谢谢你们都出去吧，你们不要跟我说话，你们还有有用的话吗？说话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们都看见了，纳依玛死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是给我留下来的，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我的了，谢谢你们都走吧！”

亚辛和凯玛勒往两宫之间走去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亚辛说：

“父亲听了这个消息多难过啊！”

“嗯……”凯玛勒揩干了眼泪说。

“你别哭了，我的神经受不了……”

“我特别喜欢她，”凯玛勒叹息地说，“我很难受，哥哥，阿依莎太可怜了！”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阿依莎太可怜了！我们什么都忘得了，就是忘不了阿依莎！”

我们能够什么都忘得了吗？我不知道，尽管我知道一点怎样遗忘，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面貌。遗忘是伟大的恩惠，可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亚辛接着说：

“她结婚时我就觉得不吉利。你不知道吗？生他的那天，大夫就说过，她心脏衰弱，恐怕活不过二十岁去！父亲常常提这句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阿依莎知道吗？”

“不知道，这是老早的事了，真主的判断是定不可移的……”

“阿依莎的命多苦哇！”

“是啊，可怜的人，太苦了！”

二十五

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坐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埋头读着面前的书籍。距离考试只有一星期了，他全力以赴地准备考试。他觉得有一个人进了这间阅览室，在他身后坐下了。他好奇地往后看了一下，原来是阿拉维娅·萨卜拉！嗯，是她，也许她坐下来等着借书。在他回头的时候，他的眼睛和她那两只黑眼睛遇在一起，他赶忙把头转回来，他此时已经心痴神迷，十分兴奋。毫无疑问，她一定认识他，同样地，她也知道他爱慕她，这种事情的迹象，总是瞒不住人的，因为她只要往哪里溜一眼——不论在教室里或校园中——都会发觉他在偷眼看她。她的到来，使他阅读不下去了，但是，他高兴的程度简直让人无法形容。自从他知道她和他一样地选修社会科以来，心里就想下一学年，他们俩一定能够相识。今年预备班的学生太多，他没有得到认识她的机会。她离他这样近，身旁又没有多少人，这是从没有过的机会，他心里想：到参考书书架那里去，假装查找一本书，在回来的路上跟她打个招呼！他向周围看了一眼，散坐在各个角落的大学生屈指可数。他毫不迟疑地站起来走到椅子中间的过道上，当他走到她面前时，他们俩的眼光又遇在一起了，他有礼貌地点点头，向她表示打招呼。她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然而也点点头表示回答，然后一直向前看着。他心里暗暗思忖：我是不是做错了呢？不，跟她同学已经一年了，当他们在这种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地方相遇，向她打个招呼这是应该的。他继续往前走，到了存放大百科的书柜跟前，取下一册来，翻动书

页，却一个字没看。她的回礼给他带来很大的喜悦，疲倦爽然若失，精神振奋起来。她是多么漂亮呀，他对她产生爱恋，满心喜爱，完全被她吸引住了，甚至忘记了其他一切。她的各方面情况说明她是人们所说的“世家”女儿，他心里特别担心她会有一种固有的本阶层的那种傲气，出于礼貌没表现出来。如果需要的话，他能够老老实实向她承认，自己同样是世家子弟，难道肖卡特家不是世家吗？是的，他家资财雄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既有薪水又有租金收入的人！他咧开嘴冷笑了一下，租金、薪水、世家……自己信守的原则到哪里去了？他感到有些可耻。这颗心充满幻想，它不懂得主义。人们恋爱、结婚跟自己信仰的主义总是相脱节的，一点也不讲什么主义。他们必须使自己有一个崭新的好品质，就如同一个走上陌生国土的人，必须操当地语言，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其次，阶级和财产是两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父亲或祖父造成的，他不能对这一点负责，科学和奋斗是消除这些把人们区分开的脆弱意志的两种保证。阶级制度也许能改变，但是，他怎么能改变他是饶有收入的世家子弟的历史呢？人民的主义和贵族的爱情并没有矛盾，卡尔·马克思本人就和不伦瑞治公爵的孙女燕妮·威斯特华伦结了婚，人们称燕妮为“迷人公主”和“舞蹈女王”；啊，那么她就是另一个迷人公主和舞蹈女王吧。假如她跳舞的话，她一定是舞蹈女王。他把那册百科辞典放回原处，走回来，两眼贪恋地看着她的身体，然后眼光从脊背的上边，经过细细的后脖颈看到由发辫装饰着的后脑勺部分，这副形象是多么美丽啊！他轻轻走过她的身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过了几分钟，传来了轻盈的脚步声，他以为她走开了，遗憾地向后望去，但是，她却往前走来了。她走到他跟前，有些忸怩地站住了，他简直不

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说：

“对不起，你有没有历史笔记？”

“有，有……”他象士兵似地起身立正站好，急急忙忙地说。

“我听英国教员讲课不能完全按需要跟上，有许多要点都没记下来，”她象找托辞似地说。“后来，除了我专选的那些部分以外，我也没有补记，时间不允许记其他东西了。”

“是，是，我明白……”

“我听说你的笔记很全，你曾把它借给许多同学补抄，是吗？”

“是，是……你用，明天我给你带来。”

“我很感谢你！”接着，她微微一笑，“你不要怀疑我懒，是我的英语程度只够中等水平。”

“没什么，我的语法程度连中等都不到，但愿这是我们互相帮助的机会。请来坐一会儿，也许你会有兴趣读这本书：韩根斯的《社会学入门》。”

“谢谢！”她说：“这本书我读过几遍了，你说你的法文程度还不到中等水平，也许你需要心理学笔记吧？”

“假如你能借给我……那就太谢谢了！”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明天我们交换一下笔记。”

“我非常高兴，但是，你慢慢会知道社会系的许多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这是个困难。”

“你知道我选修社会系吗？”她忍住微笑问。

他仿佛掩饰自己的羞涩似地微笑，这里本来没有可羞的事情，但是，他却感到害羞。他坦率地说：

“是，知道！”

“怎么碰巧听说了这事？”

"是我打听到的!"他大胆地说。

她闭紧了两片猩红的嘴唇,仿佛没听见他的答话似地说:

"明天我们交换一下笔记吧!"

"明天上午……"

"再见吧,谢谢!"

"我认识你非常高兴,"他赶忙又补一句,"再见!"

他呆立了一会儿,直到她走出门去,才坐下来。他看到有几个人正在好奇地瞧着他,但是,他却被幸福陶醉了。她这段谈话是为了回答他所表现出来的爱慕呢,还是她当真需要抄笔记?一小时以前还没有机会认识她呢。她以前总是和几个女友在一起,这是第一个机会,他很久以来的愿望奇迹般地满足了。我们爱的人嘴里说出一句话能够销毁宇宙间的一切现实事物。

二十六

亚辛显得很不安,尽管这是违反他的本意的。很久以来,他表现得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不关心晋级,不关心月薪,甚至不关心政府。不但在同事面前,就是他内心里也完全是这样。六级——如果他能升上去的话——也不过每月多拿两镑薪水,没有别的!亚辛浪费掉的金钱比这多得多!他们说,六级职位会使他从督察升到主任科员,但是,亚辛几时认真想过当领导?不过,他的确不安了,特别是科长穆罕默德·哈桑——雷德万生母宰奈白的丈夫——被叫去见副部长的时候,曾对管理科的职员宣布,秘书叫他去是要在签字发表晋级名单之前最后一次听取他对职员们的意见。穆罕默德·哈桑,他离婚妻子的后夫!要

不是看在穆罕默德·阿发特的份上，他早就揍他了。难道他还能给他说好话？他乘着科长走开。室内无人的机会跑去打电话，他叫通了法学院，雷德万·亚辛来接电话——这是当天第三次给儿子打电话了。

“喂，雷德万吗？我是你父亲。”

“您好，一切都顺利，您放心吧！”

儿子给父亲说项，他的语气显得很有信心。

“现在，名单签字了没有？”

“您放心，您的事是大臣亲自交代下去的，有好几位议员先生和他谈过，他满口答应了！”

“不需要再追问一次吗？”

“用不着，我跟您说了，今天早晨帕夏阁下还拿这件事向我祝贺呢，您放心吧！”

“谢谢你吧，儿子，再见！”

“再见，爸爸，我先给您贺喜。”

他放下耳机，回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迎面遇上了易卜拉欣·法特侯拉——他的老同事，这次晋级的竞争对手——拿着许多卷宗走来，两个人干巴巴地打了招呼。亚辛说：

“我们之间这场体育式的竞赛，易卜拉欣先生，我们看看结果吧。”

“竞赛的条件应该是规规矩矩！”那个人厌恶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

“提名晋级得公公道道，不能凭托人情！”

“怪话！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托人情得到的生活路子？你可以尽量奔走，我也要随便活动，看谁有幸得到晋级？”

“我比你先来的！”

"我们俩都是老职员了,同一年来的,没有前后!"

"同一年,一年有多少人出生,多少人死去……"

"生,死,各有各的命运……"

"你的学位呢?"

"学位? 我们要修桥梁建电站吗? 学位! 我们这种写写划划的工作要学位干什么? 我们俩全是小学毕业,何况,我也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易卜拉欣辛辣地笑起来,他说,"好个知识分子先生! 你以为就凭你记得那几首诗,和你象重新应付小学毕业考试似地给科里写信的那种文笔,就能算个知识分子啦? 我什么都不说,只想听天由命!"

两个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亚辛回到他的办公桌上。这间办公室很大,两边对面摆了两排办公桌,装满各种公文袋的柜橱挡住了墙。有些人趴在办公桌的公文上,有些人在抽烟闲谈,还有几个人拿着公文袋来回走动。亚辛的邻坐对他说:

"今年我女儿就要中学毕业了,我打算让她入师范学院,一方面是不用花钱,另一方面毕业后也不用为找职业担心。"

"你做得对,"亚辛说。

"你呢? 为卡蕾玛做了什么准备?"那个人询问说,"她现在多大了?"

"十一岁了,"亚辛尽管心里很激动,还是微笑着说,"明年夏天小学毕业,真主保佑!"他掐着手指头说,"现在十一月了,还差整整七个月!"

"小学顺利,中学也会顺利地毕业,现在女孩子比男孩子的前途更有保证。"

上中学,这是辛努白的愿望。可是不行,他不能看着女儿抖

动着两个乳房在马路走。再说，费用又从哪里来呢？

“我们不让女孩子上中学，为什么要上中学呢？又不需要她去找工作！”

“这是一九三八年说的话吗？”第三个人问。

“就是二〇三八年在我们家也要这样说！”

“你就说：我要供给她上学，就不能供给自己挥霍了！”第四个人笑着说，“又要上阿特巴咖啡馆，又要上穆罕默德·阿里酒铺，还爱追女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供给她！这才是真心话。”

“求真主慈悲她！”亚辛笑着说，“可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们的家规只能让女孩子上小学。”

办公室那头靠门口的地方，响起一阵咳嗽声，亚辛看了咳嗽的人一眼，然后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站起来，向那个人的办公桌走去。那个人感觉出他来到跟前的时候，抬起头来，亚辛凑在他的耳边说：

“我告诉你一个偏方……”

“什么偏方？”那个人竖起耳朵来问。

亚辛对这个人的耳聋感到不快，他不好意思高声说话。这时，办公室中央传来一个高嗓门的声音说：

“他问你是什么偏方，我跟你打赌，你的偏方只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送到坟墓里去。”

亚辛不高兴地退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那个人毫不在乎他的是否高兴，用全办公室都可以听到的声音说：

“我跟你说这个偏方吧，弄一块芒果皮，把它煮得烂烂的，直煮到象蜜一样的浓汁以后，喝一小勺润嗓子。”

他们全都笑了，但是易卜拉欣·法特侯拉却讽刺地说：

“高明，高明……等着吧，等你升为六级职员，它会约束你的

行为的！”

“难道级别对于约束嗜好也有用处？”亚辛笑着问。

“假如这种说法正确的话，我们办公室里的清洁工侯赛南老头也可以当教育部大臣了！”亚辛邻坐的那个人也笑着说。

易卜拉欣·法特侯拉拍拍手，向所有的同事说：

“朋友们，你们看这个人，”他指着亚辛，“他文雅、善良，是个好人，但是，他的工作值一文钱吗？只要有人提出随便一个什么证据我都承认！”

“我干一分钟的活，就够你忙一天的！”亚辛讥笑地说。

“其实是科长在给你帮忙，在这种黑暗的时代你只不过是靠着自己的儿子！”

“任何时代你都没法生气，”亚辛故意逗他发火，诙谐地说，“这个时代有我儿子，到华夫脱党当政的时候有我外甥、我父亲，说吧，你有什么人？”

“我有真主！”那个人仰望着天花板说。

“真主？赞颂他！我也有真主，难道真主是那些人专有的？”

“但是，真主不喜爱穆罕默德·阿里酒馆的客人！”

“难道真主就喜欢雅片烟鬼和曼祖利的‘瘾士’？”

“事实上，我不会比酒鬼更丑恶！”

“酒是大臣和大使们喝的，你没在报纸上看见他们干杯么？可是你在报纸上几时见过政治家们在签条约等等场合摆鸦片烟呢？”

“算了吧，朋友们！”亚辛邻座的人禁不住笑地说，“再说的话，会有人把你们送到监狱里去过后半辈子了！”

亚辛指着他的敌人对那个人说：

“凭你的生命起誓，在监狱里他也要污蔑我，他对我说：‘我

比你先来的！'”

这时，穆罕默德·哈桑见过副部长回来了，大家全都沉默下来盯着他。

他什么也没表示就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大家询问地互相看着。现在，两个竞争者有一个就要作主任科员了，但是，谁是幸运的宠儿呢？科长推开房门，露出光秃秃的脑袋来，用干巴巴的声音喊："亚辛先生！"亚辛抬起胖身躯，心头怦怦跳着走到科长室里去。科长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着他说：

"你晋升为六级职员了！"

"谢谢你的提拔，先生！"亚辛心花怒放地说。

"我应该公公道道地对你讲清楚，"科长以冷酷的口吻对他说，"这里有比你更应该升级的人，但是没有硬门子！"

亚辛恼了，他在这个人的面前时常发火，他说：

"硬门子，硬门子怎么了？大大小小的活动哪有不讲门子的？在这个科里，在这个部里——包括你阁下在内，哪一个人不走门路升过级？"

"可是，你这个人一向让人伤脑筋，"那个人藏起心头怒火说，"你升级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有一点公正感的人就会感到愤慨。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没人跟你竞争，恭喜你吧，先生，我诚恳地希望你今后要好好地约束一下自己，现在你已经作主任科员了！"

科长让步使亚辛的胆量越发大了，他仍然怒气冲冲地说：

"我当职员已经二十多年了，今年四十二岁，做一个六级职员还多吗？现在的年轻人刚出大学门就能当六级职员呢！"

"要紧的是你得约束自己，我希望能象对待其他同事一样的信任你。假如你没有那件老事，你在奈哈西小学校作总务主任的

时候就是很体面的职员了。”

“老事现在何必提它，哪个人没犯点错误呢?”

“现在你已经是壮年了，如果不改正自己的行为，就很难尽到职责，每天晚上都去夜游，白天哪里有脑力做工作？我唯一只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

亚辛对于指责他的行为感到非常不高兴，他说：

“我不能接受任何人指摘我的私生活，在部外面，我有权力自由行动!”

“在部里面呢?”

“我做主任科员应做的工作！过去，我这一辈子一直做到了自己应做的一切工作。”

亚辛回到办公桌上去的时候，脸上虽然装着微笑，心里却充满了忿怒。他把这个消息宣布出来，受到了人们的祝贺。

易卜拉欣·法特侯拉附在邻座的耳朵上忿怒地低声说：

“他儿子搞的！就是那么回事，他儿子跟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你明白？特殊关系!”

二十七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坐在阳台的大椅子上，一会看看马路，一会儿看看放在膝头的《金字塔报》，从封闭阳台上的小圆孔射进来的点点白光照在了他的肥大便衫和小白帽上。卧房门开着，以便能听堂屋里开着的收音机。他已经很瘦了，眼睛里射出无限忧愁的目光。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阳台上看马路，从前——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他没有从这个角落里看过马

路，因为那时除了睡觉的几小时以外，他不待在家里。而今天呢，除了听收音机以外，就只有在阳台上坐一会儿才是他的娱乐。他从阳台的小圆孔里往南北两边眺望。这是一条热闹的马路，它柔和、有趣，同时还有奈哈西大街——他非常熟悉的，并看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马路——不同的特征。理发师侯赛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卖牛奶的富利、卖冷饮的布尤米和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几个人的铺子在这条马路上就好象一张脸上的五官一样他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他，这是什么样的交往，什么样的邻居啊！看，这些人有多大年纪了？理发师侯赛南身体强壮，一点也不显老，除了头发白了以外，几乎什么也没变样；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有五十多岁了，真主慈悲这些人，他为他们保持了健康！德尔维希呢？他是个秃头顶，但是他从早就是这样，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多么结实啊！同样地，我六十岁时也这样，可我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这可是上了年纪的年龄啊！我按照目前的身材准备了新衣服。如果让我看了卧室里挂着的相片，我会不承认那就是我自己。富利比德尔维希还要年轻，这个可怜的瞎子，假如不是孩子领着他，他连路也不认识。艾布·赛利尔是个老人了，真的老了吗？他却一直坚持工作，他们谁也没离开自己的铺子。要知道离开铺子该是多么大的痛苦啊！可是你呢，你只能这样坐着，日日夜夜待在家里，假如我能够每天出去一小时，那够多好！但是，我必须等到星期五，必须拿手杖，必须叫凯玛勒陪着才能出门。感谢真主！布尤米是他们当中最年轻、最幸福的一个，他和马莉娅的妈妈开始同居的时候，我和她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今天他在本区新建了一所大楼，就这样，穆罕默德·雷德万的住宅改变了面貌，灯光辉煌的冷饮店开张了。这个男人由于哄骗住了女人而走了运，赞颂施恩的真主，

他把自己的神秘显露了出来！一切东西都变新了，马路铺上了柏油，安上了电灯。你还记得以前后半夜摸着黑回家吗？但是，我的这些夜晚还到哪儿去找呢？每家铺子里全装上了电灯，也有了收音机，一切东西全都换成新的了。只有我，我成了六十七岁的老人，一步不能离开自己的家，只能在星期五呼呼喘着气出去一趟。心脏啊！一切都是因为这颗心脏。这颗心在昔日曾爱过、笑过、愉快过、歌唱过，今天却决定要它停止这些娱乐，并且不允许它说个不字。医生说："把药拿去，一直待在家里，按照我的规定准备饮食。"好吧，但是，这样能恢复我的体力么——我指的是一部分体力？医生说："我们要能防止继续衰弱下去就知足了，受累和活动都是危险的事情，"医生笑笑说，"你要恢复体力干什么？"是的，干什么？这是一件既可笑又可愁的事情。即使这样，他还是说："我要来来去去地走走。"医生说："每一种情况都有它的乐趣，安安静静地坐着，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和家人欢聚欢聚，星期五坐车子到侯赛因去谒谒陵，这会使你感到满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穆塔瓦利·阿卜杜·萨马德谢赫总是在街上跑！他能说"和家人欢聚欢聚吗？"艾米娜不再待在家里了，这也说明起了变化。我坐在阳台上，她却去逛开罗市的各个清真寺。凯玛勒拘谨地陪我坐一会儿，象个客人似的。阿依莎呢，啊，阿依莎吗，她是活人还是死人呢？就这样，他们还能让我心情舒畅和快乐吗？

"老爷！"

他回头朝传来这个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乌姆·哈纳菲拿来一个小盘，盘上放了一个药瓶子，一只空咖啡杯子和半杯水。

"药，老爷！"

她的黑衣服上散发出一股厨房气味。由于天长日久，这个

女仆已经成了他们家里的人了。他拿起杯子来往咖啡杯里倒了半杯冷水，然后打开瓶盖把药滴到水里四滴，药味还没钻进他的鼻孔，他就皱了皱眉头，接着把药喝下去了。

“祝您痊愈，老爷！”

“谢谢，阿依莎在哪儿？”

“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求真主赐给她耐性！”

“把她叫来，乌姆·哈纳菲！”

不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就在晒台上，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收音机里的歌曲好象也在捉弄人，总是流露出家庭里沉闷的忧愁。艾哈麦德被迫待在家里还才只有两个月，纳依玛死去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他为了得到一些安慰，要求允许他听收音机，阿依莎对他说：“当然可以听，爸爸！待在家里就够寂寞的了！”他听到衣服摆动的窸窣声，回头看到女儿穿着一套黑衣服来了，虽然天气很热，她还围着一条黑披巾。她那白皮肤上带出一点奇怪的青色，这是苦难的标志啊，我的女儿，他温柔地说：

“拿把椅子来，陪我坐一会儿！”

“这样就好，爸爸！”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说。

近些日子来他知道，企图改变她的任何意见都是办不到的。

“你干什么呐？”

“我什么也没干，爸爸！”她毫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不和你妈一起出去游览一下圣墓，那样不比你一个人待着强吗？”

“我为什么要游览圣墓呢？”

她的话使他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安静地说：

“到那里去恳求真主赐给你耐性！”

“在家里真主也和我们同在！”

“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让你不要再这样孤僻，阿依莎！到甘露街去看看你姐姐，到邻居家串个门开开心！”

“我不能再去甘露街了，我没有熟人，我也不准备认识人，我谁也不去看望！”

“我希望你能忍耐，我希望你关心自己的健康！”父亲转过脸去，躲开她说。

“我的健康？”

她说这话时好象很惊奇。他肯定地说：

“是啊，忧愁有什么用，阿依莎？”

“我活着有什么用，爸爸？”她说，不过她还保持着在父亲面前应有的礼貌。

“不要说这话，真主给你的补报是很大的！”

她转过头去，不让她父亲看见两只含泪的眼睛，说：

“我希望现在就到真主那里去领取这项补报，不在这里等待了，爸爸！”

她轻轻离开了。在她没走出房间以前又站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似地问他说：

“你的健康，今天好吧？”

“感谢真主！”他微笑着说，“更重要的是你的健康呀，阿依莎！”

她走出房间去了。在这个家里他怎么能享到安乐呢？他用眼光扫视着马路，直到看见艾米娜从每日游览中归来。她穿了一件长袍，脸上皱纹重重叠叠，迈着缓慢的小碎步。她老得太厉害了！想到她那位高寿的母亲，估计她还会继续保持健康，但是，她的相貌看来要比实际年龄（六十二岁）大十岁。好大工夫以后，她走到他的跟前来问：

“你好，老爷！”

“你好，”艾哈麦德用象要生气似的大嗓门说，“啊，从一清早出去到现在才回来，太太！”

“我谒了圣女宰纳卜和圣人侯赛因墓，我为你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她微笑着说。

由于她回来，他才恢复了镇静，心里也坦然了。他觉得自己可以要自己愿意要的东西，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你把我一个人扔下这么长的时间，应该吗？”

“你允许我了，老爷，我走的工夫并不大。再说这也是必要的，老爷，我们是多么需要祷告啊！我向先贤墓恳求，让你恢复健康，让你能随便地饮食和行动。我也为阿依莎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

她拿了一把椅子来坐下，问他说：

“你吃药了吗，老爷？我关照过乌姆·哈纳菲。”

“但愿你关照她些好事吧！”

“祝你痊愈，老爷，我在清真寺里听阿卜杜·拉赫曼谢赫讲道来着，老爷。他讲述怎样赎罪和避祸，讲的真好！老爷。但愿我能象往日一样地记住……”

“你路走的太多了，脸色惨白，再过几天，你也会成了大夫的顾客了！”

“真主保佑！我出门只是看看亲人，怎么会遭到不幸呢？”接着，她改口说：“噢，老爷，我几乎忘记了，各处的人们都在议论说又打仗了，他们说希特勒发动战争了！”

“真的？”男人关心地问。

“我听说足有一百遍了，人们都说：希特勒发动战争了，希特勒发动战争了。”

“近来，我早就料到有这一手！”艾哈麦德要告诉她，这些消息她并不比他先知道。

“真主保佑离我们这儿远吧？”

“他们只说希特勒，提到墨索里尼没有？你听见墨索里尼这个名字没有？”

“只听说希特勒了。”

离我们这儿远吧？谁知道！

“真主慈悲我们，如果你们听见外边有叫卖《公报》号外，或者《穆格塔姆报》号外的，请给我买一份。”

艾米娜又说：

“象威廉派齐柏林飞艇来的那年一样吧，你记得吗，老爷？”妇人说，“赞颂永不更改的永恒真主……”

二十八

正象海迪杰后来所说的那样全家人一起来串门不是没有用意的。这套房间的门打开了，亚辛穿了一身当地白亚麻布西装出现在门外，肥胖的身躯刚好能进门，人还没进来，他胸前别着的红玫瑰花和他那个弯把的蝇甩倒先进了房间。他那肥胖的身躯，感到空气都有阻力。他儿子雷德万穿了一套绸西装，显得文雅、漂亮，跟在他后面。再后面是宰努白，她穿着一件鼠色的外衣，她那总带着的羞色，已经成为她固有的特征了。最后面的卡蕾玛穿着一件漂亮的蓝外衣，露着胸口和两只胳膊，她虽然只有十三岁，可是她那早熟的女性美却已经形成，已经具有诱惑人的魅力了。他们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海迪杰、易卜拉欣、阿卜杜·穆诺

依姆和艾哈麦德。亚辛立刻说：

“你们从前听说过这样奇怪的事情吗？儿子给大臣当秘书，老子却在那个部的管理科当个主任科员！他走路的时候地面都高起来了，我可成了个没人注意的人。”

他的语意虽然是在抗议，但是，这里面潜藏着的为儿子骄傲和炫耀儿子的心理却是瞒不住人的。的确，雷德万今年五月刚取得学位，六月间就做了大臣的秘书，尽管按规定大学毕业生只能委任八级文书之职，但是，他却得到了六级职务。阿卜杜·穆诺依姆是同时大学毕业的，直到如今却还没找到出路。海迪杰感到有些嫉妒，她微笑着说：

“雷德万跟大人物交上了朋友，可是，眼睛总不该跑到眉毛上面去。”

“你们看到《金字塔报》上登着他和大臣在一起的相片了吗？”亚辛用掩盖不住的愉快口吻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了。”

“这两个没出息的孩子，”易卜拉欣·肖卡特指着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说，“他们俩竟搞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论，把自己的一生都耽误了，他们认识的最高人物是什么，那位侯赛因·奥利亚特小学校校长阿里·曼奴菲，还有什么阿德里·卡利姆——我不记得是什么《光明》还是《尘土》杂志社社长……”

艾哈麦德生气了，怒火很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这是由于亚辛舅舅的骄傲和父亲的随声附和所引起的。阿卜杜·穆诺依姆也有气，只是由于对舅父这次全家访问抱有希望，所以没表示出来。要在其他情况下早就气愤填膺了。他偷眼去看雷德万，琢磨着雷德万会带来什么消息，但是，心里却认定这次访问是良好的预兆，如果没有什么喜信他们是不会来访问的。亚辛接着易

卜拉欣的话茬说：

"假如你问我的意见，我就跟你说，这两个孩子是这样，常言说：要人不交要人……"

不错，亚辛忍不住自己的高兴，同样地，他也没能使任何人相信他的话。海迪杰指着雷德万说：

"真主慈悲他受到人们的善意看待，避免人们的恶意嫉妒。"

最后，雷德万对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我希望能够很快地向你贺喜……"

阿卜杜·穆诺依姆询问地望着他，脸已经红了。雷德万接下去说：

"大臣答应我，把你派到督查科去……"

海迪杰一家人等这个消息早就急不可耐了，他们把目光集中到雷德万身上，要求他对此事给予进一步地肯定。青年接着说：

"估计最迟下月初就能公布。"

"这是一个法定的职位，"亚辛接着儿子的话说，"我们管理科也有两个新派来的青年，他们都是今年毕业的，八级职员，月薪八镑！"

亚辛是应海迪杰的要求叫儿子给阿卜杜·穆诺依姆找工作的，因此她感激地说：

"感谢真主，也谢谢你，哥哥！"接着，她瞅着雷德万说，"你对我们的好处太大了。"

"当然啰，"易卜拉欣附和她的话说，"他们俩是兄弟，这个兄弟多好哇！"

"雷德万是阿卜杜·穆诺依姆的哥哥，阿卜杜·穆诺依姆是雷德万的弟弟，自己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宰努白不甘沉默而微

笑着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感到不好意思，这是他从前在雷德万的面前所没感到过的。他问：

“这话是正式谈的吗？”

“这是大臣说的！”亚辛郑重地说，“我肯定这是真话！”

“此外，我还要亲自到人事科去给你斡旋一下。”雷德万说，“虽然人事科的职员都不爱跟人交往，但是我那里倒有很多朋友！”

“感谢真主！”易卜拉欣叹息地说，“真主把做公务员的恩惠也赐给我们了！”

“你是靠产业活命的呀，我亲爱的朋友！”亚辛说。

“真主可没指定谁在家里待一辈子！”海迪杰带刺地说。

“在家里闲坐实在讨厌，”宰努白和往常一样客气地插嘴说，“但是，有产业的人就是国王！”

“亚辛舅舅也有产业，也没妨碍他在外面做事呀！”艾哈麦德的眼睛里闪耀着讥诮的微笑说。

“要说做事吗，谢谢你的肯定，”亚辛大声笑着说，“要说有产业吗，老实说谁有我这样一大家人，还能保持住一点产业？”

“你这样一大家人！”宰努白惊叫了一声。

雷德万瞅着艾哈麦德，打断自己不爱听的话说：

“真主保佑，等到你明年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你帮忙了！”

“多谢！多谢！”艾哈麦德说，“但是，我绝对不做公务员！”

“怎么？……”

“做公务员会把我这样的人拘束死，我的前途必须在自由的领域里。”

海迪杰刚要反驳，但是当时想到应该迟一会儿再争吵。雷德万却微笑着说：

"等你改变主意的时候，我会为你帮忙！"

艾哈麦德把手举到头边表示道谢。女仆送来几杯柠檬冰水，他们喝着冷饮，沉默了一会儿。海迪杰在这时候看了卡蕾玛一眼，仿佛她放下阿卜杜·穆诺依姆的这个问题以后第一次看到小姑娘似的，她温和地说：

"你好，卡蕾玛！"

"好，"小姑娘用娇嫩的声音说，"谢谢您姑姑！"

海迪杰刚要夸奖她的美貌，但是，仿佛有什么东西，也许是出于谨慎，她闭上了嘴巴。事实上，自从她小学毕业闭门在家以来，宰努白不止一次地带她到甘露街来。海迪杰心里说，她们母女来串门使海迪杰心里产生一个想法，虽然说卡蕾玛是宰努白生的，但她也是亚辛的女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阿卜杜·穆诺依姆丧妻后还没有忘掉悲痛，而深深地怀念她，因此没注意卡蕾玛。但是，他对她十分了解。至于艾哈麦德，这种事是不往他心里去的。亚辛说：

"卡蕾玛总遗憾没让她上中学呢！"

"我也很遗憾……"宰努白皱着眉头说。

"我担心女孩子上课太辛苦受不了，姑娘们最后总得操持家务，"易卜拉欣·肖卡特说，"过不了一、二年，卡蕾玛就要和有福气的青年结婚了。"

烂了舌头的！海迪杰心里暗说了一句，他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完全不考虑它的后果，这是什么事啊！要知道卡蕾玛是亚辛的女儿，有身份的雷德万的妹妹啊！也许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宰努白为什么总带着卡蕾玛到我们这儿来串门？亚辛

没有闲心考虑和安排这些事，而歌舞团的养女……

“早先人们都这样说，”宰努白说，“可是现在姑娘们全都上学去了！”

“我们胡同里有两个上高等学校的姑娘，”海迪杰说，可是她们俩那份长相，真是天晓得！

“你们学校里的姑娘都漂亮吗？”亚辛问艾哈麦德说。

艾哈麦德的心跳起来了，藏在他心里的那个面影出现在他的眼前了。他回答说：

“并不限定丑女人才喜爱学问啊！”

“问题要看做父亲的态度，”卡蕾玛望着自己的父亲，微笑地说。

“好哇，我的女儿，”亚辛笑着说，“好孩子都这样和父亲说话，你姑姑当初就这样和你祖父说话！”

“可不是，问题要看做父亲的态度，”海迪杰讽刺地说。

“这不怪女儿！”宰努白忙着对她说，“唉，你要能听听他跟孩子们说的话就好了！”

“我知道，我了解他。”海迪杰说。

“我教养孩子自有主张，”亚辛说，“我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不愿意让子女们在我面前怕得发抖，直到现在，我在我父亲面前还总是惊慌失措呢。”

“真主让他康健，赐给他在家里闲坐的耐性。”易卜拉欣·肖卡特说，“艾哈麦德先生是当代仅有的特殊人，再没有象他那样好的人了！”

“你说说我哥哥吧！”海迪杰不高兴地说。

“我父亲是当代仅有的特殊人，”亚辛象抱歉似地说，“令人难过的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坐在家里不能出门的人了，他的世界

已经变得狭小了。”

雷德万在一边另找了个话题，他对艾哈麦德说：

“意大利参战了，对埃及来说情况更加危险了！”

“也许说进攻就会真的进攻呢！”

英国真有足够的力量抵挡住意料中的意大利偷袭吗？没有疑问，希特勒会把强占苏伊士运河的任务留给墨索里尼。

“难道英国就会袖手旁观？”阿卜杜·穆诺依姆问。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苏联，”艾哈麦德说。

“但是，苏联和希特勒有互不侵犯条约呀！”

“共产党和纳粹是死敌；再说法西斯德国取得胜利，对世界的威胁要比西方民主阵营取得胜利对世界的威胁大得多。”

“他们把我们的世界搞得一片漆黑，求真主别让他们活下去了。”海迪杰说，“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们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空袭警报、高射炮、探照灯，这些灾难让人们操心得早早地就白了头发！”

“无论如何，我们家里人白头发还不能算是过早。”易卜拉欣·肖卡特安静地自嘲说。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

易卜拉欣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是，看起来却好象比他仅大三岁的岳父艾哈麦德小几十岁。

在告辞要走的时候，雷德万对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到部里来找我吧！”

他们走后，刚关上门，艾哈麦德就对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你要当心，不要不得到许可就走进他的办公室，你要学习学习怎样会见大臣的秘书！”

哥哥既没理他，也没往他那边看一眼。

二十九

艾哈麦德步行到穆阿迪亚区社会学教授弗尔斯特的住所去，并没感到累。他走进屋子知道自己来得稍微晚了一点。教授要回英国去，请了许多象他这样的学生来聚会，大家都比他来得早。教授偕同夫人迎接他，并向夫人介绍说他是社会系里的高材生。青年走到廊子下面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这次聚会，社会系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艾哈麦德是毕业班的少数学生之一，他和他们一样地感到优越和体面。女同学还一个也没来，但是，他深信她们——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女朋友”——准来，因为她家就住在穆阿迪亚。他往花园里望了一眼，看见空旷的草地上放了一张长桌，桌子两边围着杨柳树和枣椰树，桌子上面放着茶壶、牛奶罐和盛着甜点心的盘子。他听到一个学生问：

“我们是遵守英国礼貌啊，还是象鹞鹰似地把桌子上食品来个一扫光？”

“要不是弗尔斯特夫人在场，我们就来个一扫光！”另一个学生似乎遗憾地说。

时间已经近黄昏了，尽管六月是一个闷人的季节，但是，这里的空气还是很清爽的。过了不大一会儿，等的几个人来到住宅门口，她们是一同来的，仿佛是约好了似的。社会系全部女生只有四个人，今天都来了。阿拉维娅·萨卜拉走在她们中间，她穿了一件轻飘飘的素白外衣，头发是黑的。黑头发配上白外衣，使得她那苗条的身躯从上到下显得十分好看。这时，艾哈麦德感到有一只脚在有意地碰了他的脚一下，仿佛提醒他，如果他希

望别人注意的话，现在已经有人注意了，因为他的秘密早已泄露了。他盯着她们，直到她们在廊子里的一个角落坐稳，这是专为她们腾出来的。接着，弗尔斯特和夫人也来了，夫人指着那些少女对男学生们说：

“你们是不是需要介绍一下？”

他们大声笑起来了。这位教授虽然五十岁了，却是一个生气勃勃饶有风趣的人，他说：

“你最好还是先把我介绍给他们……”

他们又一次暴笑起来，等到安静下来以后，弗尔斯特先生才接着说：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离开埃及回英国去过暑假，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再回到埃及来！”

“不，”他的妻子打断他说，“甚至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回到英国去！”

他们知道她指的是怕轮船遇到敌方的潜水艇，他们有几个人对她说：

“你会一路平安的，夫人！”

“我要把我们在文学院里一起生活的美好回忆带回去，”教授接着说，“其中有的是关于这个安静幽雅的穆阿迪亚区的，有的是关于你们这些人的，甚至你们的诙谐，我都觉得很可爱！”

“我们对您也将永远不会忘记，”艾哈麦德客气地说，“它将随着我们的记忆力加强而加深！”

“谢谢你！……”接着，他微笑地对妻子说，“艾哈麦德是一个理解力很强的青年，尽管他有些看法很可能会是在这个国家里招致麻烦的原因！”

“这就是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一个同学直截了当地说。

弗尔斯特夫人微笑着蹙了一下眼眉。弗尔斯特教授含蓄地说：

“我还没那样说，他的同学倒先说出来了！”

教授站起来，接着说：

“现在我们先喝茶，不要耽搁时间，等喝完茶我们还有闲谈和游戏的时间！”

熟练的工友已经准备好了茶桌，站在那里等候动手。弗尔斯特夫人站在女学生那张桌子一边的中央，教授站在另一边的中央，他谈到这种安排座位的情形说：

“我们很喜欢男女同席，但是，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东方人的习惯，对不对？”

“很遗憾，老师！”有一个学生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并不高兴这样！”

仆人斟茶倒牛奶，举动很有礼貌。艾哈麦德偷眼去看阿拉维娅·萨卜拉，她比起其他女同学来很懂得坐席礼貌，并不象她们那样慌乱，看来她非常熟悉社交生活，一举一动象是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觉得看她吃甜食比甜食本身更有滋味。她是他亲爱的女朋友，她和他互相友爱，但是，她并不让他有胆量越过友爱的限度。他心里思忖说：如果抓不住今天这个好机会，那就一切都完了！弗尔斯特夫人提高了嗓门说：

“我希望战争不致于影响到你们吃甜食的自由！”

“总算是幸运，”有一个学生接着她的话说，“喝茶还没受到限制！”

艾哈麦德坐在弗尔斯特教授的左边，这时，老师偏过身来，在他的耳边上问：

“你怎么过暑假？——我问的是你打算读什么书？”

“大部分时间要读经济学，抽一部分时间读政治书籍。还要给杂志写些稿！”

“我忠告你，毕业以后要在政界谋出路！”

艾哈麦德咽下嘴里的一口食物说：

“也许以后有机会吧，一开始我要到报社去工作，这是我多年的夙愿了！”

“那也很好！”

亲爱的女朋友毫不拘束地和弗尔斯特夫人谈话，她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心灵充满爱情就象花朵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一样。在自由世界里，爱情象花卉一样地开放，除了共产主义的国家，爱情就不会是真正的感情。弗尔斯特说：

“我很遗憾没能够学好阿拉伯语，我本来希望能够不要人帮助自己阅读《麦其农和莱伊拉》！”

“遗憾的是您学阿拉伯语有可能半途而废了……”

“以后条件允许的话，我还要学！”

也许你会发现自己要被迫地学习德文，假如在伦敦出现要求外国军队撤退的示威游行，你也会喊口号，那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英国人的性格富有诱惑力，可是，亲爱的女朋友的诱惑力却比英国人更大。不久太阳就要落了，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地方聚会，如果掌握不住今夜这个良机，那么，我的一切就都完蛋了！他问教授说：

“您到伦敦后要做什么工作？”

“我已经接到广播公司的聘请了。”

“那么，我们还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了。”

这是我在有我的女朋友在座的聚会上说的一句客气话，在这里我们只能听到德国的广播，我们的人民喜欢德国人，尽管那

只是由于讨厌英国鬼子和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和教授聚会形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局面；从学术观念来看，我们承认他不是罪人，但是，在我们的喜爱教授和厌恶他的同种人之间却有矛盾，希望战争使纳粹和一切帝国主义一起完蛋，那时才能有真诚的爱。

接着，他们回到廊下的座位上来，那里已经点上了电灯。不多工夫，弗尔斯特夫人说：

"这里有钢琴，请你们谁来弹一曲。"

"请您给我们弹一曲吧！"有一个学生请求她说。

夫人如同年轻人似的敏捷地站起来，象这么轻快的动作，对于象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少有的，然后，她坐到钢琴跟前，打开琴盖，弹起一支曲子。同学们对西方音乐全都是既不感兴趣也不了解的，但是出于礼貌，他们都表现出注意倾听的样子。艾哈麦德企图从他的爱情中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以便领会这支曲子的妙处，但是，他一偷眼观看少女面孔，就忘了这支曲子。有一次四目相对了，他们俩互相微笑了一下，这种情况被许多人都看见了。他在陶醉的喜悦里自言自语地说："是的，如果掌握不住今夜这个良机，我的一切就全完蛋了。弗尔斯特夫人弹完这一曲以后，有一个学生弹了一支东方的曲子，接着，他们又闲谈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晚上八点钟左右，他们向教授告辞，各自散开。艾哈麦德走到笼罩在优美夜色下的马路拐角上停下来了，站在高大树木的阴影下面。等他看见只她一个人回家路过这里，才从转弯的地方走出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她惊讶地站住了，说：

"你没和他们一起走？"

他仿佛叹息地舒了一口气，尽量控制住心里的激动，然后

说：

“我落在那帮人的后面，为的是和你见个面！”

“看，你落在他们后面，叫他们怎样想呢？”

“随便他们怎么想吧！”他不在乎地说。

她慢慢地走着，他陪在她的身边。接着，长期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他说：

“我要在回去以前问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允许我向你求婚？”

她扬起那颗美丽的头，仿佛是对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但是，她并没吭声，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似的。马路上万籁俱寂，灯光上笼罩着一层蓝色。他重又问她说：

“你能不能允许我？”

“你这种谈话的方式啊！”她用带着责备意味的轻声说，“是个什么方式呢？的确，你闹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了。”

“请你原谅，”他轻轻地笑着说，“我以为我们相处这么久，我这么说，你不会感到突然！”

“你指的是我们的友谊和我们在学业上的互助吗？”

“我说的是我那种瞒不住人的感情，它就是象你所说的以友谊和学业上的互助形式出现的！”

“你瞒不住人的感情？”她微笑着问，可是，声调里却带着慌乱。

“我说的是我的爱情！”他坚持而诚恳地说，“爱情是瞒不住人的，我们习惯于不把它公开地谈出来，可是我们却为公开谈出它来而感到幸福！”

“这件事使我感到完全突然！”她等到恢复镇静的时候才坦率地说。

“我听到这样的话非常遗憾……”

“为什么遗憾？的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说：‘我答应你’，此外你就不用管了，”他笑着说。

“但是，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请你原谅，我们的确是朋友，但是，你并没和我谈过……我指的是没有机会使你对我谈谈你自己！”

“难道你不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但是，另外还有些事情需要你介绍一下！”

“你指的是那些关于习俗的事吧？”一个不懂爱情的人才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感到厌恶了，不过，他更加固执地说：

“什么事情也都要等它到时候……”

“现在还不到时候吗？”她问，她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了。

“你说得对，”他有气无力地微笑着说，“你是考虑前途问题吧！”

“那当然。”

“那当然”这三个字使他忿怒了。他特别希望听到唱歌，而现在听到的却是习惯的讲演！但是，不论事情如何，心灵中的信念绝对不允许他三心二意。这位冷酷的心爱的人儿，不知道自己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幸福！

“毕业以后我会找到工作……”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下去说，“将来我还会有一年不错的收入！”

“这也很普通！”她不好意思地嘟囔说。

“我的薪水会按法定数计算，我的收入每月约有十镑。”他用镇静掩盖着痛苦说。

他们全都沉默了，也许她在衡量和考虑这件事情。这就是对爱情进行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本来幻想甜蜜的狂热，但是，那和他有多大的距离啊？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对政治热情奔

放而对爱情则用经济观点对待，精打细算。后来，她用温柔的声音说：

"我们先不谈收入吧，按照生活中没有负担的假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妥当的！"

"我要告诉你，我父亲是有财产的人！"

"从我们两个当事人的角度来考虑吧！"她不再象刚才那样迟疑，而用勉励口吻说。

"我说过了，我会找到工作，你也会有工作。"

"不，"她奇怪地笑起来，"我决不工作，我上大学不象其他女同学似的是为了谋职业。"

"做工作并不是坏事啊！"

"那当然！但是，我父亲另有主张，我们也都同意他，我决不工作！"

"不管怎样，我总要工作……"他的感情已经冷静下来了，继续讨论说。

"艾哈麦德先生，"她故意把声调拿得比平时更温柔地说，"我们先不要谈这件事吧，过一个时期容我考虑考虑。"

"这件事情的各个方面我们心里都有数，你需要一段时间，是不是为了准备拒绝？"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必须和父亲说说。"她羞涩地说。

"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就不能在你和父亲谈以前明确一下意见吗？"

"还得等一个时期，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

"现在是六月，你就要到别墅去了，我们得十月里学校开学的时候才能再见面！"

"必须给我一个考虑商量的时间！"

“你是不愿意说。”

她忽然站下来不走了，有礼貌而又果断地说：

“艾哈麦德先生，你一定要我说，那么，我请求你要以谅解的心情来听我的话。关于婚姻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并不是衡量你，而是泛泛地考虑，我考虑的结果是和父亲的意见一致的，我认为将来如果每月没有五十镑的收入，我的生活决不会正常，我们也决不会保持和谐。”

他感到很失望，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就是从最坏处估计也料想不到的。他问：

“一个刚到婚龄的公务员能够挣到这么多薪金吗？”

但是，她一声不响。他接着说：

“你是要嫁一个富有的丈夫！”

“我很遗憾，但是，这是你强迫我公开谈出自己的意见！”

“不过这也很好！”他用忿怒的声调说。

“我很遗憾！”她又嘟囔说。

他恼火了，着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失礼。接着，他忍不住还要对她公开谈谈自己的意见，他问：

“你允许我对你谈谈你的想法吗？”

“不，”她赶忙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许多意见，我希望咱们俩和从前一样地做朋友！”

他虽然很生气，却很同情他，这是一颗没受到爱情熏染前的赤裸裸的事实。因此，一个女人跟她的佣人一起逃跑并不是稀罕的事。在到处是欺骗的社会里，看着健康人象病人，而病人却象健康人。他心里充满忿怒，但是，他的痛苦比他的怒气更大。不过，她总算猜到了他的看法，这一点是他的安慰。她把手伸给他，他握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他说：

“你说你上大学不是为了找职业，这话本身非常好，但是，你要在大学求学到什么时候？”

她疑惑不解地抬起下颚，他用带着奚落的口吻说：

“请原谅我的脆弱，也许，你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再见吧！”

说完，他掉过脚尖，大踏步地走了。

三十

“也许把妻子带到开罗来生孩子是我打错了主意，”易司马仪·鲁特菲说，“每天夜里得拉多少次警报！坦塔几乎还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战争的恐怖情况呢！”

“妻子是无形的攻击部队，假如她们要我们不幸的话，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防御她们，”凯玛勒说。

利亚德·格尔达斯和易司马仪相识一年以来这是第二次会面，他对新朋友说：

“你是在和一个没感觉到做丈夫有责任的人说话！”

“那么，你感觉到做丈夫有责任了吗？”易司马仪嘲笑地问。

“不错，我和他同样是单身汉，但是，我不敌视结婚！”

他们在付欧德第一大街上散步，天刚入夜已经一片漆黑，除了从住户的门里露出来的暗淡光线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来冲淡黑暗。即使这样，这条大街上还是挤满了女人、男人和各种国籍的英国部队。秋天，潮气袭人，但是，许多人仍然穿着夏装。利亚德·格尔达斯注视着一伙印度兵，他说：

“这些人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异国为别人拼命，实在让人痛心。”

“看，这些苦难的人怎么还笑得出来呢？”易司马仪·鲁特菲说。

就如同我们在这块奇怪的天地里面对着酒、堕落的女人和失望、欢笑一样。”凯玛勒怨恨地说。

“威胁你的危机实在少见，”利亚德·格尔达斯笑着说，“在你看来，一切东西的基础都是动摇的，你总是没来由地同生活和心灵的秘密作残酷的斗争。接着就感到厌倦和沮丧。我非常同情你！”

“你结婚吧，”易司马仪单刀直入地说，“我在结婚以前也常感到这种痛苦！”

“你向他介绍介绍经验吧！”利亚德·格尔达斯说。

“结婚就是表示在这个绝望的战场上最后投降！”凯玛勒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易司马仪·鲁特菲不该拿自己做例子，因为他本人是个文明的畜生。哎，慢着！也许他这样说是在表示骄傲，但是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凯玛勒是被失望和破产的罗网拉倒的人，易司马仪对于什么思想丝毫也不理解，只知道从工作当中和妻子身上享受幸福，而这种幸福正是凯玛勒打心眼里蔑视并且加以嘲笑的。利亚德说：

“如果有一天我再写小说的话，我要拿你做主人公！”

“你要把我塑造成个什么样子？”凯玛勒关心地瞅着他、天真地问。

“我不知道，但是，你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有许多人在我的小说里读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后都感到惊慌。”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为人和性格都另有看法，当小

说家赤裸裸地把他揭露出来的时候，他不但不肯相信，而且感到忿怒！”

“难道你对我还有什么看法没对我说吗？”凯玛勒不安地问。

“没有，”利亚德抢着肯定说，“但是，小说家刻画一个人物的时候，总是从一个真人开始，后来就把这个人忘掉，而创造出一个人物性格的新典型。这个典型和原型的关系就只有印象了，你给我的印象是在西方和东方两种生活方式中摇摆不定的东方人性格，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过多，因而使自己陷入思想斗争的泥坑中。”

他说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但是，他哪里见过阿依达呢？也许苦难本是多种多样的。

“你这一生始终在自寻苦恼，”易司马仪·鲁特菲还是坦率地说，“在我看来，书籍就是你遭受灾难的物质基础，你为什么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呢？”

他们三个走到欧玛杜丁胡同口，就拐进胡同里去，有一大群英国鬼子挡住他们的路，他们赶忙躲开了。易司马仪·鲁特菲说：

“下他妈的地狱去吧，他们怎么能妄想胜利呢？你看，他们真这样自信吗？”

“我认为战争的结局已经肯定了，最迟明年春天就可以看出结果来……”凯玛勒说。

“纳粹党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反动运动，”利亚德·格尔达斯怨恨地说，“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世界上的苦难加倍深重了。”

“随便它怎样吧，”易司马仪说，“我们迫切要看看英国鬼子受到欺压弱小民族的报应！”

“德国鬼子不会比英国鬼子强！”凯玛勒说。

“我们和英国鬼子在一起也许会有好结局，”利亚德·格尔达斯说，“英帝国主义者已经衰老了，也许它会讲一点人道，要是我们将来同一个富强但是贪婪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那会怎样呢？”

凯玛勒笑起来了，笑声带来了新的气氛。他说：

“我们先喝两杯，然后再设想一个由公正的新政府来治理的世界！”

“我们需要超过两杯了！”

他们来到一个新酒馆的门前，这家酒馆他们从前没见过人，可能是一家在战争中随着鬼子的到来而诞生的那种“鬼子”酒馆。凯玛勒往里看了一眼，见到一个东方人体型的白皮肤女人坐在酒馆的柜台上，他的两脚僵在原地不动了，更确切地说，他一动也不能动了。他的两个朋友也不得不站下来，往他注目的那个地方望去。马莉娅！她不是别人，正是马莉娅！马莉娅是亚辛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老邻居，他还以为她早和她妈一块死了呢，谁知长期失踪以后竟会出现在这个酒馆里！

“你要在这儿坐吗？进去吧，里面只有四个当兵的！”

他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并没鼓起走进去的勇气来。等到他从出神之中清醒过来以后，他说：

“不……”

他看了那个女人，想起了她母亲晚年时的一些情况。然后，他们一起往前走去。他最后见着她那次是在什么地方？至少有十三四年了，这张脸他是忘不了的，它的过去，它的历史和它的形状，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东西。他在她离婚以前最后一次到向往宫她家去的时候，见过这张脸，他总记得她是怎样向他抱怨他哥哥的不端正行为，说他长期过着荒唐堕落的生活。那次

他万没想到这种抱怨结果竟会使她到这间鬼子酒馆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在那以前，她是穆罕默德·雷德万家的小姐，是他的女朋友，她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给他带来幻想，在那个时代，旧家庭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马莉娅是一朵鲜花，阿依莎也是一朵鲜花，但是光阴是残害鲜花的凶恶敌人。也许，他会在这里的某一所房子里象巧遇加里莱一样地遇上她，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处境一定十分尴尬。是的，马莉娅以向英国鬼子飞眼吊膀开始堕落，而又以向英国鬼子出卖色相而结束。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认识……"

"是什么人？"

"就是这类女人，也许她忘记我了！"

"哎，酒馆里净是这种女人了，有旧日的妓女，有熟稔的女仆，各式各样的人全有！"

"嗯……"

"为什么你不进去？也许她会看在你的面上招待招待我们呢！"

"她也不年轻了，咱们有的是好地方。"

他自己也不年轻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仿佛他已经享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分幸福一样。如果把他现在的痛苦和过去的痛苦比较一下，他不知道哪一个痛苦更强烈，既然对生活感到了厌倦，那还关心寿命干什么呢？的确，死去比生活还有意思啊，这是什么声音？

"警报！"

"躲到哪里去？"

"拉克斯咖啡馆的防空洞里！"

防空洞里没有空座位了，他们只好站着，这里有当地打扮的人，也有西装革履的人，有女人也有孩子。这里谈话的人语言不同，口音南腔北调。外面有个专管空袭警报的男人，大声喊着："快把灯熄了。"利亚德的脸色惨白，他最讨厌这种大炮的声音，凯玛勒玩笑地对他说：

"也许你在小说里写不出这样的人物。"

"说句公道话，待在这个防空洞里的人全是演员！"利亚德神经质地笑起来，指着人们说。

"这些人现在是因为害怕才集合起来的，要是能因为好事而集合起来够多好！"凯玛勒讥讽地说。

"在这种时候，我妻子连下楼梯都得摸黑，我认为顶好是明天就回坦塔。"

"如果我们能活到明天，那当然可以！"

"伦敦人更可怜了！"

"但是，他们是祸首啊！"

利亚德·格尔达斯的脸越发惨白了，但是他要用说话来掩饰自己的慌乱，他问凯玛勒：

"我听到你有一次打听死亡的驿站在哪里，你是打算离开这只讨厌的生活之船的。现在你认为被炸弹炸死痛快吗？"

凯玛勒微微一笑。他越发不安地竖起耳朵来渴望听到高射炮射击，然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回答说：

"现在，不……"接着，他说，"也许是害怕痛苦吧！"

"或者是还有一种对生活的微妙的希望经常激励着你的内心吧？"

他为什么没自杀呢？又为什么并没显现出充满热情和信仰的生活面貌来呢？心灵常常让他服从纵欲和禁欲这两个矛盾

的东西，但是，他不能顺从性欲，另一方面他心里还存在一个不肯逃避现实和放弃现实的思想，也许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没有自杀。在这时，他两手抓住了颤动的生活绳索，和他那种强烈的扼杀人的怀疑心理搏斗，一句话，只有两个词儿能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惶惑和受折磨。

突然间，炮弹连珠般射击起来，人们屏住呼吸，眼睛变得茫然，嘴也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轰炸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大家厌恶地等待着可怕的声音再响起，人人感到恐怖，但是，周围已经完全沉静起来。易司马仪·鲁特菲问：

"现在我就是放心不下我妻子，警报到什么时间解除？"

"战争要到什么时间结束？"利亚德·格尔达斯问。

不多久，传来了解除警报的哨音，他们在防空洞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凯玛勒说：

"这只是意大利人开玩笑！"

他们离了防空洞，在黑暗之中象蝙蝠一样地走开。一些门里露出晃动的身影，接着惨淡的光辉从窗户里放射出来，各个角落里响起了嘈杂声。

"在这个迅速而黑暗的一刹那，生命使所有忽略时间的人注意到它，这一段时间的价值是现实中任何东西都不能相比的。"

三十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旧家庭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预示着颓废和衰落。它的规矩松弛了，它的聚会解散了，原来，聚会照例是每天黄昏时候的灵魂。上午，凯玛勒到学校里去，艾米

娜去做神圣的游览——到侯赛因和宰纳卜清真寺去谒陵，乌姆·哈纳菲到厨房里去，主人或是躺在卧室里的大椅子上，或是坐在阳台的椅子上，阿依莎总是精神恍惚地待在卧室里或平台上，任凭收音机独自在堂屋里喧嚣。黄昏时候，阿米娜和乌姆·哈纳菲凑到堂屋里来，阿依莎独自待在卧室里，就是偶尔到这里来和他们俩一起待一会儿，也很快就走开了，主人决不离开他的卧室。凯玛勒如果回来得早，也只是待在楼上的书房里。主人在卧室里闲坐，这件事最初的确令人觉得难过，后来，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习惯了。同样地，阿依莎的忧愁最初实在令人痛苦，后来，不论她自己还是别人也都成了习惯不在乎了。早晨艾米娜总是第一个醒来，她总是先把乌姆·哈纳菲唤醒，然后去作小净、礼拜。乌姆·哈纳菲这个比所有人都健康的女仆，起床后就到厨房里去。阿依莎睁开两只沉重的眼睛以后，就一杯连一杯地喝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纸烟，直到叫她吃早饭的时候，她才去吃几口。她已经衰弱了，变成一具大骨头架子，外面包着一层褪色的皮肤，她头发已经脱落，不得不去就医，以免落成秃头。疾病不断缠身，又遵医嘱拔了几颗牙，这样一来，除了名字没改变以外，她这个人的面目几乎全改了。她那爱照镜子的习惯还保留着，然而这时已经不是为了修饰，而只是受习惯或顾影自怜的心情支配了。有时，她表现得好象能够听天由命般地温柔驯顺，便和母亲一起多坐一会儿，参加她们的谈话。也许她那两片失色的嘴唇会露出一丝微笑来。她或许去看看父亲，询问他的健康，或者到晒台上的花园里去抚爱小鸡。这时母亲便恳求地对她说：

"阿依莎，你这样我看了心里多么高兴啊；但愿你永远这样。"

这时乌姆·哈纳菲也擦干她的眼睛，说：

“我们到厨房去吧，让我们做些好吃的东西！”

但是，在半夜的时候，从她的卧室里传出的哭声把母亲吵醒了，母亲一面小心翼翼地警惕着不把主人闹醒，一面赶紧跑到她那里去。母亲发现她坐在黑暗里哭泣，当她感觉到母亲在她跟前时，就搂住母亲大声嚷：

“假如纳依玛肚子里的那个婴儿活下来，总算是我的依靠。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我了！”

“我比谁都了解你的忧愁！”母亲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说，“这种忧愁是无法安慰的，我差不多也尝受过这种忧愁，但是，尊贵至高的真主对什么事情都有他的妙用，发愁有什么用处呢；可怜的女儿！”

“我只要一睡着，不是梦见他们，就是梦见从前的生活！”

“赞颂独一的真主，我尝受这种痛苦的时间也很久，你不记得法赫米吗？但是一个信仰真主的人，遭了难是要忍耐的，你怎么不想想你的信仰呢？”

“哼，我的信仰！”她恨恨地嚷道。

“是啊，你应该记住你的信仰，要恳求真主慈悲你，真主的慈悲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到来！”

“慈悲！哪里有慈悲？”

“真主的慈悲比什么都广泛，它让我做了驯顺的信士。来！和我一起到侯赛因清真寺去，把你的手放在侯赛因墓上念个法谛海，你的心火就会象燃烧我们的领袖易卜拉欣圣人的火一样地冷下来。”

阿依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是一点儿不关心，有时她也不断地、有规律地请大夫诊断，让人认为她对于生活还有很大乐趣；有时，她就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不听别人的一切劝告，好象自

己要进行慢性自杀似的。上坟是她仅有的一个日常事务，她从没漏掉过一次，为修坟墓她舍得花钱，并甘心情愿把丈夫和两个儿子的遗产全部花在修缮墓地上，所以他们的坟地变成了一个万紫千红、草木茂盛的花园。有一天，易卜拉欣·肖卡特给她送遗产的租金来了，她疯狂地笑起来，对母亲说：

"祝贺我吧，我得到了纳依玛的遗产。"

每逢阿依莎心情愉快时，凯玛勒就到她这里来，亲切而温存地陪着她坐一会儿。他沉默着久久地端详她，想象着姐姐过去那副漂亮的形象——这是真主用以显示自己的创造才能赋予她的——再也见不到了，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接着，他又开始观察她的变化，她不止患有疾病，而且也成了一个"忧愁"的女人，"忧愁"这个词放在她身上最贴切了。他知道他和她的命运之中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她丧失了自己的子女，他丧失了自己的希望，她会两手空空地死去，就如同他两手空空地死去一样。不过，她的子女是有血有肉的，而他的希望只是虚构和幻想！有一天，她对他们说：

"拉警报的时候，你们都到防空洞里去不好吗？"

"我决不离开自己的卧室……"阿依莎说。

"这样的警报没什么，在我们听来，炮声和喊声一样可怕，"母亲说。

"我要是能走到防空洞去的话，"父亲从里屋发出声音来说，"我早就走到清真寺或穆罕默德·阿发特家里去了！"

有一天，阿依莎从晒台上跑着回来，呼呼地喘着气对母亲说：

"出现了一件怪事！"

母亲好象满怀希望地瞧着她，她一直喘着气，接下去说：

"我正在晒台上看落日，当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极度悲哀的时候，天上忽然开了一扇窗户，里面射出灿烂的光辉来，我不由得使劲儿喊了一声：'真主！'"

母亲惊愕地睁大了两只眼睛，这是期待中的慈悲还是忧愁的新恐怖？她喃喃地说：

"也许这就是真主的慈悲，我的女儿！"

"是，"她满脸喜色说，"我大声高呼真主，光辉充满了世界。"

大家全都考虑起这件事情来，都特别不安地关注着这种现象的发展。阿依莎常常站在晒台上，等候着那道光辉，但是，那道光辉却没有再出现，凯玛勒自言自语地说："那么这也许是她要死了的征兆吧？"但是，总算幸运，是大家的幸运，过了些日子，她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一直也没再提。后来，她完全陷入自己的小圈子里，孤独地过生活，不论是她一个人待在卧室里，或是在他们中间一起坐着都是一样的孤独。她到他们中间来坐坐也是偶尔几次，也只不过就象来去匆匆的过客一样待不了多久。从此她添了一个新习惯，就是自言自语，特别是在她独自待着的时候更严重，这一点，使别人非常不安。她这是跟亡人们说话，而且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去了。她并没有表现出那些精神错乱的狂想、幻象的迹象，只这一点才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一些安慰。

三十二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它使人回想起一个已往的冬天，人们已经把那个冬天当作陈年旧事扔到一边去了。那是哪一年的冬

天呢？真主，好记性都到哪里去了？但是，这一颗老迈的心莫名其妙地总想念那个冬天，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激发着他记忆中隐藏着的悲惨意念。他的心中一直保留着那个过去，这是一些幸福的记忆：他天蒙蒙亮就醒来，在莲蓬喷头下面洗冷水浴，一点也不觉得冬天的寒冷。接着，他吃饱肚子，到有人、有活动、有自由的世界里去。今天，他对那个世界里的东西完全陌生了。真主，只有当人们讲说那个世界时，他才感到高兴，仿佛听人们谈论天涯海角的事情一样。他还有在卧室里的大椅子上或阳台上的小椅子上坐着的自由和能力。但是，他对于把他关在家里不能外出也感到不高兴。每当他必须到洗澡间去大便，或是自己换衣服的时候，就诅咒自己在家里这样闲坐。每星期他有一天能够离开自己的家拄着手杖或坐着马车去游览侯赛因清真寺，也许到某一个朋友家里串串门，这时，他就要感谢真主把他从家里解放出来！今天他已经下不了床了，他的世界就在这条褥子上，连解大便也要把便桶拿到他这里来，而不能到厕所里去了，那种肮脏情形真是无法述说，因此他总是抱怨个不停，苦味不离口水。就在这个褥子上，他白天躺着，晚上睡眠，既在上面吃喝，也在上面出恭。他哪是那种不管不顾地过肮脏生活，一切都不讲究的人啊。他在这个服从他的一切意志的家里过了一辈子，现在竟变得睁眼会遇到怜悯的目光，一提出要求就会象孩子般地受到责备了。在相距不远的时间里，朋友们相继去世了，好象他们约好了时间一样先后故去，抛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真主慈悲你，穆罕默德·阿发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花园里的长廊下面，过斋月的一个后半夜，艾哈麦德向朋友告辞，朋友大声说笑着把他送到门口，他刚回到自己家里的卧室里就听到有人敲门，雷德万急急忙忙地跑来对他说："我外祖父死了，爷爷！"

赞颂真主，他什么时候死的？怎样死的？几分钟以前他不是还和我说笑？是的，他只是在回卧室的路上一下跌倒了……这位相好了一辈子的朋友就这样不见了。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在垂危的状况下拖了整整三天，断断续续地大声咳嗽。我们哀告真主解除他的痛苦，早些善终，这个精神的密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就这样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在这两位亲爱的朋友逝世后，易卜拉欣·法尔还没向他告辞，等法尔病情严重时，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已经不能去看望朋友了。后来，朋友的仆人来向他报了丧，他甚至没能去送殡，只是叫亚辛和凯玛勒替他去了一趟。唉，最亲爱的人们，全都去世了。哈米杜·汉姆扎维和几十位朋友或熟人在这几个人以前就死去了，他们抛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仿佛他一个人也不曾认识过似的，既没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陪伴他，就是他的殡礼也不会有谁来参加了。他也不能礼拜了。虔信真主的人是不能长期不洗澡的，他只能几个月洗一次澡以后享受几小时洁净，此外，他连洁净的滋味也不能享受了。就这样，他在这种孤单和寂寞中特别需要和真主交谈的情况下，不能再礼拜了。日子就这样过去，收音机不停地唱，他在听。艾米娜仍然来来往往，她虽然已经十分衰弱，但是她毫无怨言地做他的女护士，最可怕的是明年她也需要人来看护了。只有她一个人是为他留下来的，亚辛和凯玛勒只在他的面前待一个时间就要走开，他希望他们俩能够不离开他，但是，这是一个说不出口的幻想，他们俩决不能满足他这个妄想。只有阿米娜不厌恶他，她即使出去，也是往侯赛因墓去为他祷告，除此而外，世界上是一片空虚。海迪杰会经常来看他，这是可以期待的，她来的时候，总由易卜拉欣·肖卡特、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陪着。每到这时候，房间里就充满生气，解除了平时的寂寞，

他说话很少，多半听他们说。有一次，易卜拉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吵了，让外祖父休息休息吧！"他责备女婿说："叫他们说吧，我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为女儿祈祷健康和长寿，也为女婿和外孙子祷告。他明白女儿希望能够亲自尝尝父亲所享受过的乐趣，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出了这种心意。有一天，他问亚辛：

"你在哪里夜游的？"

"现在和过去一样，到处都是英国鬼子，"亚辛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就是那些身体健康的年月、笑声震动着墙壁的日子，奥利亚和加马利亚都可以夜游。现在，祖贝达、加里莱和希纳娅这些人都不在了，只留下她们的名字供人记念。还记得你的母亲吗，亚辛？这是宰努白和卡蕾玛，她们俩坐在孩子们的祖父身边，这是一个请求真主慈悲和饶恕的机会。

"你们部里还有哪些旧日的熟人，亚辛？"

"熟人全都退休了，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们也一点不了解我们的情况，知己的朋友都死去了，我们还打听熟人干什么？但是，卡蕾玛长得多么美丽！比她妈当年还漂亮，虽然她还不到十四岁；跟她比起来，纳依玛也算不得美丽了！"

"亚辛，如果你能劝动阿依莎的话，叫她到你们那里去串个门，你们应该让她摆脱这种孤僻处境，我非常担心她。"

"我时常请她到向往宫去串门，但是她……"宰努白说，"求真主帮助她……"

主人的眼色昏暗了。他突然问亚辛说：

"你在路上遇到过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没有？"

"常常遇得见，"亚辛微笑着说，"他几乎任何人都认不得了，

但是，他走路两条腿总还是那样有劲！”

啊，这个人！是他不打算来看看我一下呢？还是他象忘掉我的子女一样地忘了我？

在朋友们相继去世以后，他把凯玛勒当作了朋友，但是，儿子对他的友好态度却感到很突然，父亲已经不是旧日他所熟悉的父亲了，父亲变成了和他谈知心话的人，并且巴不得和他谈心。父亲很遗憾地谈论他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还不结婚。他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房里，求真主帮助他吧！”父亲并不认为自己应当对他这种情况负责，他从最初就不同意儿子自己做主，正是因为自己做主他才当了一个独身的教员，在自己的书房里做一个“驯服的书呆子”。他避免和儿子谈结婚和当家庭教师的问题，以免惹儿子心里不高兴。同样地，他祷告真主，使自己所攒下的金钱能够花到最后一刹那，以免过穷日子。有一天，他问儿子说：

“你喜爱这种日子吗？”

凯玛勒惶惑地微微一笑，迟疑着没有回答。主人接着说：

“真正的好日子还是我们那个年头，日子好过，生活富裕，人们都健康快活，我们见过萨阿德·柴鲁尔，我们听过阿卜杜胡的歌声。你们这个年头有什么？”

“任何时代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凯玛勒只是敷衍地回答。

主人把靠在背后一堆枕头上的脑袋摇了摇，他说：

“说这话也不过是……”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改变话题说：“不能礼拜使我心里非常痛苦，作真主的功课是寂寞中的一种安慰，还能使我过一些可爱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忘记了丧失许多东西给我的痛苦，象限制吃喝啦，不准自由活动啦，身子衰弱啦等等。它使我心里感到奇异的轻松，以为自己到了天

堂，那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使我轻视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

“求真主给您长寿，使您恢复健康……”凯玛勒嘟囔着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主人又摇了摇头，愉快地说：“心里没有任何痛苦，呼吸不觉得一点憋闷，小腿也开始消肿，今天的广播节目也适合听众的口味！”

这时，传来艾米娜的声音。

“您好，我的主人！”

“感谢真主。”

“要不要开晚饭？”

“晚饭？还有那种丰盛的晚饭吗？你还是把奶酪拿来吧！”

三十三

凯玛勒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来到甘露街他姐姐家里，这一家人全都聚集在堂屋里，他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对艾哈麦德说：

“恭喜你大学毕业……”

“大家同喜，”海迪杰用一点高兴味道都没有的语气回答他说，“你听听另一个消息吧，少爷不肯做公务员呢？”

“他表兄雷德万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他介绍职业，谁知他拒绝了，”易卜拉欣·肖卡特说，“凯玛勒先生，请你和他谈谈，也许他会尊重你的意见！”

凯玛勒摘下帽子，由于天气热，把白夹克也脱了下来，套在椅背上。他虽然在等待一场争论，却微笑着说：

“我今天纯粹是来道喜的。不过争执在你们家是常有的事！”

“我就是这个命，”海迪杰用遗憾的口吻说，“我们跟别人家情况完全不同！”

“事情很简单，”艾哈麦德对他的舅父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做抄抄写写的书记员这一条路。雷德万告诉我，目前他只能在管理科亚辛舅舅那里给我找个位置，他建议我等三个月，到新学年开始，也许可以到某个小学校里去当法文教员，但是，这两种职业哪一种我也不愿意干！”

“你再说说，你愿意干什么？”海迪杰大声地嚷着说。

“我要到报馆去工作！”青年坦率而坚决地说。

“当新闻记者！”易卜拉欣·肖卡特气呼呼地说，“我们刚一听他这样说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开玩笑呢。他不愿意象你这样当个教员，偏要争取做新闻记者！”

“真主已经让他腻烦教员这个坏职业了！”凯玛勒自嘲地说。

“难道你高兴他去做新闻记者吗？”海迪杰慌乱地问。

“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取得幸福！”阿卜杜·穆诺依姆缓和着形势说。

“但是，你可是做公务员的呀，阿卜杜·穆诺依姆少爷！”母亲气冲冲地对他说。

“这一场争论是很清楚的，我并不同意他去当个书记员，再说这不是凯玛勒舅舅也厌烦自己的职业了么！”

“你要到哪一家报馆去工作？”凯玛勒瞅着艾哈麦德问。

“阿德里·卡利姆先生答应我到他的杂志社去工作，先练习搞翻译工作，以后再当编辑。”

“但是，《新人》月刊是一份文艺性较强的刊物，发行范围很有限。”

“这是初步锻炼，以便能够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无论如何，这样总不至于饿着肚子等工作。”

“事情还是听其自然吧，”凯玛勒对海迪杰说，“他是个有正确认识的知识分子，我了解他！”

但是，海迪杰却不那么容易认输，她还想让儿子同意去做公务员。因此，他们母子谈话的嗓门越来越高，怒气也越来越大。凯玛勒只好插嘴为他们调解，于是这里就乱成一团。后来，他们闷闷地沉默了一会儿，凯玛勒笑着说：

“我是想来喝冷饮的，谁知我命中注定要着这份急。”

在这个时候，艾哈麦德穿起衣服，要出门去，凯玛勒也起来告辞，跟外甥一起出去了。他们俩走在爱资哈尔大街上，艾哈麦德公开地告诉舅舅说，他是到《新人》月刊社去照阿德里·卡利姆先生的指示接受工作的，凯玛勒对他说：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是，不要让你父母伤心！”

“我爱他们，我也尊敬他们，”艾哈麦德笑着说，“但是……”

“但是什么？”

“人有父母就是最大的错误！”

“你怎么能轻易说这种话呢？”

“我指的不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是父母们所标榜的那套旧风俗。一般地说来，父权就是这个车轮前进的刹车闸，在埃及，我们都戴着脚镣走路，不需要这些刹车闸了！”他考虑了一会儿后，又接着说，“象我这样的人，用老观点就决不会了解劳动，因为我总是世家子弟，我父亲又有收入。我不否认，过去我对这一点也曾心安理得，可是我现在却感到羞愧！”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工资？”

“阿德里·卡利姆先生还没说日子。”

他们俩在阿特巴·胡德拉附近分手了，艾哈麦德走进《新人》月刊社去。阿德里·卡利姆热情地迎接他，陪他一起到秘书室去，社长对那里的人们说：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先生……"

接着，又把同事们介绍给他说：

"苏申·哈马德小姐、易卜拉欣·雷泽基先生、优素福·加米尔先生……"

他们一一地和他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易卜拉欣·雷泽基先生客气地说：

"我们杂志社里的人都久仰你的大名了。"

"他是《新人》杂志的一位最早的读者，"阿德里·卡利姆先生微笑着说。然后，他指着优素福·加米尔的办公桌说，"你就在这张桌上办公吧，这张桌子的主人经常外出工作，只是偶尔来。"

阿德里·卡利姆走出屋去，优素福·加米尔请艾哈麦德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等他坐下来以后，优素福·加米尔对他说：

"苏申小姐就会把分配给你的工作交给你，现在，你不妨先喝杯咖啡。"

他按了一下铃。这时，艾哈麦德打量着这个地方和这几个人的面孔。易卜拉欣·雷泽基是一个早衰的中年人，看来要比他的年龄大十岁；优素福·加米尔是个时髦青年，样子显得精明强干。他望了苏申·哈玛德一眼，心里暗想：哦，她还记得我吗？从一九三六年第一次会面以后，他一直没见着她，他们俩的眼光碰在一起了，他为了要摆脱沉默，微笑着对她说：

“我在这曾见过您，一晃五年了。”

她那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显露出回忆的神气。他解释说：

“我那次是来打听一篇迟迟没登的稿子的下落的！”

“我刚刚想起来，”她微笑着说，“在那以后，我们登过你许多篇稿子了。”

“那些稿子都体现出了美好的进步精神！”优素福·加米尔插嘴说。

“现在人们的观点和过去不同了，”易卜拉欣·雷泽基说。“我走在路上，看见墙上贴有写着面包和自由字样的口号，这是人民新提出来的口号。”

“这是多么美的口号啊！”苏申·哈马德说，“特别是这个时代，黑暗笼罩了全世界！”

艾哈麦德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他的心灵在兴奋和愉快之中迅速地和周围的气氛融合在一起了。他说：

“的确，黑暗笼罩了全世界，但是，希特勒一直还没向英国进攻，总还有摆脱苦难的一线希望。”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苏申·哈马德说，“你没看到，假如希特勒进攻英国，很可能弄得两败俱伤，至少也会使苏联变成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吗？”

“假如发生了相反的事情，又该怎样？我说的是假如希特勒进攻阿尔及利亚，那么，哪一国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拿破仑也曾和希特勒一样地征服过整个欧洲，可是俄国成了他的坟墓，”优素福·加米尔说。

在这种纯洁的气氛里，有这些热情的同事和这位有见解的漂亮女同事，艾哈麦德感到了从来没有的兴奋和激动。由于种种原因，他想起了阿拉维娅·萨卜拉，他要和失恋作斗争，并且

对他所受到的那种折磨进行反抗。每天早晚，当他从内心里狠狠地诅咒爱情的时候，爱情就飞向天外，厌恶和暴怒的踪迹却留在了他的心底，一点也没变更。现在，她待在穆阿迪亚自己家里，等待每月收入至少五十镑的丈夫。而面前这位少女却在赞扬苏联的胜利，那么，她在等待什么呢？

这时，苏申把一卷纸朝着他挥了一下，温存地说：

“你要看看吗？”

他站起来，微笑着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面，准备开始新工作……

三十四

优素福·加米尔每星期只有一两天到杂志社来，因为他的任务是向各大公司招揽广告。同样地，易卜拉欣·雷泽基到秘书室来也待不了多久就去做杂志社的其他工作了；办公室里大部分时间只有艾哈麦德和苏申两个人。有一次，印刷部的老师傅来取原稿，他听到她称老师傅为“父亲”感到惊诧，后来才知道阿德里·卡利姆本人和印刷部的老师傅是亲戚。这使他感到突然，并引起了他的注意，比苏申本人更使他感到惊诧的是她对工作的认真。她是编辑部的重要人物，不光编辑杂志，还做大量的其他工作，比如阅读和写作。她为人庄重严肃，而且特别聪明，从最初他就感觉到她的性格坚强，他时常琢磨，不要看她有两只诱人的黑眼睛和女性美的苗条身材，其实，她在男人面前总是意志坚定、办事精明的。后来，他也受了她那种勤勉的影响，整天专心致志地工作，一点也不知道疲劳或厌倦。他起初选择

世界各国文艺杂志上的文章，后来又翻译某些重要的稿件。有一天，他对她说：

“有人在监视我们的工作……”

“你只看到有人监视我们，你就没看到我们的杂志被最高机关‘怀疑’吗？其实这是一种光荣。”她以表示忿怒和卑视的声调说。

“你总还记得阿德里·卡利姆先生在战前写的那些社论吧？”艾哈麦德微笑着说。

“阿里·马赫尔执政时代，我们杂志曾经受过停刊处分，因为登了一篇纪念阿拉比革命的文章，指控陶菲格① 总督叛国。”

有一天，她在他们的简短谈话中间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入新闻界？”

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把自己心里话暴露给这个少女多少才合适呢？要知道这个少女是他所认识的姑娘中的特殊人物。

“我上大学并不是为了做公务员，我有一些要传播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入新闻界是最好的选择！”

“我没上过大学，”她以让人高兴的认真态度说，“更恰当地说，我没有机会上大学。”这种坦率的爽朗态度越发使他高兴了，这也说明她和其他女青年不同。“我是在阿德里·卡利姆的这所学校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不是大学毕业，但并不比大学水平低，高中毕业后，就在他这里学习。老实对你说，你对新闻界的认识——更确切地说，你对我们办的这份杂志的认识是很正确的。不过，直到现在，你还只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是说，你只是搞翻译，你搞哪一种写作形式更适合，自己

① 阿拉比（1841—1911），是埃及的爱国军官，祖国党领袖之一。陶菲格（1852—1892），是埃及统治者，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二年间执政。

考虑过没有？”

他一声不吭地考虑着，仿佛不了解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似的。接着他问：

“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论文、诗歌、小说和剧本这几种写作形式！”

“我没考虑过，我最喜爱的还是论文。”

“嗯，”她故意地说，“但是，在我们政治环境中，写论文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有许多自由的战士被迫采取秘密散发传单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论文既要公开，又要直捣目标，所以它是危险的，特别是人们的眼睛又都注视着我们。而小说却可以发挥无比的力量，它是一种吸引人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受欢迎的文学，不久的将来，它会在文学中占第一把交椅，你没看到吗？无论是哪位大文学家，都要在小说方面试试身手，哪怕是只写一本书呢！”

“是啊，我读过许多篇这样的作品了，你读过给《思想》杂志写稿的作家利亚德·格尔达斯的作品没有？”

“利亚德只是这些作家之中的一个，还不是最好的一个！”

“也许，我舅父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也是那个杂志的撰稿人，他关照过我阅读利亚德的作品。”

“凯玛勒是你舅父？我读过他许多篇文章，但是……”

“但是怎么？”

“请原谅我直言，他是一位醉心于虚无的形而上学的作家！”

“你不喜欢他？”他似乎不高兴地问。

“喜欢不喜欢是另一件事，他介绍了许多古典的东西：灵魂、绝对论、认识论等等，这是很好的，但是它除了给人以心灵享受和思想乐趣之外却接触不到最后目的。写作应该是达到目的

的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使世界发展，并把人类带到进步和解放的阶梯上。争取人权需要持续不断的斗争，要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家，必须作为这种志士们的先锋，至于生命的跳跃，还是让柏格森自己去研究吧……”

“但是，卡尔·马克思开始也是研究形而上学的唯心哲学的呀！”

“是的，但是最后却研究科学的社会学了，我们应该把他的终点作为起点，而不应当把他的起点作为自己的起点。”

艾哈麦德对于这样指责他的舅父感到不满，他尽量找理由为舅舅辩护：

“弄清真相总还是必要的，不论哪种真相的本身如何，也不论自己在哪种真相影响下所持的主张如何……”

“这话和你所写的东西有了矛盾，”苏申激动地说，“我敢和你打赌，你这话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舅舅！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应该集中全力去除掉使自己痛苦的根源。我们的社会正遭受着真正的痛苦，那我们就应当首先消除这种痛苦，在那以后，我们才能娱乐，才能谈论哲学！但是，假定有一个人身上受了创伤，还在流血却并不给予最起码的关怀，而偏要去讲什么娱乐性的哲学，那你对他又怎么看呢？”

这真是说他的舅舅吗？但是，他首先要肯定：他打心眼完全同意她的话。她的两只眼睛真漂亮，她的态度虽然“严肃”没有亲切的表示，但却具有诱惑力。她是具有诱惑力的……

“事实上，我舅父并没有认真注意过这些，关于这些事情我跟他谈得很多，我发现他既研究纳粹主义，又研究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任何主义他都既不表示冷淡，也不表示热情，真没办法弄清楚他的立场！”

“他没有立场，”她微笑着说，“一个作家的立场是瞒不住人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读书，既有享受也有苦闷。也许你会发现他在‘绝对的’事物面前表现惶惑，甚至达到了痛苦的程度，但是，他在路上遇到受苦的人的时候，却匆匆地走过去。”

“我舅舅不是这样的人……”他笑着说。

“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当然清楚。同样地，利亚德·格尔达斯的小说也并不值得赞扬，他只是解剖现实，再也不肯往前迈进一步了，里面既没指出方向，也没有展示前途！”

艾哈麦德考虑了一会儿以后说：

“但是，他常常反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情况，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小说里描写了劳动阶级的英雄事迹！”

“但是，他只是描写和分析，如果比起实际斗争来，他所做的只是消极的工作！”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女啊？她向往严酷的斗争！那她怎么竟会是女人？

“你要他怎么写呢？”

“你读过苏联新文学吗？更明确地说，你读过高尔基的著作吗？”

他微笑着答不上来了。别不好意思吧，你是社会系的学生，不是学文学的。再说，她比你还大几岁呢，那么，她有多大岁数了？可能是二十四岁，或者还要大些！她接下去说：

“你应该读一读各种文学书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

“我太高兴了！”

“但是，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决不应该满足于阅读和写

作，信仰一种主义首先决定于意志，只有意志才能决定一切。”

是的，她脸上丝毫没加修饰，但是，他看着她却非常美丽。她的外表美丽动人，别的姑娘谁也比不了！这一颗生命力坚强的心却和其他少女的心一样地迷惑人。但是，慢着，在选择“主义”方面她和男人有什么不同没有？我们的阶级立场非常奇怪，它一定要把女人特殊看待！

“我认识你非常荣幸，我发现我们完全可以同心合力地一起工作。……”

她微笑了——在微笑的时候，首先流露出她的女性美来，她说：

“你过奖了！”

“的确，我认识你非常荣幸……”

是的，他是这样；但是，他千万不能弄错自己的心为什么要激动。也许这是象他这种刚刚成熟的青年的自然反应。我要警惕着自己，不要使自己重蹈穆阿迪亚那个地方的覆辙，因为那种忧愁一直没从我的心上抹掉……

三十五

“晚安，姑姑！”

凯玛勒跟着加里莱来到堂屋里，两个人各自找了座位。他们刚刚在那里的大椅子上坐稳，主妇就向她的女仆招手。女仆端来了酒。主妇关照她收拾小桌，她遵命做完就走出去了。这时加里莱看着凯玛勒说：

“我向你起誓，我的侄子，除了每星期五晚上陪着你，我是不

喝酒的。过去我曾愉快地陪你父亲喝酒，那时我喝的很多。”

凯玛勒心里说：“我为什么这样需要酒呢？我不能想象没有酒生活会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对她说：

“但是，威士忌没有了，姑姑！德国最后一次轰炸苏格兰，把世界著名的酒库毁了，威士忌酒流遍郊野。”

“哎哟，我的天，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先不管它，别等你喝醉，告诉我艾哈麦德先生可好？”

“还是那样，他卧床不起使我很难过，姑姑！求真主慈悲他吧。”

“我实在不能亲自去看他，你有没有勇气替我问候他一声？”

“那还了得！单单带个问候也会闹得天翻地覆！”

老妇人笑了，她说：

“你想艾哈麦德先生这种男人会以为有哪个男人不走这步路吗？何况他亲生的儿子呢！”

“但愿如此，太太，您的身体健康吧！”

“身体健康！或许阿蒂娅今天会来得迟，她的孩子病了。”

“上次见面她怎么什么也没说？”凯玛勒有些关心地问。

“是啊，她儿子是上星期六病的，她那颗可怜的心特别疼儿子。儿子万一有个什么不幸，她就得发疯！”

“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啊，命运偏偏这么坏，她常和我说她是迫不得已落到这种地步的，她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

“你对于你那种高贵的职业还不满意呢，她怎么能满意她这种下贱的职业？”老妇人似乎是嘲笑地微笑着说。

女仆端来一个香炉，炉里散发出柔和的芳香，秋风从堂屋那头的窗子里送来潮气。酒味非常苦，酒性却很烈。加里来谈到职业使他想起一件几乎忘了的事情，他说：

“我差一点没调出开罗去，假如不是早做活动，现在我就该准备行李到艾斯尤特去了！”

“艾斯尤特，那个鬼地方！”加里莱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艾斯尤特是鬼地方，怎么能到那里去？”

“现在总算是解决了，感谢真主！”

“你父亲在各机关的朋友多过蚂蚁，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他同意地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她总以为他父亲还保持着旧日的崇高地位，却不知道当他把最近要调职的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父亲忧郁而遗憾地说：“现在谁也不认识我了，我的老朋友全到哪里去了？”在那以前他去找过他的老朋友福欧德·加米尔·汉姆扎维，也许这个朋友会认识教育部的某一个大人物，但是，这位显要的法官对他说：“我很抱歉，凯玛勒，作为一个法官，我不能向任何人托人情！”后来，他厚着脸皮去找自己的侄子雷德万，当天就撤回了调职令！这个青年是多么重要啊！他们叔侄同在一个部里任职，尽管他已经三十五岁了，那个青年还只有二十二岁，职级一样，但是，一个小学教员怎么能妄想得到更好的待遇呢？他不能以哲学自慰或引以自豪，一个哲学家不能象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别人的哲学主张。今天文学院的哪一个毕业生都能写出他写的那种文章，甚至比他写的还要好。原来他有一个希望，想把发表过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个单行本，但是象这样启蒙性的文章又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近来书籍出了多少啊！他在这个巨大的潮流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厌倦了，厌倦到极点。什么时候他可以坐上到死亡驿去的列车呢？他望望他姑姑手里的酒杯，然后又瞧瞧她那张老迈的面孔，只能对她感到惊异。他问：

"你觉得这个酒怎么样，姑姑?"

"你以为我现在是喝酒吗?"她裂开嘴，露出满口的金牙说，"喝酒的时代过去了，当年我在比尔·加旺一家婚礼上喝醉过，甚至歌舞团的人们不得不在后半夜把我抬到车上拉回来！求真主保佑你，不要再喝醉酒受罪了！"

但是，这种受罪对于一个没有乐趣的人来说，却是乐趣！

"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形您有体会吗？最初，我喝两杯就醉得特别厉害了，现在总得喝八杯才能醉。我不知道将来得多少杯才醉？但是，喝醉酒是必要的，姑姑！喝醉了的时候，这个痛苦的心才会快乐得舞动起来！"

"你的心本来就是快乐的，我的侄子！用不着酒！"

他的心是快乐的！这是真正的忧愁的渣滓，还是希望的余烬？为了解除厌倦留下来的痛苦，只有用酒装满肚子，直到那个照看孩子的女人到来的时候，在这间堂屋里，或在那间卧室里，他和她到一起去过生活——过那种没有灵魂的生活！

"我担心阿蒂娅不来了！"

"她一定会来，病人不更需要用钱吗?"

这是什么样的回答！不过她没容他考虑，就郑重地向他歪过身来，两眼凝视着他，低声说：

"我没有几天了！"

他没了解她这话的意思，说：

"求真主慈悲你长寿，求真主不要让我看不见你！"

"我要放弃这种生活了！"她微笑着说。

"你说什么?"他挺起上半身，惊异地嚷道。

她大声笑起来，接着，又用嘲笑的口吻说：

"你不必怕，阿蒂娅会把你带到一个和这里同样安全的地方

去！”

“嗯，但是，您为什么要不干呢？”

“我老了，我的侄子，真主给了我许多钱，足够我一生享用。昨天这儿附近有一家被抄了，女主人被抓进了警察所。我打算悔过，不能干着这种勾当去见真主！”

他喝尽了杯里的余酒，又重新倒满了一杯，然后，仿佛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似地说：

“现在你只等着上船到麦加去朝觐了！”

“求真主给我做好事的能力！”

“这件事不是来得太突然了吗？”当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问。

“不，我不到该做的时候，是不会事先泄露秘密的，我考虑这件事情有好久了！”

“真的？”

“真的，这是当着真主说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求真主给你做好事的毅力吧！”

“愿主准我所求……”接着，她笑了起来，“不过，你放心好了，在你没找到好地方安下心来以前，你到我家来决不给你吃闭门羹！”

“我哪里能找到象这个家这样使我满意的地方呢？”他大声笑着说。

“我有责任给你介绍个新地方，即使我到了麦加！”

任何东西看来都是可笑的，但是醉却永远是忧愁者的精神寄托。人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福欧德·加米尔·汉姆扎维高了，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低了——醉永远会使

伤心者微笑。今天，凯玛勒可以把雷德万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逗着玩，可到了明天，雷德万却为凯玛勒解了围，——醉永远会帮助加里莱女士要等他找到新妓院以后才正式悔过，——醉永远是最后的避难所。有病的人厌恶一切东西，甚至对厌恶本身也讨厌，——醉永远会是他的开心钥匙。

“我总听到你说高兴的话，使我感到幸福！”

“求真主引导你，求真主给你幸福……”

“我一直待在这儿会不会惹你不高兴？”

“求真主饶恕你，”老妇人用手指头遮住嘴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住的哪一所房子，都是你的家，我的侄子！”

难道这是肯定要他赎回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古老的、该诅咒的罪过吗？他怎样解除蒙在他生活上的这种困惑？连加里莱都郑重地考虑改变生活了，他为什么不把她当作自己的榜样？溺水的人要不遇到一块礁石供以逃生，就会沉溺毙命，既然生活毫无意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为它制造一点意义呢？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意义就是错误，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制造一种意义。”

加里莱诧异地凝视着他，他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自己不知不觉中说出来的话。加里莱笑着问他：

“你这样快就醉了？”

他大声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慌乱，他说：

“战时的酒都象毒药一样，请你不要怪我。你看，阿蒂娅得什么时候来？”

三十六

后半夜两点半钟的时候，凯玛勒离开了加里莱的家。一切东西都沉浸在黑暗里，而黑暗又沉浸在寂静里。他徒步慢慢地朝新马路走去，然后拐向侯赛因大街。他要在这个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憎恶的神圣地区生活到什么时候？他微微地笑了。酒只剩下一点气味了，他身上的火焰也全都熄灭了，他懒洋洋地迈着脚步。在这种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他内心里总有一个东西——既非悔过也非懊丧——呐喊着要求洁净，要求永远摆脱性欲的掌握，仿佛他的性欲的洪流是从暗礁缝隙处涌出来的一样。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天，好象要对星星表示亲切。接着一阵空袭警报划破了平静的空气！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用两只朦胧的眼睛凝视着，本能地靠近墙壁，沿着墙根往前走。他又往天上望了望，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中飞快地晃动，一会儿聚合在一起，一会又分开，显得很紧张。他不离开墙根，迈着大步，感到分外孤寂，仿佛地球上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一样！那个刺耳的警笛声这时越拉越长，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接着，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震动了他脚下的地面。这是近处还是远处？他没工夫弄清楚这次空袭了，因为爆炸声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迅速得使人出不来气。高射炮发出一连串的声音，空中闪耀着闪电般的白光，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也不了解它的真相，他只觉得地球已经化成了飞灰。他急急忙忙地往前跑，一直冲格尔米基巷奔去，打算把那条小巷的古老拱顶当作掩蔽所。大炮疯狂而暴怒地射击，炸弹朝着它的目标轰炸，地面在动摇。跑了几秒钟，他就来到了拱顶下

面，在那拱顶下的黑暗中，已经站满了人，他呼呼地喘着气挤在他们中间。这里的气氛十分恐怖，在一片漆黑之中充满了忿怒的怨声，从天空的探照灯光反映下来的白光，不时落在拱顶的出口和入口两头。扔炸弹的声音停止了，或者说他们以为扔炸弹的声音停止了，炮声还没减轻它的疯狂，只是它给人们心里的影响不象炸弹那样大。这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喊声、哭声、怨恨声和纷乱的声音混在了一起。

“这次空袭可够厉害，和从前那几次不同……”

“这个老区的房子怎么能抵得住这么厉害的轰炸！”

“请你不要唠叨了，还是祷告真主吧！”

“我们一齐来呼喊：‘我们的真主’！”

“别说了，别说了，只要不说话，真主会慈悲你们的！”

凯玛勒往拱顶出口闪耀着的白光的地方看去，有一伙新来的人到了，他觉得那伙人中间有一个人象他父亲的模样。他的心跳起来了，这真是他父亲吗？父亲怎么能下床呢？又怎么能走到拱顶这儿来？他分开一条路穿过恐惧的人群来到拱顶出口，在亮光中看到他全家人都在这里了：父亲、母亲、阿依莎和乌姆·哈纳菲，一个不少！他朝他们走去，直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才低声说：

“我是凯玛勒，你们全好？”

父亲没答话，他无力地把脊背靠在母亲和阿依莎中间的拱顶墙上。母亲说：

“凯玛勒？感谢真主，这是多么可怕啊，儿子！这次和往次不同，我觉得房子好象就要在我们头顶上塌下来了。真主给了你爸爸力量，他从床上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我们怎么来的！”

“真主慈悲！”乌姆·哈纳菲嘟囔说，“这是什么样的灾难啊，求真主护佑我们吧！”

“炮声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阿依莎突然喊了起来。

凯玛勒觉得她的声音说明就要神经错乱了，就走到她跟前抓住她的手，仿佛置身在需要他鼓励的人们面前，把自己已经丧失了的注意力恢复过一部分来了。大炮一直在疯狂地怒吼，但是，它的威胁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减轻了。凯玛勒转向父亲那边问道：

“您好，爸爸？”

“你在哪儿来着，凯玛勒？”他听到父亲恐惧的压低声音说，“发生空袭的时候，你在哪儿来着？”

“我就在这个拱顶附近，”他安慰父亲说，“您好吧，爸爸？”

“真主无所不知……”父亲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我怎么下床跑到马路上来的？真主无所不知，我什么也没感觉到……要什么时候才恢复平静？”

“要不要我把夹克脱下来，让您坐会儿？”

“不，我能站得住，可是到什么时候才会恢复平静呢？”

“看样子空袭是过去了，您能够突然站起来，这事也用不着害怕，病人往往能做出平时做不出来的突然事情！”

他的话刚刚说完，就听到连续三声的爆炸，地面又震动起来，高射炮又一次疯狂地吼叫起来，拱顶里爆发了一阵嘈杂声。

“它就在我们的头上！”

“赞颂独一的真主……”

“别说话了，情况不好……”

凯玛勒放下阿依莎的手，把父亲的手抓住，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做。父亲的两只手在颤抖，凯玛勒的两只手也跟着

颤抖起来，而乌姆·哈纳菲却趴在地上嚎哭起来。这时那个神经质的声音又激怒地高喊起来：

"你们叫嚷吧，谁要再叫嚷我就杀了他！"

但是叫嚷声越来越高，炮声接连不断。每发生一次新的震动，人们的神经就紧张一阵，但是，炮声却一直在响着，它等待着新的轰炸，它窒息人们的灵魂！

"轰炸过去了！"

"它总是停一会儿炸一会儿！"

"离这里很远，要是离我们很近，我们周围的房子就会全被炸毁了！"

"不，炸弹就掉在奈哈西了！"

"那是你的想象，大概会掉在奥兰斯……"

"哎，你们听！炮声是不是稀疏一些了？"

是的，炮声是稀疏一些了，除了远处还响几声以外，再也听不见了。接着，炮声停止了，然后，每隔一分钟响一声，最后，炮声完全停下来。炮声一停，一切也都肃静下来了，肃静的时间持续得越久，气氛也就显得越沉静，人们全都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带着哭调的低低的祝愿声才高起来，这时，许多人开始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顿时，气氛重新活跃起来。人们轻轻地叹了口气，这种叹气声夹杂着哀怨，似乎对炮声停下来还不大放心。闪电般的白光消失了，黑暗笼罩下来，凯玛勒想看看父亲的脸也看不清。

"爸爸，一切就要恢复安静了……"

父亲没答话，只是动弹一下被儿子攥住的手，仿佛要儿子知道他仍旧活着……

"您还好吧？"

他又动弹了一下手。凯玛勒感到难过，几乎激动得哭出来。

空袭警报解除的警笛响了。

警笛声过去，各个角落马上响起了欢乐的声音，就如同节日放礼炮以后孩子们发生喊声一样。这个地方和周围地区响起了各种各样活动的嘈杂声。有门窗碰撞的声音，有谈话时神经质地吼叫声，接着是聚拢来的人们离开拱顶的声音。凯玛勒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回去吧……”

父亲把一只胳膊放在凯玛勒的肩膀上，把另一只胳膊放在母亲的肩膀上，在他们俩中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旁边的人开始思忖，他怎么了，这次既使冒重大的危险对他又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父亲停住不走了，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觉得我非坐下不可了……”

“我抱着您吧！”凯玛勒对他说。

“你抱不动我……”他有气无力地说。

但是，凯玛勒把一只胳膊从他的背后搂过去，另一只胳膊搂住了他的两只小腿，把他抱起来了。他的体重并不轻，但是，抱着父亲总还不是太难的事情。凯玛勒十分缓慢地往前走，别人都在后面忧郁地跟着他，阿依莎突然嚎哭起来，父亲用痛苦的声音说：

“不要丢丑！”

她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乌姆·哈纳菲帮着抬主人，他们俩小心翼翼、十分缓慢地抬着他上了台阶。他是安静的人，但是，他却表现出了忧愁和烦躁，嘴里不断低声请求真主饶恕。他们俩小心翼翼地把他安置在床上，当灯光把

卧室照亮的时候，他们看到父亲的面孔煞白，就仿佛这次用力耗尽了他的全部血液一样。他的胸膛十分剧烈地起伏着，他疲惫地合上眼，开始哎哟哎哟地呻吟，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痛苦，终于默不作声了。所有的人在床前站成一排，惊惧而忧郁地瞅着他。最后，艾米娜用颤抖的声音问：

“你好吗？我的主人？”

他睁开了眼睛，环顾着周围人们的脸，待了好一阵，仿佛不认识似的。接着他叹了一口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感谢真主……”

“睡吧，我的主人，睡着休息休息！”

他们听到外门的铃声，乌姆·哈纳菲赶忙去开门。他们询问地互相望了望，凯玛勒说：

“也许是甘露街或向往宫那儿不放心有人来看我们！”

他猜对了，没过多大工夫，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走进来，跟着亚辛和雷德万也来了。他们朝着主人的床铺，并向室内的其他人问好，主人睁开了无神的眼睛望了望他们，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举起瘦瘦的手来，表示向他们问候。凯玛勒把父亲在这个恐怖的夜晚所遭受的苦楚简单地介绍给他们，然后艾米娜低声说：

“今天夜里真可怕，求真主再不要有这样的夜晚！”

“他走累了，”乌姆·哈纳菲说，“休息一下就会恢复过来的！”

“您应该睡一觉，”亚辛俯在父亲身上说，“现在您感觉怎么样？”

“感谢真主，”主人用失望的眼光凝视着他，嘟囔说，“我觉得左肋有些痛……”

"要不要给您请医生来?"亚辛问。

"不,"他指着人们低声说,"顶好让我睡一会儿。"

亚辛告诉大家出去,他自己也往后退了一点,主人又一次举起瘦瘦的手来表示再见。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离开卧室,屋里只剩下艾米娜陪着主人。当他们到堂屋里坐下来的时候,阿卜杜·穆诺依姆问亚辛[1]舅舅说:

"你们怎样办的,我们全都跑到楼下,庭院里的会客厅去了。"

"我们到邻居家地下室里去了!"亚辛说。

"这次爸爸累得力气都没了!"凯玛勒不安地说。

"他睡一觉会休息过来的!"亚辛说。

"如果再有空袭警报,我们对爸爸怎么办呢?"

谁也没回答,沉默的气氛压抑得人难受。艾哈麦德说:

"我们的房子都太老了,禁不住空袭。"

这时,笼罩着这里的愁云使凯玛勒的神经受不了,他希望驱散这片愁云,就从两唇上挤出一丝微笑来说:

"如果仅仅是我们的房子倒塌,倒是一件好事,那是出现新房子的一种方式……"

三十七

凯玛勒把来人送出大门,刚刚回到楼梯门口就听到一阵可疑的嘈杂声,他的神经一直是紧张的,现在又产生了忧伤,他跳

---

[1] 原文是凯玛勒,显然是失误。

着上了台阶。他看到堂屋空着，父亲的卧室紧闭，混杂的声音从关着的卧室门里传出来。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卧室，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他预料到事情不妙，却不肯去想这个不幸的事实。母亲的嘶哑声音大声喊："我的老爷，"阿依莎用粗嗓门呼唤"爸爸"，同时乌姆·哈纳菲呆立在床头，嘴里念念有词。他往床上望了一眼，立刻就感到惊惧和失望，痛苦立即涌上心头。他看父亲的下半身横在床上，上半身倒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就坐在他的背后。他的胸脯机械地一起一伏发出来的咯咯的气绝声息已经不是这个世界里的声音了。他的眼睛睁着，露出昏暗的眼色，既不看什么，也不注意什么，显得目光失神。

凯玛勒的两腿在床栏前僵住了，他的嘴也说不出话来了。他眯起两只眼睛，既找不出要说的话，也没发现要做的事情，一种绝对无能、绝对失望和绝对不中的情感折磨着他，压抑着他。他除了知道自己的父亲要和生活告别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阿依莎那副失神的目光看到了凯玛勒，回头去看父亲，大声嚷道：

"爸爸，凯玛勒来了，他要跟您说话！"

乌姆·哈纳菲不再接连地嘟囔了，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你们把医生请来吧……"

"请什么医生，糊涂女人！"母亲忧愁而怨怒地呵斥说。

父亲活动了一下，仿佛想要坐起来似的，他的胸膛起伏得越发厉害了，他伸出右食指，然后又伸出左食指来，母亲看到这种情况，痛苦地蹙起了眉，接着，她扒在他的耳朵上，低声地嗥读作证言①，她反复地嗥读，一直到他的手不再动。凯玛勒知道父亲

① 作证言是："我作证除了真主再没有真主，他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穆斯林到临终时要读作证言，以表示自始至终信仰真主。

已经不能再说话了，要母亲替他读作证言，这个最后时刻究竟是怎么回事将是一个永远的秘密，用痛苦、惊惧和迷惘来形容它都会是望风捕影。但是，这个时刻无论如何总不应该拖长，它比平素所习惯了的时间更严肃更危险，他的神经在此时此刻颓丧极了。他从心里感到惭愧，因为他在这一刹那想要解释和研究这种情况。父亲的死，可能增加他的思虑和使他更加认清现实，那样他就会更加忧愁和痛苦了。父亲的胸膛活动得更厉害了，他的临危喘息也越来越紧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要做什么？他是要说话，还是要做出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他是痛苦还是惊惧？啊！

父亲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把脑袋耷拉到胸膛上了……

阿依莎从内心里喊出来："爸爸！"纳依玛……欧斯曼……穆罕默德……乌姆·哈纳菲朝着她跑过去，温情地把她推到外面去。母亲抬起煞白的脸冲着凯玛勒往外一指，但是他一动没动，她失望地低声说：

"让我给你爸爸最后一次脱下衣服来吧……"

他转身走到外面去，阿依莎正倒在大椅子上嚎哭，他走到她对面的大椅子跟前坐下。乌姆·哈纳菲又回到卧室里去帮助她的女主人，随手关上了房门。他忍受不了阿依莎的哭声，于是就站起来，在堂屋里来回踱步，什么也没对她说。他不时地瞧瞧关闭着的卧室门，然后用力闭紧嘴唇。他心里暗想，对我们来说，死亡并不是陌生的事情吧！每当他要集中精力考虑问题时，他的思想总是非常激动集中不起来。父亲——甚至在不能行动以后——是这个家庭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今后这个家变了，不再是他所熟悉的从前的样子了，生活不再是他所熟悉的从前的生活了，他决不能把这里当作陌生的地方，而是要从现在开

始，准备担当重要的任务。阿依莎的嚎哭使他特别烦躁，有一次，他想制止她，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奇怪，她哪里来的这种感情？她平时好象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毫无情感。他又想到父亲将从家庭生活里永远消失，心里一阵难受。接着他又想起父亲临终的情况，忧愁得心都碎了。他想起父亲早年在他的心里受崇拜的那副形象，当时是那样漂亮、强壮，他心里产生了对所有人的深厚同情。但是，阿依莎的嚎哭要到什么时候停止呢？难道她就不能象他一样地不流眼泪而哭泣？

卧室门开了，乌姆·哈纳菲走了出来，在房门重新关上以前，他听到门缝里传出来母亲的哭泣声，他知道母亲已经为父亲收拾妥当，尽情地哭起来。乌姆·哈纳菲走到阿依莎跟前，粗声地对她说：

"哭够了吧，我的姑奶奶！"

然后，她转过身来，对他说：

"天快亮了，我的主人，你睡一会儿吧，明天还有许多繁重的事情要做！"

接着，她也哭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她离开那个地方，带着哭声说：

"我要到甘露街和向往宫去报丧了……"

亚辛急忙跑来，宰努白和雷德万在后面跟着他。接着，他们听到寂静的马路上传来海迪杰的声音。海迪杰到来以后，这个家就变得热闹起来，哭声和喊声混合在一起了。男人们待在楼下感到不便，都到楼上的书房里，默默地坐在那里。他们心情忧郁，沉默不语，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除了依靠伟大玄高的真主，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空

袭给他带来了不幸，求真主广施慈悲，他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亚辛克制不住自己，哭了，这时凯玛勒也放声哭起来。易卜拉欣·肖卡特接着说：

“赞颂独一的真主吧；你们都是男人，他抛下你们时你们都是成家立业的男人了。”

雷德万·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瞅着这两个闷声哭泣的男人，心里有些诧异。不久，这两个男人擦干了眼泪，沉默着一声不吭。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快到早晨了，我们要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

“事情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们已经办过许多次了！”亚辛忧郁地脱口说道。

“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举行殡礼！”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这是最起码应该做的事！”亚辛肯定地说。

“房子前面的马路太窄，搭不开大棚，”雷德万插嘴说，“我们必须到法官住宅广场去搭个大棚招待吊孝的人们！”

“但是习惯上总应该把吊孝的大棚搭到丧家的门前！”易卜拉欣·肖卡特说。

“这问题不要紧，”雷德万说，“这个丧棚要招待大臣、议员和长老们呢！”

大家听了全都明白，他指的是自己的熟人。亚辛毫不在乎地说：

“就搭到那儿去好了！”

艾哈麦德正在考虑自己该做的事情，他说：

“我们的讣文已经来不及在日报上登出来了！”

"晚报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出版，我们的殡礼就订在下午五点钟举行好了！"凯玛勒说。

"就那样吧，无论如何，坟地总还不远！"

凯玛勒有些惊异地考虑着这句话。今天下午五点父亲还躺在床上听收音机，而明天那个时候……他就会躺在法赫米、亚辛的两个小儿子身边了。法赫米还剩下了什么呢？凯玛勒岁数不小了，可仍然有了想看看坟墓里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啊，父亲就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真想和他讲些什么吗？他要说什么呢？亚辛看着他问：

"他临终的时候，你在跟前吗？"

"嗯，就在你走开后不久。"

"很痛苦？"

"我不知道，那谁知道呢，哥哥？但是，他喘息了没有五分钟就咽气了！"

"他没说什么？"亚辛叹息了一声问。

"没有，可能他是说不出话来了！"

"你没给啤读作证言么？"

"母亲替他念作证言的，"凯玛勒说着闭上了眼睛，以掩饰他的激动。

"求真主慈悲他……"

"阿米娜……"

他们全都沉默了，后来雷德万打破了这个沉默说：

"我们的丧棚一定要搭大些，才能容得下吊孝的人！"

"那当然，"亚辛说："我们的朋友很多……"接着他转过去瞅着阿卜杜·穆诺依姆："还有穆斯林兄弟会的会员们……"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假如父亲的朋友们还活着，他们一定亲自

用肩膀把他扛出去……”

殡礼是按照他们安排好的仪式举行的。阿卜杜·穆诺依姆的朋友最多，雷德万的朋友则是地位很高的人，这是一伙令人瞩目的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只要看报和读杂志的人都熟悉，雷德万以这些人为荣，甚至他的骄傲竟盖过了忧愁。当地居民——一辈子的老邻居——全都来送殡，甚至没有机会和他相识的人全都来了，除了亡人的朋友都比他早去世了以外，这次殡礼几乎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人们。在德胜大门附近，穆塔瓦利·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出现在马路上，他由于年纪大，一溜歪斜地走近来抬头朝着灵床，眨着两只睁不开的眼睛，问：

“这是谁呀？”

“亡人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有一个当地人回答他说。

谢赫很吃惊，两颊左右抽搐了一下，现出不解的纳闷神色，忽然问道：

“是哪里人呀？”

“就是这里人，”那个人有些难过地摇摇头，回答他说，“你连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都不记得了吗？”

但是，谢赫仿佛什么也不记得了，又往灵床那边看了一眼，就径自走自己的路去了。

三十八

这个家已没有我的主人了，它已经不是我生活了五十多

年的那个旧家了。我周围的人都在哭。海迪杰没有离开我，因为她是我那颗充满忧愁和回忆的心，是一颗真诚的心，她不仅是我的女儿，我的姐妹，有时也是我的母亲。我常常背地里哭，目的是我想让家里人忘掉悲痛，免得他们由于悲伤或过度的悲痛伤害了他们的身体，否则我更难过，可是当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除了哭我再也得不到任何安慰。我哭，直到哭干了我的眼泪，当乌姆·哈纳菲在我哭的时候悄悄地来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好心，还是让我自己哭个痛快吧。她对我说，你总是这样，我怎么能扔下你？我是了解你的……但是，你是一位信仰真主的虔诚妇女。不！你是特别虔诚的女信士，我们从你身上学会安慰自己和服从真主的安排……这话多好啊，乌姆·哈纳菲，但是，忧愁的心怎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我什么事了，再也没有我干的事了，我一天到晚念念不忘我的主人，每天的生活都是以他为中心，那么如今生活里没有了他，我又怎么能活下去呢？我首先提出要重新布置一下他住过的这间可亲的卧室……我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只要一进这间卧室，眼睛就盯着他的空位子，就要哭一场。我的主人是值得他们流泪的，但是我却听不下去他们的哭泣，我害怕他们伤心，我安慰他们，就是乌姆·哈纳菲安慰我的那些话，我要求他们顺从真主，我要求他们服从真主的判断。我搬空了这间卧室里的旧家具，我自己也住到阿依莎的卧室里去，然后把堂屋的家具搬到这间屋里，并在这里聚会喝咖啡，以免空荡荡的，在这里我们团聚在炉子周围，我们谈得很多，有时也会让眼泪打断我们的谈话，我们对什么事情也没有象经营坟墓那样操过心，我亲自照料着为亡人作善事。也许这是我没交给乌姆·哈纳菲做的仅有的一件事了，其他义务我都已经交给了她。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仆，

打从进这个家门她就变成了家中的成员。我们一起为亡人作善事，我们一起哭泣，一起回忆美好的日子，她永远用自己的精神和记忆陪伴着我。昨天偶然谈到斋月的夜晚，她马上谈起我的主人在斋月的举动，从他上午起床，直到他在天快亮的时候回到我们这里来。我自己立刻就想起当时我急急忙忙地跑到阳台上去，观看送他回来的那辆轿式马车，倾听坐车的人们说笑的情景；那些人一个个相继回到真主那里去了，就如同那些甜蜜日子的流逝和青春与健康的消失一样。真主，让我的子女们长寿吧，让他们享受生活的乐趣吧。今天早晨我看见我们的猫，它在床下嗅着它哺乳过小猫的那块地面，而它的小猫却早被我们送给邻居了，它那种混乱忧愁的样子使我的心都碎了。我从内心深处大喊起来：求真主赐给你耐性，阿依莎……可怜的阿依莎，父亲的死更加重了她的忧愁，她哭父亲、女儿、两个儿子和她的丈夫，她热泪涌流！我老早就尝到了丧子的痛苦，甚至从受伤的心里流出了血。今天，我痛心我的主人去世，他本来就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可现在他不在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只留下给他准备善事，或是到甘露街、向往宫去参加他们为他准备的善事的事情，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一切。不，我的儿子，你应该离开我们的这个令人悲伤的环境，给自己找一个地方，散散心，不要让悲伤影响你的身体。你为什么沉默？悲伤并不是为男人预备的，男人不能同时承受重担和悲伤。上楼到你自己的房间去吧，你应该象从前那样，用阅读和写作来自娱，或是找你的朋友们一起去玩上半夜。一个人总要离开他们的子女的，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假如谁都必须受悲伤迫害的话，世上早就没有活人了。我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是个悲伤的人，一个信仰真主的人就不应该悲伤。如果真主愿意的话，我们要活下去，在真主指定的

时间以前，我们没法再接近那个亲人。这样想我们不久就会把他忘掉。我对儿子说，我从来没到非尽全力才能忍耐住的程度，只有海迪杰来时才震动我们家庭的生活根基，她流下了无数的眼泪，我也禁不住地要哭出来。阿依莎对我说，她梦见了她的父亲，他一只手抓着纳依玛的胳膊，另一只手抓着穆罕默德的胳膊，把欧斯曼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他对她说，他很好，孩子们也都好。她问他关于天空中敞开窗户，从里面闪出光来，然后又隐藏起来永不再现的那个秘密，他没回答。接着，她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母亲心里是多么纷乱呀，阿依莎……但是，我对她说：亲人死去了，她心里惦记他，所以他在梦里来看望她，并把她的子女从天堂带到她这里来让她亲眼见见她们，他们并没有因为你的悲伤而不安。阿依莎幻想以往的时代归来，哪怕只是片刻也好。但愿我周围的人们摆脱悲伤，以便不给我添烦，使我忽略真值得发愁的事。我把亚辛找来，对他们弟兄俩说：这些可爱的遗物我们该怎么处置呢？亚辛说，我要这只戒指，凯玛勒，你要这块表，至于这串念珠，你就留下吧，妈妈……这几件外衣和长袍怎么办呢？我立刻想起穆塔瓦利·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他是那个可爱时代留下来的纪念物。亚辛说，这个人已经完了，他的下落不明，没有固定住所。凯玛勒板着脸说，他都不认识我父亲了！他忘了主人的名字，他毫不关心地躲开主人的殡礼。我惊慌起来了，我说："多么奇怪呀！什么时候发生的这种事情？我的主人在临危的那几天还在打听他，主人一直是喜爱他的，自从纳依玛结婚那夜他到我们家来以后，主人只见过他一两次。但是，真主，纳依玛哪里去了？那些古老的历史又在哪里呢？接着亚辛提议把这些衣服送给他们机关的听差和凯玛勒学校的堂役，他们这样的穷人接受这种衣服再合适也没有了，他们会为他

祈祷在最后的居处获得真主的慈悲。这串念珠在我死前决不会离开我的手。坟墓虽然会引起我的悲伤，它却是特别优美的游览所！自从高贵的烈士埋葬在坟地里以后，我从没断过去拜谒它，从那时候起，我就把它当作家里的一个房间，但是，这个房间有时却分散在四面八方。坟墓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就如同过去的咖啡聚会把我们集合起来一样。海迪杰号哭，甚至会哭到声嘶力竭，然后我吩咐她静下来，规规矩矩地听《古兰经》。后来有时候他们专心地讨论问题，冲淡了忧愁，这使我感到高兴。阿卜杜·穆诺依姆、雷德万和艾哈麦德碰到一起就谈个没完，卡蕾玛有时也来和他们一起谈，这样凯玛勒也被吸引过去了，从而减轻了家里的悲伤。阿卜杜·穆诺依姆打听他那位烈士舅舅，亚辛给他讲了一些往事，过去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复甦了，消失了的记忆回来了，我的心跳起来，眼泪止不住直往外流。我常常看到凯玛勒沉默不语，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忘不了父亲的相貌，特别是他临终的情景，尽管他最后表现得很轻松！我温和地对他说，你应该忘掉这一切。他问道：怎么能忘呢？我对他说：要靠信仰。他微微地苦笑了，他说：我在小的时候是多么怕他呀，但是，最近他在我面前却表现出是一个新人，不，简直是一个亲爱的朋友。你看，他是多么温柔，多么亲切！真是没有象他这样的男人。亚辛一想起往事就要哭泣，凯玛勒的悲伤表现为阴郁沉闷，而胖大的亚辛却象孩子一样地悲啼。他对我说，父亲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人。是的，他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母亲，除了在他的怀抱里，他没享受过同情、爱抚和怜悯，甚至他对他粗暴也都是疼爱。我决忘不了那一天，他饶恕了我，让我回到他的家里来，证明了我母亲——求真主慈悲她——的话：艾哈麦德决不会让母亲离开子女。他曾用爱情把我们聚合在一起，

今天，他又用回忆使我们聚合起来，我们的家里不断来客人，但是，只要不是海迪杰和亚辛以及他们俩的家属围在我身边，我就不会安定……宰努白的忧愁是多么真实啊，美丽的小卡蕾玛对我说：到我们家来吧，奶奶！这些日子是侯赛因诞辰纪念日，我们家楼下有纪念会场，你一定喜欢那个会场。我吻着她向她道谢，说：我的好孙女，你奶奶除了自己的家谁家也不去……她一点也不知道祖父家过去时代的规矩。她的脑海里是多么纯洁美好啊！至于我，阳台就是我的天地，后半夜我在那里等待我那坐轿式马车的主人归来，他跳下车能使地面颤抖。这间卧室几乎装不下他那魁梧身躯，他容光焕发。可今天呢，他不回来了，他决不会回来了。去世前，他衰老了，不再出门，长期地躺在床上，他的身体软了，轻了，甚至一只手就能把他举起来，哦，我的悲伤怎么也消除不了！阿依莎恼火地说：这些孩子们一点也不为他们的祖父（外祖父）难过。我对她说：不，他们难过，但是，他们都还年轻，真主慈悲他们，不让他们沉沦在忧伤之中。她说：你看看阿卜杜·穆诺依姆，一张嘴不停地叨唠，他就没为我的女儿感到难过，很快就忘记她了，就好象没有过她这么个人一样。我对她说：不，他是为她难过的，他哭了很久，不过男人的忧愁总和女人不同，母亲的心也总和别人的心不同；谁不忘记别人，谁又不被别人忘记呢？阿依莎！就连我们不也还有时用闲谈来安慰自己，有时我们不也会微笑出来。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的眼泪也会哭干的，何况我还会想起不知道法赫米在哪里呢？乌姆·哈纳菲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到侯赛因去谒陵？我说：我的心对我所喜爱的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只要我摆脱掉痛苦的时候我就去给我的主人去扫墓。她说：难道摆脱痛苦的时候，只给你的主人去扫墓？乌姆·哈纳菲就是这样照顾我，她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假如没

有她，我们就维持不了这个家庭。真主，你是养育所有人的真主，你是审判者，没有人对你的判决表示反对，我向你礼拜；我希望我的主人保持永远健康，要不是他卧床不起，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痛苦。他是快乐的人，笑声充满人间……后来，甚至他连礼拜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那颗衰弱的心使他受了多少痛苦！他象个孩子一样被别人抱回来，我潸然泪下，十分痛苦。

三十九

"求真主帮助，我要向卡蕾玛表妹求婚！"

易卜拉欣抬起头来，有些惊异地望着阿卜杜勒·穆诺依姆。艾哈麦德低下了头，微笑着，说明这件事并没使他感到突然。这时海迪杰扔下手里绣着的搭膊巾，用诧异的眼光瞧着儿子，仿佛不肯相信似的，然后又望了望她的丈夫，她问：

"他说什么？"

"求真主帮助，我要向您的内侄女卡蕾玛求婚！"阿卜杜·穆诺依姆又说了一遍。

"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理性了吗？"海迪杰平摊开两只手，惶惑地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订婚，找对象呢？"

"什么时候都可以订婚！"阿卜杜·穆诺依姆微笑着说。

"你就不纪念外祖父？"她惶惑地摇晃着脑袋问，然后她瞧了瞧艾哈麦德和易卜拉欣，"你们从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说的是订婚，不是结婚，也不举行婚礼，"阿卜杜·穆诺依姆有些生气了，"再说外祖父去世已经整四个月了！"

"卡蕾玛总还是小姑娘，"易卜拉欣·肖卡特点着一支纸烟

说，“我觉得她的长相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大！”

“她今年十五岁，一年以内决不结婚……”阿卜杜·穆诺依姆说。

“是不是宰努白夫人把她的出生证给你看过了？”海迪杰冷酷地讽刺说。

易卜拉欣·肖卡特笑了，艾哈麦德也笑了，阿卜杜·穆诺依姆却郑重其事地说：

“一年以内什么事也不做，过一年后我外祖父去世将近一年半的时候，卡蕾玛也就到了结婚年龄了！”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给我们找麻烦呢？”

“因为现在订婚并没有什么妨害！”

“搁上一年这件婚事不就变酸了吗？”海迪杰嘲笑地说。

“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别开玩笑……”

“要是真办，这可是一件丑事！”海迪杰大声喊着说。

“那么我和外祖母说吧，”阿卜杜·穆诺依姆尽量平静地说，“外祖母会比你更了解我，她是我的外祖母，也是卡蕾玛的祖母。”

“她不是卡蕾玛的祖母……”海迪杰粗暴地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绷紧了脸沉默了。他父亲赶忙对他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得等等再说。”

“你的意思是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别的就没得可反对的了吗？”海迪杰恼火地嚷着说。

“那么还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阿卜杜·穆诺依姆装作不懂地问。

海迪杰没有回答，她继续绣她的搭膊巾，阿卜杜·穆诺依姆接下去说：

“卡蕾玛是你哥哥亚辛的女儿，不是吗？”

海迪杰抛下了搭膊巾冷酷地说：

“不错，她是我哥哥的女儿，但是你也应当想想她妈是谁！”

他们担心地对看了一眼，阿卜杜·穆诺依姆恼火地接下去说：

“她妈是你哥哥的妻子！”

“我知道这个，这是他办的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她的嗓门更大了。

“过去的事早就该忘记了，谁还记着那些？现在她和你一样，是个受尊敬的主妇。

“她不和我一样，她永远也不能和我一样！”她怒气冲冲地叫嚷。

“她有什么缺点？我们从小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主妇。一个人只要悔过以后行得端做得正，改变了旧日的作风，谁也不会记着她的过去，除非是……”

她停住不说了，她遗憾地摇着头说：

“啊？你说我吧！为了尊敬一个会迷惑你的女人，骂你自己的母亲吧。我常常纳闷，向往官我哥哥那儿为什么接连不断地请我们吃饭，原来是为了要把你的头脑弄昏，变成一个浑蛋！”

阿卜杜·穆诺依姆怨怒地瞧了一眼父亲和弟弟，他问：

“这是我们应该说的话吗？你们爷俩表示一下意见吧！”

“别再多说了，”易卜拉欣·肖卡特打了一个哈欠说，“阿卜杜·穆诺依姆早晚要结婚的，你也希望这样。卡蕾玛是我们的女儿，她是个温柔美丽的姑娘，这些事不用多费话吧！”

“妈妈，你不是顶喜欢和亚辛舅舅亲热地往来吗？”艾哈麦德说。

“你们总和往常一样，都反对我，”海迪杰气哼哼地说，“你们张嘴就没有别的话，只有说亚辛舅舅。亚辛是我哥哥，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怎样挑对象，他这种奇怪的天性竟传给他的外甥了！”

“难道舅母不是你的朋友吗？”阿卜杜·穆诺依姆诧异地问。“谁看到你们俩在一起谈心都会说你们俩是一双姐妹！”

“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女人的政治手腕和阿伦比一样！要是由我作主，或者是不怕亚辛多心的话，我一定不让她登我家门。看看跟她来往的结果吧，她有目的地请几次客，就把你的头脑都弄昏了，得花多大的代价来挽回！”

“你随便什么时候订婚全可以，”艾哈麦德对他哥哥说，“妈妈其实就是嘴厉害，她心里并没有什么。”

她神经质地笑起来了，说：

“怪呀，小子！你们俩对宗教、政治或其他道理不论什么问题意见都不一致，唯独到反对我的时候就一致行动了。”

“在你看来，亚辛舅舅是最高贵的人，不久你会以最好的方式迎接卡蕾玛的，”艾哈麦德愉快地说，“其实你是想娶个外人作儿媳妇，你好拿出作婆婆的手段来统治她，好吧，让我来满足你这个希望，我找一个陌生人做媳妇，来解除你这种怨恨！”

“我不奇怪，明天你会找个舞女来的。你们觉得可笑？看吧，这位伊斯兰教长老都要给歌女做女婿了，求真主保佑，象你这种指责宗教的人还能指望你做出什么好事？”

“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个舞女！”

这时海迪杰仿佛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来似的，说：

“阿依莎呢？真主，你看她会怎么说我们？”

“她说什么？”阿卜杜·穆诺依姆反驳地说，“我妻子死去已

经整四年了，难道她愿意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你们不要拿着跳蚤当骆驼，”易卜拉欣·肖卡特咆哮地说，“问题比你们说的简单得多，卡蕾玛是亚辛的女儿，亚辛是海迪杰和阿依莎的哥哥，我们看清这一点就够了。哼，你们什么事都要吵，就连婚姻事也不例外。”

艾哈默德微笑着偷看母亲，他注视着她，直到她好象带着气站起来离开堂屋。他心里思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一切都是问题，需要用彻底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首先解除自己所受的历史影响的方法，才能医治它的全部病症！假如我运气好的话，一定在哥哥以前就结了婚，但是，那个资产阶级小姐的条件是每月五十镑以上的收入，就这样，心灵受到和心灵无关的一些事情的烦扰。假如苏申·哈马德知道我曾有过这一次失恋，她会有什么看法？

四十

天气特别冷，潮湿的汉·海里利大街却没有什么冬天的迹象。利亚德·格尔达斯那天晚上提议到汉·海里利咖啡馆去。那个咖啡馆是在拆除的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原址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凯玛勒终于把我教育成一个爱好奇怪东西的人了。”这是一家小咖啡馆，大门开在侯赛因区，里面形成一条龙的长过道，两边摆着两排桌子，尽头有一个木阳台，临着汉·海里利新马路。朋友们坐在木阳台的右侧，一边喝茶，一边轮流地吸水烟。易司马仪·鲁特菲说：

“我正在休假，准备出国。”

"你又要有三年不见我们的面了?"凯玛勒遗憾地问。

"嗯,不能不冒这次险,薪水很高,在这里我什么时候也拿不到这样高的待遇。再说,伊拉克也是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一走会使人感到寂寞的,他并不是一个精神的朋友,但是,他却是老朋友了。利亚德·格尔达斯问:

"伊拉克要不要翻译?"

"如果你有象易司马仪这样的机会,是不是也想出国,"凯玛勒问。

"如果过去有这样的事我决不会迟疑,现在就不然了。"

"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同,"利亚德·格尔达斯笑着说,"可是对我来说区别就太大了,显然,我很快就会加入有妻子的人队伍里去了!"

这个消息使凯玛勒很惊异,因为事先一点兆头也没有,他感到一种不明真相的不安。

"真的吗?怎么你事先一点也没透露?"

"是的,来得很突然,在最后那次会面——我们最后那次见面,我还一点也没考虑到呢!"

易司马仪·鲁特菲得意地笑起来,凯玛勒却装出微笑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就象日常的事情一样,有一个女教员到翻译科来看她哥哥,我爱上她了,就试探了一下,她给我的回答是'欢迎'!"

易司马仪从凯玛勒手里接过水烟来,指着凯玛勒笑着问:

"你看他什么时候试探这一下。"

易司马仪总不放过任何机会，反复地提起这个话题，但是，当场却有一件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所有结过婚的朋友都说结婚等于住“禁闭室”，在利亚德结婚以后，凯玛勒很可能难得有机会再看见他，也许利亚德竟会变得成为他的一个通信朋友。利亚德是个并不坚决的人，他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但是，凯玛勒离开他又怎么能过生活呢？如果结婚使他变成一个和易司马仪一样的新人，一切生活乐趣都将和我分别了，他问：

“你什么时候结婚？”

“估计最迟不过明年春天！”

仿佛注定他永远要丧失精神朋友。

“到那时候你将变成另一个利亚德·格尔达斯了！”

“为什么？你真是一个善于幻想的人！”

“幻想？”他用微笑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说，“今天的利亚德是一个甘愿囊中一文不名什么东西也装不满他的灵魂的人，可是去做了丈夫以后，他的囊中就会永远填不满，竟至毫无机会去满足自己的灵魂了。

“这是给丈夫下了一个多么尖刻的定义啊，但是，我并不同意。”

“象易司马仪这样的人，甚至被逼到伊拉克去，我并不嘲笑这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不这样。但是，结婚在这个时候是一件丑事，你想想看，你会被日常生活的痛苦淹没，整天只考虑生计问题，你的时间要完全用来计算基尔什和披亚斯特，要求生活的感情使你浪费掉所有的时间！”

“这是一些令人恐怖的幻想！”利亚德不在乎地说。

“唉，”易司马仪遗憾地说，“但愿你能了解天伦之乐，那时你就会知道，直到今天你确实是没有过真正的生活。”

他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这个论点正确的话，他的生活就是脆弱和不幸的，但是幸福是什么呢？归根结蒂，他要向往什么呢？现在他感到苦恼的是又一次受到可怕的孤独的威胁，就如同他在生活中丧生了侯赛因·夏达德以后一样地痛苦。如果可能有一个具有阿蒂娅那样的身体和利亚德这样的灵魂的妻子，他倒是愿意要的。这就是他的真实希望，如果阿蒂娅的身体和利亚德的灵魂结合成一个人和他结婚，孤独感至死也不能再威胁他了，问题就是这样。利亚德忽然怨恨地说：

“我们别再说婚姻问题了吧，我的事大局已定，你的事由你自己负责。现在有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心。”

凯玛勒在这点上和他有同感，但是他却不能由他这么突然一转就清醒过来，在他听来后一个呼声显然没劲儿，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易司马仪·鲁特菲笑着说：

“谁都知道纳哈斯是为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辞职的事件进行报复，才用英国装甲车向阿比丁进攻！”

利亚德沉吟了一会儿，给凯玛勒留下接话的机会，但是凯玛勒却没有兴趣说话，于是他不高兴地说：

“报复？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距离事实太远了！”

“事实是怎么回事？”

利亚德看了凯玛勒一眼，仿佛是催他说话，可是凯玛勒还是不作答，他只好又接着说：

“纳哈斯不是用勾结英国鬼子来恢复统治地位的人。艾哈麦德·马赫尔是疯子，他背弃人民，投靠国王，以后他又要维护他那摇摇不定的地位，在新闻记者面前发表那篇愚蠢的声明。”

然后，他望着凯玛勒征询他的意见。政治问题终于引起了凯玛勒的一些注意，但是，他觉得有些看法不能跟利亚德苟同，

他说：

“毫无疑问，纳哈斯已经改变立场了。我虽然不怀疑他还有一定的爱国心，一个年纪这样大的人，不会为了一生已经干过五、六次这个职务而背叛祖国，但是，他的行为能说是高尚的吗？”

“你是个多疑的人，你的怀疑简直是没完没了，高尚的行为又该怎样呢？”

“坚持拒绝组阁，无论如何也不听英国鬼子的威胁。”

“假如国王逊位，把国事委托给英国军事统治又该怎么办呢？”

“那也随他！”

“我们是对着水烟袋说着玩的，摆在政治家面前的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在这种微妙的战争环境里，纳哈斯怎么能允许国王逊位，接受英国的军事统治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同盟国胜利，我们就会被算作战败国，搞政治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运用机智！”

“我始终相信纳哈斯，我不说他是和英国人勾结或是叛国，但是，他确是犯了错误！”

“这种责任应由那些舍开英国鬼子而和法西斯勾结的人来负，他们仿佛认为法西斯会尊重我们的独立。难道我们和英国之间没有条约？难道贵族们没有在尊重我们的假面具掩饰下来统治我们？再说，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就不想想纳粹党在打败民主国家以后，在他们的民族和种族表上，把我们放在最下层吗？难道我们就不考虑纳粹党一向是煽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的吗？”

“你说的这些全都对，但是，在英国鬼子的威胁下，不是把我

们的独立葬送了吗？”

“只要纳哈斯抗议，就可能迫使英国人放弃他们的主张。”

“哎哟哟！要抗议盎格鲁·阿吉巴希央！”易司马仪大声地笑起来说，但是，他马上又变得郑重其事：“我拥护他这种做法，假如我是他，我也这样做，尽管表面看着他拥有广大的群众，其实，他不过是个孤立和微贱的人，他懂得怎样为自己报仇。事实上，我们既没得到独立，也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废话可说，为什么要让国王逊位，让英国人对我们进行军事统治呢？”

利亚德的脸上越发阴沉了，凯玛勒却显得异常安静，他微笑着说：

“别人都错了，让纳哈斯来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毫无疑问，他是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和民族利益，只是谨慎避免自食恶果。如果英国人想起他在战后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么谁也不再回忆他在二月四日所取得的荣耀了！”

易司马仪拍拍手要来一个水烟袋，他开玩笑地说：

“英国人想起纳哈斯以前所做的事情？我现在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他们等不到想起那些事来就会让他下台的！”

“这个人在最混乱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地尽了最大的力量！”利亚德坚定地说。

“同样地，他在你的生活中也要负最大的责任！”凯玛勒笑着说。

利亚德笑了，接着他站起来告便上厕所去了。这时易司马仪对凯玛勒微笑着说：

“上星期有一伙人来看望我母亲，毫无疑问，你还记得他们！”

“谁？”凯玛勒诧异地盯着他的朋友问。

易司马仪故意微笑着说：

“阿依达！”

这个名字在他的耳鼓里发生了奇异的作用，他的脸显出惊诧的神色，掩盖住自己的激动，仿佛这个名字是出自他的内心而不是朋友说的一样。什么都预料到了，只有这一点他想不到。他愣了好一阵子，仿佛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似的，阿依达是谁？哪个阿依达？唉，那已经成为历史了！有多少年他没听过这个名字了？从一九二六年还是从一九二七年？过了十六年，也可以说是过了他的全部青春。也许他还在爱，还希望内心产生激动！的确，他已经老了。说的是阿依达吗？往事使他受到了什么灾难？除了一些感情上的关心夹杂着一些激动以外，什么也没有！就仿佛他的手摸着早就痊愈的旧伤疤一样，他记得当时受创伤时的危难情景，但是这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他喃喃地问：

“阿依达？”

“是的，阿依达·夏达德，你不记得她了吗？就是侯赛因·夏达德的姐姐！”

他在易司马仪的目光逼视之下感到了窘困，于是逃避地说：

“侯赛因？侯赛因有什么消息吗？”

“谁知道？”

他知道这是在逃避，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二月的气候特别冷，他却觉得脸在发烧。在他看来，爱情是千奇百怪的……就如同食品一样，当把它摆在饭桌上的时候，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接着它被送到了胃里，然后，有一部分到了肠子里，有一部分到了血液里，最后它又变成了细胞，随着时间的过去，细胞新陈代谢，它的踪迹便一点也不存在了。但是，有的

时候它在内心深处留下一个回音，它的气味不会被忘记，当这个陈旧的声音重新响起的时候，他便会排斥遗忘而注意起来，于是又引起了这个回音，不然的话，他又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也许他被阿依达这个名字所震动，并不因为她是原来的那个恋人——这一点已经一去永不复返了——但是它是一个爱情的标志，由于它长期不在身边，他感到了凄凉；它又是一个单纯的标志，就如同前人留下来的遗址一样，时时让人想起那光辉灿烂的历史，易司马仪接着说：

“我、阿依达、我母亲和我妻子在一块儿谈了很久，她向我们介绍当德国进攻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同所有的外交官怎样一起逃跑，逃到西班牙避难，后来他们俩又到了伊朗。我们回忆起那些旧事，非常高兴。”

无论怎么说那个爱情早已经死去了，可他的心却又产生了如醉的思念之情，内心深处早已断了的心弦又开始弹起了特别忧郁而沉闷的歌曲。他问：

“现在她的体态怎样了？”

“大约有四十岁，不，我比她大两岁，阿依达今年三十七岁。比从前胖了些，但是总还保持着从前的苗条劲儿，她的面貌还和从前一样，只是目光变得严肃和郑重了。据她自己说，她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十岁的女儿。”

那么，这真是阿依达，这不是梦，她的历史也不是幻想。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就仿佛空无一物似的。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想起往事非常高兴，但是她的真实面貌又怎样了呢？这个真相在记忆中又留下什么了呢？在保持这些记忆的过程中表面的变化是多么大啊，他希望往这个人身上着着实实地看一眼，也许他会看透过去被人们的作为掩盖了的秘密。

利亚德回到座位上来了，凯玛勒怕易司马仪停下他的话不再说下去，但是易司马仪却接着说：

"他们还打听你来着！"

利亚德注视着他们俩，他看出这话只是他们俩知道，就丢下他们俩，自己去吸水烟了。凯玛勒感到"他们还打听你来着"这句话好象杀伤力最强的细菌一样地破坏了他的抵抗力，他尽全力保持自然地问：

"为什么打听我？"

"他们打听了旧日的朋友们，然后又打听你。我说，你在希勒哈达尔小学校当教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常在我平素看也不看的《思想》杂志上发表我看也看不懂的文章。他们又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

"他们说什么了？"他禁不住地问。

暗藏着的病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本来患肺疾的人就应该当心着凉。"他们还打听你来着"这句话多么象歌词朴实的儿歌啊，又多么残暴地穿透了你的心房！这事来得太突然了，你的心灵曾竭尽全力克服掉了这种感情，安然地度过来了，可这句话又好象是一场不适时宜的大雨。尽管如此，在这短暂的一刹那，他感觉到自己又变成了那个旧情人，只要他活着，就必须忍受爱情的苦与甜所给予他的折磨。但是危险不再以可怕的形象来威胁他了，他象一个作恶梦的人一样，心里产生了安慰自己的感情：过去反正是作梦，不是真事。然而在这一刹那他却有一个妄想：假如凭空出现一个奇迹（哪怕只出现一瞬间也好），她向他承认：某一天或者是某一天的某个时候她也曾同样爱过他，只是由于年龄悬殊以及其他原因使他们俩不能结合！假如这个奇迹真能出现的话，它一定能解除他的新旧痛苦，使他认为自己是幸福

的人，他的岁月也就不是虚度的了。不过，现在他虽说清醒着，却是虚伪的，这种清醒跟死亡一样难堪，所以最好还是情愿遗忘吧，只有遗忘才是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是以失败形式出现的。让他把在生活中失望的人并不止他一个的这种想法作为他自慰的依据吧！

“他们俩什么时候回伊朗？”

“他们不是昨天走了就是今天走，这是她在上次来串门时跟我说的。”

“她对家里的灾难怎么说？”

“她当然躲避着不谈这种问题，对那些事一点也没表示！”

这时利亚德·格尔达斯往着一指，大声喊：“你们看，”他们俩往阳台左侧望去，那里有一个奇形怪状的女人。她约有七十岁的年纪，身材消瘦，赤着两只脚，穿着一件男人穿的外袍，戴了一顶小帽，帽檐下一根发丝也没露，说明她不是秃头顶就是长了癞头疮，嘴里一个牙也没有了，把脸抹成深蓝色，她的形象是让人既讨厌又可笑，这时她的两只眼滴溜溜地乱转，微笑着象在争取人们的同情。利亚德关心地问：

“是个乞婆？”

“看样子是个疯婆……”易司马仪说。

她站下来看着左边的空座位，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了。这时他注意到凝视着她的这几只眼睛，她深深地微笑着说：

“晚安，先生们！”

“晚安，女哈只！”利亚德欢迎她的问候，热情地说。

她发出一声大笑，使易司马仪——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回忆起了乌兹毕克亚花园的特点！她说：

“女哈只？对；我是女哈只，如果你要到禁寺① 去的话！”

他们全都笑了，她胆子越发大了起来，谄媚地说：

“你们给我要杯茶，来一袋水烟，真主会酬报你们！”

利亚德热心地拍了一下手，给她要茶和水烟，然后他附在凯玛勒的耳朵上低声说：“有些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时老女人高兴地笑起来，她说：

“这是当代的慷慨人呐，你们都是战时的财主吧？小伙子们！”

“我们全是战时的穷小子，”凯玛勒笑着说，“我们是几个小公务员，女哈只！”

“你贵姓大名？”利亚德问她说。

“我是大名鼎鼎的歌唱界女皇祖贝达！”她骄傲地抬起头来笑着说。

“女皇？”

“是啊，”接着她又笑起来，“但是保驾的人都已经死了。”

“求真主慈悲他们……”

“求真主慈悲活人吧，至于死人嘛，他们亲自到真主的面前去也就够了，告诉告诉我，你们都是什么人？”

伙计微笑着把水烟和茶送来了，当他走近朋友们的座位时，问他们说：

“你们认识她？”

“她是什么人？”

“祖贝达，早年的名歌女，后来上了年纪，又吃可卡因，才落到这步田地！”

---

① 哈只是指朝觐麦加天房的人，这里是一种称呼。禁寺是麦加的克尔白天房，这里是谐语。

凯玛勒心想这个名字自己并不是头一次听说了。利亚德·格尔达斯特别感兴趣，他催促朋友们应她的请求把自己介绍给她，好让她继续谈话。易司马仪首先自我介绍说：

"易司马仪·鲁特菲。"

她的茶凉了，她呷了一口，笑着说：

"名字很好，尽管这是一个没有意思的名字！"

他们全都笑了，易司马仪用她听不到的声音暗暗骂了一声，利亚德却报名说：

"利亚德·格尔达斯。"

"异教徒？有一个你们的人跟我好过，他在穆斯基作买卖，名叫优素福·阿托斯，那真是个盖世无双的汉子，我把他钉到床上一闹就闹到大天亮！"

她和他们一起笑起来，脸上显得很愉快，然后，她瞅着凯玛勒。凯玛勒报名说：

"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

她正把茶杯往嘴边送，忽然清醒过来，手停下了，她问：

"你说什么？"

"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利亚德替他回答。

她吸了一口水烟，然后好象自言自语似地说：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多得和那个年代的小铜钱一样。"接着，她问凯玛勒，"你父亲是在奈哈西开铺子吗？"

"是……"凯玛勒惊愕地说。

她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近他们，站在凯玛勒的跟前，接着她高声大笑起来，看她的体态，看不出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放

声大笑。她说：

“你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的儿子？你不象他！对，这个鼻子真象，但是，他在当年好象皓月当空，你只要对他一提女皇祖贝达，他就会和你谈许多关于我的事情！”

利亚德和易司马仪不住地笑，凯玛勒克制着自己的慌乱勉强微笑着，这时他只想到亚辛当初和他谈过的话，尤其是关于父亲和祖贝达的故事！她接着问道：

“艾哈麦德先生可好？我好久不到你们那个使我倒霉的地区去了，现在我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人，但是我很想念侯赛因，我不时地到那里去谒陵。我是病人，病了很久，邻居都对我不满了，要不是怕受谴责，他们早把我活埋了！艾哈麦德先生好吧！”

“他去世四个月了！”凯玛勒沉闷地说。

“去世了！”她略微地皱了一下眉头说，“多么不幸啊，他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突然又高声大笑起来。不久，咖啡馆老板出现在阳台门口，他警告她说：

“笑够了吧，我们不打狗是敬主人家，因为他们瞧得起你，我们才没叫你哭一场，但是，你如果再吵就滚出去！”

她默默听着一声没吭，等到咖啡馆老板走了以后才微笑地瞅着他们。接着她问凯玛勒说：

“你是不是也象你的父亲？”

她用手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朋友们全都笑起来了，易司马仪说：

“他还没结婚呢！”

“不用说你是石女样的儿子！”她用怀疑的口吻开玩笑说。

他们全都笑了。接着利亚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坐下来，他说：

“今天是幸会啊，女皇！但是我希望你把女皇时代的事情说给我们听听！”

四十一

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开始讲演了，闷热的房间里几乎挤满了人。罗吉尔先生正象利亚德·格尔达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危险的教授。尤其是在谈论莎士比亚的时候，更表现出他的危险性来。是的，他在讲演的最后，总少不了发出政治的呼吁，但是，他总归是罗吉尔先生，他的讲题总是威廉·莎士比亚，那么旁人对这个讲演又怎么能怀疑呢？利亚德表现得忧郁沉默，假如不是他主动约凯玛勒来听讲的话，他早就要退席了。他的心情不安，这正是一个对政治特别关心和热情的人所必有的情况。他毫不掩饰地、激动地对凯玛勒低声耳语说：

“穆卡里姆和华夫脱党分伙了！怎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事情！”

凯玛勒听了这消息还没理解清楚，只是摇摇头，一句话也没说。

“这是民族的灾难，凯玛勒，事情真不应该倒霉到这种程度。”

“是啊，但是，要谁负这种责任呢？”

“纳哈斯，也许穆卡里姆只是过激了一些，但是，政府净搞破坏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能让人不说话！”

“我们还是先不谈政府的破坏行动吧，”凯玛勒微笑着说，“穆卡里姆所搞的‘革命’在丧权辱国方面也不亚于政府的破坏行动？”

“你说是穆卡里姆意气用事出卖了革命志士么？”利亚德有些相信地问。

“你已经意气用事出卖了你自己！”凯玛勒忍不住笑地说。

“你回答我！”利亚德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

“穆卡里姆是个热情的人，他既是歌唱家又是诗人，他本人既能做出了不起的大事业，也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早先，他发现本民族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就参加了革命。他在内阁中例外地取得了和华夫脱党其他领袖同样高的位置，也就变成了和他们互相谅解和合作的人。现在发生这种事情，真让人替他惋惜。”

“结果会怎样呢？”

“王室对这事当然会高兴，毫无疑问，华夫脱党这种新的分裂会促使穆卡里姆在适当的时候投入王室的怀抱；就象从前别人投入王室的怀抱一样。今后我们会看到穆卡里姆在少数派和王室人们中间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如果不这样，他就会被撤职，并且会象纳哈斯一样，被王室所厌弃，甚至比纳哈斯还不如。王室当中有些人讨厌穆卡里姆不亚于讨厌华夫脱党，但是，他们会把他拉进自己的怀抱，以便利用他来拆散华夫脱党，但是做完这一切以后，王室当然也决不会拿穆卡里姆当回事的。”

“这是一件丑恶的事情，”利亚德皱着眉头说，“纳哈斯和穆卡里姆两个人全都犯了错误，我心里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幸……”接着他用极其轻微的低声音说，“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没有容身之处了，现在只有投入凶恶的敌人——国王的怀抱，但那也决不是他们久居之所，如果华夫脱党也象少数派一样地残害

我们，情况又会怎样？”

“为什么你总把事情想得出圈子呢？”凯玛勒装作不解地问，“穆卡里姆不能代表所有基督徒，基督徒们也不是穆卡里姆。他只是一个人，他走了，华夫脱党的民族政策决不会变。”

“这是报纸上的话。”利亚德遗憾地摇摇头讥讽地说，“而实际情况却是我说的那样，基督徒们已经感到他们被驱逐出华夫脱党了，他们在寻找安全地带，我害怕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最后对我来说，政治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它好象宗教信仰一样，从前我根据自己的理智放弃了宗教，而我的心却由于民族情感而和它藕断丝连，同样地，今后我会根据自己的感情脱离华夫脱党，而以自己的理智和它藕断丝连。如果我说我是华夫脱党人，我的心灵会否认，如果我说我是华夫脱党的敌人，我的理智会说我不义，这是想不到的一场灾难。看得出来，我们科普特教徒注定了要过分散的生活，尽管我们的集体是团结一致的！”

凯玛勒感到气恼和痛苦，当时他想象到将有几伙人会演极丑恶的滑稽的闹剧。他用表示毫无信心的声调说：

“这几乎是一个幻想出来的问题，如果你们把穆卡里姆看成一个政客，而不把他看成科普特教徒这个民族的代表人物，问题也就解决了！”

“穆斯林们会这样看他吗？”

“我就这样看他！”

“我说的是穆斯林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利亚德虽然很忧郁，他还是裂开两唇微笑着说。

“难道你我的立场还不同吗？”

“相同，但是也还有很简单的区别，那就是说，你不是少数民族！”接着，他微笑了：“假如我生活在伊斯兰征服埃及的时代而

又能预知未来的话，我一定号召全体科普特教徒加入伊斯兰教！”接着，他似乎是抗议地说，“你没听我说话。”

是的，他的眼睛正冲着门。利亚德往他注目的那个地方看去，那里来了一个少女穿着一件朴素的灰外衣，女学生打扮，坐到前面为女人预备的座位上。

“你认识她？”

“不认识！”

不可能再说话了，因为讲演的教授出现在讲台上了，房间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屋里完全沉默下来，咳嗽一声都好象是最大的罪过。接着美国大学的校长把它做了适当的介绍，他就讲演起来。凯玛勒不断去看那少女的头，既关心又纳闷。他是在她走进来的时候偶然看见她的，她的相貌使他分了神，她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的思路，使他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往事，然后又赶着他回到现实中来，他呼呼地喘起来了。他从一开始就觉得他是看见阿依达了。但是，毫无疑问，她决不是阿依达，这个少女决不超过二十岁。他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欣赏她的脸，但是，她的美丽外形已经使他满足了，面型、身段、精神和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是的，除了阿依达，他再没见过这样的眼睛。难道她是阿依达的妹妹？这个想法首先掠过他的心头。贝都尔！这一次他没忘记这个名字。他立刻想起了早年她对他的友谊，但是，如果真是她的话，她也不可能记得他了。重要的是她的相貌唤醒了他的心，并使他——尽管是在很短的时间——恢复了一些隐去很久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这种心波激荡之中，他有几分钟听教授讲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观看那个少女。他沉湎在回忆里，享受着饱尝眼福的一些美好感情。我尾随着她，以便认清她的真面目，我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顺从着一种讨厌的意愿。也许蒙

在我灵魂上的厚锈层已经磨光，心里才开始憧憬一切东西，而这个机会却在伏候着我这个意愿。这个讲演是长还是短呢？他不知道！但是到讲演结束的时候，他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利亚德，追赶少女去了。凯玛勒小心翼翼地跟着她走，她身材消瘦，步态文雅，他不能把她的步伐跟她姐姐作比较，因为从她的步伐中找不出和她姐姐相同的地方来，但是她俩的身体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她姐姐的头发是"阿吉拉松"式，而这个少女的头发却剪成自由式，但是头发的颜色却完全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不能去端详她的脸，因为电车站上非常拥挤。后来她上了到阿特巴去的第十五路电车，挤进了妇女群里，他跟在她后面上了电车，心里暗想：那么她是到阿拔希亚去啊，也许他想象的全是没根据的幻梦吧？阿依达一生没坐过电车，当时她有两辆汽车，而这个可怜的少女……他心里感到一点难过，就如同听到夏达德贝克破产自杀那天所感到的难过一样。到了阿特巴，电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他在电车站上选择了一个离她不远的地方站下。她注视着电车开来的那个方向，那副瘦高而苗条的形象跟旧日完全相同。但是他又看到，她那淡麦色的皮肤没有往昔那种醉人的韵味了，因此，他在追她以来，第一次感到了遗憾，仿佛他要追的是另一个人一样。往阿拔希亚去的电车来了，她准备上车的时候发现妇女车厢非常拥挤，就上了二等车，他毫不迟疑地跟着她上了车，她坐下来，他也挨着她坐下，接着两排椅子上坐满了人，椅子中间也站满了人。他对于恰巧有机会坐在她的身边，感到无比的高兴，但是，她坐在二等车厢的人群中间又使他感到难过，也许这只是由于遥远的、永存的旧形象浮上心头，使他感到与眼前的这个"模型"有所不同而产生的。每当电车突然一活动的时候，特别在到站停车的时候，他俩的肩膀就会碰在一起。

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并尽可能仔细地端详她。这两只漂亮的黑眼，两条连在一起的眉毛、尖细而端正的鼻子和这张圆脸，仿佛他是看到了阿依达一样。真的吗？不！实际上两个人的肤色是不同的、在某些地方还有着细微的不同，他不记得那究竟是多了些什么还是少了些什么。尽管她们俩的差别是很微小的，但是他的感觉却很明显，好比人的体温，相差一度，就能区别开你是健康还是有病。当时，他仿佛面对着一个最象阿依达的"模型"，而阿依达的影子此时在这个面孔的光辉照耀下，在他的脑际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这个身体也许就是那个身体，他十分纳闷，好象初次看见它！它消瘦苗条，它的胸膛是羞涩的标志，同样地，它婀娜秀美，论哪一点也不比他所喜爱的阿蒂娅那个结实洁白的身体逊色！难道是岁月腐蚀了他的心吗？还是他的旧爱情激发了他隐藏着的天性？不过，他现在是幸福的活人，这颗心灵为往日的醉意所陶醉了。他接连不断地和她相碰就更增加了他的醉意，使他沉湎在冥想里，他没有摸过阿依达，他认为她是永远不能接触的，可是这个小姑娘在街上步行，卑贱地坐在二等车厢的人群中间，这使他多么难过啊！这种微小的差别使他感到忿怒，使他感到失望，他那种旧日的爱情将会成为一个谜而永远保存下去。售票员来了，高声喊着："买票啦，有月票的拿出来看看。"她打开手提包，取出月票来，等待售票员验看，他偷眼看了一下她的月票，正好看到姓名一项下面写着"贝都尔·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文学院学生"，一点怀疑也没有了，他的心跳得特别厉害。假如我能把这张月票夺过来，我就能保持一张近似阿依达的相片！啊，假如这样做的话，是一个三十六岁的教员向一个文学院的女学生行抢！这是一个新闻界多么求之不得的醒目标题啊！一个四十岁的落魄哲学家！那么，贝

都尔有多大岁数了？一九二六年她还不到五岁，她现在是二十一岁的幸福年龄。是幸福吗？没有公馆，没有汽车，没有仆人，没有侍从，她家里遭到破产的时候，她只不过十四岁，这个年龄应该知道什么是灾难了，并且也会尝到痛苦的滋味。这个可怜的少女承受过痛苦并担过惊受过怕，她经过这种残酷的感情折磨后，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严肃了。不同时代的痛苦把我们拉在一起，就如同已经被忘记的友情曾把我们拉在一起一样。售票员来到她跟前，他听到她把月票递给售票员说："请看！"声音震荡着他的耳鼓，就好象那个因遗忘而隐去了很久的可爱的、十分甜蜜的声音又在他的耳鼓里复活了一样；这个充满诱人旋律的、柔软而温暖的声音把时代中那一段崇高的时间也唤醒过来，让他在女神王国的乐声里旋转，寻求已往时代的幻梦。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吧，你的声音有什么变化？我的苦命的旧日女友，幸运的是这个声音的本来的女主人一直还享受着和往昔一样的幸福生活，家庭遭到不幸的痛苦，并没有影响到她。可是你却降格到我们中间来，成了和我们一块坐二等车厢的平民，难道你不记得你那个男朋友了吗？忘记你搂着他的脖子和他亲吻了吗？今天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呢，我的小姑娘？难道你要象我一样地到某个小学校里去当教员？电车路过那所公馆的旧址，那里已经改建成一幢新的高大楼房。在这以前，他和这所老公馆割断历史关系之后，他到阿拔希亚来看望福欧德·加米勒·汉姆扎维的时候，曾看过它很少几次。阿拔希亚本身发生了变化，你们的家就是一个例子，我的小姑娘！阿拔希亚的公馆和同我的爱情与忧愁并存的花园都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包括宿舍、商店、咖啡馆和电影院在内的高大建筑。让那个对阶级斗争感兴趣的艾哈麦德为这一点高兴去吧，至于我，能对那所公馆和公

馆里的人们幸灾乐祸吗？我的心已经随着它的拆毁而埋葬了！也可以说，象这么漂亮的人在我的心目中怎么能降低地位呢。她没尝过生活的艰难和人群的拥挤，她好象是一个美丽的化身从我的脑海中掠过，我的心在向她膜拜！

电车在瓦叶里警察所的下一站停下，她下了电车，他也跟着下去了。他站在电车站上，只见她过了马路往紧对着电车站的伊本·宰杜纳街走去。那条街很窄，两边住户全是中产阶级人家的旧房子，路面上盖着一层土，到处是碎砖头和凋落的树叶。她走进右边第三个门，那是一个小窄门，紧挨着一家洗衣店。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马路和房子，如今夏达德贝克的妻子萨纳亚夫人竟住进了这样的房子，这套房子的房租顶多不过三镑，但愿萨纳亚夫人到阳台上来，让他看一眼，让他打量一下她周身所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重大的。他还没忘记她那副高贵的样子，当她挽着丈夫的胳膊离开楼廊的时候，汽车就在那里等着她。当初她穿着绒衣骄傲地昂首阔步，她往周围看几眼都使人感到她所具有的权威和镇定的神态。一个人既然患了长期的瘫痪病，他决不害怕被急性传染病所杀伤，这套房子，阿依达到开罗来就住在这里，也许她就在这个破阳台上坐过些时候，也许她就同母亲妹妹睡在一张床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愿我能及时知道她在开罗，但愿我能经过一段长长的岁月以后能再看看她。我已经从她的支配之下解脱出来了，应该再看看她，以便认识她的真相，我也要认识认识我自己。但是，这个难得的机会已经失掉了。

四十二

凯玛勒坐在文学院英文系的男女学生中间，听英籍教授讲课。他这不是第一次到文学院来听课，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晚上听课，每周有三堂，他申请做为一个旁听生来听课时，没遇到任何困难就被接受了。尤其女英籍教授听说他是小学校的英语教员以后，还很欢迎他。是的，他在学年的期末才来听课，的确有些奇怪，大概他对教授说，尽管前面耽误了很多，但是他也必须听这些课，因为他正在进行某种研究，所以才来请求的。然而这只是借口，他通过利亚德·格尔达斯从学校的秘书科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贝都尔在这一系。他仍旧穿着那条西装裤，戴了一副金丝眼镜，又瘦又高，留着一点浓密的小黑胡子。他的耳枕骨后面，已经露出了几丝白发，他的大脑袋和大鼻子依然如故。这一切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特别是他坐在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中间，使他们十分纳闷，并且用疑问的眼光凝视他，使他很不高兴。他仿佛觉得自己听到了他们关于他的窃窃私语，他对这一点最了解，最有经验了。他对于自己不顾劳累和麻烦地往前走这么愚蠢的一步也觉得奇怪。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追究起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他在黑暗生活中只要看到一道闪电般的光辉，就赶忙把它捕捉住。他不再受失望，向往和幻想的强力所支配，不被任何东西所烦扰，他一方面冲破了在风俗习惯统治下所设置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不在乎青年人的嘲笑讥讽。他一向沉陷在失望和厌倦之中，而在悲哀之后，他有了新的追求，他不怀疑这种追求就是他的某一种安慰，或是某一种生

活。他开始关心时代，寻求希望并且向往乐趣了，这种变化使他感到满足，不仅如此，他的心跳动起来了，而在这以前它是死的。他感觉到时间太短，学年已经到了尾声，不过他打算不让它白白地过去。贝都尔已经看到他了，就如同所有的人看见他一样，也许她也跟别人一起低声谈到了他。他们俩的眼光不只一次地碰在一起，也许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心里的关心和惊异，又有谁知道呢？除了这一切以外，在归途中他们俩先一起坐上到吉查去的电车，然后又同乘到阿拔希亚去的电车，他们俩总要坐在一个地方，她总能清楚地看到他。他本来是个绝对得不到她的爱的人，然而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他是个小学教员，需要有风度，必须保持正经和威严。他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能否最后达到，就是在他自己心里也没数。活力死后又在他身上蠕动，并征服了他。他怀着甜蜜的心情渴望那个人归来，她牵动了他那有感情的直觉，诱惑了他那富于想象的理智，并在他的感官中具体地显现出来。她这种魔力使他在那些无法解释的谜语面前忘掉了自己的怨恨，不幸和惶惑，仿佛这种魔力在使人享受着滋味最醇厚，乐趣最美妙的酒一般。上星期发生了一件使他特别激动的事情。他因为要照顾希勒哈达尔小学的运动会，没有及时赶到文学院来，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已经在上课了，他进来的时候，踮着脚尖，以免发出声音，这时他们俩的眼光碰到一起了，迅速地对看了以后，一刹那，她的眼睑似乎是害羞地垂了下来。这不是眼珠斜过来偶尔放出来的单纯目光，他总觉得她感到有些羞怯，假如他的眼神没什么促使它的话，难道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小姑娘看人的目光总是害羞的，也许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不是偶尔斜过来的纯洁目光，这事激起了他心底的全部记忆，他回忆起许多形象来，直到他发现自己回忆的是阿依达，并且幻想

她，但是他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阿依达在他面前从没感到过害羞；也许这种害羞使他回忆起另一个睨视或正视的目光，或是我们把它叫做灵魂的那种诱人的秘密。前天发生了另一件事，和它有同样的重要性，你看，你怎么恢复生活？在那以前没有任何东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可以说重要意义只反映在那些没有谜底的谜语上，就如同叔本华眼里的意志，黑格尔眼里的绝对论，或柏根森眼里的活力说一样，全部生活是一个聋子，毫无重要意义。那么今天怎么会有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正视、斜视或微笑都能使整个地球震动？事情是这样的：下午五点钟他到文学院去的时候，在穿过乌尔曼公园时，意外地看到贝都尔和三个少女坐在一把长椅上瞧着他，她们是在等候上课，他们俩的眼光正好遇到一起，就象在教室里那次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走到她们附近的时候，向她们打个招呼，但是，那条甬路在离她们老远的地方就拐了弯，仿佛它不肯参加无拘无束的感情交流一样。当他稍微走远一些的时候，往后看了一眼，只见她们附在她的耳朵上微笑着低声说话，她把头靠在手掌上，仿佛要把脸捂起来似的，这种情景是多么美妙啊！假如利亚德和他在一起，一定会说出一套妙语来，但是，他不需要利亚德的才干，毫无疑问，她们对她低声说的正是关于他的话，使她害羞得捂起脸来，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也许他的眼光露出惹人怜爱的神情来了，也许还超出了这种限度。他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人们的谈话资料，假如这种低语的内容是调皮的女学生在拿她取笑，他又该怎么办呢？他严肃地下决心再不到这个学院来了。但是，那天晚上，他在开往阿拔希亚去的电车上发现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就如同他头一个晚上追赶她那次一样：她的眼睛悄悄地溜着他这一边，可以肯定，这是为了让他向她问候。等过了相当长时间以

后，他往她那边看了一眼，装作突然发现她坐在他的身边似的，彬彬有礼地低声说：

“晚安！”

她象吃了一惊似的看着他——在他的记忆中，阿依达并没有任何一种女性的婀娜风姿——然后也低声说：

“晚安！”

两个同学互相问候，在这上面一点暧昧的东西也没有；他对他的姐姐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大胆，即使她那时已是年长的姑娘，而他又只是天真的少年。

“您大概在阿拔希亚区住吧？”

“嗯……”

她不愿谈关于自己的事！

“遗憾的是，我来听讲的时间太晚了！”

“嗯……”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补课……”

她微笑着一声没吭。（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吧，你的声音是从过去的时代遗留下来的、没受到时间影响而有所改变的仅有声调。）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入教育学院？”

“我不需要那样，”她第一次注意起来说，“在战争情况下普及新式教育，部里需要大批的男女教员呢！”

他盼望听到一个声调，可现在他却获得了整个曲调！

“那么你是准备当教员了？”

“嗯，为什么不这样？”

“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职业，你可以向我打听打听。”

“听你的口气你是教员了？”

“是啊，啊，我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

“久仰，久仰……”

“请问你？”他微笑着说。

“贝都尔·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

“久仰……”接着，他装作突然想起某一件仅有的事情似的接着说，“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是在阿拔希亚住的吗？你是侯赛因·夏达德的妹妹？”

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注意的神色，她说：

“是的……”

凯玛勒笑了起来，就好象为这个偶然的会见感到惊喜而发笑似的，他说：

“好哇，侯赛因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十分幸福的少年生活，真主，你就是常在花园里玩的那个小妹！”

她用好奇的眼光凝视着他，她怎么能记得呢？（那个时候你恋上我就如同我恋上你姐姐一样。）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当然不记得了，这段历史是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侯赛因去欧洲的那个时候，现在他在做什么？”

“德国占领巴黎以后，他随法国政府搬到法国南部来了。”

“他好吧？他和我好久没通信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他很好……”

她说话的口气表明不愿意再把这个话题深谈下去。电车路过旧公馆的地址时，凯玛勒心中暗想：他对她公开谈出他和她哥哥的交情，是不是犯了错误呢？难道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就没有最低限度的自由？当到了瓦里叶警察所下面那站的时候，她跟

他招呼了一声，就下电车去了，他坐在原地不动，就好象忘了自己一样。一路上每逢有机会他就端详她，也许这样做是为了引出从早先就吸引着他的那个秘密，但是，他并没得到它，尽管他几次感到它跟他很接近。看来，她很温柔善良，是一个十分容易接触的人。现在他感到神秘的失望和无缘无故的忧愁在折磨他。假如他要和这个少女结婚，是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是的，显然，她表现出可以答应他，尽管年龄的区别是感觉得到的，或者说，年龄悬殊是一个问题！其次，经验告诉他，假如他愿意结婚的话，从他的仪表来说，他还不致于没有希望。如果他和她结婚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阿依达的亲属，但是这个无稽幻想的本质是什么呢？阿依达现在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的确，他并不要阿依达，但是，他却不断地打听她的秘密。也许，他至少认为一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没有白白地过去，不管在这一生的什么时候，他总是希望回忆那个旧练习本和她在新婚之夜赠送给他的那个可爱的糖果盒。他的心头由于回忆往事而烦躁起来了，他暗想：一个人落在情网里的时候，理解力还能正常吗？还能够很好地把自己的生理、社会和心理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吗？但是，物理学能够用毒物来保卫自己的学术免得象其他牺牲品一样的死亡吗？或者说，他的心头为什么这样烦躁？尽管他所幻想的东西必然失望，尽管过去和现在截然不同，尽管他不知道自己是属于过去的类型还是现在的类型，尽管有这一切，他的心灵还在激动，他的心还在猛烈地跳动。

四十三

这里是茶园，天空开阔树木茂盛，在碧绿湖上凫水的鸭子吸引着游人，湖后面衬着一片假山。今天是《新人》月刊社的假日，苏申·哈马德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外衣，露出两只棕色的胳膊来；她今天虽然修饰过了，显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妖艳。艾哈麦德和她同事已经一年了，两个人对面坐下，会心的微笑浮现在他们俩的脸上。他们俩中间有一张小桌，桌子上放了一个水瓶和两个杯子，瓶子和杯子里都有喝剩下的牛奶溶解的玫瑰露。“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最亲爱的人，我愿把我的全部愉快交给她，换来我所希望的一吻。我们俩是一对忠诚的同志，我们俩没有谈过爱情，但是，我并不怀疑我们俩是一对互相爱慕的人。我们俩是真诚的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合作者，我们从开始就是解放斗争中的两个同志，我们一起工作，全是有资格坐监狱的人。每当我夸讲她美丽的时候，她总是抗议地瞪我几眼，她板着面孔呵斥我，就仿佛爱情是对我们完全不相宜的东西一样，然后我微笑着重新做起我原来的工作。有一天，我对她说：‘我爱你……我爱你……你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她对我说：‘生活这样严肃，你偏爱开玩笑。’我对她说：‘我和你一样，我看到资产阶级已经到了垂死阶段，它的一切优点已经消耗尽了，工人阶级应该发挥自己的意志，以便运用发展规律。果子绝不会自己掉下来，我们必须认真理解这一点。但是，无论是比这一点重要或不如这一点重要，我还是要说我爱你。’她有些伪装地绷着脸说：‘你一定要我听我所不爱听的话。’秘书室的寂静给我壮了胆，突然我俯

在她的脸上吻了她的嘴，她用冷酷的眼色瞪着我，我连忙俯下身去翻译我们俩共同翻译的那本《苏维埃家庭秩序》的第八章余下部分。”

“六月里就这样热，到七月八月又该怎样，亲爱的？”

“可是亚历山大并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人预备的！”

“亚历山大已经不再是避暑胜地了，”她笑着说，“它在战前本来是一个避暑胜地，但是听说那里已经变成废墟了。”

“阿德里·卡利姆先生肯定说，亚历山大的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大猫都满街乱跑。”

“是那样，最近隆美尔① 带兵进亚历山大了。”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不久苏伊士就会见到在亚洲横行的日本兵，天下会成法西斯的天下，就如同过去的倒霉时代一样！”

“苏联决不会失败，”苏申有些激动地说，“人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乌拉尔山后……”

“那倒是，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亚历山大的门口了！”

“为什么埃及人这样喜欢德国呢？”她叹了一口气问道。

“还不是因为讨厌英国鬼子！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厌恶德国人的。今天国王象个囚犯一样，但是，他很快就会从监狱里出来去迎接隆美尔，接着他们俩会为了一同埋葬我国新生的民主而干杯！可笑的是农民还以为隆美尔会把土地分给他们呢！”

“我们的敌人太多了，外面有法西斯德寇，里面有穆斯林兄弟会和各种反动派，这两者其实是一个东西！”

“假如我哥哥阿卜杜·穆诺依姆听到你这番话，一定会对你感到愤怒，他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是一种进步思想，他瞧不

---

①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北非兵团总司令。

起唯物的社会主义。”

“伊斯兰教也讲社会主义，但是，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就如同托马斯·穆尔[1]、路易·布朗[2]和圣西门[3]所提示的那样，它从人心上着手寻求解决社会黑暗的方式，它所阐述的解决办法是在社会发展的本身当中存在的，它不看社会的阶级，只看社会上的个人，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何况，伊斯兰教的教育依靠的是荒诞无稽的形而上学，天仙在宗教里占着重要地位。你应该告诉你哥哥，我们不能到遥远的古代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我哥哥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艾哈麦德并不隐藏自己的高兴，他高声笑着说，“但是，我奇怪象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对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热心！”

“兄弟会做了许多伪装骗人的鬼把戏，他们在知识分子面前总要给伊斯兰教穿上一件时代的外衣，而在普通人面前却大谈天堂火狱。他们也拿社会主义、爱国和民主这类字眼做宣传。

我的恋人不厌其烦地谈着她的政治主张。我可以说她是我的爱人吗？可以，自从我偷偷地吻了她一下以后，我总把她叫做我的爱人，有时她用言语反驳，有时她以暗示反抗，后来她就装作不理会，仿佛已经没有纠正我的希望了似的。我对她说，你那张嘴爱讲社会主义，我却要对你说几句关于爱情的话。她立即轻蔑地呵斥我说：“这是资产阶级对待妇女的腐朽观点……是不

---

① 托马斯·穆尔（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反异端作品的多产作家、政治家。

②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最后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圣西门（1760—1825），法国卓越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我畏畏缩缩地对她说，我对你的尊重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的。我承认，我在一生从事的崇高事业中是你的学生，但是我仍然爱你，这并没有什么妨害。起初我确曾看到她发火，后来我觉得她的怒火慢慢消失了。我站在她的对面，悄悄地凑到她跟前，我不知道她怎样猜想我的意图，她一把抵住了我的前胸。虽然如此，我还是吻上了她的面颊，本来她是能够防止的，但是事实是发生了，我也就了解到她是默许了。她是一个绝妙的人，既有美好的思想，又有苗条的体形，只是对政治太关心了。当我约她到花园来玩的时候，她说：“条件是我要带着书，好在那里继续翻译。”我对她说：“不，我们是去散心和闲谈，要不然我就一点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了！”也许这就是特别使我那颗被甘露街的一切所填满的心所烦恼的事情。在很多时候，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所习惯的眼光来看妇女。在我的反动和堕落思想占上风的时刻，我以为进步妇女谈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嗜好，就如同谈钢琴或修饰容貌一样，但是，在和苏申相处的一年中，我有了很多的变化，这一年把积聚在我内心的资产阶级污垢洗刷得到了值得夸奖的程度！这也是不容怀疑的事。

“很遗憾，我们的同志好多人被捕了！”

“是啊，我的爱人，拘捕成了家常便饭，不论在战争时期或恐怖统治时期都是一样，但是法律是允许人们思想信仰自由的，因为思想信仰和鼓动造反总不一样。”

“但是，我们对工人进行过秘密讲演，这不是鼓动造反吗？”

“或早或晚也许会来拘捕我们，除非是。”

她用询问的眼光凝视着他，他接下去说：

“除非是用结婚来自卫！”

“谁告诉你我同意和你这样的伪装分子结婚？”她轻蔑地耸

了一下肩膀说。

“伪装分子?”

“你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她考虑了一下，然后郑重而认真地说，“我们俩向同一的敌人做斗争，但是你对敌斗争的经历却跟我不一样。我曾长期忍受贫困之苦，我承受过贫困给我的家带来的灾难，我有一个姐姐曾和它作斗争，但是不幸战败死亡了。你呢，你不……你不属于工人阶级!”

“恩格斯原来也不属于这个阶级!”

“我怎么叫你呢？叫艾哈默托夫①太子？是不是？”她卖弄了一下女性的妩媚，浅笑了一声说，“我不否认你的思想信仰，但是，你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全具有，我时常想你的举动完全是肖卡特的家风!”

“你错了，冤枉人的姑娘!”他带着怒气说，“我所继承的东西不能算是我的缺点，就如同贫穷不是你的缺点一样，富有也不是我的缺点。谁也不能根据我家里用以维持较好生活的微薄收入，就指责我家里是资产阶级，我们的缺点只是好逸恶劳和落后于现代精神。”

“你不要生气，”她微笑着说，“我们俩的性格和学识彼此都很清楚，我们不必追究我们的出身如何，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负责，我求你原谅，恩格斯!不过我要问清楚，你是不是准备不问后果如何继续对工人讲演?”

“到昨天为止我出席讲演已经五次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编写了许多重要的传单，并且分发了几十份，我头上已经欠下政府拘留二年以上的债务了!”

---

① 艾哈麦德加斯拉夫民族的人名语尾。

“我欠它的债比这还要多一倍！”

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放在她那只浅棕色的手上，表示亲切的爱抚。是的，他爱她，但是，他不是为了爱情去从事奋斗的。那么，难道他没有看出在某些时候她对他表示怀疑吗？她是一个要弄人的女子，还是她怀疑他，认为他身上隐藏着的资产阶级意识可怕？他信仰这个主义，就如同他爱恋着她一样，他不需要任何报酬。“难道得到一个十分了解她，而她又十分了解的男人不是她的幸福吗？难道什么诡计也不会使我离开她吗？”我崇拜她，因为她说：“我曾长期忍受贫苦。”这句坦率的话使她优越于一切少女，使我崇拜她的志向。我们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爱人，监狱在等候着我们。假如我们能够随便地结婚，摆脱开痛苦，我们就可以享受安乐的生活，但是，那里没有灵魂的生活。有的时候，我认为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就仿佛我们一定应该为它受折磨一般，我认为它是我的灵魂，它是我的血液，仿佛我是第一个应该对全人类负责的人似的……

“我爱你……”

“为什么？”

“为了一切原因，也可以说什么原因全没有！”

“你嘴里总谈斗争，心里总是想享受！”

“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就如同把你和我分开一样没道理！”

“谈情说爱就是要享受，要安静，不肯蹲监狱，不是吗？”

“不，难道你没听说过圣人昼夜不停地进行斗争，也没妨害他娶九个妻子吗？”

“哎哟，你哥哥的话借着你的嘴说出来了，”她把手指头捏得叭叭响嚷着说，“你说的是哪一个圣人？”

“穆斯林的圣人！”他笑着说。

“让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他为了专心著《资本论》使妻子、儿女过挨饿受冻的生活。”

“但是，他总还是结过婚的啊！”

湖水仿佛是碧绿的琼浆，温柔的空气在六月的暑热中浮动，凫游的鸭子用它的扁嘴追逐着面包屑。你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折磨人的恋人比顺人情的恋人更有意思。他觉得她的脸红了，也许她稍微放下了一会儿政治，开始考虑我……

“亲爱的女同志，我希望在这个花园里我们谈些甜蜜的话！”

“比我们现在谈的更甜蜜吗？”

“我说的是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嗯，你明白！”

他们全都沉默了，后来她眯缝着眼问道：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说的是我们需要另一个东西！”

“是啊，”她好象仅仅是敷衍他似地说，“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兜圈子兜得够了！”

她好象在考虑，那么就等待一个短时间吧。这时，她说：

“任何问题都十分清楚了，你为什么总是折磨我？”

她愉快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我的爱情是多么美好啊！”

他们又全都沉默了，就如同两支歌曲中间的休息时间一样。接着，她说：

“有一件事情使我很担心！”

“什么事？”

“我的尊严。”

“那和我的尊严是一件事，”他急忙说。

“你很清楚你们家的风俗习惯，”她厌恶地说，“你会听到很多关于门第、出身这类话！”

“废话！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

她稍微沉吟了一下以后说：

“只有一个东西威胁着我们，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那和我毫无关系！”他用力地说，以致脸形在这一瞬间变得更象他的哥哥阿卜杜勒·穆诺依姆了。

“你知道你这话是多么重要吗？我说这话的意思包括着男女关系的许多特殊内容，它们是由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决定的！”

“我全懂！”

“你必须到新的辞典里去了解爱情、结婚、嫉妒、信用、往事等等动人的单词。”

“当然！”

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也许就是了不得的事，这种想法在他的心灵上出现过多少次了，但是，看来他还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这种情况不是别的，只是她要考验他对继承来的传统思想和自身取得的新思想所抱的态度。这是一次残酷的考验，他觉得自己已经理解到她的用意了，也许他对两种思想所持的态度并不需要她来考验，但是一个对这两种思想抱确定态度的人决不后退；痛苦已经光顾他了，嫉妒在她的内心里蠕动，但是，他决不后退。

“我相信你的意思，但是，让我坦白对你说：我原来曾希望得到一个多情的少女，并不希望她有精细而善于盘算的头脑！”

“就为的是让她对你说，我爱你，我同意和你结婚么？”她瞅

着游水的鸭子问。

“那当然！”

“难道你以为我是在解释自己所不同意的一个主张吗？”她笑了。

“你什么都知道，只是希望听我亲口说一说。”

“我不希望听你说！”

四十四

“这是有关我们全家人的名誉的问题，无论如何他总是你们的孩子，你们能够漠不关心地看着他不管吗？”

海迪杰说完，两只眼睛迅速而不安地环顾着周围人们的面孔，从坐在她右边的丈夫看起，扫过亚辛、凯玛勒、阿卜杜·穆诺依姆，直看到她对面堂屋那边的艾哈麦德。

“大家注意啊，”艾哈麦德模仿着母亲的口吻开玩笑地说，“这是有关我们全家人的名誉的问题，无论如何我总是你们的孩子。”

“这是什么灾难啊，我的儿子！”她用充满痛苦的抱怨口吻说，“你不许我们任何人管你，就是你父亲也不例外，你什么事都不和我们商量，就是对你有多大好处的事也一样！总是你一个人对，我们全都错误。你不礼拜，我们说求真主引导你吧。你拒绝象你哥哥一样入法学院，我们说前途是真主掌握的，不勉强你。你说，我要做新闻记者，我们说，你要当车夫去也行！”

“现在我要结婚！”他微笑着说。

“你结婚吧，我们特别高兴，但是结婚是有条件的！”

“谁定的条件？”

“正常的理智定的！”

“我的理智给我选择了。”

“难道长时间以来的经验还没有让你看出你自己的理智并不正确吗？”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有结婚不用商量，结婚和吃饭一样，一点也不差！”

“吃饭？你不单是和一个姑娘结婚，而是和她全家人结婚，我们全家人也要随着你结婚呢！”

“你们大家？”艾哈麦德大笑说，“那太不可能了，凯玛勒舅舅一定不结婚，亚辛舅舅又希望让他和她结婚。”

除了海迪杰，大家全笑起来了，亚辛没等脸上的笑容消失就说：

“如果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倒完全有准备做这种牺牲。”

“你们笑吧！”海迪杰叫嚷着说，“你们越笑就越助长他，你们最好是当面跟他谈谈你们的意见，对于一个希望和他那杂志社里的印刷工人的女儿结婚的人，你们有什么意见？在杂志社里做记者就够让我们痛苦的了，怎么还能跟印刷工人结亲呢？难道你没有意见吗？易卜拉欣先生？”

易卜拉欣·肖卡特挑了挑两条眉毛，似乎是要说话，结果却一声没吭。她接下去说：

“假如这件倒霉婚姻成了事实，新婚之夜你家里会挤满了印刷工人、脚行和车夫。真主知道人们看不见的事情！”

“你不要这样说她的家属亲戚……”艾哈麦德激动地说。

“真主，你能说她的家属不是这样的人吗？”

“我只要跟她结婚，不是跟所有的人结婚！”

“你决不能只和她一个人结婚，真主让我们苦恼，也一样会让你苦恼的！”易卜拉欣·肖卡特怨恨地说。

听了丈夫的反对，海迪杰更加理直气壮了，她说：

“我为了相看新媳妇，按照习惯到她家去了，我看到他们住在大街旁边的窝铺里，她母亲就和烧火的女仆一模一样。新妇总有三十岁了，凭真主起誓，她只要有一点美，我也可以承认他有理由！他为什么偏要和她结婚呢？他是让她给迷惑住了，可不知使用的是什么法术，她和他一起在那个不吉利的杂志社工作，也许她先迷上了他，然后往咖啡或水里给他下了迷魂药。你们亲自去看看她，然后判断判断，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我去看她，回来的时候难过得几乎连道路都看不清了！”

“你这说的是气话，我决不能原谅你这些话！”

“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文明人！实在，这都怪我。我一辈子专找别人的毛病，真主把一切缺点都集中在我儿子身上来报应我！我求伟大的真主饶恕！”

“无论你怎样说他们，你也不会把他们哪一个说坏！”

“哎呀，你们都听听，你们都瞧瞧，求真主饶恕你这样侮辱我。”

“这是回答你对我的侮辱！”

“她是贪图你的钱财，要没有你这个倒霉鬼，她再也找不到比报贩子更好的人可嫁！”

“她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挣的工资比我多一倍呢！”

“她是个记者，我的天，难道一个用不着自己找汉子就有人求婚的漂亮姑娘还用找职业吗？”

“求真主饶恕你这样说话！”

“先求真主饶恕你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吧！”

亚辛静静地听他们谈话，不停地捻着小胡髭，这时，他插嘴说：

“你听我说吧，妹妹！不必争吵，我们要好好地对艾哈麦德说清他应该怎样，争吵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请原谅！”艾哈麦德气冲冲地站起来说，“我要换衣服上班去了！”

亚辛挪到妹妹的身边，歪过身去对她说：

“争吵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现在我们管不了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又强又聪明，如果他一定要结婚，就让他结婚吧。如果他运气好，也许她就合适，要不然，也是他自做自受。你知道，在娶宰努白以前我就没能踏实地安下家来！也许他自己找对象更好些，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接着，他又修正地说，“甚至不但不能言传，而且也意会不到！”

“哥哥说的话很对……”凯玛勒附和着亚辛的话说。

“这就是你的意见吗，凯玛勒？”海迪杰用责备的眼光凝视着他，“他很尊敬你，假如你能和他个别谈谈。”

“我和他一起出去，到外边我和他谈谈！”凯玛勒说。“但是，你可别再吵了，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愿意跟谁结婚是他的权利，你要不打算和他脱离关系，就不要强制他！”

“事情很简单，妹妹！今天结婚明天可以离嘛！我们是穆斯林，不是天主教徒。”亚辛说。

“当然啰，”她眯缝着两只小眼睛，似乎是闭着嘴地说，“哪里给他找得到比你更好的辩护律师？俗话说养儿象舅舅，谁能不相信？”

“求真主饶恕你,”亚辛哈哈大笑着说,“假如把女人交给女人来管的话,哪一个女人也结不成婚了!”

“求真主慈悲,”她指着丈夫说,“他母亲就是亲自选中我的!”

“求真主慈悲她,饶恕她吧!”易卜拉欣唉了一声,微笑着说,“她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但是海迪杰并没理睬丈夫,她忧郁地接下去说:

“要是那个女人漂亮些也好!这孩子简直是瞎子!”

“跟你爸爸一样!”易卜拉欣笑着说。

“你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地忘恩负义!”她忿怒地瞪一眼自己的丈夫说。

“我们是会忍耐的人,我们应该进天堂。”

“你要真进了天堂也该念我的好处,”她嚷着对他说,“是我教会你守宗教礼法的!”

凯玛勒和艾哈麦德一起离开了甘露街。他一开始就对这桩婚姻抱着怀疑和犹豫的态度。他不能肯定自己是要维护这种摇摇欲坠的风俗习惯,还是在平等和人道的面前表现软弱无力。现实社会中无法掩饰的丑恶是既定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早年他曾爱上过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的女儿格麦尔,那个女孩子吸引着他,可是她那苦难身躯的气味就成了他的过不去的难关。尽管如此,他还是喜爱艾哈麦德,为他的勇气和毅力以及他把信仰、工作和婚姻当作重要问题的这些优点感到高兴,仿佛青年在这个家族中把他的死板和损失补偿过来了一样。

婚姻在别人眼中只不过象普通的打招呼,他却把它看得如此重要,这是什么缘故呢?

"往哪儿去,小伙子?"

"到杂志社! 您上哪儿去,舅舅!"

"到《思想》杂志社去找利亚德·格尔达斯。你在决定走下一步以前,好不好再考虑一下?"

"什么下一步? 我实际已经结了婚了,舅舅!"

"真的吗?"

"真的! 外面找房子太困难,我就住在我们家楼下那层。"

"那还不弄得天天面对面地生气!"

"嗯,但是,等她回家来的时候我妈也就睡了。"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是从由于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愕然之中清醒过来,微笑着问青年:

"你结婚是不是按伊斯兰教的仪式?"

"当然,婚礼、葬礼全都按照古老的宗教仪式,可是生活要实行马克思主义!"接着,青年向他告辞说,"舅舅,您一定会喜欢她,您不久就会看见她,你自己判断一下。说她是个好姑娘,真是一点也不错。"

四十五

事情好象是一种瘫痪病一样,多么令人伤脑筋啊! 每一件事情都有几个不相上下的理由,很难说哪一个理由正确,不论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或日常生活的一般经验都一样,在任何一个问题前面都摆着令人目眩和迟疑的东西。结婚呢还是不结婚? 他应该拿定主意,但是,他一反复地思索这个问题就感到头痛,灵魂、理智和感情的天平就失去了平衡,就象陀螺转动一阵子后,

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样，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结婚呢还是不结婚？有时他也不满意自己的放荡不羁行为，凄凉的感情使他心情沉重，这些思想幻影缠绕着他，使他感到怨恨。他渴望得到一个可爱温柔的妻子，过上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向往那种天伦之乐和爱情之乐。接着，他想象着自己做了丈夫以后，就不能再只是一心考虑自己，他的那些幻想就会受到干扰；但是，到了那时他就陷入子女、生计和其他需要的繁杂事物之中。家务事全都堆在他的身上，他会感到无比的烦乱，于是他决定坚守独身，尽管自己会感到凄凉和痛苦。不过，这个决定并不能使他高兴，过不多久，他就又会重新琢磨它。事情就是这样，他怎样才能安定下来呢？不错，贝都尔是一个好姑娘，她生长在曾使他深深迷恋的那个天仙的花园里，她今天坐电车都不应该说是缺点，她好象是一颗殒星一般。的确，她是一个好姑娘，她美丽、温柔而且有文化。再说她又不是那种难于求得的姑娘，如果他愿意追求她，她完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妻子，对他来说，目前也只有追求她了。同时，他也只能驯服地让她占据他的全部注意力，她在他脑际里是个有生气的幻影，他睡下之前脑子里出现的是她，醒来之后脑子里首先出现的还是她，就这样，她的幻影整天缠绕着他。他只要一看见她，心脏就要跳动，那个生了锈的心弦就会重新发出甜蜜的音乐。他的世界已经不再象旧日那样使人烦乱、痛苦和凄凉了，在这个世界里浮荡着生活的气息，流动着生活的水流，难道这不就是爱情吗？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两个月来，伊本·宰杜纳大街是他每天黄昏必去的地方，他在这条街上慢慢地走着，两只眼睛死盯着那个阳台，直到碰上她的眼光时，他们就按照两个朋友应有的那样互相微笑一下。开始的时候，好象是偶然碰上的，以后一再如此，也就看得出是有意这样

做的了。每到他来的时候，就发现她在阳台上坐着，或者看书或者眺望。他完全明白她这是在等他，假如她愿意打消他心中的胡思乱想的话，她只要每到黄昏躲开几分钟就行。但是，她对他这种路过、微笑和打招呼又怎样想呢？慢着：本能的理解并没错误，他们俩全都希望能见到对方，以此感到快乐，愉快的心绪使他陶醉。他感觉到生活是无限美好的，这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但是，这种乐趣总没能顺利地摆脱不安的心情，怎么能不这样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他还没有确定走哪一条路。洪流卷走了他，迫使他顺从，他既不知道自己要怎样走这条路，也不知道自己要沿着这条路走到哪里！他很少使用理智来安排自己的事情，但是，生活的乐趣却同情地督促着他，使他忘掉了自己的不安，而陶醉在愉快里。利亚德对他说：你追求吧，这是一个机会。自从利亚德戴上订婚戒指以来，一谈到结婚，他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人的终身目标。他骄傲地说，他将毫不畏惧地闯入这个个人的历程，准备认真地重新理解生活，今后，他的小说将会大量描写夫妇生活和儿童生活……喂，把幻想看得比生活更重要的哲学家！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凯玛勒逃避现实地对朋友说：今天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一个最后向旧制度投降的人，不久，我会得不到你的真诚启示！另一方面，他认为爱情是一种"专制"，埃及的政治生活使他打心底里就坚决地厌恶专制。在加里莱姑姑家里他把自己的肉体舍给了阿蒂娅，一走出她家，他会立刻恢复原状，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这个羞情的可怜少女决不会情愿长期得不到他的灵魂和肉体，同时，他自己也决不可能把这种感情永远这样保持下去，而不去为生计而进行艰苦的劳动，藉以维持妻子儿女的生活。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归宿，它把包括许多伟大事业的生活变成了谋求生计的手

段！印度的穷人不是懦弱的人就是疯狂的人，但是，他总比沉沦于谋求生计而受到伤害的人聪明一千倍，那么，你还是去享受已失去的爱情吧，虽然你为它而感到忧伤……啊，它在你的心灵里复活起来了，在它的幕后酝酿着许多痛苦！利亚德对他说："完全可以看出，你爱她，你又能够和她结婚，那么你又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他回答说，自己是爱她，却不爱结婚！朋友反驳他说："爱情是促使我们结婚的东西，你既说你不爱结婚，那也就是说不爱少女！"他坚持地说："我爱她，却厌恶结婚。"朋友说："也许你害怕负责任。"他恼火地回答他说："我在家庭和工作中担负了很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甚至是有些人担负不了的！"朋友说："也许你的大我主义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他嘲笑地说："一个人能够只为了不至被扣上或明或暗的大我主义的帽子才结婚吗？"朋友微笑着说："也许你是个病人，快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吧，大概他能治好你。"他对朋友说："这才怪呢！我早就在《思想》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治你的心病》！"朋友对他说："我敢说，你太让我莫名其妙了。"他说："我会是一个永远使人莫名其妙的人。"

有一次，他和往常一样在伊本·宰杜纳大街漫步，突然看到爱人的母亲朝家门走去。他一眼就认出她来，虽然至少已经有十七年没见了。她已经不再是旧日认识的那位"太太"了。忧郁使她容颜憔悴，她显出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任何人也不能想象这个瘦女人就是当年出现在公馆花园里的雍容华贵的那位太太！尽管如此，她的头发梳理的发型还是使他想起了阿依达，看到她这样，他的心都碎了。幸亏在看见她以前他已经和贝都尔互相微笑过，否则，他就笑不出来了。接着他不知不觉地想起了阿依莎，想起今天早晨看到阿依莎那儿寻找临睡以前忘了放在哪儿

的假牙时的忧愁情景。前天她看见贝都尔站在阳台上，情况和往常不同，他看出她是准备外出！他心里暗想：哦？她是要一个人出门吗？不多久，阳台上就看不见她了，他一边寻思着一边慢慢地走开了。真的，假如她一个人出门的话，那准是为了他！这是一个令人迷醉的收获，也许这可以一扫他两年以来的自卑感！但是如果是阿依达的话，即使月亮分开①，她能够这样做吗？当他走到马路中间时，往后看了一眼，只见她走过来了……她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跳动声几乎能被旁人听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以致心里产生了一个赶快逃跑的念头！在那以前，他们俩相视而笑是一种纯洁的感情游戏，可是会见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另有意义的重大事件了。这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它要求他迅速抉择。假如他现在逃跑，他一定会得到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他并没逃跑，他缓慢地往前迈步，就好象浑身麻痹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似的，直到她在马路往加拉勒大街拐弯的地方赶上了他。他往后看了一下，他们俩的眼睛微笑着遇在一起了。他说：

"晚安……"

"晚安……"

"到哪儿去？"他越发感觉到严重了。

"到一个女朋友家去，就在这边……"

她说着顺手往纳吉利皇后大街的方向一指。他不在意地说：

"我正好也往那边去，我们一路走好吗？"

"请……"她暗藏着微笑说。

他们并排地往前走。她穿了这样一件漂亮的外衣当然不是

---

① 《古兰经》中的故事：麦加古莱氏人不相信穆罕默德，他们对他说："假如你能使圆月分成两半我们就相信你！"接着圆月就分成两半了。

去会女友，而是为了来会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是，他该怎样行动呢？也许她耐不住他的沉默态度，因而亲自来给他安排一个巧妙的机会，那么，他为了尊重她也该利用这个机会。如果他假装糊涂，将会永远地失掉她。这是一句话的事，如果说出来，就会落入陷阱终生不得翻身；如果保持缄默，那就会懊悔一生，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哎呀，这条马路就要走到头了，也许她还在等待，并且显然是准备回答的，仿佛她并不是夏达德的家属。是的，她有些不象夏达德的家属，夏达德的家破落了，他们的环境已经不同往昔，和你同行的只是一个走厄运的少女。她似乎微笑地溜着他，他温和地说：

"真是幸福的机会！"

"谢谢你……"

以下再说什么呢？她显然是在等待他再往前迈一步。哎呀，就要到路口了，他必须打定主意，不踏入陷阱，就得告辞，她大概决想不到他们俩会轻易分手，她希望哪怕只说一句预约的话也好。再走几步就到该分手的地方了，他感到一种痛苦，这是由于他使她失掉而产生的。是保持缄默还是不问后果如何地说出来呢？她停住不走了，忸怩地微笑着，仿佛是说，现在，我们该分手了，这使他慌乱已极。接着她伸出手来，他伸出自己的手来握住它，他沉默了可怕的一刹那，然后嘟囔说：

"再见！"

她撤回手去，往路边的一条胡同里拐了弯。他几乎要叫住她。她是由于失望并感到羞愧而走开的，这是一场使人不可忍受的恶梦，这种苦难你了解得最清楚。但是，他的嘴却说不出话来。他为她受了两个月的苦，目的又是什么呢？她已经亲自来找你了，拒绝她是你的本意吗？拿她姐姐过去对待你的那种态

度对待她合乎人情吗？你是真爱她吗？她在这个夜里必须遭到你在那个夜里所遭到的那种悲哀痛苦吗？那个夜里留给你的一块剧痛的火炭，让它重新燃烧起来，把过去的黑暗驱散。

他继续走路，心中反复思量，难道他真要独身下去做一个哲学家呢？还是他伪装成哲学家而坚持独身呢？利亚德说，这是他所不相信的东西，你将会感到懊悔。利亚德不相信这个，这是不错的，但是，你真会懊悔吗？朋友对他说，你曾和我谈论她，仿佛她是你理想的一个少女，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和她断绝关系？她不是我所理想的少女，我所理想的少女永远不会屈就我。朋友对他说，你已经满三十六岁了，再往后就不适宜结婚了；他厌恶朋友的这些话，内心里感到了忧伤……

四十六

卡蕾玛穿着婚服乘着马车在父亲和哥哥的陪同下来到甘露街。易卜拉欣·肖卡特、海迪杰、艾哈麦德和他的妻子苏申·哈马德以及凯玛勒在那里迎接他们。除了堂屋里扎了一束花彩以外，一点结婚的迹象也没有。客厅里坐满了留胡须的青年，他们的中央是阿里·曼奴菲谢赫。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去世虽然已经一年半了，艾米娜还是不去参加婚礼，她答应以后补行贺喜。至于阿依莎，当海迪杰请她来参加这个在自己家属中间举办的简单而沉闷的婚礼时，她惊异地摇着头，用神经质的口吻说：

“我只能出席追悼会！”

海迪杰对她的话感到难过，但是她在阿依莎面前总是贯于

摆出宽宏大量的样子。甘露街的二楼是第二次陈列新娘的嫁妆了，亚辛依照老规矩给女儿置办了嫁妆，为此，他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宗产业，现在他只剩下向往宫这一处房子了。卡蕾玛显得十分漂亮，和她母亲年轻时差不多，特别是她那两只多情的眼睛，更象妈妈。她是在十月前一个星期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的。海迪杰的样子十分高兴，还真象个新郎的母亲，她趁着和凯玛勒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对他耳语说：

"无论如何，她总是亚辛的女儿，不管她的身份怎样，总比那个脚行出身的新娘强一千倍！"

在饭厅里为自己家里人摆了一桌，客厅里为阿卜杜·穆诺依姆请来的那些留胡子的客人摆了一桌。新郎也留起胡子来了，和那些人一模一样。在那一天海迪杰对他说：

"遵守权法是好事情，但是，留胡子干什么？看着好象卖科斯科西的穆罕默德·阿扎米似的！"

一家人全都坐在会客室里，只有阿卜杜·穆诺依姆去陪他的朋友们了。艾哈麦德只陪了他们一会儿，就回到会客室里，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了，他微笑着说：

"客厅里的情况落后于时代一千年！"

"他们在谈什么？"凯玛勒问他说。

"谈论阿拉曼①战役，客厅的墙都被他们的说话声震颤动了！"

"他们对英国人的胜利有什么感想？"

"都气坏了，他们是英国、德国和苏联等所有国家的敌人，所以，他们连洞房花烛夜里的新郎都不让安宁！"

---

① 埃及亚历山大市西部海岸的小城镇，一九四二年英国陆军在这里大败德国军团。

亚辛坐在宰努白的身边，他打扮得很漂亮，看来年轻了十岁。他说：

“这些外国人谁把谁吃了都好，只要离我们远点。总算真主慈悲，没把埃及弄成战场！”

“也许你愿意和平，好让你心里松快一下！”海迪杰微笑着说。

宰努白狡黠地挤了挤眼，所有的人全都笑起来了。最近这几天来，人们都在传说亚辛在自己家里调戏一个新的女房客，被宰努白抓住了罪证，或者是类似罪证，她强迫女房客立刻搬了家。亚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说：

“我心里怎么能松快得了，我家里总是实行着戒严令。”

“难道你要我在你女儿面前羞辱你吗？”宰努白厌恶地说。

“我是清白的人，女房客也是受冤枉的！”亚辛委屈地说。

“是我冤枉人！是我让人家抓住的，是我夜里去敲她的房门，然后借口说在黑暗中走错了路！对不对？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四十年，竟会不认识自己的房间在哪儿！”

大家齐声笑起来，海迪杰嘲笑地说：

“他在黑暗中常常弄错！”

“在亮处①也是一样……”

这时，易卜拉欣·肖卡特朝着雷德万说：

“雷德万！你近来和穆罕默德·哈桑先生的关系怎么样了？”

“应该说穆罕默德·扎发特②先生！”亚辛纠正他似地说。

“他现在净享用我母亲从我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财产！”雷德万忿怒地说。

① 亮处原音是奴尔，这是双关语，暗指亚辛调戏黑女仆奴尔的事。

② 哈桑原意为俊美，扎发特原意为被驱逐的或被诅咒的，这里是诅咒的意思。

“那笔遗产还很可观呢！”亚辛抗议地说。“每当雷德万到她那里去，要用些钱，那个无耻的家伙就反对，并且和他算细帐！”

“除了你，你母亲又没生养过别的儿女，她应该在自己生前就让你享受自己应得的财产。”海迪杰冲着雷德万说。接着她又扭转了话题，“现在你也谈结婚了，是不是？”

雷德万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说：

“等凯玛勒叔叔结婚以后再说吧！”

“我对你凯玛勒叔叔已经失望了，但是你可不能学他的样！”

凯玛勒听到谈论他，心里感到厌烦，只是脸上并没表现出什么来。她对他失望了，他也对自己失望了。他再不到伊本·宰杜纳大街去漫步了，表示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罪恶，但是，他却经常在电车站旁边，朝她的阳台眺望，在那里，她看不到他。他抑制不住自己想看她的心情，也不能否认自己爱上了她，更不能回避、讨厌或者畏惧和她结婚的这种想法！利亚德对他说：“你是病人，却不肯医治！”

艾哈麦德·肖卡特用别有用意的口吻问雷德万说：

“假如萨德党①人还在执政，穆罕默德·哈桑会不会跟你算细帐？”

“今天不只他一个人跟我算细帐，”雷德万虽然很有气，却笑着说，“但是，你等着瞧吧，这也不过是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事！”

“你以为华夫脱党会象它的对手们所估计的那样，只能干几天么？”苏申·哈马德问他。

“它的命运决定于英国人的行动，无论如何，战争总不会永远拖下去……到那个时候才该算细帐呢！”

---

① 是埃及大地主和外国资本家有联系的大金融资本家组成的政党，一九三七年从华夫脱党内分裂出来。

"对这个不幸应该负首要责任的，是那些在攻击英国鬼子中露出法西斯模样的人。"

海迪杰瞪了苏申一眼，既是讥诮，又是责备。她看不惯儿媳妇这样搅在男人一起谈话，禁不住地说：

"我们这是办喜事，你们应该谈谈适合这个场合的东西！"

苏申毫不反驳地沉默了，这时凯玛勒和艾哈麦德微笑着彼此对看了一眼，易卜拉欣·肖卡特却笑着说：

"他们这样说也有情可原，我们的婚礼真不象个婚礼。真主慈悲艾哈麦德先生，并赐给他宽阔的天堂。我们这才是按照他的作法。"

"我娶过三次媳妇，一次热闹的婚礼也没举行过，"亚辛忧郁地说。

"你净惦记自己，连女儿都忘记了吗？"宰努白用冷酷的语气责备说。

"等我第四次结婚的时候，热热闹闹地大办一场吧！"亚辛笑着说。

"你等着给雷德万举行婚礼吧！"宰努白讥笑地说。

雷德万勃然大怒，却一声没吭。求真主诅咒你们所有的人，求真主诅咒结婚，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绝对不结婚吗？我希望把每一个对我公开谈这个可诅咒的行为的人都杀掉。在沉默了片刻以后，亚辛说：

"但愿我能坐在太太们这张桌上，以免和那些使我害怕的带胡子的人待在一起！"

"假如他们知道你的行为，一定把你砸死①！"宰努白提醒他

① 见本书第一百四十三页注①。

说。

“将来应该把他们的胡子拿到报纸上去讨论一下，展开一场笔战。凯玛勒舅舅爱不爱兄弟会会员？”

“至少我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凯玛勒微笑着说。

“卡蕾玛对丈夫的胡子有什么意见？”苏申瞧着新娘喜吟吟地问。

卡蕾玛低下了她那戴着花冠的脑袋，把轻微的笑容隐藏起来。宰努白替她回答说：

“象阿卜杜·穆诺依姆这样遵守宗权礼法的青年真是不多！”

“他这样守权法实在让我喜欢，”海迪杰说，“这种性格是我们家的传统。但是，我并不喜欢他留大胡子！”

“我承认我这两个儿子都是疯子，不论是虔诚的信士或是叛教的人全一样！”

“疯狂的性格也是我们家的传统！”亚辛大声地笑着说。

海迪杰用抗议的眼光瞪着他，他没等她说话，就抢嘴说：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疯子，我以为凯玛勒也是疯子，如果你不承认的话，那就算我一个人是疯子好了！”

“这才是一点不过分的老实话！”

“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够抱独身主义整天净读书、写作吗？”

“他是明智的人，他很快就要结婚了！”

“您为什么不结婚？”雷德万问凯玛勒。“至少我要了解您的反驳理由，好在必要的时候借用来为自己辩护！”

“你也要拒绝结婚吗？只要我活着，我决不允许这样，但是，我希望等到你们重新执政的时候，你结婚时举行一个漂亮的政

治家的婚礼！”

“如果没有妨碍结婚的东西，你现在就该结婚！”凯玛勒回答雷德万。

这个青年多么漂亮！特别是家财富有，地位显要！假如当年阿依达见了他，也会爱上他，他只要看贝都尔一眼，也会使她爱得发狂。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突飞猛进，而自己却总是为自己打算，一直在独自考虑：我结婚还是不结婚！看来，生活确实令人伤脑筋，作为一个机会，它既不是可以掌握的，也不是完全丧失了的。他那失败和受折磨的命运却总是和爱情有关。但愿她早日结婚，好让他摆脱开烦恼和惩罚！

这时，阿卜杜·穆诺依姆嘬着他的大胡子走了进来，他说：

“请坐席去吧，今天我们的聚会只是一顿吃！”

四十七

星期五上午十点钟左右，凯玛勒一个人在付欧德第一大街上漫步，欣赏马路上走着和站着的男男女女，这正是十一月里气候温和的普通的一天。他爱散步，并且养成了假日混在人群中间漫步的习惯，借以减轻自己心上的孤单情绪。他无目的地溜达着，以欣赏人物自娱，路途他遇到许多自己的小学生，他们把手举到脑袋边表示问候，他微笑着，用更亲切的举手礼回答他们。他的学生太多了！其中有的已经做了公务员，有了上了大学，更多的还在上小学和中学。他献身于科学与教育十四年，实在不算短了。他那种合乎习俗的形象，几乎没有更改，穿着一套漂亮的西装，一双发亮的皮鞋，戴着一顶红毡帽和一副金丝眼镜。甚

至他的职级也没变，还是六级，尽管华夫脱党曾宣布要处理一切不公事件。只有一个东西变了，那就是他的脑袋，白发已经从他的耳后蔓延开来。爱戴他的学生们对他的问候使他感到了幸福，任何一个教员也没得到他这样的地位，尽管他的脑袋和鼻子这样大，尽管近来的学生们特别的调皮，他还是得到了如此的爱戴！

当他溜达着走到欧玛杜丁和付欧德第一大街衔接的地方，出乎意料地迎面碰见了贝都尔。他的身心全都颤动起来了，仿佛她发出了空袭警报一样。他的眼睛吊滞了一会儿，接着他要微笑一下，以摆脱这个狼狈的处境，但是，她却明明装作不认识他，把眼睛转过去，脸上没有一点愉快的神色，从他身边错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她挽着一个青年的胳膊，他们俩是在并肩散步！他站住不走了，睁大眼睛目送着他们俩。是的，她是贝都尔，穿着一件漂亮的黑外衣，那一个是她的男朋友，和她一样地美丽，大约还不到三十岁。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控制住那颗突然受震动的心。接着，他仔细地暗自思量，这个青年是什么人呢？她没有哥哥，他也不会是她的恋人，因为亲人们是不肯到付欧德大街来公开他们的爱情的，特别是在星期五早晨，那么他是……他的心猛然地跳动起来，然后他毫不迟疑地跟他们俩走去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甚至他感到自己的体温上涨，血压升高，心跳得使他要嚎叫起来。他看到他们俩站在一个皮包商店的货架前面，他慢慢地走近他们俩，两只眼睛对准少女的右手看去，他的眼睛盯在那只金戒指上，再也不能动了！狂热的感情涌上来，好象是深沉的痛苦又好象是由衷的高兴。他不再到伊本·宰杜纳大街的电车站去已经有四个月了，难道这个青年是在马路口上等着要取代他的

位置的吗？这是多么令人诧异啊！四个月是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站在他们的左边玩具店前面看着他们俩，仿佛是欣赏玩具一般。今天，她显得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更加美丽，简直象新娘，但是，她为什么要在这身穿戴外面罩一件深色外衣呢？穿深色外衣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并且也是庄严的事情，但是，她为什么要穿一件纯黑色的外衣呢？这是风尚，还是居丧？难道是她母亲去世了吗？他没有在报纸上看讣文的习惯。不过，他干吗要关心这些呢？他真正应该关心的是贝都尔已经从他的生活历史中消失了。贝都尔离开了他，他得出了那个使人为难的问题——我结婚还是不结婚——的最后答案！让他在困惑和受折磨之后，享受安心的快乐吧！他是多么希望她结婚，好让他摆脱惩罚啊！现在，她已经结婚了，让他享受摆脱惩罚的乐趣吧！他觉得一个被屠杀的人所受的痛苦，也不过象自己所受的痛苦这样。生活的大门在他面前关上了，他被抛弃在生活的围墙外面。接着他看到他们俩离开了那个地方，朝他这面走来，坦然地从他面前走过去。他用眼睛瞅着她们俩，刚要跟着他们走去，但是他立刻似乎是怨恨地变了主意，在玩具店前面停了下来。他眼睛睁得很大，却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再向他们俩看去，仿佛要用眼光向她表示告别。她不停地越走越远，她一会儿被路人挡住，一会儿又显露出来，一会儿出现在这一边，一会儿又在那一边，他的每一根心弦都弹奏出“永别了”的哀怨声音。痛苦的感情在并不新颖的哀乐伴送下，沉入了他的心底，使他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哀乐在他的心底蠕动，把重重叠叠的不同记忆重新活动起来，仿佛它是激起最大痛苦的神秘腔调一样。在这个时候，他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隐藏的乐趣！痛苦与乐趣相衔接产生的一种感情就如同黑夜与白

昼相衔接处出现的黎明一样。接着，她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也许她永远消失了，就象从前她姐姐的消失那样！他心里还在思忖：和她订婚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没去端详那个人，他心里是多么希望那样做啊！如果那个人是公务员，他希望他是一个跟教员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但是，这些幼稚的想法又有什么用处呢？实在令人害羞。痛苦是应该尝一尝的，他很放心，因为他从经验里了解到和其他东西一样，痛苦的归宿就是死亡。他第一次注意到眼前的玩具店，这是一个美和秩序的象征，它集中了各种艺术性游戏用具，这都是儿童们所喜好的，有火车、汽车、秋千、乐器、房子和花园。面前的这副景色以一种奇异的力量吸引着他，他的眼光离不开了，他那颗受折磨的心兴奋起来。他在童年没有享受到这种天堂的机会，他的心灵是在永不满足的天性中成长的，现在满足天性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都在谈论童年的幸福，谁使他们了解童年幸福的呢？谁能肯定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儿童？因此，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他幻想回到童年象这个小木娃娃一样地在这个假想的美丽花园里游戏！——是多么脆弱啊！它不但脆弱，而且也使人悲哀。也许由于孩子们根本就是一些天真无邪的生物，也许由于教员这一职业教给了他怎样和他们互相了解、打交道，所以他幻想童年。但是，假如孩子们也有机诈的思想和记忆，那么，即使他恢复了童年又怎样生活呢？他深深怀念阿依达，回忆着在晒台上花园里的游戏，接着又想到一九一四年的阿拔希亚，他仿佛看到阿依达在花园里玩，他立即想到这是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及以后几年中所看到的她的情况！他又恍惚觉得在和父亲说话，他告诉父亲一九三九年会发生战争，父亲会在一次空袭之后死去！这是一些多么无聊的思想啊，但是，它无论如何都比这时聚精会神地考

虑在付欧德大街所遇到的失望强得多，总比考虑贝都尔和她的未婚夫，以及自己对她的态度强得多。也许过去有一个错误要他补偿，他却不知道。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那也许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也许是一句无意说出来的话，也许是一个折磨他的情况，无论是什么东西呢，它总是现在折磨他的这种惩罚的来由。他必须认识自己，以便容易地摆脱开她给他带来的痛苦。斗争还没有结束，投降还没成事实，他不应该做出投降的事来。也许他应该对那种倒霉的迟疑（这个迟疑的后果在见到贝都尔搀着未婚夫的胳膊走过去的时候心痛欲碎）负主要责任！他应该认为这是他第二次接受那种带有神秘趣味的惩罚，难道这不是过去他在阿拔希亚的郊野里看着洞房窗户里的灯光时所承受的那种惩罚的重演吗？难道他在贝都尔面前表现迟疑是使自己重温旧梦的一种方法，好让自己回味一下陈旧的感情并为那种感情的惩罚和乐趣所陶醉吗？最好你在动手写关于真主、灵魂和物质之前，先认识一下自己；不，你要认识一下这个孤单的人——凯玛勒·艾哈麦德先生；不，就是凯玛勒·艾哈麦德；不，就是简单的凯玛勒——这样他就容易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了。今天夜里，他要重新翻看那个日记本，很好地审查一下过去，这将会是失眠之夜，但是，它并不是第一夜，他经历过许多这类夜晚，他把它们写成一本书，可以题名为《不眠之夜》。他决不说生活是虚无飘渺的游戏，最后，他会剩下一块骨头，让后代儿孙们拿来作为玩具！贝都尔永远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经历，就如同一段殡礼的哀乐一样。它没留下一个令人向往的回忆，他没有拥抱过她，也没有亲吻过她，甚至没有抚摩过她或对她说一句亲切的话。但是，他不怕失眠了，过去失眠时感到无聊，今天已经掌握一些思想和心灵所不能忽略的

艺术；再说他可以到穆罕默德·阿里大街阿蒂娅的新家里去，和她继续谈那些说不完的话。最后一次，他用醉后含糊的声调对她说：

“我们俩是多么情投意合啊！”

“你喝醉以后是多么温柔啊！”她用同意的嬉笑口吻对他说。

“假如我们俩结婚，这是一对多么幸福的夫妻！”他接着说。

“你不要要笑我吧！”她蹙着眉说。“我过去也是个地道的‘主妇’呢！”

“对，对，你比果汁还有滋味呢！”

“这是你说的话，”她撒娇地掐了他一下。“我叫你多给我一个里亚尔，你都要设法推托！”

“我们的关系要比金钱高超得多！”

“可是我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对他们来说金钱却比我们俩的关系有价值。”她用抗议的眼光凝视着他说。

他醉到顶了，也愁到顶了，自嘲地说：

“我正考虑学加里莱太太的样子，要悔过了，有一天我去当苏非① 的话，我会把自己的财产全给你！”

“如果你悔过，那我们就再见吧！”

“悔过不妨害和你这样的女人来往！”他大声地笑着说。

因为有过这一切，他对夜不能寐感到可怕！这时，他发现自己在玩具店前面站的时间太长了，于是就转过身来走了……

① 苏非是伊斯兰教禁欲派，教徒们讲清修禁欲，不要财产和物质享受。

四十八

“他们当真要封闭酒馆吗？亲爱的！”明星酒馆老板哈鲁问。

“决不会，哈鲁！”亚辛镇静而有信心地说，“议员们的习惯就是见到一件可以掂一掂的事情就要唠唠叨叨地讨论一番，政府的习惯则是答应尽快实现议员的愿望，但是这个尽快却是无限期拖延！”

亚辛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酒馆的那一伙酒友中间率先对这个问题发挥了一番。接着，主任科员说：

“他们答应把英国鬼子赶出去，开办新的大学，展宽哈立吉马路……这话都讲了一辈子了，你看哪一点实现了，哈鲁？”

“也许议员在战时喝了有毒的坏酒，现在提出这个建议来报复一下，”领养老金的职员说。

“无论如何，外国人居住区那些酒馆总不会倒霉的，为了防备万一，你没有别的办法，最好到艾富尔纳吉这地方的街道上去开分号。酒店和大楼一样，总是一个压一个……”律师说。

“如果英国鬼子为了纳哈斯重新执政这个无聊的事而把装甲车全部开到阿比丁去的话，你能认为他们不会封闭其他地区的酒馆吗？”宗教基金部的文书说。

尽管房间里除了亚辛他们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伙本地的商人，文书还是建议他们乘着醉意唱一支歌，他说：

“来，我们唱一个‘爱情的俘虏’吧！”

哈鲁忙着回到柜台后面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几个朋友开始

唱“爱情的俘虏，呃，爱情耻辱……”。听他们的声调显然是醉了，本地人的脸上闪现出轻蔑的微笑。但是，这个歌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亚辛首先停住不唱了，别人也随着他闭了嘴，除了文书，谁也没把这支歌唱完。接着这里完全沉默了，只有偶尔的漱口声、咀嚼声或要酒和下酒菜的拍手声打破这种沉默。这时亚辛说：

“有没有叫人怀孕的灵丹妙药?”

“你怎么老是反复地打听这个！”老职员象抗议似 地 说，“凭真主起誓，你得有点耐性，我的老兄……”

“用不着担心，亚辛先生！”宗教基金部的文书说，“你女儿会怀孕的！”

“她是一个玫瑰花般的新妇，是甘露街的装饰！”亚辛傻笑着说，“但是，我们家只有她结婚一年还不怀孕，所以她妈很担心！”

“看来她爸爸也很担心！”

“老婆担心嘛，丈夫当然也担心！”亚辛笑着说。

“假如人们想到子女的坟墓也就讨厌怀孕了！”

“可能是！但是，按习惯，人们结婚总是为了生儿育女啊！”

“说得对！假如没有孩子谁也过不了夫妇生活！”

“我怕我外甥就是赞成这种看法的人！”亚辛喝干了他 那 杯酒说。

“有的男人盼孩子为的是想让孩子们占去妻子的心，好让自己恢复一些失去的自由！”

“那不可能！”亚辛说。“女人总是这边给一个孩子哺乳，那边哄另一个孩子入睡，两只眼睛盯着她的丈夫：你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多精明的人也改变不了这种自然规律！”

“谁不许他们改变呢?”

“他们的妻子！她们不给男人留考虑的机会。”

“你放心吧，亚辛先生！你女婿忘不了你儿子，给他找职业的好处。”

“他什么都忘了……”他的头脑已经醉得迷糊了，接着他大笑起来说，“再说，我儿子现在已经成了在野的人，负不起维护他们的责任了！”

“嗯，看来这次华夫脱党是要长期统治下去了。”

“假如事情就这样正常地发展下去，华夫脱党会永远在埃及执政！”律师用讲演般的声调说。

“要是我儿子没有脱离华夫脱党，这样说还有些道理！”亚辛笑着说。

“你们不要忘记‘格萨森事件’①！一旦国王去世，华夫脱党的政敌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但是国王还是安然无恙！”

“穆罕默德·阿里亲王②总是明智的人！他一生都和华夫脱党协调一致。”

“坐王位的人——不论他叫什么名字——都和华夫脱党不相容，这是根据地位决定的，就如同威士忌和蜜食不相配合一样！”

“也许你们说的对，‘大一天多知一年嘛！’”亚辛醉醺醺地笑着说，“你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到了堕落的年龄，有的快要到堕落

---

① 格萨森是埃及伊斯利亚市附近的一个小镇，英国占领军对当地人民的反抗进行了血腥镇压，故称为“格萨森事件”。

② 埃及被黜国王法鲁克的叔父，曾几次任摄政王，一九五二年法鲁克逊位后又一次担任了摄政王。

的年龄了！”

“求真主慈悲你，你也是四十七岁的人了！”

“无论怎么说，我总比你们年轻！”接着他把手指捏得叭叭响，迷醉和骄傲使他失去平衡了，他接下去说，“其实真正的寿命不是用年数来衡量的，而是用醉来衡量的，我们应该衡量衡量，[illegible]的品种和滋味全都下降了，但是，它的醉人劲头还照旧，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头晕，你用钳子扒开自己的眼皮，然后打一个酒精味的饱嗝；但是，为了醉，什么都不必在乎。也许某一位老兄会自然地转过头来问我，健康怎样了，是的，健康不如早先了，一个四十七岁的人健康当然不和早年一样。这能说明一件事情：在战争的年代里什么东西都涨价，只有寿命没涨。在早先，六十岁的人还在结婚，可是在我们这个倒霉年代四十岁的人就得找壮阳的单方；蜜月中的新郎就会陷进烂泥里！”

“早先，全世界的人全都怀念早先！”

“在早先，求真主慈悲我父亲吧！”亚辛接着说，听得出，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为了阻止我去参加流血的革命斗争他把我打得多么厉害呀！但是英国鬼子的炸弹没有吓倒我！我们在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里开会布置示威游行和投手榴弹！”

“这是一个新话匣子，请谈谈吧，亚辛先生！在战争的年头你是不是也象现在这样胖？”

“比现在还要胖，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象只蜜蜂似的在伟大的斗争日子里，我和我弟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我弟弟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烈士，我听着子弹的声音嗖嗖地从我耳边过去，打在我弟弟身上了，这是什么样的记忆啊！假如他活到现在，一定会跨进穆加希德的内阁！”

“但是，你却活长了！”

“是啊，可是我一个小学毕业生当不了大臣，再说我们参加圣战的时候追求的是牺牲而不是地位，事实上也必须是一些人死亡，另一些人得到地位。萨阿德·柴鲁尔徒步来给我弟弟送殡，学生领袖介绍我跟他见面这是另一个伟大的记忆！”

“你既是一个诚心参加圣战的人，又怎么能这样沉湎在爱情酒色里呢？”

“喝！你们听！士兵在马路上就和女人搞上了，能说他们不是打退隆美尔的人么？圣战并不防害快活，你们知道，酒是骑士的灵魂。聪明人会懂得，参加圣战的人和醉鬼是兄弟！”

“在给你弟弟送殡的时候，萨阿德·柴鲁尔没和你谈什么？”

“他对亚辛先生说，假如你是烈士多好！”律师替他回答说。

大家都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先笑，然后再问笑的原因。亚辛爽朗愉快地和他们一起笑了，然而，他接下去说：

“他没这么说，求真主慈悲他，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不象你阁下这样。他也是一个幸运的宠儿，所以才誉满全球。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位穆加希德，一位文学家，哲学家，法律学家，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能决定人的生死！”

“真主慈悲他！”

“真主也慈悲所有的人，凡是死去的人全应该得到真主的慈悲，丧失生命已经够了，就是淫妇娼家都不例外。正是那种母亲，派儿子去把姘夫找回来。”

“真能有这样的母亲吗？”

“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和你想象不到的，生活中全有！”

“难道除了自己的儿子她就找不到别人吗？”

“有谁比儿子更能保卫母亲？你们的母亲也都陪着人睡

觉!”

“我们的母亲那样做都是合法的!”

“合法不合法只是外表不同,实质是一个。我认识许多下等娼妇,她们的床上可能有一个多星期没有男人上去,你们说,你们哪一个的母亲跟男人离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没见过哪一个民族象埃及这样专门地暴露他们的母亲!”

“我们是无耻的民族!”

“时代给我们规定的礼节真有些过分!”亚辛笑着说,“任何东西只要一超过限度,就会变成相反的东西,因此我们成了不守礼貌的人,但是,善良会管住我们,习惯上我们最后总是悔过了事!”

“嗯,我都退休了,可是我还没悔过!”

“苦难的公务员用不着悔过。再说你也没干什么伤人的事情,每天晚上你醉几个钟头,那没什么关系。有一天,病和医生会不许你喝醉,它和他是一个东西。我们的性格都是软弱的,而且活的岁数越大越软弱,要不然我们决不会喝酒,也不能忍受夫妇生活。但是我们的希望决没有限度,不可能有限度!我们受着折磨,接着我们会再一次醉倒。我们的头发白了,就会把隐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忽然有一个无耻的人挡住你的路,说:‘你的头发都白了还追女人,这是个缺点。’赞颂清净的真主,是青年是老人对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去追一头母驴或是追一个女人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甚至你有时会认为人们对你的态度是和你的妻子同谋的。除了这一切而外,玩笑场中还有经纪人的盘剥和警察的干涉,甚至要到海德尔市场去追这个女仆也要找个经纪人。就这样,你会发现自己是处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除了酒

以外，再没有任何亲切的朋友。但是此后不久混饭吃的医生主演的那出戏上演了，他们很随便地对你说：‘不准喝酒！’”

“即使是这样，难道你能否认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生活吗？”

“全心全意地喜爱！恶的本身中就带着善，就连英国鬼子也有点好处，我曾经就近观察过他们，在革命当中，他们那里也有我们的朋友！”

“但是，你是和他们作战的人呐，你忘了吗？”律师嚷着说。

“嗯……是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相对的东西出现。有一次，在侯赛因清真寺里，人们误以为我是英国鬼子的间谍，幸好学生领袖及时赶来了，向人们证明了我的实际身份，大家这才对我欢呼！”

“亚辛万岁……亚辛万岁！但是你在侯赛因清真寺里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这一点很要紧，请你回答！”

“我们正在做主麻礼拜，”亚辛笑着说。“我父亲的习惯是每星期五带着我们去做主麻礼拜，你们不相信吗？向侯赛因的住户一打听就知道了！”

“你去做礼拜是敷衍你父亲啊！”

“是为了真主，你不要误解，我们家是严守宗教礼法的。是的，我们全都是饮酒玩乐的人，但是，最后有悔过等着我们呢！”

“我们再唱支歌好不好？”律师喊叫地说。

“昨天我离开酒馆以后一路唱着歌走，”亚辛抢着说，“忽然有一个警官拦住了我，嚷着警告我说，‘嘿，先生！’我问他：‘我连唱歌的权利都没有么？’他说：‘十二点以后禁止喧哗！’我反抗地说：‘十二点以后照样有炸弹爆炸的声音，那就不是喧哗了吗？’他威胁我说：‘显然你是不愿回家，要到警察所去过夜！’我马上

走开了说：'最好我还是回家过夜去！'我们怎么会这么倒霉呢，到家里有老婆等着，在部里有上司监视，就是到了土里也还有两位拿着木棒的天仙①。"

"还是唱支歌解解闷吧！"律师再一次提议说。

领养老金的职员咳嗽了一声唱了走来：

你允许吧，我允许他！
想望并不由他掌握，
在有风浪的日子里，
他对她负有义务，
喂，先生们，这个火要
——烧伤他！

他们马上全都激动而粗野地重复着这个序曲，亚辛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了眼泪……

四十九

海迪杰时常觉得自己孤单。尽受易卜拉欣·肖卡特——特别是近七十岁以来——冬季整天守在家里，却还是不能消除她的寂寞。她一天也没放弃过料理家务事，但是，家务事却不能完全占住她的生气和精力，她已经四十六岁了，精力却还是那么充沛，身体倒越发肥胖了。使她更不幸的是：自从做了婆婆以来，她做母亲的责任已经结束了，而当婆婆的责任还没有开始承担，

① 伊斯兰教说法，人死后埋在坟里的第一天有两位天仙到墓中来询问死人生前的信仰和行为。

恐怕今后也不会开始承担了，因为两个儿媳妇，一个是她的侄女，另一个是女职员，都是难得有时间跟她接触的。她只有和围着外套的丈夫闲谈，消愁解闷。

“她们俩结婚都一年多了，我们连一个抱外孙子的信儿都没听着！”

男人不在乎地耸了耸肩，并没答话，她接下去说：

“也许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把生儿养女当作一件和服从父母一样的旧风气了。”

“你放心吧，他们俩都是幸福的人，我们能够象现在这样也该知足了！”男人怨恨地说。

“要是新媳妇不怀孕，不生孩子，那要她干什么呢？”她气恼地问。

“也许你那两个儿子在这一点上也不同意你的看法！”

“什么事他们俩全和我相反，我算白辛苦了，我算没希望了。”

“你不就是为当不上奶奶难过吗？”

“我是为他们俩难过，不是为了我自己！”她气冲冲大怒说。

“阿卜杜·穆诺依姆带着卡蕾玛到医生那里看过了，医生说是有希望。”

“可怜的孩子花钱太多了，将来还要花更多的钱，现在的新媳妇和西红柿牛肉一样地昂贵！”

男人笑起来了，并没答话。她接下去说：

“另一个呢，除非求穆特瓦里① 帮助才能制服她！”

“你要承认，她的嘴很甜蜜！”

“诡诈，骗人！一个脚行的女儿还有什么出息！”

① 这里指圣人侯赛因的法力。

"看在真主份上，你的嘴老实点吧，老婆子！"

"那么，我们这位'先生'什么时候带我找医生去呐？"

"他们俩全不拿这个当回事！"

"当然啰，她是个女职员嘛，哪里有工夫怀孕生产？"

"他们俩是一对幸福的夫妇，这是没有疑问的！"

"女职员就不能做一个贞节的妻子，等到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晚了。"

"这个地区的青年就没有象我儿子这样的，真是不幸得很！"

阿卜杜·穆诺依姆的性格和外表全都定形了，他确认自己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和热心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对加马利亚地区的群众倍加爱护，为他们作义务法律顾问，并分出一部分精力为他们编辑杂志，有时还在当地的各清真寺讲道。他把自己的一套房间当成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俱乐部，每天晚上会员们全到他这里来闲谈，这些人的首领就是阿里·曼奴菲谢赫。这个青年特别热情，他有充分的准备，要把自己的精力、财产和智慧全都用在自己全心全意拥护的宣传号召中去，他的导师说什么，他信什么，因为这是前辈人的号召、遵圣命的道路、虔修的实质、政治的秩序、和运动的组织，也是联络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的文化科学枢纽。阿里·曼奴菲谢赫说：

"伊斯兰的教育和法制是为全人类在今世和后世中安排一切事情的准绳，有的人以为这种教育只包括精神和为真主做善功一个方面，而不包括其他许多方面，那就错了，伊斯兰教包括信仰、做善功、组织国家、保卫民族、恪守宗教、处理国务、鼓舞精神等等方面，既有主义信仰，也有武装准备。"

"我们的宗教是这样的吗？"这伙人中一个青年说，"那么我

们太懒惰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却让异教徒用他们的法律、风习和官员来统治我们。”

“我们必须呼吁、传道，并把有志愿的辅士[①]们组织起来，然后采取行动。”

“我们等什么呢？”

“等战争结束，农村是我们有准备去号召群众的地方。农民对任何党派都丧失了信心，单等时候一到，一个人振臂高呼，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就可以用《古兰经》和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

“让我们的心灵作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吧，”阿卜杜·穆诺依姆用强有力的声音说，“我们的号召不只是面对埃及一个国家，而且对全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如果埃及及穆斯林不和全世界穆斯林一起团结在《古兰经》原则的周围，我们就算不得成功，我们不看到《古兰经》成为世界上一切穆斯林的宪法，我们就不能放下武器。”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阿里·曼奴菲谢赫说。“真主的恩典，我们的号召到处都推广了，今天哪一个村里都有兄弟会的组织，这是真主的号召，真主决不辜负为他工作的人。”

就在同一时间，楼下的另一个集会也进行得正热闹，但是两个集会却迥然不同。那里的人没有这样多，艾哈麦德和苏申夜里常把信仰不同的几个朋友请到自己家来，他们多半都是新闻界人。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卡利姆先生来看他们，他知道这里所讨论的各种问题以后，对他们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们要记住，这虽然是一个历史任务，然而它的决定性却不象日月盈昃那样，人们不

---

① 此字原为穆罕默德迁移到麦地那后对当地信徒的称呼，现在各教派对本教派信徒也这样称呼。

花费一定的意志和努力是得不到它的，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大谈哲学，而是要把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和全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历史任务的意义，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心目中去。”

“我们特别为知识分子翻译一本关于这种哲学的名著，我们对斗争中的工人作激情的讲演，这两件工作哪一件都是必不可少的……”艾哈麦德说。

“腐朽的社会决不会再进步了，现在只有让工人阶级用新的信仰武装头脑，全民团结成一个统一意志的集体，那时野蛮的法律和大炮就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了。”

“我们全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从思想上说服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领导那些有头脑的人。”

“先生，我想谈一个问题，”艾哈麦德突然插嘴说，“根据经验我知道让知识分子承认宗教荒诞无稽并没有什么困难，有许多离奇的说法都已经不攻自破了，但是，对人民群众公开发表这种观点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敌人对我们的运动所发的最恶毒攻击就是说我们叛教和不信任真主。”

“你是相信劳动创造世界的人，难道你愿意在夫妇间发生矛盾吗？”阿德里瞅着苏申，微笑地说。

她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不能把这句话当真；虽然如此，她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我丈夫到遥远的废墟里去给工人讲演，我到处散发传单，我们是不会有矛盾的。”

“我们的运动有一个缺点，”艾哈麦德忧郁地说，“它吸引了许多不忠实于这种事业的名利之徒，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为了挣钱，也有的为了党派利益！”

阿德里不在乎地摇摇他的大脑袋，明确地说：

“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也知道，那些文盲尽管本身不信伊斯兰教，却还是把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宗教扩张到世界各地，甚至扩张到了西班牙。只要我们对这些人保持警惕，利用他们是完全可以的。你们不要忘记，假如我们能够不辞千辛万苦和承受一切牺牲，那么时代就总是我们的！”

“你看兄弟会怎样，先生？我们一直觉得它是我们的障碍！”

“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危险性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严重，你没看到吗？他们也用我们的话号召人民，他们讲什么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甚至反动派也没法不借用我们的口号，假如他们抢先作一些改革，那对实现我们的某些主张也会有利，尽管只是局部地实现。他们决不能阻止现代的进步运动达到它的固定目的。发展科学是驱逐他们的保证，就如同光明驱逐蝙蝠一样！”

海迪杰厌恶而忽怒地监视着这些奇怪的“积极分子”，心里很诧异。有一天她对丈夫说：

“哪里也见不到象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这样的家庭，我不懂，也许这是两家咖啡馆吧！一到晚上，路上就净是这些留胡子的和洋派头的客人，从前我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现在你可以听听啰！”男人摇晃着脑袋说。

“他们俩的薪水还不够买咖啡招待客人的呢！”她气哼哼地说。

“难道他们俩向你哭过穷吗？”

“我没说那个，我说的是人们看到这些成群结队的人来来往往会说什么呢？”

“每个人在家里都有自己的自由。”

“他们这样没完没了地大声高谈阔论，胡同里都能听见！”她气得呼呼喘地说。

“爱怎样就怎样吧，声音撑破天也随它。”

海迪杰扳着手，从内心里打了一个唉声。

五十

哈勒旺的阿卜杜·拉赫曼帕夏·伊撒公馆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他们是他到汉志去朝觐以前来给他送行的。

“我老早就想去朝觐了，真主诅咒政治吧，它年年缠住我，让我分不开身去朝觐！但是，年纪这样大了，也该考虑不久就要见真主的事了！”

“真主诅咒政治！”帕夏的私人秘书阿里·马赫兰说。

帕夏用两只无神的眼睛来回打量雷德万和哈勒米，若有所思地说：

“在政治里面难得有合你心意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使我难忘的优点，那就是它安慰了我凄凉的心，象我这样的独身老人就是在火狱里也得不到亲切的抚慰的！”

“在安慰您这一点上我们没尽到义务吗，帕夏？”阿里·马赫兰挑着眉毛说。

“那还用说？要知道，一个独身汉度日如年啊！人必须有个伴，我承认女人是非常必要的。近来，我是多么想念我的母亲啊！女人是必要的，就是一个不爱女人的人也不例外！”

雷德万正考虑一些离题很远的事情，他突然问帕夏说：

“假如纳哈斯现在倒台，您会不会放弃这次旅行？”

“让纳哈斯倒霉去吧，至少也要等到我朝觐回来。”帕夏挥着手怨怒地说，然后，他摇摇头，“我们全是罪人，朝觐可以洗清一切罪恶。”

“您真虔诚啊，帕夏！”哈勒米·伊扎特笑着说，“您的虔诚信仰简直让人大惑不解！”

“为什么？人心里的信仰是限制不住的。只有反复无常的人才高喊自己绝对没犯过罪。认为一个人只要保持信仰就不会犯有任何罪过，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再说，我们的罪恶也只不过是无心的游戏罢了！”

“这是多么美的话呀，”阿里·马赫兰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说，“现在让我公开对你说吧，当你对我说你决定朝觐去的时候，我心里就算过：这是去悔过吗？难道我们的生活乐趣就这样结束了吗？”

帕夏笑起来，笑得浑身乱颤。他说：

“你真是老魔鬼下的魔鬼崽子，当你们知道我要悔过的时候，真地会难过吗？”

“就象一个眼看着孩子被杀的女人那样难过！”哈勒米·伊扎特叫嚷着说。

阿卜杜·拉赫曼帕夏又笑起来了，他说：

“哎哟，你们这帮坏小子，象我这样的人如果真要悔过的话，一定得离开这些猩红嘴唇和媚人的眼睛，待在圣人的坟墓①旁边。”

“汉志，谁能说出汉志是什么样？了解那里的人曾经对我谈过，你在那里象让火烧着的人一样求救。——”马赫兰愉快地嚷

① 指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墓。

着说。

“也许这个宣传和英国鬼子的宣传一样虚伪，”哈勒米·伊扎特不以为然地说，“难道全汉志境内能有一张象雷德万这么漂亮的脸吗？”

“就是天堂里也没有啊！”阿卜杜·拉赫曼帕夏嚷着说，接着他又修正说，“可是，王八羔子们，我们谈的是悔过啊！”

“慢着，帕夏！”阿里·马赫兰大声说，“有一次你跟我说，有一个禁欲派的人曾经悔过七十次，这不就等于说他犯罪七十次吗？”

“也许是一百次！”雷德万说。

“我情愿悔过七十次！”

“在那以后还能活很久呢，”帕夏容光焕发地问。

“求真主恕恕你长寿！你放心吧，帕夏！这应该说是你第一次悔过！”

“这是最后一次！”

“瞎说！如果你肯跟我打赌的话，等你从汉志回来的时候，我带上一个非凡的月里嫦娥去迎接你，那时再看看你会怎么样？”

“结果会象你说的那样，坏蛋！你是魔鬼，马赫兰是人类不需要的魔鬼！”

“我对这一点表示感谢真主！”

“对，感谢真主！”雷德万和哈勒米几乎是同时说出来。

“你们是健忘的人，”帕夏骄傲而愉快地说，“没有爱情和友谊生活会成什么样子？生活是美丽的，美女是美丽的，音乐是美丽的，真主的恩惠同样是美丽的。你们还年轻，你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日子长了会了解一切的。我爱你们，我也

爱世界，我去朝拜真主的天房，只是为了表示感谢主恩、请求饶恕和给予引导。”

“你的表情是多么美呀，帕夏！”雷德万微笑着说，“你的诚意全都流露出来了！”

“但是，一个小动作就会流露出许多其他的东西来，”阿里·马赫兰调皮地说。“的确，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你就是伊卜利斯① 老婆养的，真主，等我在世界末日受清算的那一天，我把你指出来就够了！”

“我冤枉啊！凭真主起誓，我只是一个听从命令的奴仆！”

“不，你是恶魔！”

“但是，恶魔是人类所不需要的呀？”

“是啊，坏蛋！”帕夏笑着说。

“我长期跟你一起生活，一直是你的好听的音响，悦目的面孔和不断翻新的乐趣，再说，至少你也不要忘记我青年时代！帕夏阁下！”

“那个时代！哎呀呀，那个时代！”帕夏嚷叫地说：“孩子们，我们并不老！真主，你的诡诈露出来了！”接着，他以更高的声音叫嚷：

“我的渠道并没辜负眉目传情的人！
它不断进行灌溉，无论清晨和黄昏！”

“没辜负眉目传情的人？不，你应该说，没有辜负马赫兰！”马赫兰挑着眉毛说。

“别拿你的诙谐话来破坏我们的兴致，狗崽子！我们回忆美

---

① 在天堂中唆使亚当偷食禁果的魔鬼撒旦。

好的旧时代的时候，你更不应该要笑，眼泪有的时候比微笑更美丽，最通人情的人，也最了解美丽，你们再听这一句：

> 你要我厌弃，除了秃顶和白发，
> 我还厌弃哪些大事？

你们对这类‘大事’有什么看法？”

这时，马赫兰学着马路上报贩的声音，喊道：

“《大事报》、《金字塔报》、《埃及人报》！”

“那件事的责任不在你，而在……”帕夏失望地说。

“在你自己！”

“在我？我对你不负任何责任，当我初认识你的时候，你那个样子连伊卜利斯看了都要羡慕。但是，现在我不允许你破坏我这种回忆的兴致。你们再听这句：

> ‘青春脱离了我，就仿佛是：
> 被剪掉的树叶脱离了树枝！’”

“是被剪掉的吗？帕夏！”马赫兰象发慌似地问。

帕夏的两只眼睛反复地瞅着不住声笑的雷德万和哈勒米，他说：

“你们俩的朋友是一个不受诗兴感动的人！但是，等到美好的东西都变成过去的传阅或类似的东西时那就是他难过的时候了！”接着他转过来对马赫兰说：“老婆养的，你还记得旧日的朋友吗？”

“啊！求真主赐给他们好晚运，过去他们是多么美丽，多么娇媚。”

“你知道萨克尔·苏莱曼怎么样了？”

“他本来在内政部当秘书，后来又在卡什克和一个英国人合开了一个养鸡场，我不记得他是在纳哈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组阁以前，他不到退休年龄就退职养老了，现在我想他在库姆·哈玛达，继续过他的独身生活。”

“当年他多么漂亮呀！哈米德·纳吉迪怎样了？”

“他是一个命运最不济的朋友，他潦倒得狼狈不堪，现在每晚都到公共厕所去度夜！”

“他本来是一个文雅而活泼的人，同时也是好嫖赌的人，你是不是很同情他？”

“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来当上了几个公司的董事，但是，听说部里因为他的名誉不好，把他撤职了！”

“你不必相信人们的话，部里任用的一些人名声可以说是举国皆知。但是这一点却证明我经常促使你们注意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争取群众的赞扬。我们在这一方面必须胜过别人！如果你们哪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决不能疏忽，曼玛鲁克人①统治埃及已经几代了，他们的子孙也总会享受财产和荣誉，他们到底有什么呢，也不过是这一点！听我给你们讲一个伟大而动人的故事！”

帕夏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分散的精神集中起来似的。然后，他说：

“那个时候，我当法庭庭长，遇到一个遗产纠纷的民事案件，在处理这个案件以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少年，有雷德万那么漂亮的脸蛋，有哈勒米那么苗条的身材，有这只狗，”他指着马赫兰说，“当年那么娇媚！我们俩作了一个时期的朋友，我一点

---

① 是阿拉伯文译音，意为奴隶，这里是指埃及的曼玛鲁克王朝（1250—1517）。

也不了解他的秘密。等到开庭那天，出我意外的是他是当事人一方，就站在我对面！你们猜猜我怎么办了？”

“这是多么尴尬的处境啊！”雷德万喃喃地说。

“你毫不迟疑地丢开这个案子不问了！”

雷德万和哈勒米都表现出惊异的神色，马赫兰却好象反驳似地说：

“你会让他败诉吗？”

“不仅让他败诉，”帕夏并不理睬马赫兰的诙谐，他又说，“我因为瞧不起这种卑鄙的人格，和他绝交了！一个人没有人格，就分文不值，英国人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比他们强，但是，他们是最有人格的人，所以他们能领导世界！所以说，人格比那种卑鄙、无用的美貌更高贵！”

“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你认为我有没有人格？”阿里·马赫兰笑着问。

“人格是有各种各样的，”帕夏指着他，郑重地说，“法官要廉洁公正，大臣要殚精竭虑，并且要有对群众的责任感，朋友要忠诚守信。毫无疑问，你是一个好玩乐的人，有时候很愚蠢，但是你总还是忠诚守信的人。”

“我愿意为听到这话而感到惭愧！”

“真主不责成一个人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①！的确，我很满意你所具备的优点。再说你也是娶妻生子的人了，这是你的另一个优点。它是一种幸福，除了感到家庭寂寞的人，谁也估计不出这种幸福有多大，寂寞是老年的刑罚！”

“我认为老年更喜欢安静！”雷德万似乎反驳地说。

---

①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八六节。

“青年想象老年就会犯错，老年想象青年就会发愁。你说，雷德万，你对结婚有什么看法！”

“我从前和你谈过了，帕夏！”雷德万的脸上显出了紧张的表情说。

“没有改变的希望吗？”

“我以为不会改变！”

“为什么？”

“这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的实质。”雷德万迟疑了一下说。“但是我总认为女人是会引起烦恼的！”

“太遗憾了，”帕夏那两只无神的眼睛里闪现出一道忧郁的目光，他说，“你没看到阿里·马赫兰已经娶妻生子吗？你的朋友哈勒米也是准备结婚的。我特别同情你，因为这也就是同情我自己。我每逢读到或听到女人的优点时，心里总是怅然，但是我为了记念母亲，把这个特殊的看法隐藏在自己的心底，我特别爱我的母亲，我用胳膊把她的相片抱起来，让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前额和嘴巴上。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忍受住痛苦啊！雷德万。”

“人离开女人也能生活，”雷德万仿佛幻想着什么似地说，“这算不了什么问题！”

“人能够离开女人而生活，但是这件事情总得算个问题，也许你不想去打听人们的事，但是，你要问清楚自己！你说，女人是引起烦恼的，也许可能，但是，她为什么不引别人的烦恼呢？你这种感觉好象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病，它使你远离了世界，这是一个孤独朋友的不幸。也许在你感到这种不幸之后，瞧不起女人或被迫把继续瞧不起女人的心情隐藏起来都会使你感到羞愧！”

阿里·马赫兰似乎是失望地喘着气，他说：

“我希望能有一个适合送行的夜晚！”

“但是，这是给哈只送行，”阿卜杜·拉赫曼帕夏笑着说，“你知道拿什么给哈只送行吗？”

“我会以祷告给你送行，然后我再用玫瑰花般的小脸蛋欢迎你，到那天，我们再看看你怎么办？”

“我把我的事情托付给伟大的真主……”帕夏拍着巴掌笑着说。

五十一

在谢里夫路和尼罗河宫的街口，瑞特斯咖啡馆前面，凯玛勒突然迎面碰到了侯赛因·夏达德！他们全都站下了，两个人互相凝视着对方的脸，后来，凯玛勒叫道：

“侯赛因！”

“凯玛勒！”另一个也大声起来。

他们俩亲热地握了手，彼此都喜不自胜地笑起来了。

“多年不见了，真是幸会啊！”

“真是幸会！你变得太多了，凯玛勒！可是，别忙！我夸大其词了，你的身材还是那个样子，你的相貌也依然如故，但是，留这点小文明胡子干什么？瞧你这副金丝眼镜和这个手杖！这种红毡帽除了你谁也不戴了！”

“你改变得也很厉害！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胖，难道这也是巴黎的风格吗？过去的侯赛因哪儿去了？”

“过去的巴黎又哪儿去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又哪儿去了？不说旁的吧，我正要到瑞特斯咖啡馆喝茶，假如你没有别的事，

和我一起坐一会儿好不好?”

“完全同意!”

他们俩走进咖啡馆,在临马路的玻璃窗里面的桌子旁坐下,侯赛因要了牛奶茶,凯玛勒要了黑咖啡。然后他俩又微笑着互相端详起来,侯赛因显得又高又胖了,他是不是象过去希望的那样,在地球上和宇宙间漫游过了呢?但是,他这两只眼睛虽然在微笑,却反映出沉闷的目光,仿佛他生活已经大大不同于童年了。在付欧德大街遇到贝都尔以后,又过一年了,在这期间,凯玛勒没有再犯相思病,把夏达德全家人都忘掉了。但是,侯赛因的出现却把这颗心从安息之中唤醒,过去的事情又显现出来了,仿佛他的痛苦和快乐又要慢慢地舒展开一样。

“你什么时候从海外回来的?”

“快一年了……”

朋友决不想来见他!但是!凭什么责备朋友呢?他本人不是也把朋友忘记了吗?他放弃友谊不是也有一段时间了吗?

“假如我知道你已回到埃及,我早就看你去了!”

侯赛因一点也没表现出慌乱和不安,他很平淡地说:

“我回来了,我碰到了很多苦恼的事。我们的事情你没听说过吗?”

“听说过,”凯玛勒忧郁地脱口说出来,“是我们的朋友易司马仪·鲁特菲告诉我的!”

“听我母亲说,他到伊拉克去快两年了。正象我所说的那样,有许多苦恼的事在等着我。再说,我不能不工作,我昼夜不停地工作!”

这就是一九四四年的侯赛因,过去他曾把工作看成人类的惩罚!那么,那种感觉是真实的吗?也许除了使他心跳以外,没

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个人就是侯赛因。

“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记得！”

他的话还没说完，侍役就把奶茶和咖啡送来了。他并没流露出为往事而激动的心情！

“让我想想，那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

“你的记性真好！”接着他出神地说，“在欧洲待了十七年！”

“跟我谈谈你在那里的生活吧！”

“详细的等以后再谈，”朋友摇晃着耳后露出几丝白发的脑袋说，“现在我只跟你谈几个大概情况：漫游了几年，过着美梦般的快乐生活；恋爱、结婚——对方是一个有身份的巴黎姑娘；战争爆发后迁居到法国南部；父亲破产后到岳父的商店里去工作；回到埃及来把妻子留在法国了！等待我为她安排安定的生活；除此以外，你还想知道什么？”

“生孩子了没有？”

“没有……”

好象他不喜欢谈下去了，的确，在旧交情里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虽然如此，他还是有一个强烈的希望，要谈谈过去。他问：

“你那种旧哲学怎样了？”

侯赛因沉思了一下，接着，他自嘲地笑道：

“我埋头工作了很多年了，我现在不过是个干活儿的人！”

侯赛因·夏达德昔日的精神哪儿去了？过去，这种精神让侯赛因获得过乐趣。现在它已经不在这个胖大的身躯之中了，也许它住到利亚德·格尔达斯的身上了。面前这个人，自己好象不认识他了，除了过去的那些渺茫往事以外，他和这个人已经

没有任何关系了，在这一刹那，他希望脑海里保持一副活生生的形象，而不要这个相片式的冷酷形象。

“现在你做什么工作？”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监督局’给我找了一个事，每天半夜上班，直到天明。此外，我还给外国报纸做些翻译工作。”

“你什么时候有空闲？”

“难得空闲，我现在也不拿劳苦当回事了，我不给妻子安排好适合她的生活，就决不叫她到埃及来，因为她是有地位人家的小姐，我和她结婚的时候，她家是一个数得着的财主！”

说了这句话，他哈哈地笑起来了，仿佛是用这笑声讥讽自己似的，凯玛勒却只微微一笑，好象用这个微笑来鼓励朋友。他心中暗想：“幸好我对你的感情早就麻木不仁了，要不然，我一定会从心里为你痛哭！”

“你呢？凯玛勒，目前你在干什么？”接着他改口说，“我记得你很爱好文学！”

这是个多么应该感谢的记忆啊，比起这个人来他是个死人，同样地，这个人比起他来也是个死人，我们每天要生死几次！他回答朋友说：

“我在当英语教员……”

“当教员了！好……好，我现在想起许多东西来了，你当初不是希望当作家？”

“那是个落空了的希望啊！”

“我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最近我要收集起一部分来，出个文集！”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总算实现了童年的幻想，”侯赛因微微地苦笑了一下，说，“可是我呢……”

他又笑了。凯玛勒听到这句“你真是个幸福的人”，觉得很诧异，除了那句话里含着的羡慕以外，没有比这句话本身更奇怪的东西了。这一次，他发现自己是幸福和被羡慕的人了，跟谁比呢？跟夏达德家族的首要人物比！但是，他却客气地说：

“你的工作才是最伟大的生活！”

“我什么也不挑拣，唯一的希望就是恢复一点和过去差不多的东西。”

他们全都沉默了。凯玛勒注意地端详着侯赛因，渐渐地，过去的形象复活了，所以他觉得应该询问朋友。他说：

“家里人全好？”

“都好……”侯赛因不在意地回答。

“你有个妹妹，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她现在怎样了？”凯玛勒迟疑了一下说。

“她叫贝都尔！去年结的婚……”

“真主保佑！小孩们都结婚了！”

“难道你还没结婚吗？”

哦？他不记得那些旧事了吗？

“没有……”

“快结婚吧，要不然就赶不上这班火车了。”

“这班车早丢下我，开出几里地去了。”凯玛勒笑着说。

“也许你在不知不觉之中早已结过婚了。相信我吧，我的命运没有结婚的保证，但是我却从十几年前就结了婚……”

凯玛勒不在乎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谈谈吧，你在法国住了这么多年，觉得那里的生活怎么样？”

“战后的法国，日子难过了，现在这里的生活比那里还要舒

适美好，"接着他向往地说，"但是，那究竟是巴黎啊！往日的巴黎安在？"

"你为什么不待在法国了？"

"我们怎么能两个人全依靠岳父过生活呢？不可能，在战争期间留在那里不回国还能有话可说，战后我非回国不可了！"

那么，难道他旧日的骄傲已经不存在了吗？他不由己地要冒一次险，认为即使危险也是有趣的，他调皮地问：

"我们的朋友哈桑·萨利姆有什么消息？"

"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侯赛因怀疑地凝视了他一会儿，冷冷地说。

"怎么？"

"我们和他断绝关系快两年了！"他望着玻璃窗外的马路说。

"你的意思是说……"凯玛勒隐藏不住惊异地问。

他的话没有说完，一种突然的感情使他控制不住自己了。难道阿依达又回到了阿拔希亚区？难道她成了离婚的女人？等过些时候再慢慢考虑这些问题吧。他安静地说：

"易司马仪·鲁特菲最后和我谈到他，说他到伊朗去了！"

"我姐姐那次跟他只去了一个月，就独自回来了……"侯赛因悲哀地说，接着，他压低了声音说，"求真主慈悲她！"

"怎么？"

凯玛勒惊叫了一声，连他们的左右邻桌都听着了。侯赛因惊异地凝视着他，说：

"你想不到，她去世已经一年了！"

"阿依达吗？"

朋友点点头表示回答。这时凯玛勒由于公然出声地说了这个名字而感到害羞了，但是这只是短短一刹那的事，仿佛所有这

些话都是毫无意义的似的。他觉得有一个使人头晕的螺旋带着他的脑袋旋转。他所感到的只是诧异和恐惧，而不是忧愁和痛苦。最后，他说：

"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消息，特别是对于你！"

"她一个人从伊朗回来，和我母亲住了一个月，然后和英语教学司的最高督学安瓦尔贝克·宰基结婚了。但是她婚后只两个月就病了，后来死在科普特医院里。

他的头脑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些迅速而疯狂的话！他说的是安瓦尔贝克·宰基，阿依达的后夫就是自己的这个教育机关的最高督学！也许他曾见过这个人几次，真主……现在，他想起来了，一年以前，他参加过督学夫人的殡礼，难道那就是阿依达，但是，他怎么没见着侯赛因呢？

"她逝世的时候，你在吗？"

"没有，她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回到埃及。"

"我曾参加过她的殡礼，但是，我不知道那就是你姐姐！"他惊异地摇摇头说。

"怎么？"

"那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最高督学的夫人逝世了，殡礼在易司马仪利亚广场举行。我没看报纸上的讣文，就和教员同事们去送殡，大家一起到加尔克清真寺。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劳步，劳步……"

假如这个死亡发生在一九二六年，他一定会疯狂甚至自杀。今天他听见这消息，却好象普通的消息一样，奇怪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参加了她的殡礼。当时，贝都尔结婚的事给他带来了痛苦。他正遭受着折磨，面对着灵床上躺着的女人，心里却在想

贝都尔和她的家属。他记得举行殡礼的那一天，他向安瓦尔贝克·宰基致哀以后，就呆坐在送殡的人群中间。这时有人说，站起来吧，灵床来了！他睁眼望去，看到一个漂亮的灵床，上面盖了一条白绸单子，有些同事低声谈论：这是个新妇……最高督学的第二房妻子……患肺炎死的。他去向灵床告别，却不知道这就是向自己的往事告别。她的丈夫是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有妻子儿女！当年富翁的女儿怎么能情愿嫁给他？过去你以为她决不能结婚，可是在她尝到离婚的痛苦以后，竟甘愿做第二房妻子，此后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心会烦躁得不能安宁，这不是由于忧愁或痛苦，而是由于诧异和惶惑，是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幻想，是由于诱人的往事秘密地永远地消失了。这虽然使人有些遗憾，但是，你对这种遗憾所表现的却不免过分了！

“哈桑·萨利姆有什么变化了吗？”

“下流坯在伊朗姘了一个公使馆的女职员，是比利时人，阿依达和他动了气，就要求和他离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男人总有一种自慰的理由：惹人爱的美女决不能平平常常地弄到手！

“她的孩子呢？”

“他们的祖母收养着呢！”

她现在在哪里？这一年她是怎样过去的？法赫米·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或纳依玛会不会认识她？

这时，侯赛因·夏达德站起来说：

“我该走了，我们以后再见，我经常在瑞特斯咖啡馆吃晚饭。”

“祝你一切顺利，以后见！”他站起来和朋友握着手嘟囔说。

他们俩分手了，他觉得自己不会再见到这个朋友了，也不想

再见他了，朋友也同样没有再见他的必要了。他离开了咖啡馆，自言自语地说："我很难过，阿依达！因为我没以应有的态度向你致哀……"

五十二

后半夜，有人敲打甘露街肖卡特家的门，声音接连不断传进来，把睡着的人全都吵醒了。女仆刚开开门，沉重的脚步声就进了院子，脚步声穿过庭院、楼梯，三套房间统统被围住了。易卜拉欣·肖卡特由于年老疲劳，睡得脑袋昏沉沉地走到堂屋里来，看到一个高级警官带着一伙武装警察和便衣侦探，吃了一惊，他慌乱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求真主解脱邪恶！"

"你是这里住的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的父亲易卜拉欣吗？"高级警官粗声地问他。

"是的，……"他愁眉苦脸地回答。

"我们有些事情，要搜查整个住宅。"

"为什么？警官阁下！"

警官并不理睬他，对自己的部下下命令说：

"搜！"

人们遵命马上闯进各个房间。这时，易卜拉欣·肖卡特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搜查我的房间？"

但是，警察装没听见。这时海迪杰不得不离开了卧室，因为便衣侦探已经闯进她的卧室里去了。她围着一条黑披巾，愤怒

地嚷着说：

“难道女人的内室也可以随便进去吗？难道我们是土匪吗？警官老爷！”

她忿怒地凝视着警官，突然觉得从前看见过这张脸，说得更确切些，是她在年轻的时候看见过他的青年相貌。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噢，就是他，一点疑问也没有，他几乎没大改变，他叫什么名字呢？她毫不迟疑地说：

“二十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实际年头我记不清了，你先生不是在加马利亚的警察所当警长？”

警官惊讶地抬头望着她，易卜拉欣也感到纳闷，注视着他们俩。她突然说：

“你的名字叫哈桑·易卜拉欣，对不对？”

“你认识我？”

“我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的女儿，在革命期间被英国鬼子杀害的法赫米就是我弟弟，你不记得他了吗？”她满怀希望地说。

警官的眼睛里闪现出惊异的神气，他开始用有礼貌的声调喃喃地说：

“求真主特别慈悲他……”

“我是他的姐姐，”她越发寄予希望地说，“难道你能让我们家这样出丑吗？”

警官扭过脸去避开她，找托词说：

“我们是执行命令，太太！”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啊！警官老爷！”

“那是不错的。”警官温和地说，“但是你的两个儿子并不这样。”

“他们俩是你的老朋友的外甥啊！”海迪杰慌乱地高声说。

“我们是执行内政部的命令！”警官看也不看她地说。

“他们是两个好孩子，并没干伤害人的事情，这一点，我能对你起誓……”

这时，武装警察和便衣侦探全都回到堂屋里来了，他们并没发现任何东西，警官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呆立在他面前的这一对夫妇说：

“我们得到报告，说他们俩在家里召开可疑的会议！”

“这是诬告，警官老爷！”

“我希望这是诬告，但是，现在我不能不逮捕他们，等到调查清楚，也许结果会平安无事！”

“难道你真要把他们俩带到警察所去吗？”海迪杰用要哭出来的颤抖声音说，“这……我真想不到……你饶了他们俩吧……给你的儿女修福！”

“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奉了逮捕他们俩的正式命令，祝你们两位晚安！”

警官离开了房间。海迪杰毫不迟疑地跟了出去，她那个上了年纪的丈夫在后面跟着她，他们俩径直下了楼梯。卡蕾玛正在自己房前站着，显得十分惊恐。她看到他们俩就大声叫道：

“他们逮捕他了，姑姑，他们要把他送进监狱去………”

海迪杰茫然地望了房间一眼，赶忙到楼下去了，她发现苏申同样地站在自己的房门前，正愁眉苦脸地注视着庭院。她顺着苏申的眼光望去，只见一批武装人员押着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正朝外走。她禁不住从内心里喊了出来，假如不是苏申拽住她的手，她要追出去了。她激动地瞅着苏申，苏申却用忧愁而镇静的口吻对她说：

“你先不要慌，他们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没搜出来，不论控告他们什么罪名，也都不能成立，您不要追他们，免得给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丢丑。”

“你是趁愿了，所以才这样镇静！”她朝着苏申叫着。

“您放心吧，他们俩很快会回家来的……”苏申忍耐着，温和地说。

“谁告诉你的？”她愤怒地问。

“我相信我说的没错。”

她不理会苏申的话，面对自己的丈夫拍着巴掌说：

“多不懂人情啊！我跟他说，他们俩是法赫米的外甥，他说是奉命令，为什么真主要责罚善良人，而放松那些下流鬼！”

苏申对易卜拉欣说：

“他们要到两宫之间去搜查。我听到副警长提议为了执行命令，要到那里去搜查，因为他们俩可能把传单藏在那里！有一个便衣侦探对警官说，他认识两宫之间他们俩的外婆家。

“我到我母亲那儿去，”海迪杰叫喊着说，“也许凯玛勒有办法。哎呀，真主！我难受死了！”

她拿着外衣，慌乱地迈步离开了甘露街。这时天气很冷，天特别黑，公鸡此呼彼应不断地打鸣。她从奥利亚穿过萨加来到奈哈西。她发现家门口有一个便衣侦探，院子里也有一个便衣侦探，然后，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上了楼梯。

铃声响起来的时候，这一家人全都惊醒了，接着，乌姆·哈纳菲恐惧地走来通报说：“警察”！凯玛勒跑到院里看到了警官，慌乱地问：

“有事，先生？”

“你认识阿卜杜·穆诺依姆·易卜拉欣和艾哈麦德·易卜

拉欣吗?"警官问他。

"我是他们俩的舅父!"

"你做什么职业?"

"希勒哈达尔小学校教员。"

"我们奉命来搜查这所住宅!"

"为什么呢?难道有人控告我?"

"我们是要搜查那两个青年的传单,他们可能会把传单藏在这里。"

"我向你保证,先生!我家里没有什么传单,你们请随便检查吧。"

凯玛勒看到警官命令武装人员停在楼梯处和外面,他独自和自己一起走过来。他原以为这会是一次翻箱倒柜的大检查,但是警官只是到各个房间巡视了一下,表面地瞅了瞅书房和书橱。于是,他镇定下来,感到警官还算通情理可以问话:

"你们搜查过他们家了吗?"

"当然搜查过了……"过了短暂的一刹那,他又说,"现在他们俩拘留在警察所里。"

"判了他们俩的罪吗?"凯玛勒惊慌地问。

"我希望事情不会弄到这种程度,"警官温和地回答,通常,警官这样温和是很难得的。"但是要由检察署进行调查!"

"我非常感激你的关照!"

"请你不要忘记,我并没轻慢你们家!"警官微笑着安静地说。

"是的,先生!我不知道该怎样感激你!"

这时,警官凝视着他,问:

"先生是亡人法赫米的弟弟?"

“对，”凯玛勒瞪大了两只眼睛，惊异地说，“你认识他？”

“我们是老朋友，求真主慈悲他……”

“真是幸会，”凯玛勒热情地说，接着他把手伸给警官，“凯玛勒·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

“哈桑·易卜拉欣，加马利亚警察所警官！”警官和他握着手说：“我起初在这里当警长，升调了许多次，最后又回到这里当了警官。”接着，他摇了摇头：“下的命令倒是很明确，可我希望拿不到控告他们俩的证据。”

这时，他们俩听到海迪杰在对她母亲和阿依莎哭诉刚刚发生的事情。警官说：

“这是他们俩的母亲，她的记性真难得，一下就认出我来了。她对我提到亡人法赫米，但是，我不能不在那里仔细地检查，你要尽量安慰安慰她。”

他们俩并排走下楼去，当路过二楼的时候，阿依莎从门里冲出来，样子十分气忿，用冷酷的眼光瞪着警官，大声嚷着说：

“你们为什么凭白无故地逮捕人家的孩子？你没听见他们俩的母亲在哭吗？”

警官转脸看了她一眼，仿佛是这个突然冲撞的本能反应。接着，他有礼貌地垂下了眼皮说：

“很快就会释放他们的……真主保佑！”

当他们俩离开二楼的走廊时，他问凯玛勒：

“这是你母亲？”

“不，是我姐姐！”凯玛勒苦笑了一下说：“她今年不过四十四岁，但是她遭受到了不幸命运的折磨。”

警官好象诧异似地望着他，他以为警官要对他提出什么问

题，但是，警官迟疑了一刹那，并没开口。他们俩在院子里握了手，在警官还没上路的时候，凯玛勒问：

“我能不能到拘留所去看看他们？”

“可以……”

“谢谢……”

凯玛勒回到堂屋里母亲和两个姐姐的跟前。他说：

“明天我去看他们俩，用不着害怕，等调查完了，会把他们放回来的。”

海迪杰不住地哭，阿依莎厌烦地喊她说：

“你别哭了！我们哭够了，他们俩会回来的，你没听见？”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儿子到监狱去了！”海迪杰嚎叫地说。

艾米娜沉默着，仿佛愁得说不出话来了。凯玛勒用镇静的口吻说：

“这个警官认识我们，他和去世的哥哥法赫米是朋友，他搜查时表现得很讲情理，简直让人想不到。不用说，他会照顾他们俩的！”

母亲纳闷地抬起头来。海迪杰却愤怒地说：

“他叫哈桑·易卜拉欣，您不记得他了吗？妈！我跟他说，我是法赫米的姐姐，他却只是对我说：‘我们是执行命令，太太！’他眼睛里只有命令！”

母亲转眼去看阿依莎，但是，她却好象什么也不记得了。接着艾米娜转过脸来对着凯玛勒十分不安地说：

“我一点也不懂，我的孩子，他为什么要逮捕他们俩呢？”

凯玛勒考虑了一下应该怎样措词，然后他说：

“政府怀疑他们俩干反对政府的事情！”

“你姐姐说，他们因为阿卜杜·穆诺依姆是穆斯林兄弟①才逮捕他，为什么要逮捕穆斯林？”

“政府以为他们反对政府……”

“艾哈麦德呢？你姐姐说他……我忘了那个词了，儿子！”

“是不是共产主义分子？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分子和兄弟会会员一样！”

“共产主义分子？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领袖阿里② 结党③的那些人？”

“共产主义分子不是什叶派，他们是反对政府、反对英国鬼子的政党！”

“什么时候能放他们俩？”母亲惶惑地叹息了一声说，“看看你这个可怜的姐姐！政府、英国鬼子，除了我们这个遭难的家庭，他们难道就找不到别的人家？”

五十三

当加马利亚警察所警官把阿卜杜·穆诺依姆和艾哈麦德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来时，晨礼的唤拜声已经打破了寂静，在空中回荡着。他们俩在一个武装警察的押解下站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警官命令那个警察走开，便开始注意地打量他们，然后他瞅着阿卜杜·穆诺依姆问：

---

① 这里把“穆斯林兄弟会”误解成“穆斯林兄弟”。

② 是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

③ “共产主义”一词的基本意思是“同心”、“共同”等等，伊斯兰教什叶派盛称和阿里同心，它的名称和共产主义的词根相同，因而造成误解。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什么职业？"

"阿卜杜·穆诺依姆·易卜拉欣·肖卡特，二十五岁，教育部督学科督学。"阿卜杜·穆诺依姆坚定而沉着地回答。

"你是懂法律的人，为什么干犯国家法律的事？"

"我没犯法，我们是公开地活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清真寺里讲演，为真主而呼吁的人，没有什么瞒人的事情。"

"你家里没开过可疑的会吗？"

"没有，我们平常聚会只不过是几个朋友在一起交换意见，讨论问题，进一步理解宗教。"

"讨论的是不是有敌视盟国的内容？"

"你指的是不列颠吗？先生，不列颠是不讲信义的敌国，用装甲车来破坏我国尊严的国家不可能是盟国。"

"你是知识分子，应该了解，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已经宣布了禁令！"

"我知道，事实上不列颠是我国的主要敌国！"

警官瞅着艾哈麦德，问：

"你呢？"

"艾哈麦德·易卜拉欣·肖卡特，二十四岁，《新人》杂志的编辑！"艾哈麦德回答，他的嘴唇上似乎挂着一丝微笑。

"你那些过激的文章里有许多危险的说法，再说你们杂志的名声很坏，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的文章无非是伸张社会的正义。"

"先生你是共产党员？"

"我只是个社会主义者。许多议员不是也曾呼吁实行社会主义吗？他们说只要人们不采取暴力手段，法律就不干涉谁信仰共产主义，是不是？……"

“我们不能等到你家里每天晚上举行的会议所决定的暴力手段暴露出来再采取行动！”

艾哈麦德暗想：难道他们知道散发传单和夜间讲演的事情了吗？他回答说：

“在我家里聚会的只有几个知己朋友，也不过是四五个人，我们认为那里决没有说什么暴力手段。”

警官的眼睛来回地打量他们俩，迟疑了一下以后，说：

“你们两位是知识分子，受过教育，而且也都成家立业了，对不对？是的，你们俩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省得吃苦头，岂不更好？”

“谢谢你的劝告，但是，我决不能那样做，”阿卜杜·穆诺依姆用坚定的声调回答。

警官自然地但是并非出自本意地笑了一声，接着他说：“我在搜查当中听说你们俩是亡人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先生的外孙，你们的舅父法赫米是我的亲密朋友。我想你们俩知道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牺牲了，那时候他的许多同伴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到现在他们都有了很高的地位。”

艾哈麦德本来对警官待他们这样温和就有点莫名其妙，这时才看出其中的秘密。他说：

“先生，请允许我问问你：假如没有我舅父和跟他一样的人们壮烈牺牲，埃及的情况又会怎样？”

“你们俩应该动动脑筋，理智地考虑我的忠告，丢开这种害人的哲学吧！”警官摇头晃脑地说。接着他站了起来：“你们俩要在我们的拘留所里委屈几天，直到调查完毕，我希望你们俩幸运。”

他们俩出了这个房间，一个队长和两个武装警察押着他们

走到地下室，然后拐向一间黑暗潮湿的大厅。在大厅里走了一会儿，拿着手电筒的看守迎着他们俩，仿佛要他们俩看到监房门似的。看守开了门，叫他们俩进去，然后把手电筒往里照着，让他们俩看到给自己预备的草垫子。在手电筒光中，他们俩看到这是一间屋顶很高、不大不小的房子。墙上端有一个小窗户，上面安着铁栅栏。这里面住着几个客人，其中有两个学生打扮的青年，还有三个男人，面貌丑恶凶狠。不多久，门又关上了，屋里恢复了黑暗；但是电光和两个来人的动作已经把睡着的人吵醒了。艾哈麦德低声对哥哥说：

"要是坐下，潮湿的空气会把我憋闷死，我们站着等到天亮吧！"

"一会儿就不得不坐下了，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拘留所里要待到什么时候？"

这时，有一个声音——他们俩不用思索就知道这是那两个青年之中的一个——说：

"你应该坐下，坐着虽然不舒服，但是，总比站几天好过。"

"你们俩在这里待很久了吗？"

"待三天了！"

他们全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那个声音又问：

"你们是为什么被捕的？"

"看来象是为了政治……"阿卜杜·穆诺依姆不假思索地回答。

"现在这个拘留所里政治犯占多数了，你们俩没来的时候我们是少数……"那个声音笑着说。

"你们俩是什么案子？"艾哈麦德问他说。

"你们先谈吧，因为你们俩是新人！不过你们俩有一个人留

着胡子，用不着打听就知道是兄弟会会员！”

“你们俩呢？”艾哈麦德在黑暗中微笑着问。

“我们俩全是法学院的学生，照他们的说法，是散发了破坏性传单。”

这句话引起了艾哈麦德的注意，他问：

“你们俩是当场被捕的吗？”

“嗯……”

“传单是什么内容？”

“是埃及农产品的分配说明！”

“就在戒严令颁布以后，报纸上也发表过这类文章啊！”

“我们增加了一些强硬的观点！”

艾哈麦德在黑暗中又微笑了，他的孤独感第一次得到了和缓。那个声音又接下去说：

“我们怕法律并不象怕集中营那样厉害！”

“我想这种情况一定会彻底改变……”

“但是，在任何时代我们都要坚持这个目的。”

这时，有一个粗嗓门暴躁地大声说：

“说够了吧，该让我们睡觉了。”

但是，他的声音却把自己那两个同伴中的一个吵醒了，那个人打了个呵欠问道：

“天亮了吗？”

“没有，”第一个人开玩笑地回答他说，“我们的新难友以为他们是下茶馆来了。”

阿卜杜·穆诺依姆叹了口气，用只有艾哈麦德听得到的声音说：

“难道他们逮捕我，只是因为我为真主做善功吗？”

“我没为真主做善功，那么我有什么罪过呢？”艾哈麦德附在哥哥的耳朵上低声说。

在那以后，谁也不愿意大声说话了。艾哈麦德心里思量着其他人被捕的原因，是窃盗、斗殴，还是酗酒、狂嫖？他总是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穿着整齐的外衣写出人民说的话。现在看吧，这就是人民在诅咒，在沉睡。他在手电筒光下的一刹那间看到了这几个失望的愁苦面孔，有一个人搔着脑袋和腋下，也许他的虱子正在悄悄地往他们俩这边爬！这就是你为他们而生活的人民，你怎么能怕和他们接触呢？这个挨着他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萃，他应该不再酣睡，应该注意自己的历史处境，以便挺身而出解放全世界！他自言自语地说：“人类的处境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潮湿而黑暗的地方集合来的理由各不相同，如兄弟会员、共产主义者、醉鬼和窃盗。其实都是一样，我们是一个整体，尽管我们反抗力量和命运各有不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你不关心自己？警官是这样说的，我有亲爱的妻子和富裕的生活。的确，一个人作丈夫、作职员、作父亲或作儿子都是他的幸福，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就注定了要劳苦，要死亡。这一次也是命里注定要他来蹲监狱或者被释放，这都是一样，监狱那个厚大而使人发愁的大门，就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生活境界。他反过来又想，是什么东西支配我走到这条虽然是危险的路上来的呢？难道我不是一个心怀大志，了解历史任务和立场而且十分谨慎的人？人类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就是他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选择和意愿自我牺牲。

他觉得潮气在他的小腿上流动，他周身都没有劲儿了。鼾声接连不断，响彻各个角落。接着淡淡的曙光从高高的小窗户的栅栏中间射进来。

五十四

医生出了卧室，凯玛勒默默地跟在后面。到了堂屋里，他们俩并排走在一起，凯玛勒用询问的眼光凝视着他，医生平静地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她完全是中风不语……”

凯玛勒怀着特别紧张的心情问：

“很危险吗？”

“当然！同时，她也患了肺炎，因此必须注射，减轻她的痛苦。”

“难道没有痊愈的希望了吗？”

“寿命是真主掌握着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医学方面来说，最长可能拖三天。”

凯玛勒很坚强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死亡预告，他送医生到街门口，然后回到卧室里来。母亲正睡着，也可以说，好象正睡着，被子把整个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那张惨白的脸，有点歪斜的嘴闭得很紧。阿依莎站在床前，迎着他问：

“妈是怎么回事，弟弟，医生说什么了？”

“她一句话都不说，我的主人，”乌姆·哈纳菲站在床头前面说，“她一句话还没说呢？”

他心里说：“今后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然后，他回答姐姐说：

“她是血压高，同时有一点轻感冒，打过药针不久就会好的！”

“我怕！”阿依莎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说，“要是她这样长时间下去，这个家的日子可怎么过？”

接着，他转过身来问乌姆·哈纳菲：

“你给人们送过信了吗？”

“送过了，我的主人！海迪杰夫人和亚辛先生马上就来。她是怎么了，我的主人？今天早晨还好好的！”

是这样！他也这么说！他象每天那样，早晨到希勒哈达尔小学校去之前，到堂屋里来，喝母亲递给他的那杯咖啡。他说：

“今天天气特别冷，您别出门了。”

“我要不去侯赛因谒陵，心里就会整天不痛快。”她温和地微笑着说。

“爱怎么就怎么样吧！妈，您总是这样固执！”他不以为然地说。

“真主保佑！”她嘟囔说。

“真主赐给您幸福……”他说着走了出去。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神志清醒时的情景。中午，他在学校里听说她病倒的消息，便陪着那位几分钟以前给他预先报丧的医生回家来了。是的，她只能活三天了！他本人还能活多少日子呢？他走到阿依莎跟前，问道：

“她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我们在堂屋里坐着，”乌姆·哈纳菲替她回答说，“后来她站起来到自己的卧室里去穿外衣，准备出门，她对我说：‘我到侯赛因谒陵以后，去看了海迪杰，’说着就走进卧室去了。她刚进屋，就传出有什么东西倒下来的声音，我跑进去一瞧，见她倒在床和衣柜中间的地上，我一边跑到她跟前，一边喊阿依莎夫人。”

“我急忙跑来，看见她就躺在那个地方，”阿依莎说，“我们把

她抬到床上，我问她怎么了，她没回答我，一句话也没说。她得什么时候说话，弟弟？”

“谁知道，听候真主的分派吧！”他不安地回答。

他退到大椅子跟前坐下来，忧愁地凝视着那张惨白而沉默的面孔。是的，让他在近旁多看她一会儿吧，过不了多久，他再也看不见她了。这间卧室本身将会改变面貌，接着是整个家庭也将会有变化，在这个家里决不会再有人呼唤“我的母亲”。他没想到，她的死亡会使他承担这许多痛苦。他不是对死亡很熟悉了吗？是的，他年纪大了，也有了经验，对什么都不再畏惧，但是，和母亲永别却刺痛了他的心。也许他的心灵要责备他说：你虽然受过痛苦，但是，那些痛苦总不会是真正动心的。她是多么爱他，她是多么爱所有的人，她是多少爱世界万物啊！但是，这种善良的天性不在分别的时候，人们是体会不到的。在这个危险的一刹那，过去到过的各个地方、经过的时间和经历过的，使这颗心灵深处为之颤动的各种事件在他的脑际一幕幕地涌现出来。啊，心灵的黑暗使他对她的记忆模糊起来，蔚蓝色的早晨和晒台上的花园，在一起聚会喝咖啡的炉子和荒诞传说，鸽子的呼哨和甜蜜的歌声搅在一起了，这是美好的爱情啊，忘恩的心！明天，也许你会真实地说，死亡夺去了你最亲爱的人，也许你的眼睛会流泪，甚至会愁白了头。一个人观看生活总好象是带着儿童的浪漫心理观看不幸，但是，你最好还是鼓起勇气来正视它。苦难总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那就是死亡。然后你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这样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母亲死亡，她已经完成了终身的使命，可是你干了些什么呢？

脚步声惊醒了凯玛勒，海迪杰惊恐地走进卧室，朝着床走

去，一边呼喊母亲，一边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她的举动使他越发痛苦了，他害怕自己忍受不了，就离开卧室走到堂屋里去。不多久，亚辛、宰努白和雷德万全来了，他们和他握过手，他简要地向他们述说母亲得病的情形。他们到卧室去，留他一个人在堂屋里。亚辛出来问他说：

“医生对你怎么说?”

“说是中风不语兼有肺炎，”他沉闷地说，“大概只有三天了。”

“除了依靠真主，我们没有力量和办法。”亚辛咬了一下嘴唇，忧愁地说。接着他坐下来嘟囔着：

“可怜的人，什么事情都很突然！近来她也没说哪儿不舒服?”

“没有，你知道，她从来不说有什么地方不好过，但是，有的时候却看得出来她不好过。”

“也许你早带她去找医生看看就好了！”

“她从心里讨厌医生！”

过了一会儿，雷德万到他们俩这里来了，他对凯玛勒说：

“我看还是送进医院去吧，叔叔！”

“用不着了，”凯玛勒摇摇头忧郁地说，“一会儿大夫会派女护士来给她注射。”

他们全都沉默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越来越阴沉。这时，凯玛勒想起一件按礼貌不应忽略的事情，他问亚辛说：

“卡蕾玛的情况怎么了?”

“助产士肯定说，这个星期就要生产！”

“真主保佑她顺当……”凯玛勒嘟囔说。

“孩子出世的时候，爸爸在集中营……”亚辛说。

铃声响了，来的人是利亚德·格尔达斯。凯玛勒把他接到书房里去，在往书房里走的路上，利亚德说：

“我到学校里去找你，秘书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情况怎样了？”

“她患的是中风不语，医生跟我说，最多三天就完。”

“没有任何挽救办法了吗？”利亚德忧郁地问。

“也许她这样昏迷不醒，不知道将会怎么样，还是一种幸运呢？”

他们俩坐下来了，他用解嘲的口吻接着说：

“但是，我们能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吗？”

利亚德微笑着一声没吭，凯玛勒接着说：

“许多人认为聪明人应该从死亡中认清死亡，其实，我们应当从死亡中认清生活。”

“我也认为这样最好，”利亚德微笑着说，“同样地，我们也应当在不管什么样的死亡的时候反省一下：我们的一生做了些什么？”

“我的一生没做任何事情，我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你的路总还没走完啊！”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一个人总是对自己报有希望的多姿多彩的梦幻，感到满意也是好事情。现在却是，苏非派的主张已经失掉了，同样地，被科学所否定的信仰也已经丧失了，那么一定要工作，工作又必须有信仰，问题是怎样为我们自己创造一种适应生活的信仰。他说：

“你以为我忠实地做一个教员，并且写一些哲学文章，就算是尽了自己的义务。”

“毫无疑问，你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利亚德同情地说。

“但是，我内心痛苦，这是每个对自己不忠实的人必然会有的情形！”

“你是对自己不忠实的人？”

“在我外甥艾哈麦德由警察所的拘留所解到集中营去以前，我曾去看他，当时他对我说了一席话，让我来转告你吧！”凯玛勒唉了一声说。

“我很惦记他们俩，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他们俩随同许多人被押解到集中营里去了！”

“为真主作的和不为真主作的全一样？”利亚德微笑着问。

“你必须首先为政府作奴隶，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

“我觉得集中营无论如何总比法庭轻！”

“我也是这么看，但是，这个愁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开？戒严令什么时候才能撤消？正常的法治和宪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埃及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做人的待遇？”

利亚德玩弄着在手上的结婚戒指，忧愁地说：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艾哈麦德在警察所的拘留所里跟你说了些什么？”

“嗯，他对我说，生活就是工作，结婚和为全人类尽义务，这并不是说只拿对职业和妻子所尽的义务做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就够了，而是衡量为全人类尽义务就是革命，也就是坚持为实现生活志向而进行的工作，这种志向表现为使生活向最崇高的阶段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利亚德顾虑了一下说，“同时，也溶解了各种矛盾。”

“是啊，他哥哥阿卜杜·穆诺依姆原来是和他矛盾的，现在也同意他了。我从此了解到他是在为一种信仰呼吁，这种信仰

既有力量泉源，也有崇高目的。所以我找到了自己内心受痛苦的根源：这是一个对自己不忠实的人必然会有的情形。也许你觉得为极端个人主义而生活是很容易的，其实从那种情况中取得幸福是困难的，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人的话。”

利亚德虽然感到了极度的悲哀，但是，他的脸上却容光焕发，他说：

“这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重要革命的预兆！”

“你不要嘲笑我，”凯玛勒警惕地说，“信仰问题一直是悬而未解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我能够借以自慰的目标，这是全部的斗争，它没有结束，也决不会结束，就是我的寿命象我母亲一样，只剩下三天也好。”

接着，他叹息了一声又说：

“你知道他还说什么了？他说：我相信生活、也相信人类，我认为自己既然相信了真理，就必须学习为真理做出贡献的崇高榜样，因为在真理面前后退就是懦弱、逃避。同时我也认为对自己已经肯定的虚伪，必须象那些人一样地进行斗争，因为在对虚伪作斗争面前后退就是对自己不忠实，这就是持久革命的意义！”

利亚德静听他讲，不住点头表示同意。后来凯玛勒显出疲劳和烦闷来了。利亚德说：

“我该走了，你陪我到电车站去好不好？也许散步会使你神经轻松一些。”

他们俩一起站起来出了书房，在一楼门口遇到了亚辛——他是认识利亚德的——，凯玛勒要他陪利亚德待一会，自己请他们允许离开几分钟去看母亲一眼。他走进她的卧室，看见她还和他走开时一样仍然昏迷不醒。海迪杰坐在床上母亲的脚下，

两只眼睛都哭红了。自从两个儿子被政府逮捕以来，愁容就没从她脸上消失过，现在这种神色越发突出了。宰努白、阿依莎和乌姆·哈纳菲默默地坐在大椅子上，阿依莎不安地一口接一口吸着纸烟，两眼愣怔怔地四处乱看。他问她们说：

“她的情况怎样？”

“她醒不过来了！”阿依莎用不高兴和抗议的声调说。

他转眼去看海迪杰，和她对望了好一会儿，他们俩心中都清楚他们同样都很忧愁、痛苦。他不能自制地离开卧室，找他的两个同伴去了。

他们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一直沉默着经过萨加走向奥利亚，当他们到苏纳迪格亚胡同的时候，遇到了穆塔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他正拄着拐杖迈着蹒跚的步子从那里向奥利亚这边走过来。他的眼睛瞎得一点也看不见了，四肢都颤抖了，他环顾着自己的周围、大声地问。

“去天堂往哪里走？”

“在你右手第一条胡同！”一个过路的人笑着回答。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一百二十岁？”亚辛问利亚德说。

“无论如何，他也不能算是一个人了！”利亚德微笑着说。

凯玛勒同情地瞅着穆塔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他从这个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把这个人当作是这个地区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古老的马路，格拉翁清真寺和红巷的拱顶一样。他看到许多人都同情这个谢赫，但是这个老人却不能避免孩子们的调皮，他们冲着他的脸吹口哨，或者跟在他后面模仿他的动作。

他们送利亚德到了电车站，和他一起等车，直到他上了电

车。然后，弟兄俩一起回到奥利亚来。凯玛勒突然站住了，他对哥哥说：

“现在你该到咖啡馆去了！”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亚辛用力地说。

凯玛勒是最了解哥哥习惯的人，他说：

“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亚辛把他推在前面，说：

“她是你母亲，也同样是我母亲！”

凯玛勒突然感到为亚辛担忧！的确，他一向过的是充满活力的美满生活，现在怎么能和自己一样地过这种凄惨的愁苦生活呢？他心里充满了悲哀，但是他的思想却突然飞到远方，飞到集中营里去了。我相信生活，也相信人类，我认为自己既然相信了真理，就必须学习为真理做出贡献的崇高榜样，因为在真理面前后退就是懦弱、逃避。同时我也认为对自己已经肯定的虚伪，必须象那些人一样地进行斗争，因为在对虚伪做斗争面前后退就是对自己不忠实！他已经思量过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伪呢？但是也许抱怀疑态度就是对自己所相信的真理表现逃避，现实它已经同禁欲和早被科学否定了的信仰一样地被否定了。那么，你能作一个模范丈夫和持久的革命者吗？

当他们俩走到夏尔卡威商店时，亚辛站住了，他说：

“卡蕾玛要我给她买些孩子用的必须品，你好不好和我……”

他们俩走进了铺子，亚辛挑选婴儿用品：布料、小帽和小床，这时凯玛勒想到自己为父亲穿孝用了一年的这条黑领带已经旧了，必须准备一条新的，以迎接忧愁的日子。等店员忙完了亚辛的事以后，他说：

“请你给我拿一条黑领带……”

他们俩各自拿起自己的小包，离开了商店。

暮色悄悄地降临了，他们俩并排向家走去。

封面设计：于绍文



ISBN 7-5016-0114-3/I

定价 5.55 元